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我所知道的翁詠霓

丁文江

一個朋友病榻前的感想

再論銀價問題

張茲蘭

婦女問題的根本談

衡哲

讀吳景超先生「家庭職務與婦女解放」後

的贅言

詹詹

定縣之謎

憂患生

編輯後記

編者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樂所—君中書社 增華書社—長光書社 增華書社—平和書店 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永華書社—福華書社 記書社—王府井—民智書 局—宣內—佩文齋 現代書局—星雲堂 海運倉—朝野書店 大消費社	天津	清華消費社成府路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大牛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 定處)—亞東圖書館 華書局—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上海	鐘山書局—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大中書局 樓書店(代定)—天一書店 鎮江書局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南京	真茹 鎮江	鎮江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蘇州	蘇州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鎮江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南通	南通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常州	常州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漢口	漢口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	--	----	---	----	--	----	----------	----	--	----	--	----	--	----	--	----	--	----	--

獨立評論

第九十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
郵費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一角以下爲
限)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 電話：東局一〇五六

我所知道的翁詠霓

丁文江

一個朋友病榻前的感想

我在南方四十天，沒有看獨立評論。回來纔見着九十五期「編輯後記」，有人因為適之講翁詠霓先生的病，譏諷我們「台裏喝采」，「互相標榜」，說是「未免有點肉麻」。這是難怪的：寫信的這一位一定是不很知道翁先生的。現在一般人都以為「社會萬惡」，「世上沒有好人」。聽得有人說人家好話，當然疑心是「標榜」，覺得有點「肉麻」了。我現在把我在杭州翁先生病榻前的感想寫了出來。這一位看見了或者可以了解爲甚麼翁先生的許多朋友十分的敬愛他。

三月二十六日我在杭州。翁先生的病忽然加重起來。到了晚上醫生說隨時可以發生危險，叫家族不要離開，並且給他預備後事。他的當差的老吳對着我們哭道：「我們老爺真是可憐！我跟他二十二年，沒有看見他想着吃點好的東西，穿點好的衣服，住點好的房子。每天八點鐘起來，十二點鐘睡覺，整天的忙着做事，從來不肯休息。現在

病在床上也還是想着做事。我們老爺是做工做死的！」

那一天晚上我睡在醫院裏，翻來覆去，不能合眼。想着老吳的話真是不錯。他做了二十年的官，連一件皮大衣都沒有。最冷的天他穿一件襯駱駝絨的厚呢大衣——這還是那一年冬天他到哈爾濱去特地做的。民國二十年冬天，他因爲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請他做了研究教授，收入多點，纔做了一件黑羊皮的大衣，用貓兒皮做領子。過了幾天，我又看見他穿上舊的夾大衣了。問起來方纔知道新的皮大衣已經孝敬了老太爺了。

衣是如此，食呢？民國十七年我從廣西回來，他勸我利用地質調查所做點工作。我家住在東城，離調查所有十幾里，不能回家吃午飯。他家裏送飯到所裏來，他留我一塊吃。我一看兩小碟子素菜夾着幾薄片的肉，抵不上我平時吃的菜的四分之一。他一口氣吃了三碗飯。「在君！你看我的食量如何？」我向他苦笑道：「吃白飯不吃菜，所以你會得軟腳病！」民國十二年他到甘肅旅行因爲飲食太壞

了，得着軟脚病回來，所以我如此說。我於是講演了一大套飲食品滋養料的成分，強着他叫一瓶牛奶。沒有幾時我聽說他又把牛奶省下來給他的小孩子吃了。

他的房子是他唯一的財產，是民國七八年間把寧波的老宅子賣了還債，剩下來的錢買的。房子前後兩進；後進劃出來出租，前進自己住。但是前進只有五間上房是整齊的，被老太爺老太太帶兩個孫子孫女佔去了。其餘的人只好住窄小的六間廂房。他和他夫人住的是三間西廂房；三間裏面有一間放着兩個破書架子，一張小書桌，算是他的書房。他日裏要寫信，見客，指導人家工作，編輯印刷的稿子。所有這十幾年來他的文章都是晚間八點到十二點在那一張小書桌上寫的。

他個人旅行都是坐二等火車。前年他到南京去預備就教育部長職的時候，我到車站上送他，知道他的習慣，到車上一找就找着了。許多小學教員和新聞記者也要找他，但是他們都先到頭等裏去，所以一直到火車將開的時候方纔找到二等來。地質調查所是個窮機關，當然沒有汽車。他代理清華校長的時候，清華有汽車。可是他除去到清華來回以外，從不用學校的汽車。去年各方面補助地質調查所的經費比較從前多了。我們因為他身體不好，冬天容易

傷風，極力的勸他買一輛汽車。他說：「一輛汽車的費用至少可以做兩個練習生的薪水了。為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練習生是不應該的。」所以始終他只坐一輛舊洋車。

他的生活程度如此不是因為他有絲毫的矯情——他向來是不贊成馮玉祥方式的人——是因為他收入少家累重的原故。他有八個子女，除去長女出嫁以外，其餘都在學校裏。他的父親還健在；母親是兩年前纔過去的。他家原來是寧波的富戶，等到他留學回來已經中落，到了民國十年以後就完全破產了。民國十年以前地質調查所的同儕相約不兼差。以後欠薪逐漸多了纔有人兼教課，但是始終沒有人同時在兩個機關裏拿全薪的。他原先在師範大學兼少數的鐘點，以後到清華做地堦系的教授兼代主任。他在清華的時候，地質調查所最窮，他完全不支薪。清華也不支全薪，因為他要維持不能在兩個機關拿全薪的原則。到了民國二十年，他的生活很難維持，又因為工作太多，常常生病。於是文化教育基金會特別請他做研究教授，一個月給他六百元，使他可以辭去清華的功課，專心在地質調查所任事。去年夏天他忽然自動的把六百元的研究教授辭掉了，改在地質調查所支薪四百元！我從外國回來才知道。當時很埋怨他不必如此。他說：「我當地質調查所所長，

薪水是應該在所裏支的。以前所裏太窮，沒法子只好仰給于文化教育基金會。今年地質調查所經費增加了，我個人不應該再要文化教育基金會的錢。月薪四百元是我自己定的。因為我覺得新到所的同人——尤其是新回來留學生——常常嫌錢少。我自己薪水小了，他門或者容易滿意點。」誰都知道他辭清華校長和教育總長。誰都不知道的是民國七八年他的一位至親做財政總長，請他去當一個最闊的稅務差使：「這個差使奉公守法的人一年有六萬元的好處。你去一年先把生活問題解決了再回來做科學工作不遲。」他毫不遲疑的答他道，「謝謝你的好意。我的生活很單簡，用不着這許多錢的。」

關於他衣食住的狀況，老吳的話是不錯的，不過他不知道這是他自己情願的。老吳只知道他一天到晚做事，他還不知道他的做事與旁人不同的。

地質調查所的行政費與事業費的比例是任何機關所及不到的。現在連羅氏基金會及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補助費計算，每年的支出在二十萬元以上，而始終非專門的職員只有一個會計，一個庶務，兩個人的薪水一共不過二百餘元。他沒有秘書：所有的信都是自己寫——往往一早上寫幾十封信，把手寫痛了，提不起筆來。信寫完了就考察各部

分的工作。除去地質調查所本身的工作以外，還有燃料，土壤，地震和新生代地質四個研究室。其中燃料與土壤原不是地質學者分內的事。但是除去古生物一部他不大過問外，其餘的工作他不但能了解，而且能隨時指導。餘下來的功夫都用在編輯印刷物上面。地質調查所本身的彙報，專報，古生物誌等等已經極煩重的了。他又是地質學會事實上的總幹事兼總編輯。這兩個機關的出版品總數在一萬頁以上，至少有一半是經他手細看過校過的，有四分之一是經他改正過的。我有時候看見他把人家的論文從頭到尾替他重做過，然而仍然署原作者的名；他自己不要求絲毫的聲明和酬謝。百忙之中還要見客，講演，開會，跑南京。志行稍弱的人自己再也不能做研究工作的了。他却不然。讀過他「錐指集」的人都知道他的通俗文章的成績。真正研究的方面，如地震，鑛床，鑛物，河流的沉澱，造山的運動，他都有很重要的供獻。若不是因為大部分的光陰消磨在「為他人做嫁」上面，他的科學的成就一定要十倍于此的。所以他一方面因為地質調查所的關係不肯做校長部長，一方面極希望脫離地質調查所所長的職務，專心做他研究的工作。只是苦於找不着替人。替人當然是很難找的——縱然有人能有他的聰明學力，有誰能有他的犧牲精神

，他與別人不同的是：他是個性極強的人而主張很溫和；他是極明察的人而待人很厚道；他是極清廉的人而處世很平易。我常對他說笑話道：「我根本不相信世上有聖人。若是有的，你總要算一個！」

青年的讀者！有人告訴你，「社會是萬惡的」，「世上沒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為翁先生就是一個極好的反証。

有人要告訴你，環境是不可抵抗的，人是環境的產物，你不要相信他。翁先生早年的環境是一個十足的纨绔。他祖父死的時候他父親分得有二十萬兩現金；上海還有一所舖子，每年有好幾千收入。他是長房的獨子，祖母的愛孫——八歲時就要陪祖老太太打牌。然而他十三歲就進學做了秀才。以後在中國和外國學校裏念書，攷試總在前五名。他的中年的環境是北京城裏的一個災官，然而他從沒有因此而志氣頹喪，或是因為室家之累而放棄他的為學與做人之道。足見得肯努力的人可以戰勝環境。

有人告訴你，非會得吹牛拍馬不能在社會立足，你不要相信他。翁先生是最不會吹牛拍馬的人。記得民國五年他剛進農商部的時候，當時的總長硬要把他的位置給一個

從美國回來的無賴——現在這一位無賴變為被通輯的刑事犯了。因為他不會吹牛，連外國學者新認識他的時候，都不知道他。民國八年我出國一年，翁先生代理我的職務。當時我的朋友農商部顧問安特生先生很不以為然。等到我回來，他對我認錯道，「翁先生是一個受過完全教育的地質家，在任何國家裏都不容易找到的」。

有人要告訴你，社會沒有公道，朋友沒有真心，你不要相信他。這一次翁先生受了傷，許多和他交情很淺而且沒有利害關係的人都紛紛的打電報寫信探問他的病狀。他做人雖然極其和平，對於屬員的工作絲毫不肯放鬆。有了過失往往不客氣的責備。然而二月十七那一天地質調查所的同人聽見了他重傷的消息，一個個相對流淚。受傷後十天內，除他家族以外，有六個人輪流在醫院守夜：兩個是他的舊同事，兩個是十年以上的屬員，一個是去年畢業的學生，一個是西湖博物館的主任。

由此看來，中國現在的「世道人心」並沒有比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壞。青年的讀者，希望你們把翁先生做模範，努力來建設簇新的國家！

再論銀價問題并向馬寅初先生質疑

張 茲 闓

提高銀價對策的討論，近來又稍為消沉了。最近羅傑斯教授來到上海，或者又要使經濟言論界對於這個問題興奮起來。我總以為若不把整個問題的成因分析清楚，憑着片面的推論，或羅列許多統計的數字，都不能得着極可靠的結論。這便是我前次寫文章（獨立第九十三號）的動機。現在仍舊本着這般用意，再提出幾個問題，求教於經濟言論界的先進。

國際上時事的演進，自然要我們時時刻刻的注意，但也不要過於張皇。美國方面對於白銀的種種措施，自從上次我寫那篇文章，直到現在，還不會有新花樣。從上月財長摩根陶的聲明，和事後派羅傑斯教授來華兩端來觀察，可見羅斯福大總統對於國會內白銀的議案，是不十分熱心。況且所謂戴斯案提議按超過市價百分之二十五的價格，接受他國用來付所購美國農產價款的白銀，即使將來見諸實行，不過等於給農產品百分之二十五的獎勵金(Bounty)。對於銀價，影響斷不至過大，因為如果美國農產市價高漲，又有反面的影響。至於由美國政府收買白銀一案，前

途的困難更多了。對於國外，是否可以提高用銀國的購買力，和是否能推廣美國貨的國外市場，在稍明國際貿易原理的人，都知道是一種誤解。至於對國內也有問題，因為銀與金在美國的地位是不同，黃金本來是本位幣的原質，而銀子却是貨物。自從美國黃金國有以後，金融復興公司購金價，只是施用於入口金和新出鑛金。若是民間藏金仍舊是按從前未放棄金本位時候的舊半價來繳收。現在如果政府收買白銀的計畫實行，民間藏銀是不是都按新價格來由政府購買呢？如果是的，那麼現時美國投機家可以發一批橫財，而將這種負擔輕輕地轉移到納稅人身上去了。所以近來美國政府已着手調查紐約投機家的存銀，自然是一種初步的準備。但是一旦美國果然採取白銀國有的政策，這種民間藏銀如何收買，着實是個問題。在一個不安定的情勢之下，我們應該注意各方面的進展，不要張大其詞，徒然自擾。

一年來的世界銀價，着實高漲不少。但是這種漲價，有多少成分，是隨着世界一般物價上漲的。因此銀貨的流

動，不能全視銀價上漲的程度為標準。如果銀價上漲比世界一般物價上漲的程度較高，同時中國銀元的外匯價格不會有同等的上漲。那麼白銀的國外購買力，高於國內的購買力，銀貨自然外流了。現時白銀的國內國外購買力的差額，還不甚明瞭。所以銀貨外流的危險，可以達到什麼程度，是很難下一個斷語的。假若貿然推論到因銀價高漲，便可使中國發生總崩潰，恐怕結論不免過驟，何況總崩潰的名辭是很難下定義的呢？

我不否認前幾年銀貨內流和政府財政也在澎漲政策期內，因此中國有小康之現象，免却世界不景氣的痛苦。但是這仍然是虛偽的繁榮。試看我們的生產力，何曾有半點的進步。所以決難持久。我也不否認現時有金融緊縮的惡果。但是這種緊縮的成因，並不見得是因貨幣或資金的短少以致物價下落，一則中國地面太大，地域上各分區的利害不同，和美國的情形一樣。但是中國這種不健全的金融制度，更無法調劑了。証以現時上海的銀根很鬆，然而西北和其他內地的銀荒，又非常利害，便可知這種困難的情形。加以前幾年中國大家高唱革命和建設，這種費用，都是非常的支出。然而在中國并無一個長期投資市場 (capital market)，不能發行長期證券。於是這種非常費用的

負擔，都出在國民常年金錢收入的當裏。就拿現時的政府負債來論，都是按季抽籤或按月還本，不是一種長期債券。私有的工商業，如果有擴大生產的計劃，也是要用現款和短期負債的方法來經營。可以說中國公私財政都是在西諺所謂「由手到口」的方式裏討生活。我們的交易所也只開拍中國政府短期性質的負債。以上海現時的鬆動銀根的情形而論，只是幫助了上海的工部局和許多外國人經營的公司，來辦理以低利率證券償換高利率證券。可憐我們的政府，竟不能利用這個時機，來減低納稅人的負擔。工商業也無法乘機減少財政上的束縛。這纔是銀行界的真正責任呢！其他成因如外貨傾銷，海關稅率缺乏保護的效能，和政情不定，交通阻塞，貨物滯銷，都有緊縮的惡影響。我看不出何以多留白銀在國內，便可以解決一切的困難，挽回國民經濟之頹機。

一個健全的金融制度，對外最要緊有應付國際交付的機能，對內必須能發週轉得靈 (Solvency)。這兩個條件的背景，自然是與整個生產制度聲息相通。我們若不從這方面努力，徒然在本位幣的原質上着想，是得不着多少效果的。至於在中國現時低能的生產狀況之下，本位幣的原質，在金銀兩者之間應擇其賤者，那是很容易了解的道理

。吳前溪先生曾誇說過，他在歐戰終了時，向政府建議乘金賤銀貴的時候改金本位，政府未能採用，狠認爲遺憾。我認爲當時改制，是狠可能的。然而不知吳先生所建議的平價是多少。如果定得過高，在一九二九前後，中國恐怕終於要放棄金本位了。現時大家提議改金本位，但是白銀是否可以同黃金一樣在英美等國取得貨幣準備的地位，和金銀比價如何，都不會定。而且美國最近的金準備案所定，政府只是定購金的價格，但是不出售的。金賤銀賤的情勢，還未定局，我們怎樣取得黃金，來做金本位的準備，我是狠懷疑的。況且中國新金幣的平價，依然是一個難解決的問題。至於金匯兌本位一節，我們對於國際上的金融中心，絲毫聯絡都沒有。又不曾購得大量的外匯，要實行依然是困難的。況且即使國際的金融中心肯幫忙，得着這種聯絡，我們所得最大利益，便是可以利用這個金融中心現成的長期投資市場，得着我們需要的建設用途的資金，同時利用他的短期資金市場來平穩外匯，以期便利國際上的貿易。但是我們會經誇下海口，不甘自居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恐怕也難使一般要人明瞭這層道理呢。

所以我很希望有這種便利來搜集統計材料的機關，能彀將關於整個問題所包含各種成因，一一分析，給我們一

個解答。同時主持經濟言論界的人，更應該謹慎發言。我因此想起一月前馬寅初先生所列舉銀價高漲對策之四項困難。馬先生最近在時事月報，又作長文來申論。何醉宿先生在他的「銀價與中國」文內供給我們許多數字之外，又將馬先生所說對策的困難，申說了一次。但我對馬先生所談，很有想向他質疑的地方。除却他第一點所論銀貨外流引起籌碼短少一層，我在前一篇文內已有所申述，認爲根本解決惟有改善銀行制度與業務，使國內整個金融組織對於銀貨依賴性，可以減少外，別無良策。關於第二第三兩項施行銀出口稅及禁銀出口兩層，我認爲都可用爲一時措手不及的治標方法。加銀出口稅比較溫和，如果稅率趕不上銀價高漲之速，因而銀貨外流依然猛烈，自然禁銀出口較爲有效。至於禁銀出口不能禁止私運，則所見不免因時廢食。如果正式禁止出口能發生效，匯豐銀行不至請英國派兵艦泊到黃浦灘裝銀運走，那麼偷運出口的數目，恐怕甚微，不至影響全局。況且現時禁金出口如果已生效力，何以禁銀出口便有莫大的困難？我對於這點，很願請教馬先生。至於第四點洋商銀行的狡計宜防一層，我不曉得馬先生有沒有什麼証據。據我的推測，這種情形，是不會有的。因爲洋商銀行如果遵守禁銀出口的法令，他們是無

法去國外出賣在上海所藏不能運走的白銀。假設美國政府已採取收買白銀的法案，命令金融復興公司來辦理，金融復興公司決不肯買這種運不走的白銀。現時美國海外購金的辦法，都是買妥後可以起運的。譬如英格蘭銀行也有不少金子，但是美國購金的命令，並不包括買英鎊，因為英鎊換不出英格蘭銀行的黃金。這種情形，雖然是稍有不同，但是道理是一樣的。美國政府能發命令金融復興公司收買運不來的白銀嗎？如果政府沒有這樣命令，金融復興公司能發違法來辦嗎？我對這一層，是十分懷疑的。

其實卑之無甚高論，我以為如果內部不健全，斷無法

婦女問題的根本談

衡哲

近來社會上注意婦女問題的人，不但在數量上比前增加，並且在質量上似乎也由膚淺的批評，進而為實際上及學理上的討論了。這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但同時，我又感覺到一般輿論對於所謂新女子的不滿意。這個不滿意的來源，據我看來，最要者有二。其一，是一般人士對於所謂婦女問題缺少了一個分析，和一個鳥瞰。他們以為凡是女子都是從一個模型中鑄出來的，故當他們在一位小姐

應付外來的風波。即如中國果能禁銀出口，在國際上已算放棄了銀本位。那時外匯自然要有辦法來管理纔行。但是在現在散漫的銀行制度情形之下，怎樣管理？至於如何改善整個金融組織，在我們局外人不甚了解內幕的真相，只能發作一種主張。論到詳細的辦法，我很希望由對於內幕情形透澈了解，而又有這種職權與地位的組織，如同最近成立的幣制問題委員會來主持。由該會召集有關係各方面用公開諮詢（Hearings）的方式，詳細討論後，得有結論，以為擬訂整個金融制度的張本。

的行為與人格上，發見了不滿意時，他們便對於所有的小姐們，都發生同樣的不滿意了。其二，是所謂新女子自身的不爭氣。這般新女子，除去少數有志向，有人格者之外，實在也儘有使我們灰心失望之處。我雖不能因此懷疑到女子解放的本身問題，但我却不能不懷疑，我們的青年女子們，果否能利用現時代所給予她們的優越的情勢與機會，來把她們的人格和才能，雕琢成爲一個完美的成績品？

因此兩個原因，我現在且把我對於婦女問題的一點意見寫出來，一方面是對於新時代的女子們說一兩句逆耳之言，一方面也是向關心與同情於婦女問題的朋友們，解釋一點誤會。

第一，我希望我們新時代的女子，對於平等與解放，能有一個澈底的了解。先說平等，我們大家知道，所謂男女平等，並不是把女子男子化，乃是女子們要求得到一個發展個性與天才的機會，一個與男子平等的機會。這層意思，初看上去雖然很明顯，但在實際上，則因一般人士不能了解這個平等的意義而產生的種種不幸的社會情形，確也不少，故我以為牠仍有申說的必要。

我們所以不易了解這個平等的真諦的大理由，是在把女子與男子看為兩種絕對不同，或是絕對相同的個性。這是一個大錯誤。凡是一個人，都有兩種人格，其一是性別的人格，其二是個人的人格；後者是男女共有的，前者却是男女在根本上相異的地方。我們若以為男女的個性都是一樣的，或以為男女的個性是絕對不同的，都是犯了一個籠統的毛病。明白了這一層，我們便知道，我們青年女子所要求的，是一個發展她的這個雙重人格的機會。假使一個女子有天賦的機械天才，我們便不應該因為工程是傳統

的男子職業，而反對她去學。同時，假使一個女子的天才是在治家與育兒之上，那麼我們正也不必因為擁護女權之故，而反對她去做一個賢母良妻。不過社會上歷來的情形，是只給女子以一個做賢母良妻的機會，而不給她以做工程師的機會，故我們認為不滿意，而有機會平等的要求。我們既不反對女子去做女子的傳統事業，也不反對女子去做傳統的男子事業。我們的唯一信條，是發展每一個人的天稟才能，使她能成爲一個最有益的社會勢力。這才是平等的真諦。

再說解放。解放的真正目標，似乎應該即是機會平等的利用，因爲一個受舊制度束縛的女子，即使我們給她以充分的機會，她也是不能接受的。故我們一方面要求社會給我們以發展個性的平等機會，一方面也須先把自己解放，方能享受這個機會。但當我睜眼一看現社會的情形時，我却又不能不感到所謂婦女解放的運動，還只限于形式的一方面，牠的成績，也尙不會超過以口紅代胭脂，以高跟鞋代木底，以剪綵繩，擲香檳代『王鳳姐弄權鐵檻寺』的籠團。這種種的可憐現象，與其說牠們是女子解放的象徵，無寧說牠們是在兜圈子。固然，在解放的過程中，舊制度與舊勢力的破壞，也是一件不可免的工作，並且在原則上

，這種破壞的工作也未嘗不可以代表一種對於新的事物的追求，及對於舊的情勢的厭棄，也未嘗沒有一點振奮起衰的功用。不過婦女解放的進行，豈能永遠順着那剪綵繩與做校花的一條路？婦女解放的真諦，也豈是把一個廚役式的老婆，變為一個舞伴式的「甜心」？假使女子的解放，只在模仿男子的弱點，那麼，一個沉湎於跳舞與放浪的女子，不就是我們新時代女子的模範嗎？所以我說，女子解放的真諦，在志願的吃苦而不在淺薄的享樂，在給予而不在于受取，在自我的上進而不在他人的優待。簡單說來，即是在心理與人格方面，而不在形式方面。故最近我在某處論及婚姻問題時，曾有這樣的一段：

「關於新舊婦女的差異，在申說我個人的意見之前，似乎還應該先有一個新舊的界說。我所謂新，是指受過相當教育，明瞭世界大勢，有充分的常識，獨立的能力，與自尊的人格的女子。我所謂舊，也不一定足目不識丁，粗老媽一樣的婦女。她們中間不但儘有受過教育的，並且多才多藝的也未嘗沒有。但她們與新婦女比起來，却有幾點根本上的不同：其一，是她們的依賴的人生觀，其二，是她們對於新時代常識的缺乏，其三，是她們在智識技能上

的缺少擅長。」

一個女子若連這幾個起碼條件——人格，常識，和一技一能的專長——都沒有，那麼，她就簡直不配在新時代中做一個分子。

明白了這幾點，則所謂種種婦女問題，也就不難變複雜為簡易，一一迎刃而解了。因為這些婦女問題，初看上去，雖是千頭萬緒，然一經歸納整理之後，則牠的中心點，仍不外乎一個女子的雙重人格的爭霸問題。因此，我們所要求的答語，也就是，還是讓女子的個性壓倒她的女性呢？還是讓她的女性壓倒個性呢？還是使這兩種人格都得到充分的發展呢？我們且舉一個例子。作為討論的根據。

婦女問題的最好例子是結婚與職業的關係，因為前者是女性的具體表現，而後者却是個性的充分發展。故一個女子所有與生俱來的內心的衝突，都能在這兩件事情上得到一個發洩的機會。在從前專重女子的性人格的社會中，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很簡單的，牠只靠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一個主張，便可以快刀斬亂麻的判定了女子對於社會的責任，以及她一生的路程。天才高，個性強的女子們，對於這種武斷的行爲，雖也會不斷的反叛過，但結果

不過是以卵投石，遭到一個失敗與譏笑吧了。可是現在的情形却不同了，一部份的女子既因工業革命而獲得了經濟的獨立，又因人道與民主學說的昌盛而獲得了道德上的贊助，她們的反抗便更有力了。反抗的第一期，像所有革命行為的第一期一樣，是對於一切舊制度與舊勢力的厭惡，而背着牠們奔馳。結果是女子的個性確是得到充分，甚至于過分的發展，但她的女性却又不幸遭到了屏棄。這個現象，在一百年來的英國與美國，及二三十年來的中國，是都可以看到的。故一百年前美國的女作者亞爾珂德女士，曾借了她書中的女主人翁，這樣的慨嘆過：

「一個老處女，這便是我將來的成就了。一個文學的獨身女子，一枝筆當了丈夫，一個個的故事當了孩子。二十年以後，或者一點兒小小的聲名。在那時，像可憐的約翰生，我年已老，不能享受，影隻形單，有誰與共？」（用鄭曉滄先生在『好妻子』中的原譯語。）

這個悔怨的慨嘆是表示女子們對於新生命的不滿意的，牠最可以代表女子在革命第一期後的心理。因為她們雖然達到了那個發展個性的目的，但同時却又不不得不以一個畸形的人生作為代價。這又豈是她們所願意的？

這種心理狀況，是革命期中的一種反動，她表示着一般社會及一部份女子們對於女子解放的意義與成績所感到的失望與空虛。這是一個大轉樞。一條十字路，而由此出發的，也有東西南北的四條路可走。

十字路的東面，是一條回到中古時代去的路。她把女子的性人格仍舊作為她人格的唯一憑藉，叫她回到家裏去，以育兒烹飪為她唯一的天職，使她的生命完全消磨在四面高牆之中。這是德國的希忒拉正在提倡的一條路，也是現在中國和歐美的一部份的人士所馨香默祝，願我們女子去走的一條路，雖然他們尚不敢像希忒拉那樣的大胆來下命令！

十字路的西面，是一條男子化的路。牠主張把家庭的職務社會化，使女子能跳出柴米油鹽與搖籃溺布的樊籠，而走進社會去與男子一樣的服務。指示這條路途的人，大抵是在學理上有甚深研究的學者，他們對於女子的解放，不但有同情，并且還偏于理想化。他們的愛護女權是很可感謝的，但他們對於女子的母性與女性，似乎還欠缺了一點深刻的認識。一個富有責任心的女子，是不肯輕易把她的子女完全交給他人去教養的，除非社會上果能產生一個理想的和優美的兒童公育的組織。對於這一層，我們一時

既絕對做不到，那麼，我們又那能希望富有母性的女子們，去把她們的子女交給一個育嬰堂式的育兒所呢？所以這條路雖不是絕對走不通，但在中國的最近將來，這條路還是走不通的。

十字路的北面，是一條荆棘叢生，羊腸百曲的複雜路。牠介于東西兩路之間，想把這兩條路聯絡起來，不幸牠闢錯了途徑，故結果並不能使我們樂觀。牠以爲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女子，必須在社會上服務，方能對得住良心。但同時牠也贊成女子的治家與育兒。故走這條路的女子們，大抵一方面是主婦與母親，一方面又是在社會上服務之人。不幸她們所服的事務，又常常要與家務發生衝突，於是她們有時便不得不拋棄了她們的兒童，去做一點無論何人都能做的事務。我會親眼看見一位女子，把她的五六個都在十歲上下的子女，交給了幾個老媽子，而去做一點自己從前不會受過訓練的事業，並且她也並不需要這事業所給予的經濟上的幫助。有一次，她的一個孩子患了痢疾，她因爲『公務』太忙，不能過問，結果反由一個愚蠢的老媽子，用一個使孩子很吃苦的北方的土法，給他去醫治。那老媽子還對人說，『誰願意管這個麻煩呀！但那又能眼瞞着一個孩子活活的病死呢，你說？』在我的眼光中，這

五六個孩子是等于孤兒，他們的母親是絕對沒有權利把他們生到世界上來的。她是他們的罪人。

但這並不是一個孤獨的例子，許多許多的女子都還在走着這一條路呢。這種做事的動機，假如是屬於良知的，則我也有敬仰；假如是屬於經濟的，則我也有同情；假如是屬於虛榮的，則我也有憐憫。但無論憐憫也好，敬仰也好，同情也好，我總不免要替走這條路的女子們可惜。她們不但對不起她們自己的孩子，并且也對不起社會；因爲她們的貢獻未必真有價值，但她們在子女方面所給予社會的未來負擔，却是很重的了。故她們走這條路的結果，恰正應了俗語所說的，『駝子跌交，兩頭不着落！』這豈不是一個大浪費，一幕大悲劇！

十字路的南面，也是一條介於東西兩者之間的道路，但牠與北路有一個根本上的不同之點。北路是以『做事』爲前提的，無論一個女子的才能與嗜好是怎樣，無論社會上是否需要她所做的『事』，無論她有否其他放棄不得的天職，只要她曾經受過一點教育，却非叫他去做『做事』不可。結果自然只有慘敗。這條南路的前提却不在『做事』上，而在一個女子的責任心上，而在她的天才與興趣上。因此，第一，牠是主張女子結婚的，但牠却不贊成不

能治家者去製造一個家庭，牠更不贊成一個不肯教育子女者去製造子女。第二，牠也主張在智識技能上有專長的女子到社會上去服務，但牠反對那種漫無目標的『做事』。第三，凡一個已經結婚而又有天才與專能的女子，遇到這二者不可得兼的困難時，這條路所示的解決方法，也有下面的幾種。①是叫一個女子向西轉，轉到那個男子化的一條路上去。這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方法，但比了犧牲她的子女們似乎更可敬得多。②是在事業與家庭之中，讓一個女子專去做那非她親做不可的一部份，而以其餘的一部份找別人來代做，俾她的精力可以分配到兩方面去。③是凡在計劃着將來結婚的，而又有天才的女子，應當早早擇定一種將來不會與家庭職務發生衝突的事業。依我的經驗與觀察，這是很可以做得到的，因為家庭與職業，原也不一定非衝突不可，雖然也只有無限的忍耐與智慧，方能使這個衝突免於發生。

讀吳景超先生「家庭職務與婦女解放」後的贅言

詹詹

總而言之，這條路與其餘三條路根本上不同的地方，是在牠的能兼顧到女子的雙重人格，使牠能得到一個普遍的與充分的發展；是在牠的以女子的天才和興趣為指南針，使每一個不同的天才，能得到一個不同的用武之地，而產生出一個不同的成績。牠不贊成所有的女子都須走一條相同之路，牠更不贊成以任何外界的勢力，來越俎代庖的，替所有的女子們擇定一條相同之路。

婦女運動現在是到了一個盤根錯節的時期了，我們還能浪費那百年來的先知先覺為我們爭來的一點小小的地位與權利，和道德上的勢力嗎？我們一方面聽到那希忒拉所代表的『回到你的原來世界去』的反動呼聲，看到那殘賊人性的舊禮教的重新抬頭；一方面又眼見許多女子投降到那粗俗醜惡的好萊塢的人生觀的壓下去，把自己的天才與婦女的前途，都浪費到一個變相的買賣式的戀愛市場中去；我們該發生什麼感想，什麼決心？

近來國內刊物中，關於婦女解放的問題，很少討論到。偶有論及的，不是狠武斷的說女子的天職是治家育兒，

此外的事不必過問，就是用所謂「幽默」的口吻，目從事職業的女子為怪物，以笑罵譏評的語調出之。有些微雄心

，而意志不甚堅強的女子，讀了之後能不爲之心灰意懶，覺得前途十分無望嗎？而意志稍強一些的女子，惟有怨憤填胸，覺得勢孤力弱奮鬥無由了。婦女解放的呼聲已久，但在全世界上，這問題離開解決的時候還很遠呢？在未解決之前，狠有討論及研究的必要。不然這個問題，終無進展及解決的時候了。

女子自身討論這個問題的，遠不及十餘年前之盛。男子方面論到這個問題的，終不出上面所舉的那類的人物。或者還可以加上第三種比較新一點的人物，就是贊成未婚的女子，反對已婚的女子，到職業界裏去。實際上第三類的人，與第一類的人，并無甚差別。或者第三類的人，反有更大的流弊，因爲他們無形之中，獎勵不婚的傾向了。我最近讀到吳景超先生關於婦女解放一文（見獨立評論第九十四號）得到很深的印象。⊙他承認女子獨立的人格，以爲是應當尊重的。⊙他一反歷來男子們「自我中心」的態度，能以公允的論調，指出職業的問題，是婦女解放成功的先決條件。這些雖然是狠平常的話，但在今日一般號稱爲新人物的男子中，有幾個人能說得出來！有幾個人肯說出來！婦女解放的成效如何，固然要看女子自身努力的程度如何。但是我恐怕促進解放的成功，靠男子的力量也

很多罷！——尤其是在大部分的女子還未受教育的中國。

欲求達到婦女解放最重要的途徑，或惟一的途徑，當然爲女子經濟的獨立。因此女子職業，成爲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了。吳先生因覺得婚姻問題與職業，有彼此不相容的情勢，所以想出一種兩全的辦法：使家庭的職務社會化。這就是將小兒交給託兒所；三餐由合作廚房供給；洗衣及一切雜務，都可以社會化。於是主婦，就可以抽身到社會服務了。吳先生不但以爲這種辦法在中國有採用的可能，而且以爲「社會化之後，只有加增人們的福利，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我對於最後一點，狠覺得懷疑。社會化之後，在時間，金錢，精力，三方面比較經濟一點，這是不容否認的。但是否最愉快，最滿意的辦法，還須攷慮一下。即如子女的教養，由別人代勞，在爲父母者視之，是否最高興的一樁事，還是一個問題。有許多的父母——尤其是爲母者——以撫抱提攜爲人生莫大的樂趣。在子女方面看起來，一個兩三歲的嬰孩，在有相當育兒知識的父母懷抱裏過日子，比較快樂些呢？比較優勝些呢？還是在育兒專家的手裏同數千百個嬰孩同過生活好些呢？這些問題是十分複雜，不容易一言斷定。不過將小兒從無知識的父母手裏，移到專家手裏，當然是較優勝，較愉快的了。一日

三餐，由大規模廚房裏包飯，是較經濟的。在專家監督之下，食品是較合於衛生的。至於飯菜是否較為適口，那要看我們能用什麼方法去統一大家的嗜好或味覺了。

凡是興辦一樁事，都不免有利有弊。如果利多弊少，這件事就值得我們的考慮。女子從事職業，其所直接產生的結果，及所給與她們的幸福同快感，同撫弄可愛的小兒，及食可口的食品而獲得的樂趣比，前者當然要比後者嚴重許多倍了。所以我們祇好犧牲較小的幸福，以為獲到較大的幸福的代價。若將社會化的辦法，說得百利而無一弊，反而失之誇張，使反對女子解放者更有所藉口。凡是作一種運動，或提倡一件事，倡者往往將牠說得天花亂墜。其結果并不足加增這件事的力量，或促進這件事的成功，反而因一、二小破綻，使旁觀者對於整個運動，生懷疑的態度。實際上，祇要利多弊少，就應該去做。若是等到百利而無一弊，恐怕無實行的時候罷？

關於婦女解放的問題我以為在原則上應當作更進一步的探討。我現在要問人生在世上，是否應當犧牲自己的幸福及地位，⊖使其他一部份的人，能過較愉快較滿意的日子；或⊕為整個的國家同民族的福利？關於第一點，凡是自私自利的「其他一部份的人」一定以為是狠合理的。但

是富同情心及具公平眼光的人，就要以為是不該的了。至於第二點，假使我們承認為國家民族應當犧牲個人，則全體的國民都應當有同等的犧牲，不應限於「這一部份的人」。因此我以為女子從事職業之後，假若使丈夫，兒女，家庭，社會以至於民族，都有一點不可免的犧牲，那也祇好隨他去了。如果有補救的辦法，固然是很好的。但如無法補救，誰能慳他人之慨，以別人為犧牲呢？這一點我希望普天下的男子仔細想一下。

在此女子漸入社會從事職業，而家庭職務社會化的組織還未興辦的時候，就不免有許多過渡時代的困難。但是這些的困難，就是一切新便利，新發明，新事業之母。試看女子職業比較發達的國家，都是先有許多女子在社會服務，而後方產生託兒所，公共食堂等等。洗衣機縫紉機，及其他種種家用工具的發明，都是以解決家主婦所遇過見的困難，使家庭工作可以省時省事。人類有需要，社會方能進步。如果將來女子都到職業界裏去，一定還有許多現時意想不到的治家育兒新工具，新方法產生。所以家庭職務社會化的組織，在大部份女子從事職業以後，一定可以很快的，狠不費力的促其實現。因為到了這個時候，人們感到這種組織急切的需要了。

在這個過渡時代，有一種折衷的而且易於實現的辦法，可以採用。我們現在已有許多女子在公機關學校，醫院裏服務，或是以著作爲業的人。她們常常感到家事兒女之累，使他們工作的效率減低。在社會方面，也因此減少很有價值的貢獻。這是何等可惜的事！爲補救這種重大的損失，我希望社會上能產生一種新的人物——以爲人治家育兒爲職業的女子。這種人是受過相當專業的訓練，而對於家事小孩感到興趣者。職業學校可以附設家事專科，招收年長失學（二十歲以上）而有初中程度（或高小以上的程度）的女子，給以管理家事，保育小孩的知識。訓練期限定爲若干年（假定二年）。她們卒業之後，可以由家庭聘請，以家事兒女相託付。如此則爲母者在社會上的活動，不至因家累而掣肘了。天分甚高，學識甚富的已婚女子，就可以不必終身埋沒於家常瑣屑之中了。還有一部分的女子，對於家事的興趣，不甚濃厚，或是缺乏理家育兒的能力，有了代勞的人，就可以充分發展其他的才能，不至因致力於學術，以家事育兒爲犧牲了。在另一方面看起來，從此後女界又多了一種新的職業，就是女子又多了一條新的出路了。在謀業難之社會上，這也不無少補罷。

這種專門人才的羅致，恐怕祇限於中上以上的家庭。

收入不豐的人就辦不到。在政府及社會還沒有大規模社會化之組織以前，住處相離不遠的人家，可以合辦一託兒所，合請管家人。雖然不能如大規模組織之經濟，但在過渡時代，或者也有相當的補助。

社會上的人對於女子責望過奢，因此已婚的女子在職業上就遇着種種的障礙。在機關中或學校裏服務的女子，一到家中發生事故，或兒女有了疾病，工作的效率，就不免因之減低。機關同學校有鑑於此，對於已婚女子就不敢輕易聘請。我們大家也不細究其根源，祇一言以蔽之曰：女子婚姻生活與職業，是有衝突的。但若仔細一想，就立刻發現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家庭兒女之事，應由夫婦二人共同負責的，不應專責一人。假若爲夫爲父者也擔負家庭裏一部份的工作，則爲妻爲母者職業上的效率就要提高不少了。所以已婚女子在職業上不能有高的效率，間接上她的丈夫也應當負一部分的責任。

總之，如果婦女要想做一個獨立人格的人，假若她不從經濟獨立入手，她沒有別條的道路了。給女子以職業上的訓練，是學校的責任。給女子以種種的便利，使有就業的可能，是社會的責任。所以學校同社會應當聯合起來，以促婦女解放的成功。但是真正達到解放的目的地，還是靠女子自身的努力呀！（一九三三，四，五。）

定縣之謎

憂患生

中國是一個大謎，定縣便是一個小謎。外國人固然不懂中國，中國人又何嘗懂得中國？定縣的工作，定縣的情形，言人人殊，譽者以爲中國惟一的希望，民族復興的基礎，毀者便以爲平教諸君不是在那裏騙人玩，便是在那裏騙飯吃。老實說起來，雙方都有他們的道理。定縣工作過去數年的成績，自然免不了有許多膚淺的地方，缺欠的地方，不過那也不足爲定縣病，也不必爲定縣諱。一點缺憾沒有的事業，只有烏托邦可以找到，現實的世界是沒有的。失敗了九次，成功了一次，我們就應該私心慶幸，沒有白費工夫。大約詆毀的人，理想比較的高，因爲定縣過去的工作，沒有達到理想的標準，所以由批評而失望，由失望而詆毀。而稱贊的人，并不那樣苛求，有一點成績便是一線希望，有一點進步又是一層希望，現在的定縣雖然有點「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然而假以歲月，未始不是我們一線生機。

我們現在最好把雙方的觀點加以分析，或者可以把定縣現在的地位，將來的前進，看見準確一點，不致過分樂

觀，也不致過分悲觀。一班土豪劣紳，因爲他們的卑劣行爲被裁制，他們的非法利益被損害，因而發生反應，那是不值我們一笑的。對於定縣友誼的批評，善意的批評，有二點是值得我們大家注意的；一點是定縣方案太新，太外國化，太不適合中國國情；一點是定縣工作太新，太瑣碎，沒有一個整個的政策，通盤的籌畫。定縣上層領袖差不多都是留學生，他們的學問，他們的態度，他們的生活，自然和定縣農民有點懸殊。定縣士紳之不了解平教領袖，不了解平教工作，這個新舊隔閡自然是一個主要原因。同時平教會過去工作，有時也免不了採用外國的態度，以致言之過甚，操之太切，不適合於遲遲共行的中國農村社會。不過現在平教會負責人員，似乎已經充分了解這一點，在中國領土作事，和中國農民同事，必須要把外國的思想，外國的技術先去同化，然後才能普遍利用的。定縣平教試驗，可以說是一個同化中國社會，外國科學的鎔鑪，最初中國是中國，外國是外國，慢慢的中國外國的界限不清楚，中國外國的關係分不開來，這似乎是定縣的主要使

命。

定縣工作沒有一個一定目標，一個一貫政策，以致五花八門，甚麼玩意都有，甚至亂七八糟，互相衝突，互相重覆的地方，也是在所不免。從一方面看起來，這種東補西湊的辦法，不會有什麼偉大成績的。即使有了成績，也不過是一個垃圾堆，香的臭的，好的壞的什麼都有。不過從另一方面看起來，我們並不那樣悲觀，定縣用的是試驗方法，科學方法，試驗了也許失敗，失敗了還要試驗，一直達到目的為止。所以過去的失敗，並不是定縣的債務，而是定縣的資本，失敗愈多，經驗愈多；經驗愈多，失敗的機會便愈少，成功的機會便愈多。從前東試一下，西試一下，沒有一定的目標，一貫的政策。幾次失敗，幾次改革以後，目標更加清楚一點，政策更要肯定一點。十年來的經驗，雖然還沒有產生一個決定的目標，永久的政策，然而為期也不遠了。希望我們局外旁觀的人，不要過於性急；假使你們等不及的話，最好也請你們去試驗試驗。

真的，平教會在定縣十年之久，對於定縣人民心理，人民經濟，人民組織，還沒有顯著的貢獻，使已經號稱模範的定縣，變成真正模範的定縣。即使定縣已經成功，成爲一個現代的社會，中國的模範，也不過是一個世外桃源

，其他各方那裏有這些人才，這些經費，去做效定縣的辦法。這種批評在說話的人看起來，似乎是對的；不過在定縣工作的人看起來，似乎有一點不明瞭定縣工作的目的。定縣平教會名稱雖然是一種運動，然而定縣平教會工作實在是一種研究，以運動機關去研究，可以說是平教運動的根本失敗，也可以說是平教運動的惟一出路。平教運動開始的幾年，風起雲湧，真是長江大河，有聲有勢。現在怎麼樣，主持全國平教會的總會，他們的眼光，他們的工作，局促在定縣最彈丸之地。他們作的甚麼，想的甚麼，健康，經濟，政治——自然也有一點教育，這是甚麼樣子的平教，甚麼樣子的運動？不過我們要記得運動是一種風氣，一種潮流，只能哄動一時，不能垂諸永久，初期平教運動的沒落，全國平教運動的消沈，那是必然的事實。定縣平教總會的工作，只是一種研究的工作，預備的工作，天天在那裏研究，在那裏預備，希望在第二次平教運動裏面，平教潮流裏面，把中國整個民族團結起來，中國固有文化復興起來。第二次再不成功，還得作第三次，第四次，無數次的預備，一直達到平民教育的神聖使命，偉大目的為止。定縣改良了一點又怎麼樣，定縣吃虧了一點又怎麼樣？定縣的人應該替整個中國民族打算，還是應該替

定縣本地人民打算？

我們局外旁觀的人民，對於定縣的工作，應採一種希望的態度，友誼的態度；定縣本地的人士，應採一種合作的態度，協助的態度。平教會工作整個失敗，對於定縣的人有甚麼好處，對於局外的人又有甚麼好處？外國的思想，外國的運動，我們都有一點同情之心，難道中國同胞對於中國民族自救這一點嘗試，就沒有一點同情的心緒嗎？定縣工作成功，是我們大家的成功，定縣工作失敗，是我們

編輯後記

編者

們大家的失敗，我們有甚麼可以笑的，更有甚麼可以罵的。當然定縣的工作，只是一種預備工作，一種研究工作，勝固不足為榮，敗亦不足為辱，等到定縣研究有了相當結果以後，定縣預備有了相當基礎以後，我們才去推行平教運動，才去謀求整個民族解放。我們還能袖手旁觀，冷眼相視嗎？所以定縣工作是我們大家的工作，定縣成功是我們大家的成功，定縣失敗是我們大家的失敗。

△上期獨立有「壽生」先生的「新舊交替的遊移性」，文中提到一部分青年人對於翁文灝先生的病狀的懸念。恰好丁文江先生從杭州回來我因為他好久不曾為獨立作文了，請他務必為這一期寫一篇文字。他說，他曾有一個時期寫一篇「翁詠霓」；我說：「好極了，你從前寫過一篇『朱慶瀾將軍』（獨立第三十九號），有許多人愛讀。現在你寫一篇『翁詠霓』，應該更可以滿足國內許多青年人的渴望。」丁先生的文章現在寫成了。他和翁先生同事過二十多年，相知最深，替翁先生寫生傳的資格，沒有人比他

更適宜了。翁先生是最謙卑的人，他將來讀了這篇文章，也許要嚴重的抗議。到那時候，我們希望翁先生採取「一舉還一舉」的政策，也寫一篇「我所知道的丁在君」來報復他，豈不是我們大家都舉雙手贊成的嗎？

△美國政府派來調查白銀問題的專家羅傑斯教授已到中國，已和上海的銀行家南京的財政當局會談了。我們感謝張茲闓先生在這時替我們做了一篇「再論銀價問題」。他在獨立第九十三號有過一篇「提高銀價對策之商榷」。

△本期有兩篇論文的作者，「詹詹」與「憂患生」，

都不願意用他們的真姓名。

關於△「定縣之謎」，獨立上曾有過下列的許多論文。

- ① 定縣見聞雜錄(濤鳴) 第四號
- ② 定縣見聞雜錄正誤(何容) 第七號
- ③ 定縣見到的平教會事業(衡哲) 第五一號
- ④ 定縣平教事業平議(叔永) 第七三號
- ⑤ 平教會與定縣(燕樹棠) 第七四號
- ⑥ 跋燕先生的論文(廷黻) 第七四號
- ⑦ 答燕樹棠先生(霍六丁) 第七六號
- ⑧ 平教會與定縣(李明鏡) 第七九號
- ⑨ 從定縣回來(章元善) 第九五號
- ⑩ 「定縣主義」論(巫寶三) 第九六號

本刊要

第九十五號

- 今日可做的建設事業.....胡適
- 如何提高中國行政效率.....趙錫麟
- 從定縣回來.....章元善
- 閒談(十二)(十三)(十四).....汪敬熙
- 無吃無教(通信).....熊十力
- 為新生活運動進一解.....胡適
- 編輯後記.....胡適

第九十六號

- 論憲法初稿.....胡適
- 愈貧弱愈要有為.....伯莊
- 「定縣主義」論.....巫寶三
- 談廣西的民團制度.....心吾
- 新舊交替時代的遊移性.....壽生
- 救救四川！(通信).....古舞
- 編輯後記.....古舞

前二期的目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 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有「社會新聞」、「藤園」、「各欄通訊」、「經濟界」、「教育界」、「新聞體」等，每日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新聞體之百分之五。並有「新編法」及「精電」等，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 每月一元二角
 (香港) 每月二元二角
 (澳門) 每月二元二角
 (新加坡) 每月二元九角
 (倫敦) 每月四元一角
 (巴黎) 每月四元一角
 (紐約) 每月四元一角
 (舊金山) 每月四元一角
 (漢口) 每月四元一角
 (廣州) 每月四元一角
 (上海) 每月四元一角

朱炳鈞 主撰

社會學雜誌

第五卷 第一期 出版了

——要目——
 九一八後二年來我國進口日貨分析... 鄭友弘
 華洋義賑會救災總辦之考察... 巫寶三
 華北農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之考察... 朱炳鈞
 九一八後二年來我國進口日貨分析... 兩文及
 均河北省農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之考察... 兩文及

本刊價目：
 每卷六期，定價洋五角
 每半年三卷，定價洋二元五角
 每年六卷，定價洋四元五角
 全年十二卷，定價洋八元五角
 (郵費在內，按一角以內者，郵費另加)

社會調查所
 出版
 北平西安門內
 天津文津街三號

第四卷 學風

第四期

——要目——
 新生活運動之應有認識... 王樹侯
 安徽省立圖書館二十週年紀念... 張樹侯
 安徽省立圖書館二十週年紀念... 張樹侯
 安徽省立圖書館二十週年紀念... 張樹侯
 安徽省立圖書館二十週年紀念... 張樹侯
 安徽省立圖書館二十週年紀念... 張樹侯

發行處：安慶安徽省立圖書館
 定價：每期一角 全年十期連郵一元

國際週報

第七卷 第九期

——要目——
 國際軍縮之暗礁... 陳次博
 歐洲局勢搖撼中之比利時... 王伯祥
 歐洲與英俄之關係... 楊祖怡
 歐洲國際戰線之異狀及中歐之危機... 吳卓生
 拉丁河美利加與國際及美國之關係... 周深

本報每份定價大洋五分 半年連郵費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國外加倍 (郵票代銀九五折)
 社址：南京湖南路十八號

山東民衆教育月刊

第五卷 第二期

——要目——
 教育保險制度... 朱若溪
 民衆教育量挽救農村經濟崩潰... 梁容若
 民衆教育館的組織問題... 虞吉林
 日本青年團教育與學習成績比較... 張新廣
 丹麥中國成人教育的比較觀... 楊翼心
 聽了丹麥馬尼克氏講演的感想... 樊月培
 江浙民衆教育印象記... 屈凌漢
 山東教育考察團赴歐... 屈凌漢

何思源
 朱若溪
 梁容若
 虞吉林
 張新廣
 楊翼心
 樊月培
 屈凌漢

「協和外交」原來還是「焦土外交」 胡適

建設問題 翟象謙

閒談(十五)(十六) 汪敬熙

「象對象，直槓槓」 壽生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梁所 君中書社 嘉慶書社 增華書社 長光書社 深甫書社 榮華書社 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京華書社 福華書社 局 宣內—佩文齋 蔚旬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 大源書社	天津	清華消費社成府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大牛書局 文元書局 雲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 定處—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上海	新中華書店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 央書局 大中書局 花牌 樓書店(代定)天一書店	南京	鎮江書局 徐州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局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漢口		武昌	時代書店 真美書書店 新生活書局(代定)胡正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	廣州	現代書局 圖書拍賣社 大東書局 新民書店 興寧書店 黃勝和堂派 報社	汕頭	永昌公司 海南書局 東方書社(代定) 小華書局 春記報社 青島	濟南	吉昇昌書局 荷澤吉報代辦部 文衡書局 世界書局 臨清	安慶	陸海書局 中華書局 甘一學社 中華書局 小小書報社 覺民書報社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西安	蘭州	甘肅書報社 現代文化社 文寶書局 新川書局 朋友書社 朋友書社 東方書社 新友書社 現代書局 萬有圖書公司 開明書店 衡州派報社	成都		重慶		雲南		貴州		福州		廈門		衡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九十八號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九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協和外交」原來還是「焦土外交」

胡適

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的一個非正式聲明使得全世界震驚。但是這個聲明的文字，華北的中文報紙上都沒有登載；天津益世報在二十日曾譯載日文京津日日新聞的新聞聯合社的十七日東京電，只是很簡略的一段。其餘各報評論這事大都是根據路透社一個短電。西文報紙上，十九日的北平時事日報（英文）登出了十七日東京路透社的短電；二十日京津太晤士報登出了十八日新聞聯合社和電報通訊社的兩個東京長電，英文譯本雖有文字上的不同，內容是一樣的。直到今天（四月二十三），大公報，天津益世報，北平晨報方才把這個聲明的全文從日本報紙翻譯出來。我們現在抄錄全文如下（用晨報譯本；大公報所據的原本似稍有刪節）：

「關於中國問題，日本之立場與主張，或有不與列國一致者，唯日本為盡在東亞之使命與責任，實立於不能不盡其全力之立場。嚮時日本之所以不能不退出國聯，實因日本對於自國在東亞地位之見解，與國聯相左有以致之。」

日本對於中國之態度，或有與外國未能一致者，亦未可知；唯此種情形，乃導源於日本在東亞之地位與使命而不得不爾。日本對於各外國，常維持增進友好關係，自不待論，而日本為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以單獨責任進行之事實，日本亦認為係當然之歸結。又單獨進行維持東亞之和平與秩序，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決行之決心。唯欲使右述使命得以進行，日本又不能不與中國共分維持東亞和平之責任，中國以外國家，固非分責任者也。

職是之故，中國之保全，統一，乃至國內秩序之恢復，自東亞和平見地觀察，固日本最所切望者。唯中國之保全，統一，及秩序恢復，必有待於中國自身自覺與努力，已為過去歷史所昭示，此種情形，現在為然，即將來亦莫不然。

帝國自此種見地出發，認中國方面苟有利用他國，排斥日本，出之以違反東亞和平一類手段，或出

之以夷制夷之對外方策，日本不得已，決不能不與以排擊。

又列國方面，苟因顧慮滿洲事變上海事變形成之情勢而對中國欲採共同動作，則縱令其名目爲財政的援助或技術的援助，終局在中國，必然的帶政治意味。此種形勢助長之時，遂開設定勢力範圍，國際管理或瓜分之端，此不僅對中國爲大不幸，即東亞之保全，乃至爲日本計，亦有影響重大之懼，日本在主義上，不能不對此表示反對。

唯各國各別與中國自經濟上進行交涉，事實上雖爲封華援助，但在不防礙東亞和平維持範圍以內，日本亦無對此實行干涉之必要。如右述措置，誠使東亞和平維持陷於紛亂，則日本不得不反對。例如最近外國對華售賣軍用飛機，教授飛行術（各報作「設置飛機場」），派遣軍事教育顧問，軍事顧問等，或借政治借款，結局明白離間中國與日本及與其他各國間之關係，發生違反東亞和平維持之結果，日本就其立場言，不得不反對。」

上述方針，雖爲日本從來方針之當然的演繹，然因最近外國在中國國內，共同動作，以援助一類之

種種名目，積極的策動，此時明我立場，決非徒爾也。

當十八日聯合社與電通社向世界播送這個聲明時，他們都特別提及宋子文與孔祥熙新近組織的銀公司，並且明說外務省的談話是對此事表明日本的態度的。我們現在讀了那談話的全文，特別是全文的末節，更可以明白這個聲明的最近動機是銀公司的組織。銀公司的組織本是要吸收外國的資本來做中國的建設事業的，宋子文又是中國與國聯的技術合作政策的有力的代表者。日本人早就表示反對這種國際協助中國技術建設的政策，所以在拉西曼回日內瓦出席五月十五日的國聯技術合作會議之時，在中國銀公司的計畫剛發表之時，日本外務省又來這一個嚴重的，強橫的警告。

這個聲明同時有三種作用：一是威嚇中國，二是警告國聯，三是警告美國。在路透社的簡略電訊傳出以後，國聯與歐美各國果然都十分注意這個「對中國袖手」的警告。四月十九日，路透社又從東京發出一個更露骨的電訊：

外務省的發言人今晨說：如果因爲國際合作協助中國而遠東的和平與秩序被擾亂了，日本將要作積極的行動。他又說：如果別國用武力，那麼日本也要

用武力。

如此看來，所謂廣田的「協和外交」，同內田的「焦土外交」有何區別？內田在九一八事件的狂潮之中，他的阿附武人，昌言「焦土外交」，本不足怪。廣田任外相以來，曾有取守勢的外交的虛聲，世界各國本來無奈日本何，也就歡迎這外交態度上的變更。所以這半年來的日本國際地位——尤其是日美關係，——頗有一點於日本有利的形勢。但冷眼觀察的人也能看出所謂廣田的新外交也不過是一種狙公養狙的戲法。滿洲偽國的改稱帝號，海軍比率平等的宣言，正足以證明日本外交還是一意孤行的向世界挑戰，絲毫不能改變他的攻勢。然而究竟因為有了這半年中許多甜甜蜜蜜的外交辭令，世人未免對於這位來自漁村的新外相抱着一點改善國際關係的奢望，所以這回四月十七日的外交炸彈一擲出來，就好像大家正妄想雲開天霽的時候忽然又來一聲霹靂，世界人士的震驚當然比當年慣聽荒木內田唱黑臉雙簧時更厲害了。連那向來愛擺紳士架子的英國報紙，也忍不住哼起這樣的兒歌來：「矮胖哥兒坐的高高，矮胖哥兒跌一大交！」（倫敦日日快報社論）

四月十七日的聲明有幾個要點：

第一，日本向世界宣言，東亞和平秩序的維持應由

日本單獨負擔。

第二，中國若想利用他國來排斥日本，日本必須用全力反對。

第三，各國若採「共同動作」來幫助中國，無論是財政的援助，或技術的合作，日本不能不反對。

第四，各國若不採共同動作，而僅單獨的，各自的與中國貿易交通，在不妨礙東亞和平的範圍以內，日本可以不干涉；但如「對華售賣軍用飛機，設置飛機場，派遣軍事教官顧問，或借與政治借款」等事，日本也不能不反對。

這是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的最新綱領。這個最新綱領毫不掩飾的推翻一切「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傳統政策，毫不掩飾的一筆抹煞九國公約的條文，在這個最新綱領之下，日本是唯一的東亞主人，唯有他可以判斷何種對華貿易是她可以允許的，唯有她可以判斷各國何種行動是「違反東亞和平之維持」的。

我國外交部在四月十九日已有一個很溫和的非正式聲明書，聲明五點：①中國不承認任何國家在中國有獨負維持國際和平的責任；②中國並無中傷任何國家或擾亂東亞和平之意；③中國與他國的合作常屬於非政治的範圍；④

中國購買軍用品，用軍事教官，都是僅僅爲國防上的必要，他國對中國若無野心，可不必過慮；⑤中日兩國問和平的真正基礎只能建設在善意與互相諒解之上。——這種聲明無論如何和婉，決不會得着日本諒解的。日本恨國聯，而我們親近國聯；日本猜忌美國，而我們信任美國；日本要打蘇俄，而我們並不想打蘇俄；日本不許中國有近代武力，而我們不能不有一點必要的國防；日本要吞嚥我們，而我們總想不被她吞下肚去：——兩國的利害恩怨，無一不處於正相反的地位，決不會互相諒解的。到了今日，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已無求得強隣諒解的可能，也無求得諒解的必要。今日因強隣的反對而取消銀公司，明天也可以來一個通牒請我們退出國聯！今日因強隣的反對而不買飛機，明天也可以來一個通牒命令我們繳出已有的飛機！無底之壑是填不滿的，無厭之求是償不清的。我們只有埋頭苦幹而已，此外豈有其他途徑？

至於世界各國對於日本的強橫的宣言作何態度，於我們也無多大的重要。我深信這個文明的世界還有一點很高的理想主義；我也深信這個文明世界對於我們有絕大的同情心，——不自私的同情心。但我同時也深信這個文明世界的公道，理想主義，同情心，都還沒有一種有效的表現

力量，都還沒有一個有力的組織能使這些爲善勢力變成足以改革世界的動力。試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個時期最需要的自然是美國和蘇俄一同加入國際聯盟，把那個衰弱疲弱的國聯改造成一個能說能行的世界共主，然後一面担保德國的安全，做到歐洲大陸的裁軍；一面担保太平洋的安全，做到一九三六年比一九二二年更澈底的海軍大裁縮。這是世界明眼人都能想到的世界救濟的唯一和平而有效的途徑。然而這種夢想在今日似乎還沒有實現的可能，所以儘管有公道，儘管有理想主義，儘管有對弱者受侵暴者的無限同情心，在眼前都還只是不結果的奇花，繫而不可食的瓠瓜。我們空費心思去計較某也如何厚我，某也如何仇彼，於我們有何益哉？

話雖如此，我們也不可不明瞭東京這件強橫聲明的世界的意義。九一八事件的發生，世界上明眼的政治家都認牠爲絕大的世界事件；無奈那時的世界正在最散漫，最倒霉的時期，國聯與美國的一年多的工作，只能做到一部份世界公論的李頓報告書和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國聯報告書。那部偉大的報告書通過後十天之內，我們不戰而拋棄了熱河全省，失去了全世界的同情心。從此以後，東北四省的事件變成了中日之門的局部問題，我們也無面

日向世界陳訴，世界人士也沒有心情來過問這個問題了。可是在這一年之中，那個倒霉的世界好像又有了一點轉機。當熱河失守之日，正是羅斯福總統就職之時，也正是美國金融界大崩潰的時候；從此以後，美國經過了一年的壯烈的復興運動，物質上的恢復雖然還不會有顯著的成效，但一個大國家的勇氣已在那個新領袖之下恢復回來了。英國的經濟的恢復也算是這兩年中最可驚異的成績。蘇俄的偉大的試驗，在這兩年之中，也逐漸得着了世人的承認與了解。蘇俄與美國的邦交的回復，蘇俄對歐洲各國的聯絡，都是收拾起多少年來的已墜之緒，彌補起一個文明世界在九一八事件發生時那種七零八落的缺陷。——在這個全世界元氣將復蘇的時期，東京外務省的一個小炸彈又把中日的問題回到全世界人士的注意裏，使這個久已沉埋在關東軍與黃郛的酬酢之下的局部問題忽然又一躍而為一個絕

建設問題

翟象謙

大的世界問題。這個問題的第二度世界化，不是靠施肇基，顏惠慶的辭令的宣傳，也不是靠德拉蒙，拉西曼的政治手腕的運用，乃是靠日本軍閥和軍閥羽翼之下的政客的不忌憚的向世界挑戰。日本已明目張膽的對全世界人宣言：「這半個世界是我獨霸獨佔的了！」日本擲下了這隻鐵手套，世界人接受不接受，世界人何時接受，如何接受，都和日本的命運有關；也都和全人類的文明的前途有關。日本還是真變成一個二十世紀的成吉思汗帝國呢？還是做歐戰後的德意志呢？還是做殖民大帝國失敗後的西班牙呢？這個世界還是回到前世紀的弱肉強食的叢莽世界呢？還是繼承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變成一個叫人類可以安全過日子的人世界呢？——這是這個廣田談話的世界的意義。

二十三，四，二十三夜。

(上) 不應無爲

近年來國人因感於已經的建設事業的失敗，對建設問題多抱消極的態度（如胡適之先生提倡「無爲政治」，此

外還聽過些相似的論調），其理由大約有二點：

- ① 建設使人民的負擔增加
- ② 建設事業不切實用

但我以為這些都是建設事業的計劃與進行上的問題，不應與建設事業的本身混爲一談；更不能因建設的計劃上與進行上的毛病而提議停止建設。

就增加人民負擔一點說，其實增加人民負擔的不是建設本身而是主持建設的人借着建設的機會來增加人民的負擔。果然！農民所負擔的新政附加着實不小，這種負擔着實足以致農村經濟於疲弊。不過我們還得把這所謂新政附加的來分析一下，看看其中徒有其名而完全沒有實際的成分值百分之幾？雖有其事而主其政者中飽私囊的成分值百分之幾？用在不必要的建設上的值百分之幾？而用在真正的切用的建設上的又百分之幾？我想大家對於這些問題不難揣測出一個大概答案來。把建設費虛報或中飽那是人的問題，把建設費濫用虛耗那是辦理上的問題。豈能以建設之不得其人或不得其法而歸咎於建設的本身！

何會源先生也說：「我國各地辦理新政的結局，無所謂政，也無所謂新，不過是田賦多一種附加，農民多一種負擔……」（獨立評論八十九號）這不是明明說，所謂建設負擔，而只是主政者借建設的機會來剝削麼？農民所担不起的只是這種剝削而不是建設費！

說到第二點建設事業不切實用，也無非是計劃不周全

或管理不得宜吧了。不能因此而厚誣建設的本身。如胡適之先生說的皖北公路的築而不用，也許是因爲一地方的某種特殊情形，也許是計劃上的不得當，這都是建設者的眼光不够或才幹不足而不是築路沒有用。我想，若果路線劃得好，管理好，設備好，人民沒有不蒙其利的。我們豈可以其計劃不當而說築路沒有用，甚且說一切建設沒有用？我們在目前當然不要不急需的和效用少的建設，然而急需的建設事業實在多着呢，我們豈能一筆勾銷，就說停止建設！

再說，公路是農村交通的命脈。我國內地交通不發達實爲農業衰落的不能推諉的原因之一。若果交通便利，則農產物運輸容易，同時新式農業技術的輸入內地也容易。運輸便利，技術改良，農業當然要比較發達。此外公路在文化的普及和政治的統一上都能有很大的收穫。農民對名符其實的築路費負擔爲數實在很少，而得其裨益之處則無窮。我們不應以官吏的橫征暴斂而誤以爲公路建設的糜費大；也不應以無計劃的建設而忽視公路的重要。中國還是需要建設，不過不需要浪費的建設吧了。

適之先生曾引西漢初年的無爲政治作今日的榜樣，但是正如「弘伯」先生說的「這個期望也許是可能的，如果

時代倒轉去至少百年以上」，可惜現在時代是不能倒轉了，環境已經不復往昔了。在西漢時，四方夷狄的建設事業都不如我，現在四方夷狄的建設事業却勝我百倍！我們就難免要受人家的壓迫與侵略，我們處在這種建設力量的壓迫下，若果自己不努力建設起來，簡直無以抵禦了。在萬事落後的中國，建設惟恐不速，還要說「無爲」，「停止建設」麼？現在中國的情形正像在急流中行舟，不往前駛便有一退萬丈的危險；還想徘徊中流麼？還想能息政以養民麼？

總之，建設是不能停止的。主管不善，計劃不備，便要努力使其臻於至備，不能因其不善不備而放棄建設不爲。陶希聖先生說，胡適之先生的無爲主張是不能改革政治組織而在政治現狀下求一較好辦法（獨立評論九十一號）。但我以爲現在環境已不容我們以這種捨本末削足適履的辦法爲辦法了。我們要有用的建設；同時我們也要減輕過重的負擔；那末唯一的出路，同時也就是很自然的出路，就是改良貪污政治和提倡人才政治，使政府既不浪費我們的錢又能替我們做事；絕不能在這個辦法外另尋苟且偷安的辦法，現在我們有一個大前提擺在我們面前，就是「應該建設」，我們只能在這個前提下去努力。

（下）建設應從破壞入手

本來促進一個國家的建設事業的根本力量是人民建設精神；而經濟，技術，及政治組織等條件尙屬其次。譬如說經濟貧乏，可以建設一個新的經濟生活；人才缺乏，可以從事教育上的建設；政府不良，可以建設有爲的政府。經濟疲弊，人才缺乏，政府不良，均不足爲建設礙；而人民無真正的建設精神，不願努力於建設事業方足爲建設礙。

我國的建設事業落後無庸諱言。經濟貧乏，人才缺乏，政府處理不善爲其表面上的原因，但除却這些原因外，似乎尙須在我們已往的建設精神上找出一些缺點來。爲什麼我們不能發達我們的經濟？爲什麼我們不能培育我們的人才？爲什麼我們不能改良我們的政治？我在很久以前就開始懷疑着：我們已往的建設有一個很大的缺憾，就是只顧建設新的而忽略了先把舊的破壞了；只熱中於建設而看輕了破壞；只有建設的能力而沒有破壞的能力，因而在已往的許多所謂建設事業，都不外是舊貨翻新，粉飾門面的勾當！外表上是新而實則是半新不舊。誰也知道新牆建在舊牆脚上是不結實的，而我們的建設却恰恰犯了這宗毛病。

！

犯這宗毛病的也不單限於物質上的建設，就是文化的和政治的一切建設也莫不皆然，這並不是我順口胡謔的，隨便在一些建設的例子裏都可以找出明証來：

先就文化上言，雖然我們并不是要把西洋文化完全代換了我們固有的文化；然而西洋文化的某一部分實在是比我們的好，實在更合乎時代的需要，而爲我們舊文化所無的，我們就不能不低聲下氣去做效人家，去另行建設新文化。但是回頭一看所謂「西學」者到中國迄今已有三百年，也有過一些熱心西學的人去努力提倡，但是我們現在的新文化是什麼？却還是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一類非驢非馬的東西。西洋文化的一點精華——科學精神，至今在我國還沒有立下基礎。如新醫輸入我國也有數百年的歷史，而至今日還有熱中於提倡「國醫」；運動，不問其科學原理而醉心於國術；治水，捨「工程科學」而不用，而「禁屠」而「拜烏龜」；救國，不事積極策劃而媚神而拜佛。可知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尙不是建設科學勢力而是破壞反科學的勢力。

再從政治言，自戊戌政變迄今近四十年，其中經過多少「辛亥革命」，「洪憲改制」，「張勳復辟」，「革命

軍北伐」等一類的節目，無時不是在革命，無時不是在建設新的政治組織。而現在的成就是什麼？表面上是十足現代式的國家了，其實比清季的帝政，甚至比秦前的諸侯割據進步幾許！蔣廷黻先生說：「人家的革命做成鞏固的統一，我們的革命反把統一的局面革失了……」（獨立評論八十三號）。其實，嚴格地說，中國何曾有過一趟真正澈底的革命！中國統一的局面不是革命革失的，而是不革命革失的！試想若果中國有一趟澈底的改革，還會弄成今日四分五裂的景象麼？有人說我國的革命（指辛亥革命）是世界上最容易成功的革命，比之法國的幾次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算便宜多了。其實我國的革命何嘗算革命，既無實際建設也無實際的破壞，簡直是歷史上的又一個「換朝代」吧了。謬忝法俄革命之列能不愧死！

在我國歷次的革命過程上都犯着兩個缺點，就是：「妥協」與「腐化」。當革命快要完成的時候不是內部腐化或分化起來，便是對外進行妥協。於是革命勢力的本身又漸被視爲革命的對象。這幾乎是幾十年來革命的公式，而也就是幾十年來紛爭的原因。我相信要是有一次對外不妥協內部不腐化的革命，新的政治建設早就有了成就了。但是這兩個使我們失敗的缺點，不能歸罪於革命領袖；我們

全民族都不能辭其咎。所謂腐化與妥協實是一體的兩面，有腐化才會妥協，有妥協必有腐化。我們之所以有腐化有妥協，總括一句話說，就是我們整個民族為舊勢力所纏繫，不能有澈底的改革的精神，不能有澈底擺脫舊勢力的勇氣，這樣自然得不到新建設的成就；不把舊牆腳剷平，新牆自然築不起來。

從物質建設上說，也犯着同樣的錯誤。須知，物質的建設是立於政治，文化等的基礎上的。就拿公路的例子說，官吏的居中剝削就是政治建設的失敗，計劃不妥當就是人才的培育不好。現在我們的物質建設上的問題，不在物質建設的本身，而大半在政治建設及文化建設上。所以政治建設與文化建設失敗的原因，也就是今日物質建設失敗的原因。

再回頭看看別人的情形，日本自明治維新迄今也不過近七十年，而人家的建設事業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物質上誰也不能否認是比我們進步。日本和我國文化是出於一源，而又接受同一的歐洲文化的洗禮，為什麼人家的成就要比我們速呢？我以為這只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日本受古代文化的陶冶淺，因而容易擺脫舊勢力也容易接受新文化。而我們引以自傲的悠久的古代文化正是把我們纏

繫着使我們不能革新的原因。其實我國的老文化也只有歷史上的光榮而已，在今日已成落後，無可諱言，而我們偏偏想把牠永久保留下來。既對舊的不願推翻，新的就當然不能建設了。今日我國的情形，正如泥漿裏的行人，兩腿深插污泥裏不能自拔也不能前進。

建設應該是「創立」而非「修改」，應該是「突變」(mutation)而非「改變」(modification)。要建新的就應該把原有的整個推翻，另樹旗幟，重立基礎。應該一套還一套的分清，不應老是在舊底子上修了又修改了又改。如建築，從沒人拿中國式房子改建洋房，只有人把舊房子拆平重建洋房。如造船，從沒有人拿大帆船來改造新式戰艦，造艦就得從底造起。而我國的建設就恰恰相反，時時在想把舊房子改洋房，把帆船改戰艦，結果却是一無所成。

中國人的苟且建設，只知建設不願破壞，并非偶然的事，是有着幾千年的生活習慣為其背景的，有着堅強的國民性為其基礎的。第一，我國人的不肯破壞是不願破壞而非不知破壞。我國人的生活多是懦弱而怕奮鬥的，保守而不喜歡變動的，且嘗以這種特性而自炫為「酷愛和平」，而認一切破壞的舉動為過激，殊不知奮鬥不會有真正和平，不破壞沒有真正建設的道理。已往的不願破壞弄到今

日百事無成；若果今後還不願破壞，那末恐怕再過一千年，要是中國還不會滅亡的話，中國還是過着現時的中世紀的生活呢。第二，我國人尙外表不務實際，尙形式不重效用，因而一切破壞是破其外表，而建設亦復建其外表，以圖省事塞責裝門面。無志於實際的建設，因而也無志於實際的破壞。拿古董換上新衣裳，尙且自以爲是治古今精華於一爐，實則是集了一堆不古不今的垃圾。因而一切建設大都有名無實，不生效用。第三，我國人苟且而缺乏毅力，時時想走捷徑佔便宜，對一切建設都無從根底做起的企圖，只求事業早點完成，好勾銷一筆舊賬。

我們現在所急需的不獨是建設的力量而且是破壞的力量。真的，往日的單方面的建設，實在給今日的進步一個大障礙。須知破壞與建設是革命工作的兩方面，必須兼策並行。其實破壞也就是建設手段中的一個程序，沒有破壞建設不能完成。試想，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是不能並立的，必須打破一方面而保留另一方面，要建設新的，就要把舊的打破；要保留舊的，新的便不能建設，若果偏偏要把新的舊的都拉雜在一塊，結果就非使我們的社會發生混亂不可；若果要保留舊的，而停止新建設，結果我們的社會又要被淘汰。那末，唯一的出路就是破壞舊的而創立新的了。

也許有人要疑惑地反問我：中國已往的事業差不多是只見破壞不見建設的了；看看共黨的殺人放火，兵匪的姦淫搶掠，弄到現在滿目瘡夷的景況，還要說缺乏破壞的力量麼？然而這是誤會。我們今日所需要的破壞并不是要暴動要殺人放火，而是要破壞舊的生活環境或生活方式而代以新的生活環境或生活方式。這種破壞大半是靠着教育的和政治的力量推行，而爲殺人放火者所不能爲的。殺人放火者的破壞是以破壞爲目的的破壞，而建設家的破壞是以建設爲目的的破壞。前者簡直把生活的力量也破壞了，而後者却只是生活形式的破壞。前者是民族生存的損失，而後者是民族進步的基礎。無意義的，耗費的破壞我們固不可爲，但是有目的的有意義的破壞却不可不爲。

在這個永遠在變動着的宇宙間，我們不要相信舊有的文化能永遠保持其價值的。不能適應時代的東西便應勇敢地廢除。留戀着舊東西是社會前進的阻碍。在已往我國的許多建設運動如戊戌及辛亥的政治運動，五四後的新文化運動，民十三以後的國民革命運動等等，結果總是成就很少的。其惟一原因就是沒有澈底破壞舊形式的勇氣。可知沒有破壞的建設簡直是一種耗費。近四十年來的建設企圖徒使國人陷於憊乏的地步，而得不到相當的收穫。現在我

們所餘的精力已是非常有限了，我們既不能停止建設，就惟有在困乏之中求最經濟最有效的建設途徑。不能再有已往的浪費的建設了，不能不去做真材實料的建設了。

現在我們的困難不在決定建國方略，而在建國方略的實際建設。假如建設事業沒有辦法，那末任你說一千遍一萬遍「現代化」，「復興農村」，「人才政府」，與「新

閒談

十五

在春假期內，中華醫學會在南京開會；學藝社在北平開會。差不多同時，又看見了「科學」十八卷第一期內紀載去年科學社在四川開年會的情形。自然而然的想談談中國的學會。

科學社在四川開年會，交際，遊覽，和通俗講演佔的時間最多。科學社既是包括各種的學術的人，但是專門的論文只有四十二篇。據報紙所載，學藝會年會的時間，也是大半用在遊覽，交際和通俗講演；專門的論文似乎是沒有。

開會的時候，遠處的會員得到機會聚在一處，可以自

生活」，也總不能把這些新理想實際建設起來，結果也只是紙上談兵而已。我們既不應因已往的建設的失敗而放棄建設不為，也不應任已往的苟且建設依樣畫葫蘆地繼續下去。就該另尋一條有效的建設的途徑：我們不要守舊，不要苟安，不要徒尚外表，我們不要忘記下面箴言：「要建設必須破壞，要建設必先破壞。」

汪敬熙

由談論對於他們有興趣的問題，真可以有切磋之益。——這種利益往往是可以大過聽論文的宣讀。——不過我實在不懂與政界同軍界的人，和學校行政的當局的種種酬酢，與學會的進行有何關係。——更不懂為什麼把這種酬酢幾乎當做學會中的一件大事？——各界的招待，並不是不能完全拒絕。——為什麼自己去請與學術界無關而有勢力的人來壓場面，來做台柱子？——我們沒有聽到過美國科學促進會請那位大將，那位部長，那位州長參與大會？英國科學促進會百年紀念會請 Smuts 將軍做會長，不是因為他是個將軍且做過南非的首相，是因為他學問的成就和政治的勳業。

一個學會開會時所宜讀的專門論文的多少，最足以表示這學會的會員的勤惰。科學社和學藝社都是包括許多科學的團體。——他們的論文這樣的少，是不是可以代表今日我國學術界的頹廢呢？——或者是因為這種包羅萬象的學會組織是應有改革的地方呢？

我們看看中華醫學會。中華醫學會這次年會——除去生理學組的論文是由中國生理學會，病理學組的論文是由中國病理學會辦理外——約有一百三十篇的論文。生理學組又另有五十一篇。病理學組的論文數目我不知道。大約總計這次中華醫學會年會的論文至少有二百多篇。再看看地質學會。地質學會每年年會總有幾十篇論文。新成立的物理學會和數理學會，每年年會也有十篇文章。化學會的年會消息未曾在報上看見過。但是由新近出的中國化學雜誌看來，我國的化學家也是努力工作的。說到雜誌，當然是地質學彙報資格最老。中華醫學雜誌年代也不少了。中國生理學雜誌已出到第八卷了。這雜誌既已有八年的歷史而且為國內外同行所看得起，但是國內却是不大聞名，去年獨立評論上一位圖書館專家所作的國內雜誌的分析就沒有提起牠。中國化學雜誌似乎已出到第二卷。中國物理學的雜誌聽說也要出版了。這樣看來，國內在各種學問上

的研究并不是不努力去做的。科學社和學藝社年會論文之少，一定不是因為國內學術界的頹廢，和自暴自棄！

包羅多種學問的團體似乎有改組的必要。國內各種專門學會對於各種專門學問的進步上甚有促進的力量。這種直接而且大的力量是包括多種學問的團體所不能希望着有的。包括許多種學問的團體的功用似乎是祇有兩個：⊖喚醒民衆對於科學的注意；和⊕把各種專門學問的團體連絡在一齊使他們注意和討論有互相關係的問題。美國的科學促進會，英國的科學促進會，德國的自然科學家及醫師會，同法國的科學促進會，都像是努力去盡這兩種功用。

要想盡這兩種功用，會的組織似乎不應該像現在國內科學社，學藝社，科學化運動會，中華自然科學社等的這樣簡單。會裏面似乎應該分成組；每組都應該與這組的專門學會有連絡。會員也似乎應該分為兩種：一種是普通會員，不論是否自己做科學工作，只要熱心促進科學的人便可入會做此種會員；一種是特別會員，必須是做科學工作的人，由特別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且經過理事會認可方能入會。會務的進行一切皆在這些特別會員選出的職員手裏。那請達官貴人來做護法神祇的惡習一概去掉。這樣會務的進行的確是在科學家掌握之內；並且也可以得到各專門

學會的幫助。在喚醒民衆的注意及溝通各種專門學問上一定可以盡些力量，做出些成績。

我記得數年前在某雜誌上看見，A. W. Grabau先生早有與此相近的提議。——可惜無人注意這個意見。

還有一層，以提倡科學爲目的的會太多了。——據我所知就有四個：科學社，學藝社，中國科學化運動會，和中華自然科學社。——爲何不合成一個呢？——目的既然是相同，分工當然不如合作。——與其疊床架屋的有幾個會，何如合併成一個強有力的會呢？

有人說：這話是不誠時務的瞎說；這些會不是科學家的會，而是科學政客的會；政客派別不同，當然就有許多會產生了；勸他們改方針，同合併，真是書獃子在書房裏的妄想。

但是我總相信實際不是這樣，我總應該向光明的路上走。——我不知不覺寫了這千多字。

十六

從前我們說中醫西醫；現在我們說國醫西醫。中醫尙可批評；國醫似乎是不容誹謗。並且立法院已經通過議案，設立國醫研究院了。

擁護國醫的人往往說中國所用的藥品內有許多寶貴藥品。就是承認這些藥品應該研究，這種研究也不是那些陰陽五行五味等等順口瞎說的國醫所能做的。敢問只講內經傷寒論難經的理論，再加上臨症的經驗，能從麻黃的生藥裏，提出麻黃素來嗎？能知道麻黃素對於身體各部份有什麼影響嗎？

與其設立一個機關，花許多冤枉錢，做許多國醫名手的養老院；何如把這錢用來供給真能研究的人去研究中國藥品呢？

國內近年關於中國藥品的研究頗見發達。——今年中國生理學會年會的論文第一日共讀十七篇藥物學的文章。——裏面就有十篇是研究中國藥品的——紫蘇，阿膠，麻黃，延胡索，除虫菊，漢防己，木防己，海藻等等。

這種發達不是普通人所知道的，尤其是非達官貴人所能知的！

這種發達，是不是應該鼓勵的，是不是應該幫助的？鼓勵和幫助這種研究才是向進步的途徑走呢！

舍此不圖，却去設立國醫研究院請國醫研究國藥，是不是開倒車呢？

「象對象，直槓槓」

壽生

「象對象，直槓槓」。這是我們鄉里的一句土佬話。

意思就是說聰明人的智巧，要遇着愚蠢的對手時才能行使，如對手也同自己一樣的聰明的話，那就不適用了，只好大家打開窗戶說亮話，就實際的情勢必然的結果上討論，做到各自認爲相當的滿意而止，因爲大家都是聰明的，你玩的手段我明白，我弄的花頭你亦知道，只有憑實在的情勢了。國際的情勢，演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各國的外交人物又多有識者的話，這陣「象對象直槓槓」的態度，就出來了。若一事件，和平解決無望了，在「默焉而其意已傳」中，大家準備好了時，就到「一切都是空話，老子們打得贏是大哥打不贏是二哥」了。

俄國飛機在東三省發現了，我們歡喜；俄國又在與日人商議出賣中東路了，我們心焦。美國艦隊在太平洋會操，我們歡喜；美國給日本一個助語溫和的照會，我們心焦。連印日協議順利與否等等，無不叫我們心上下下的。實則，我們只要稍微一看世界的情勢，就可知道將來一定不可避免的事實的。

日本雖然會兒弄我們，但一遇着蘇俄就不行了：中東路你想要嗎？就賣給你吧！於是像煞有介事的會議了一氣，不成。看看要翻臉了，好，又來與你商量賣路吧。這個委員出來說：我們只願與人親善，絕無與人打仗的意思，你看我們正在一心幹第二個五年計劃呀。真是滿面春風的了。可，那一個委員長出來又滿臉殺氣的吼道：野心國呀！你敢絆我一下，我就要打殺你，任何軍隊值不得紅軍一擊。遇着這尊大魔，真叫小鬼哭笑不知了。蘇俄不能讓日本勢力無限的擴大危及她的國脈，是必然的。現在之與日本作無謂的周旋者，待時機耳。

美國學生近有非戰的呼聲，這一點，我們切不可忽視！這非戰的呼聲，實實足足的反映出她已經在積極備戰了。據我看，日本最近這一次狂妄的宣言，就是美國給她那個溫和照會的產物，若是美國不給她這一個好看的臉色，恐怕她還不致出此的。然而，這是美國所期望的嚙，所謂欲亡智氏，必故驕其志多樹其敵也。這正是最上的外交政策！日本這一宣言給各國對日本的認識與驚懼，就是美國

外交家口頭說出火也敵不過的。這是多好的外交手腕嘛，而愚弄我們的日本人，又受愚弄了。

雖然是這樣，但我以為俄美兩國之受日本威逼，遠不如英國。即令美國在中國的市場全部為日本奪去了，就以她國內的市場亦強能維持其生命，無全國作餓殍之危險。

俄國亦然，她的重工業發展得很可觀，基本工具既有了，以那麼大的國土，那麼多耐勞的人民，若無別的野心的話，很可自給的。唯有英國，本土小得可憐，如一旦遠東的優勢一削，就有餓飯的可能。以現在的情勢，她在印度的棉業市場尚為日人逐漸搶奪了，若再讓日本得勢，她將無法存在了。那麼，她為什麼毫無動作呢？那就是，「此其

所以為英帝國也」。我們試問歐洲大戰，不是她對法國一點頭開動的吗？其時英政府不是答覆議會說「我們早準備好了」嗎？英人確是有鎮靜工夫的，要無鎮靜工夫，滑鐵爐之戰就危險了。我們看她一聲不響的在香港等地努力建設航空事業等等，就知道她又在暗中準備了。不久她又將答覆議院「我們早就準備好了」。所以據我看，這次以日本為禍首的大戰，怕是又要英國向俄或美點點頭而開動的

。有人以為英人據我滇境，日人不說，可作二國的和平條件。不知滇省逼近安南，英現時恐不會作此易與法國衝突

的事也。

至于法義等國，她們自己的牽絆很大，恐不能作此次戰爭的正角。然而法之佔我九小島，亦是在表示其地位的。

從前蘇俄是被世人認為不可親近的，現在似乎大家明白過來，蘇俄並不可怕，並不一定要清一色的什麼政制的國家才能合作。若定要清一色才能合作的話，那麼民主的法也就不能與君主的英合作了。世界的現象就是這樣說不通矣！

不過無論怎樣，若我們的外交的主持者，還是這樣蠢頭蠢腦的，不管別人戰不戰，戰而甲勝或乙勝，又于我何有呢？幾曾見一家大戶幾弟兄分家，把奴子分成富貴安閑的主人的？我們的庫頁島不是由俄讓一半與日了嗎？東三省在日俄戰爭前不是日俄平分其權利的嗎？所以我們不貴別人戰否，貴在看清必然的情勢，有所準備，貴在依情勢定一個基本的策略來應付突發與緩成的事件，不致臨機失措任人左右。

天地間頭號蠢才，是自己已經够笨了，而還愛對人玩花頭以為只有他聰明的。就如最近叫華北危險的吧，誰不知道華北危險，你就說中國危險又那裏過火呢？你這樣嚷

，誰不知道是「又將有什麼協定要出現了？」其實你嘍一陣危險，利用人民恐怕的心理，害中取小的心理，好來什麼協定，這樣的花頭最好不玩的好。如若外交真有辦法，在小枝節上，有時不能不與敵人和緩一下，不用向人民玩欺騙手段，人民反能原諒你的。不要忘了「鬼跳多次無人看」。到這樣地步了，還不對人民立點信用，還在處處給人民以疑慮，減少對外的力量，真是不智。

外交亦然，若不認清對手就玩手法，是不能有好結果的。「直線外交」，不成其爲外交。弄智巧不配。我們的聰明現時能做到「象對象」就算好了。不管誰對日作戰，那不用說，是爲她自己，絕不是爲我們，更不是爲公義。我們現在該檢討一下自己究竟取怎樣的態度對付此事件，取舍友仇。我覺得有六點我們當注意：

① 我們現不問什麼黃種白種歐洲亞洲，只問何者是與我們較有利益，何者于我們較有害。

② 細考各國，何者是破壞我們國土完整其勢最不可耐。爲我們將來的發展計，子孫的生存計，國土是否必需保存。

③ 我們現在無可諱言是凡百落人後，凡百皆待建設，人才物質似有求助外人之必要。我們即令從

今日起就政治清明，人民安居，努力建設，怕也要一二十年才「庶可」趕上人吧。恐經濟方面在此時期無法不受點損失的。那麼我們這個大買主還是照顧有吞我土地，殺我人民之願的國家呢，還是光顧只圖我金錢的國家好呢？我們若顧事實爲國家不徒快一時的話，似乎不能胡喊赤白帝國主義都要打倒，似乎還可以在她們中找一個較可人意的損友吧。蘇俄尚且是德國的鐵貨買主呢。英美不是也因買賣關係與蘇俄交往了嗎？

④ 我們個人交友也不願和那種眼孔小半邊錢的事就什麼不顧，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交，我們找與國似乎宜找「道德性」較高的民族吧。

⑤ 輿論固然是不見得全對的，但是人民一致的期望似乎值得考慮一下吧？

⑥ 現在世界變動大而速。只要我們目前有利于誰，誰就會爲我們的與國，誰也無暇說後話的。

誰是我們的與國呢？

外交當「象對象」的時候不「象對象直槓槓」，要想弄愚蠢的花頭，必要失其好時機而受禍的。我們現在要寸步小走，不可大意。俾斯麥的人物我們固然望出一個，但

我們更寧肯望得一個加富耳。

二三，四，二十一。

編輯後記

適之

△在翟象謙先生的「建設問題」的下半篇裏，他主張建設要從破壞下手，要太多的掃除一些舊勢力。汪敬熙先生在他的「閑談（十六）」裏，也很感慨到今日舊勢力的伸張。我很贊成他們倆的主張。在好幾年前，我曾指出：「凡是狹義的民族主義的運動，總含有一點保守性，往往傾向到頌揚固有文化，抵抗外來文化勢力的一條路上去。這是古今中外的一個通例，國民黨自然不是例外。」（人權論集，頁一二七）近來提倡國醫國學，反對考古發掘，提倡讀孝經，提倡扶輪法會……的先生們，在二十年前何嘗不是最新的革命黨？今日許多開倒車的舉動，根本原

因只在一個「陋」字，只在不能認清這個新鮮世界所能貢獻給我們的神奇法術。蘇俄的革命領袖認清了這個新世界的最偉大的工具是科學與工藝，此外都不足愛惜，所以他們肯把俄皇所藏的一部世界最古的聖經寫本賣給倫敦博物院，賣了十萬金鎊，拿來購買最新的機器。不知道戴傳賢焦易堂都魯諸公看了這一宗交易，作何感想！

△再過兩期，獨立評論要滿一百期了。我們不打算慶祝這個兩週歲的嬰孩，只希望我們的朋友們多給我們寄些好文章來。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國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兒童」等欄，分載新聞、評論、電訊、特訊、實地、推測、之類。每七、約佔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百分之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不可多得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 每月二元三角
 (香港) 每月二元九角
 (新加坡) 每月三元
 (倫敦) 每月四元一角
 (紐約) 每月四元一角
 (巴黎) 每月四元一角
 (上海) 每月四元一角

學文月刊

創刊號
 (五月一日出版)
目要

懶(詩) 饒孟侃
 大湖(詩) 孫洵侯
 往(詩) 陳夢家
 戰場之旁(小說) 楊振聲
 薩郎寶與種族(論文) 年(散文)
 傳統與個人的才能(論文)
 巨齋尺牘(論文)

你是人間的四月天(詩) 林徽音
 野狗(詩) 孫毓棠
 九十九度中(小說) 林徽音
 季羨林
 李健吾
 卞之琳
 聞一多

發行部 北平嵩祝寺後身一號
定價 零售大洋三角
預定價 全年連郵三元半年一元六角

經濟季刊

第二卷 第四期
目要

天津之糧食業及磨房業
 民國二十一年之中國貿易
 統計附錄

編者 方顯廷
發行 天津南開大學
定價 每期一元 全年四元

國際週報

第七卷 第十期
目要

日本對美進行不侵略條約之意義
 日俄漁業問題之新開展
 美國工業復興之理想
 法西主義能行於英國嗎？
 拉丁美洲與國際商務協定
 異哉所謂日法滿洲商務協定

編者 楊祖詒 陳大溥 葉祥法 葉尹衡 周祥琛
定價 本報每份定價大洋五分半年連郵費一元一角全年二元國外加倍(郵票代銀九五折)
社址：南京湖南路十八號

外交評論

第二卷 第四期
目要

日俄形勢之觀察
 所望於英使賈德幹爵士者
 日本對美外交之活躍
 中日對美外交之修訂問題
 凡爾賽和約之收回航權問題
 外人在華航空業之收回航權問題
 法美主權與西沙羣島
 泛美主義與美國之拉丁美洲政策
 日人論蘇俄之對日外交
 新蘇俄之國際地位
 蘇俄之國際地位
 意奧何訂立三國協定
 關於美俄復交各種文件之全文
 書報介紹與批評

吳頌皋 徐公肅 湯道豐 袁鴻治 江鴻治 王鴻煥 胡楚基 潘德沛 郎鍾靈 沈振常 馮振常 編者

價目表
 每月一冊零售四角
 半年(連郵) 國內及日本二元二角
 歐美各國三元八角
 全年(連郵) 國內及日本四元
 歐美各國七元

外交評論社出版
 南京土街口壽康里

重編 日用百科全書

▼日常生活之顧問 ▼基本智識之源泉

本館先後編印日用百科全書正編補編，頗承社會稱許。惟近來社會改革既多各種新思想、新學術及新事物之發生如春筍經雨，瞬息變觀。吾人爲適應新生活與新環境之需要，遂覺原書或有罅漏，或失時效，而有再事增訂之必要。民國十八年着手增訂，逾二年，稿成付印，總廠突遭一、二八之難，全稿化爲灰燼。復業以後，重行搜集材料，新穎有過於前，而全書澈底改編，效率亦益見增高，實爲新時代必不可缺之參考要籍。略舉特色於次：

澈底改編

本書體例爲追求系統明晰起見，依照材料之性質，改分爲三十編，目次大體依照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面目煥然一新。

取材新穎

全編特輯最新材料，增入者，及編目雖同於原書而材料完全更易者，佔全書三分之一。其餘各編均就新興事物，隨地增入。

範圍廣博

因最新材料之增加，使內容益加廣博，凡科學哲學、技術、藝術、歷史、地理、農、工、商、教育以及國家社會家庭各方面之知識，無不賅備。

效率增高

本書內容於力求完備外，並願及簡明與實用，故取材側重方法之介紹，文字解釋以通俗爲依歸，而原書中已失時效或至今已成次要之材料，悉加刪改，以增實用效率。

售價低廉

原書正編補編合售十元，重編本合二書爲一，定價七元，預約祇售四元五角，極便購置。

本 書 總 目

- | | |
|-------------|------------|
| (1) 總取 | (16) 物產 |
| (2) 哲學及宗教 | (17) 工程 |
| (3) 社會學及統計學 | (18) 農業 |
| (4) 政治及行政 | (19) 家庭 |
| (5) 外交 | (20) 簿記 |
| (6) 經濟及商業 | (21) 會計及審計 |
| (7) 法律 | (22) 交通 |
| (8) 財政 | (23) 化學工藝 |
| (9) 軍事 | (24) 美術 |
| (10) 教育 | (25) 體育 |
| (11) 語文學 | (26) 音樂及娛樂 |
| (12) 算學 | (27) 文學 |
| (13) 曆象 | (28) 應用文件 |
| (14) 理化博物 | (29) 歷史 |
| (15) 醫學衛生 | (30) 地理 |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六開本布面精裝二厚册
 定價預約四元五角
 郵費包裝費各行省五角
 廿三年五月十五日截止
 同年五月底出書

樣本 索閱請附郵票五分

今日的危機

胡適

管理的貨幣淺說

張茲闓

對於中國初等教育的
幾項意見

J. D. P. Herbert 著
俊升 譯

憲法初稿的國民大會

陳受康

請教胡適之先生

傅葆琛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慶書社
育中書社 吳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霖甫書社 聯華書社
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記書社 王序井—民智書局
宣內—佩文齋 廣甸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
大精書社
清華書社 成府誠遠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棠房子書報社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
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
| 南京 | 新中華書店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
央書局 大中書局 花牌
樓書店(代定) 天一書店 |
| 鎮江 | 鎮江書店 |
| 徐州 | 徐州廣告社 |
| 南通 | 三友書店(代定) |
| 常州 | 振華書局 |
| 漢口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
| 武昌 | 時代書店 真美善書店
新生活書局(代定) 胡正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局 拔提書店
廣州 現代書局 圖書消費社
汕頭 大東書局
興華書店 新民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報社 |
| 瓊州 | 海南書局 |
| 桂林 | 永昌公司
東方書社(代定) |
| 濟南 |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 青島 | 吉昇昌書局 |
| 威海 | 荷澤書報代辦部 |
| 濰縣 | 文書書局 |
| 安慶 | 世界書局 |
| 蕪湖 | 匯海書局 |
| 鎮江 | 甘一學社 中華書局 |
| 寧化 | 小小書報社 |
| 太原 | 覺民書報社 |
| 開封 |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
| 西安 | 西安派報社 |
| 蘭州 | 甘肅書報社 |
| 成都 | 現代文化社 |
| 萬縣 | 文寶書局 |
| 合川 | 新川書店 |
| 重慶 | 朋友書店 |
| 雲南 | 東方書社 |
| 貴陽 | 新友書店 |
| 杭州 | 現代書局 |
| 福州 | 萬有圖書公司 |
| 廈門 | 開明書店 |
| 衡州 | 衡州派報社 |

獨立評論

第九十九號

國民三十三年五月六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
郵費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一角以下爲
限)代洋九五折。

今日的危機

胡適

自從四月十七日東京外務省的發言人發表了那篇蠻橫的聲明以後，這半個月之中，這個非正式的文件成了全世界注意的中心。

我們看了這半個月之中的世界輿論，看了倫敦對東京的通告，看了華盛頓的可怪的緘默，看了東京外務省的屢次修正的宣言，當然不能不感覺這個事件震動全世界的程度，也不能不感覺這個世界確還有一點正誼，一點公道，一點對我們的同情心。我們也不能不感覺這個世界的貶議是有一點力量的。

但我們決不可以因此就起一種毫無根據的樂觀。

第一，我們切不可妄想日本因此竟會改變她的政策。是的，二十八日路透社的東京電說：廣田外相現在說四月十七日的聲明「正式的只算不存在」(officially non-existent)了。是的，二十五日廣田答覆英國大使的質問，曾說，日本現仍護持九國公約，毫無違反那個條約之意了。是的，二十六日廣田答覆美國大使的詢問，曾說，日本對於在中國機會均等，門戶開放的主義以及現存的條約，並無

違反的意圖了。——但是這些話都是官話，都是外交官的口頭禪。美國不會相信，英國也不會相信，我們中國人更不能相信。九國公約是早已被九一八晚上的一砲轟碎的了。我們的東北四省是早已被日本的帶甲拳頭劃出九國公約之外的了。當日若槻內閣的許多正式聲明，有何效力？

我們細細研究這半個月內日本的種種聲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我們只覺得日本絲毫沒有改變她在四月十七日發表的態度。我們要記得這些重要的事實：(1)二十六日廣田對蔣作賓公使說：日本的聲明「措辭頗嫌強硬，但日本政府是準備維持其中的實質的。」(2)日本的陸軍領袖林陸相已發表談話，聲明擁護四月十七日的表示了。(3)日本的海軍也已聲明擁護那個聲明了。(4)二十八日新聯社傳出廣田修正的英文譯文，是二十六日送交美國大使的，其中內容八項，除第四項聲明無意違反現存條約外，措辭的強硬與四月十七日的聲明沒有差異。(5)二十八日北平電通社傳出「駐平日方某有力者」發表的談話，聲明：「旅居華北之吾儕，對我外務省當局之正堂堂的具述其

所信之事，表示謝意，且絕對支持之，而誓願協力使之具體化。」這些話，我們不可輕輕放過了。我們要明白：四月十七日的聲明，儘管「正式的只算不存在」，非正式的不但真實存在，並且因為世界各國輿論的不利的批評，這種強橫的政策更有激起日本軍人促進他急驟具體化的可能。二十八日上海日本使領情報局書記岩井發表書面的聲明，嚴厲的指摘我國外交部最近對駐外各使的電訓，說：「似此以夷對夷政策，日本絕對反對。中國如不放棄此態度，將來國際上發生何項問題，須由中國負責！」一個使領情報局的書記，竟敢對於他所駐在國的外交部發這樣嚴厲的警告！這樣的事情應該可以使我們明白今日的形勢只有急驟嚴重化的可能，絕無絲毫變和緩的趨勢。

第二，我們切不可妄想太平洋的世界大戰即有爆發的可能。倫敦太晤士報二十六日的長篇社論（見三十日京津太晤士報的路透電）說：「日本駐美駐德兩個大使的宣言，使我們不能不疑心日本認定了歐洲美洲眼前的困難正是日本的好機會。當一九一五年歐洲正大戰的時候，日本乘機對中國提出了那有名的二十一條。當一九三一年歐洲美洲正鬧經濟恐慌的時候，日本又趁機會對中國開始了軍事行動，搶了滿洲去。現在全歐洲的外交家正為軍縮問題困

門，而美國正用全力改造全國的生活，日本又抓住了這個機會來宣布她更大規模的壟斷中國的要求。」——這段話是很中肯的觀察。日本的軍閥算準了眼前是最好的機會，歐洲自顧不暇，英國的新加坡海軍根據地還不會趕造成功，美國的海軍建造還正在開始，俄國的軍備還不很充足；這時候，全世界雖然已不像一九三一年的七零八落了，究竟還沒有聯合對付日本的可能。此時不動，更待何時！難道還靜候新加坡一萬三千人趕造的海軍根據地設備完成嗎？難道還靜候蘇俄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嗎？難道還靜候美國海軍的新設備完成嗎？日本所以在此時驟然用非正式的談話發表那個獨霸東亞的宣言，正因為她看準世界各國此時還無可奈何她。這就是說：日本料到太平洋上的世界大戰此時還不會爆發。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是這樣看法。世界上現在只有兩個大國可以要開戰就開戰，那就是日本和蘇俄。英美國家的政治制度使他們不容易宣戰。我在美國觀察上回美國參戰的困難，使我不能不贊同一位英國學者的話，他說美國是一個厚皮的巨怪，除非你刺的太深了，除非你戳進他的嫩肉上，他是不會怒跳的。其實英國也是如此。英國在此時，若無絕大的利害關係，也決不會動手對付日本的。報紙上不說英國外相西門已承認日本前日

的答覆爲滿意了嗎？滿意是她決不會滿意的。不過這時候離「牛約翰」（英國的綽號 John Bull）怒吼狂奔的時候還早哩！前天英國「曼哲斯脫保傳報」上譯登東京「報知報」上說日本將要向英國要求停止建築新加坡海軍根據地的話。這種要求從前早已有過了，並且英國會因此停止了新加坡的建築計畫至三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事件以後，英國才醒過來，又用全力進行。現在日本要想英國再拋棄這個海軍根據地，恐怕非打一仗不可了。但此種事都是將來的事；在眼前，西門外相即已表示對日本四月十七日的聲明的事件可算是「結束」了。

美國對此聲明，至今不會有正式表示。二十八日哈瓦斯社的華盛頓電訊說：「美國眼前大概不會有什麼抗議出來了。即使日本正式宣言要履行她的聲明中的政策，美國也寧願等候日本真幹出侵犯美國權利的實事來。」這個猜想，我們覺得是不差的。如果廣田送出的譯文真有無意違反現存條約的話，我們猜想國務卿胡爾也會暫時認爲滿意的了。

前幾天（二十七日）京津太晤士報社論說：「錯上加錯，不能使錯的變成不錯，而可以引起一個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不是一兩篇非正式談話能引起來的。必須我們的強鄰，極力模倣他的德國老師，錯上加錯，侵害上加侮辱，方才有全世界第二次捲入地獄的可能。

所以我們在今日切不可妄想四月十七日的霹靂已過去了，也不可妄想世界的大國在這個時候聽見了我們的幾個外交官的喊叫，就會拚死命來替我們打退強盜，救出這哭喊的嬰孩。

我們要澈底明白中國今日的局勢是一個空前最嚴重的局勢。日本的軍人已下了絕大決心了，已宣言要絕對擁護四月十七日宣布的政策，並且用實力促進其具體化了！在很近的將來必定就有很嚴重的事件發生，其嚴重性必定比二十一條還更嚴重，也許比九一八以來的任何事件還更可怕。我們今日的地位也許比一九一四年八月的比利時還更危險。

我們要澈底明白：四月十七日的宣言的主要意義就是不許我們準備做比利時。我們現在究竟有做比利時的決心沒有？我們若有這種決心，我們應該做怎樣的準備？

管理的貨幣淺說

張茲闈

「管理的貨幣」這個名詞，自從英國劍橋大學的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倡用之後，到現在世界貨幣制度紛亂的時候，更成了時髦的名詞了。但是因為引用的地方太多，這個名詞的解釋，不免各持一義。究竟這個名詞的真諦是什麼，自然是一個先決的問題。最近上海英文的「金融與商業」週刊 (三月二十八日)，曾轉載加塞爾教授 (Gastav Cassel) 對於這個問題的一篇文章，預料世界幣制將同趨此途。但在文內他并未曾將這個名詞的意義，加以解釋。同時國內的經濟言論界，最近對於銀價問題的討論，也常常提到這個名詞。但也都不曾將他們心目中對於貨幣管理的見解，明白說出來。我想一般讀者，必定很想了解這個名詞的意義。所以現在把我對這個名詞很粗淺的認識敘說出來。

一 一般的誤解

我認為這個名詞太泛用了。結果發生了許多誤解。第一：管理的貨幣并不一定是紙本位。現在有許多人都是用

管理的貨幣和貴金屬 (金或銀) 本位，做成對峙兩個名稱。這種誤解，實在是因歐戰以後，凱恩斯倡為管理貨幣之說，極力抨擊英格蘭銀行的政策，結果英國終於放棄金本位。所以不求甚解的人，以為現時凱恩斯的主張實現了，因而認為他是反對金本位，所以他一定主張紙本位。其實在金本位的國家，一樣可以管理他的貨幣，并非必要放棄金本位，纔能管理貨幣。第二：費希爾教授 (Irving Fisher) 的「補償的金元」 (Compensated Dollar)，不能算是本文所敘述的管理貨幣。這種按物價指數的漲落，來增減金元所含金子重量的辦法，事實上來施行，自然窒礙很多。而且就理論上觀察，我們根據已往物價的指數，來定現在及將來金元的重量，是否一定公允？因為將來生產因的變動，怎樣能根據已往的事實來預測呢？第三：曾經哄動一時的「鐵諾克拉西」和劉冕執先生的能力本位制，更不能算是管理貨幣，因為這種見解，都不曾將整個生產制度的成因，和現代的交易制度，仔細分析過。這種主張，不過是一種幻想便了。

二 凱恩斯「管理的貨幣」主張的概略

其實凱恩斯并不曾發明所謂管理的貨幣。他的主張，全是根據着英國貨幣制度史，重加一種解釋。事實上這種制度久已乎存在了。在理論上他的思想，實在導源於里嘉圖和馬沙爾，大陸方面的貨幣論者，如同克納蒲（Knapp）和維克塞爾（Wicksell），他也採用不少。因為理論上，他的思想是狠周密，而且事實上施行也狠悠久，所以本文所述管理的貨幣，據我個人的主張，是應該限於凱恩斯的解釋。在前一節所說費希爾及劉冕執等主張，理論上既有令人懷疑之點甚多，而且向來不曾見諸實行，嚴格上說來，不能算是管理的貨幣。

要明瞭凱恩斯的主張，必須要知道英國的銀行制度，因為他開宗明義便糾正了一般人只知道「物品貨幣」而忽略「銀行的貨幣」（Bank Money）的誤解。自然在近代經濟社會裏，銀行業務的經營，所給我們支付手段的便利，是不應該忽略的。按照英國的銀行制度，英格蘭銀行已佔了中央銀行的地位，無論他原來組織是否以此為目的。全國鈔票的發行權是英格蘭銀行獨佔的權利。同時所有各種經營商業銀行業務的組織都向他存款，并可省貼現的便利

。換言之，英格蘭銀行成了整個經濟社會最後供給借款的來源。我們對於倫敦金融市場的組織內容，在這短文內，不必詳述。但必須知道英格蘭銀行的地位。

這種情形，并不是最初便成立的，也是經過數百年的沿革。自從一八四四年英格蘭銀行法案在英國國會案通過後，英格蘭銀行就逐漸成為中央銀行了。一八四四年法案對於貨幣理論最大的貢獻，便是着重在「貨幣數量應有一定限制，纔能保持其本位制」一點。但是當時的人雖不會注意到「銀行的貨幣」，却在不知不覺的當裏，發明一種管理貨幣的方法，便是「貼現率」的運用。要辦到這種情形，自然要首先把整個金融制度，組織完備，使中央銀行變成有效的最後貸款者，於是中央銀行貼現率提高或減低的時候，市面上的貸借關係，隨着變動。

但是倫敦一向是國際的金融市場。自從英國的鈔票發行制度統一，商業銀行逐漸合併及改革，而且因國內政治的安穩，至於對外則因地理上關係，幾百年來不會有兵燹，內部的經濟秩序，並無大變動，所以貨幣管理在國內已不成為問題了。但是對外應如何維持金鎊的本位，這是英格蘭銀行向來認為極大的責任。因而前節所說的「貼現率」，遂變成英格蘭銀行對外維持金鎊本位的手段。等到英鎊

外匯的價格下落，金貨外流的時候，英格蘭銀行便提高貼現率。於是倫敦金融市場的利率，一致高漲，高出其他國外金融市場的利率。外國存在倫敦的資金，便爲高利所吸引，不再提走。甚至已提走的資金，可以希望調回。一轉移間，金貨可以有內流的趨向。這是英格蘭銀行運用貼現率來保護他的金準備的傳統觀念。就是今年二月間金貨由法國大批外運的時候，法蘭西銀行便將貼現率由二釐半提高到三釐，仍然是根據這個理論。

這種辦法却是凱恩斯所最非議的一點。他覺得一般實際的銀行家，對於貨幣的觀念，只知道着重本位幣的兌換性，所以全副精神放在保護金準備上面。同時在歐戰後，英鎊的外匯價值，照美金元來算，已經較戰前貶價了。但是當局非要把他恢復到戰前的平價不可。在英國全賴國際貿易來圖經濟上生存的國家，如果他的貨幣在國際上平價太高，自然在國際貿易有漸漸失勢的危險。像這樣犧牲國內經濟秩序來維持英鎊的金本位，是凱恩斯最反對的。他的理由請參閱他的 *Essays in Persuasion*，便可明白。

因此他認爲本來很完善的貨幣制度，却被一般不求甚解的財政部長和英格蘭銀行總裁錯用了。於是他對於「貼現率」的效用，有一種新解釋。其實大部分的原則，是引

用維克塞爾的。在這短文裏面，自然無法把他的理論全部申說。而且爲免去許多曲折的算學公式起見，我只可簡單說明如下：凱恩斯把全部生產的出品，分成「生產用品」(Capital goods)和「消費用品」(Consumption goods)。同時社會的金錢收入，自然等於全部物品的生產——生產用品和消費用品合計——的售價。但是社會的金錢收入用途的支配，可以分爲消費和儲蓄兩部分。用在消費的金錢收入便是構成所謂物價的要素，所謂儲蓄的一部分便是一般流入投資於「生產出品」的資本。如果在某一種平衡情況之下，金錢收入方面用在消費和投資兩部份的比例，和生產方面「生產用品」和「消費用品」兩部份的比例，完全吻合，那麼物價平準不致有變化。但是這種情形，不免過涉理想，事實上這兩種比例，常常不一致。凱恩斯認爲利率的變化，狠足以左右這種情形。他說在某種經濟平衡狀況之下，有一種「自然的利率」(Natural Rate)，與「市場的利率」(Market Rate)別而爲二。當金錢收入的消費和投資兩部份的比例，與生產方面「生產用品」和「消費用品」的比例，完全一致的時候，必是「自然的利率」與「市場的利率」也完全一致。當市場的利率一有變動與自然的利率不相吻合，前述兩種比例也就隨着互有異同了。

因爲市場的利率要比自然的利率高的時候，減少了社會投資——流入製造「生產用品」的用途——的勇氣。投資在生產方面所佔比例不及儲蓄在金錢收入方面所佔的比例。但是一時社會的金錢儲蓄仍然維持舊的數額，因而流入消費的數額減少，物價隨着下落了。至於市場的利率要往下落的時候，便有反面的影響。

所謂「市場的利率」在一個有組織的金融市場，自然隨着「貼現率」變更。凱恩斯認爲貼現率的運用，應該着重在此。換言之，英格蘭銀行不應該運用貼現率來保護金準備，以求幣制對外的穩固，而應該用來保持國內物價的平衡——所謂幣制對內的穩固。但是我相信凱恩斯這種主張，不過是對症發藥，所持理由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是以不能遽然認爲他是主張廢止國際的金本位。觀於去年二月間他在「倫敦時報」所發表倡用國際金券的主張，便知他對於一個穩固的國際共同本位的需要，並不會忽略的。

關於國內貨幣管理的方式，他在他的貨幣論下冊內有狼詳細的討論。讀者如感覺有興趣，請參閱該書第七篇，本文限於篇幅，不能詳述。

關於國際上貨幣的管理，尚有匯兌本位及匯兌辦理兩

種。前者如同印度的幣制。這種辦法，毫無疑義的對於所被選爲準備貨幣的國家，有相當的依賴性。後者不過對於貨幣的外匯價格，使對於其他某國的貨幣的匯價，有相當穩固。例如丹麥瑞典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現時設法維持本國貨幣對於英鎊平穩的匯價，目的是使國際上貿易，得着許多便利。

以上便是凱恩斯所主張管理貨幣的主張。本文篇幅太短，恐怕申說不詳細。但我希望我不會誤解他的意思。讀者可參看他的著作，便更易明白。

三 我國貨幣管理問題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推論，貨幣管理，應具有以下的條件：

(一) 必須有真正的中央銀行，能設有這種能力，來獨佔紙幣的發行權，并担任整個經濟社會的最後貸款人。要中央銀行辦到這種情形，自然必須先得着民衆的信仰。所以我們中央銀行，首先應該昭示大衆，他并不是政府的外府，而是能發幫助銀行界及工商界的，然後能取得這種信用。

(二) 必須有一個週轉得靈的短期資金市場。因爲缺少這

種的資金市場，中央銀行貼現率的運用，是不會發生效力的。

(三) 我們中央銀行要和國際的金融市場成立一種聯絡，纔能設維持幣制對外的穩固。因為我們一向是債務國，在國際金融上，不能不得着聯絡，以求維持幣制的安穩。

此外政府對商業銀行營業，應如何監察；及商業銀行本身應如何自己去求營業的穩固，及政治上如何力求安穩

，以免影響金融；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像我們現時的金融制度，在任何方面何嘗稍具一點輪廓？所以我們驟然引用

凱恩斯的學說來解釋中國的現狀，是完全不適用的。凱恩斯屢次在他著作裏面，聲明他所討論的，是人民和銀行來往的習慣業已確定的社會。可見要運用他的理論，必須先具有這種條件。我們很希望中國的銀行界，能毅向這方面努力。

對於中國初等教育的幾項意見

J. D. F. Herbert 著
俊升節譯

一 一般印象

著者曾在中國參觀教育，歷時一月。承各地教育當局，校長教師，懇懇招待，很為感謝。著者將參觀所得的印象在本文內提要報告，並且提出幾項建議。因為著者見聞有限，這些敘述和建議，在專家看來，也許是很幼稚；可是著者只希望它們能夠適切事實，使得前人對於中國教育問題所舉的論証，可以加強些力量。

著者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是中國自改建共和以來，在教育方面的成就。雖然有許多教育家還不滿意於現狀，可

是中國對於教育已有進步，已經足以自豪了。世界上的國家，在二十五年之中，像中國這樣的迅速的發展教育的，

實不多見。著者所晤談的中國教育者，對於教育方法，都極切求改進，并不像西方教育者那樣墨守陳規。關於教育問題的討論，在中國各處，都可見到。其中最關重要的問題，即是在現在的經濟情況之下，如何可以發展鄉村教育。關於這一層，著者特別提及定縣的平民教育運動。這種運動，曾經受著很欠公道的批評。反對定縣的運動的主要理由是：花錢太多，所得不償所失，這種辦法，不是其他各縣所能推行的。可是反對者不明白定縣是一個試驗的中

心，一切試驗都是很費錢的，試驗成功的方法，便可以不用費多錢在別處推行了。著者也很情願相信定縣平民教育運動中許多的企圖，已經是，將要是，也必然是失敗的；可是這不成爲反對這種試驗的理由。因爲即使試驗失敗了，失敗的教訓，也是有價值的。

以上是贊許中國教育的話；可是著者認爲建設的批評，比贊許還格外有益處，所以便對於中國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提出改進的意見。

著者認爲教育進步迅速，各部分不能均衡發展，是不可免的結果，即如中國各大城市的大學的發展，即與中小學的發展，失去均衡。就北平一市而論，所有的大學校數目，幾乎和全法國大學的數目相等，而大多數的中國學齡兒童却還沒有受初等教育的機會。

大學的過分發展和彼此重複，不僅浪費錢財，還對於中小學的組織和趨向有影響；小學只成爲中學的預備學校，而中學只成爲大學的預備學校。其結果是小學與中學教育均不能爲男女學生準備實際生活。學生之中境遇好的，一直入學到大學畢業，可以得着教育的益處；其中不能升學的，便丟在半途了。這班不能升學的學生，如其只是得着一點書本的知識，不切實際生活，爲害猶小；可是他們

因爲得着片面的教育，還將不滿意於他們的父母所經營的生活，這個危險便更大了。

知識傳授，本身不是一個目的，只是一種手段。中國的男孩或女孩，決不能只因他們會讀會寫幾千個字，會開立方，或是會舉出若干朝代的名稱，便變成格外有幸福。

正如一位在北平的德國教授所說，若是有一天四萬萬中國人都能讀能寫，却不高興再種稻子，那便是中國的末日了。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的真正目的，在於使得兒童成爲社會中更幸福更有用的分子。因爲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是在鄉村業農的，所以初等教育的緊要目標，在於造就更有效能，更能滿足的農民，使得受教育的農家子弟得着適當的訓練，將來可以比他們的父兄得着比較舒適愉快的生活。所以實用教育，職業訓練，農工技藝的教學，應該是中國現時初等教育的基礎；書本的學習，應該居於次要的地位。

中國教育在現時另有一種危機，即是造就一班知識分子，與民衆相隔離，不明白民衆的問題和需要。社會領袖，大都產生於這種優秀的知識階級，可是因爲他們平時的訓練，與民衆生活相隔離，一旦領導社會生活，自然與民衆也不免發生隔閡。要溝通知識階級和社會大衆，還得需

要人數較多的中間階級居間聯絡。

著者常聽得爲中國大學的過度發展作辯護的人說：中國現時初等教育，不能適當推行，只因師資缺乏。要得適當的小學師資，非有良好的中學和師範學校不成；而中學和師範學校的師資，又非賴大學代爲訓練不可，此所以中國教育該從上層的大學教育開始。這種論證似乎是很動聽的，可是著者却發現它至少有兩方面的弱點：第一，大學畢業生甚至中學畢業生，如其另有出路，并不情願當教師。第二，在中國現時已有多數的男女，雖未經過適當的訓練，却可以暫時從事初等教育的工作，以待合格的師資的產生。即如現時在中國大學和中學裏面，已有許多學生開設民衆夜校之類，推廣初等教育。這種辦法，便是可以推行的。雖然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可是在中國經濟和師資的現狀之下，也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辦法。

法國有句成語：「較好常是好的對頭」，著者恐怕在中國有許多進步本來可以實現的，也只因企求更大的進步而耽誤了。初等教育，便是一個例：只因希望有合格的，受過職業訓練的師資，便把現成可用的師資棄而不用了。

二 建議

著者爲酬答在中國許多朋友殷勤招待的盛意，根據研究所得，提出幾項建議。這些建議，在比著者知道中國教育情形更多的人看來，也許是不能實行的，但是却也可以引起進一步的有益的討論。這些建議，分爲師資和課程兩項來敘述。

(1) 如何可得較多的鄉村小學師資？

○ 著者認爲鄉村師資缺乏的原因之一，是大家不看重小學教師在社會的地位。要使得大家樂於做小學教師，須賴宣傳工作，闡明在中國現狀之下，小學教師的職任和地位的重要。小學校的公民科便可利用作此種宣傳，使兒童從小即知羨慕和尊重小學教師的職業而樂於從事。

除宣傳小學教師的重要而外，還可在鄉村行政方面給與鄉村教師以相當權威，實際提高他的社會的地位。

○ 城市中小學師資甚爲擁擠；在鄉村中，小學師資甚感缺乏，可以由國家或地方政府，定出法律，來補救這種缺點。這種法律可以規定城市小學教師的任用，須先有五年或十年的鄉村小學教學的經驗。聽說山西省試行這種辦法，結果很好，他省也許可以仿行。法國中學大學教授的任用，便與此相仿。在法國要做大城市的中學或大學的教授，須先從小城市開始，然後才逐漸移升，最後也許可

當巴黎的中學或大學的教授。

此外也可規定在中國大城市當小學教師的，每任職四年或五年，須到鄉村担任小學教師一年。

③ 以上辦法，自然減少城市小學合格的師資，但是可用大學或中學的學生承乏，要教大學或中學的肄業生完全擔負教學的職任，當然不是辦法，每一小學仍然可有一個專任的合格教師輔佐他們。

④ 凡中學和大學的學生取得獎學金的，須(甲)每年在假期中担任鄉村小學教師工作兩月或三月；(乙)畢業後担任同樣工作二年或三年(如師範生服務年限的規定)。

⑤ 既然中學和大學的畢業生多數樂意在政界服務，不妨規定，凡請求入政界服務者，須當過二年或三年的鄉村小學教師。這條辦法如其難行得通，至少也須明白宣布，凡當過鄉村小學教師者，任用時有優先權。

⑥ 要補救鄉村師資的缺乏，擴充小學校每班的學額，也是一個辦法。郎之萬和柏刻所領導的教育考察團即曾表明中國小學教師的能力，和教室的容量，並沒有充分利用。著者在北平曾經看過一個小學，每班人數在六十人以上，而教學狀況，却令人十分滿意。然而在北平也有些小學一班不滿十五人的！

要充實每班的學額，可以對於貧家兒童，酌量給予助學金。這種辦法，無須增加校舍和教師，對於公家是所費有限的。

⑦ 著者有意不曾提起增加鄉村小學教師的薪金，因為對於這個問題。著者於所聞所見而外，別無什麼意見可以增加，並且在經濟方面，有無加薪的可能，也不知道。小學教師地位無保障，也沒有退休金的給與，這也是可惜的。可是著者覺得中國的教育者未免過分看重這一點。全世界的工程師，也都是和中國的教師一樣的無保障無退休金的，可是學工程的人，並未因此而缺乏。

以上二，四，五，三項建議，另有外加的好處，即是可使城市教師明白農民的情況和問題。三，五，兩項建議，當然為過渡時期而發。

(2) 如何使小學課程適應地方的需要？

凡與著者討論過中國初等教育問題的人，都承認中國現行制度應有相當的改革，使得教育更切實用，而課程的內容也可使四年或六年修業期滿離校的兒童，受着相當的訓練，能以改進將來生活中經濟的地位。

在中國對於這種制度和課程的改革的試驗，頗有幾處在施行。著者所特別感覺趣味的是太谷縣(山西)，橋頭鎮

(江蘇)和棲霞山(江蘇)的試驗。

著者以爲中國此時鄉村初等教育的目的，應該爲下列

各項：

- ① 教授兒童以改良種植和畜牧的方法，以期增加土地的收入。
- ② 教授兒童以省時省力的工作方法。
- ③ 教授兒童以手藝，可以利用農隙，改進經濟的地位。
- ④ 防止引起兒童將來的能力所不能滿足的生活慾望。
- ⑤ 教兒童過比較健康的生活。
- ⑥ 給與兒童以普通的智識訓練，使兒童可憑讀書和

憲法初稿的國民大會

憲法初稿的國民大會，可算是很受人批評的計劃。我

仔細想想，計劃中的國民大會，既是全無實際的，到底這個機關，有無存在的價值，我們能否將他刪除？如果我們必要保留這個機關，便應怎樣組織，才能使他有實際的效用？我以爲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研究的，所以我大膽將

聽講，自行繼續教育，並引起其自行繼續教育的慾望。

教兒童成爲家庭的一個好分子，國家的一個忠實的公民，並爲促進人類幸福的一種好力量。

關於初等教育的目的，著者最後徵引墨野教授(F. J. Folger)說明 The Oberlin Shansi Memorial School)的新計劃的一段話，以資印証。墨野教授說：「不注重入學的準備而提議注重一種的訓練，這種訓練，無須深造，即可使畢業生立刻從事有利的職業。……不從鄉村社會中抽出它們的最好的領袖，却訓練從鄉村社會來的青年，還把他們遣回鄉村，參加鄉村改進的工作……」

著者認爲這是改革中國鄉村初等教育的正當途徑。

陳受康

我的淺見說出來，向大眾求教。

粗看憲法初稿第五章五十一節一條的規定，國民大會的權力，似乎很大，因爲他有：

- ① 選舉和罷免正副總統，立法院和監察院的委員，司法院和考試院的正副院長，罷免行政院長

權。

② 創制立法原則，複決法律，制定和修改憲法權。

③ 收受國民政府的報告，受理國民政府提交議決的事項權。

如果我們回頭看第五十條國民大會三年召集一次，開會期限一個月的規定，便覺得上面很大的權限都是空話。事實上，整個國民大會僅是一個代選機關，每次召集，除了選舉一個新政府外，幾乎沒有別的事可辦，也幾乎沒有辦別的事的可能。

現在我國大多數的人民，尚未達到完滿的政治資格，忽然間，沒有適宜的機關或組織去指導他們，便叫他們自己去選舉總統和政府的高級行政官吏，難免有相當的弊病。所以由人民代表來選舉，倒是一種暫謀出路的方策。但是單為代選一件事，國民大會實在沒有召集和組織的必要。因為選舉，何必定要召集各省縣市，遠在蒙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跋涉長途，來到首都舉行，一個月後，選舉完了，他們的職權終了，便着他們回歸原處，作這樣勞民傷財的舉動呢？召集一千幾百個「素昧生平」的代表，事前沒有充分的準備，叫他們在一個月的短促時間裏，選舉出

三百五十六個性質不同的中央官吏，三十一個候選資格嚴重的國民委員來，也許是一件困難的事，恐怕他們不免受人利用，做人傀儡。既是單為代選一個問題，倒不如乾脆地將這樣的國民大會取消，叫人民自己去組織代選團去選舉，還落得利便些。我以為中央可以依照各省人口的總數和再規定的立法院委員的名額，編成一個人口代表的數率，按照每省人口來攤派應有的名額（最少每省有代表一名）。到了法定的選舉時期，各縣市人民選舉代選人到省治或指定的地點組織代選團，選出額定的立法院委員到首都任務。這種代選制雖然不是目前最穩健的方法，但可以避免省參議會代選，將省政治和中央政治混合的流弊。同時，這樣選出的立法委員，可以代表一省的民立法，責任特別明顯，又可以代表一省的民意來約束及贊助中央行政和監視省和中央的關係；比較國民大會的含混選舉，清楚多了。這種選舉方法也可以用來選舉總統和監察委員。至于監察委員的名額。每省可以均派一名或兩名，當每次選舉立法院委員時，一同舉出。這個由人民代表選舉組成的立法院，便是政權和治權的溝通機關。監察院有彈劾總統，立法委員和考試院的官吏權。監察委員應受司法院的彈劾。司法長和考試院長，應由大總統得立法院的同意委

任。司法院長和法官，不應受尋常政治的影響，所以他們一經就職，任期便可終身。在他們當任的期間裏，如有失職舞弊時，便由立法院查究彈劾。這樣便構成一個連環式的彈劾制度；比較現在計劃中的監察院，當國民大會開會後，便無所顧忌的情況，爲慎重些。說到直接民權，計劃中的國民大會，是沒法行使的。實際上，我們地廣人衆，直接民權，只宜在地方政府範圍內行使，對於中央事務，行使直接民權，絕非容易辦得到的。如果將直接民權付託與代表機關行使，便要失却直接民權的真意了。照我的淺見看來，複決權的一部，沒有國民大會，也可以行使的。例如立法機關制定了性質嚴重的法律，或中央有重要問題，要人民取決的，國民政府或大總統可以請人民直接複決；在指定的時日或一定的期間裏，令各縣市區的人民自己投票表示。中央按照全國人民投票表示的結果，來定奪那些問題。這樣的複決權，和計劃中的國民大會的相比，還來得直接些，實際些。計劃中的國民大會，除了代選外，是一個徒擁虛名的代表機關，我們何必還要他呢？

如果我們以爲一定要保留這個機關，才能完成五權憲法的名目的，那麼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牠有實際的效能。現在計劃中的國民大會，沒有實際效能的原因：第一，

在於牠的憲權不足；第二，在於牠的組織還欠妥善。如果我們要爲這個機關來求實際，我們必先要解決這兩個問題。例如，將國民大會會期延長三個月，將召集次數增加到每年一次；由立法院裏將預算，決算，條約和宣戰等權力收回，交給國民大會行使；這樣計劃能否令國民大會實際的效能呢？據我的愚見，延長會期，增加權力，當然是令國民大會實際效能的重要元素，但單是這樣，也恐怕不能完全解決實際效能的要求。國民大會的職權，除了上面舉出的幾種我們應當注意外，還有牠的創制立法原則權。現在計劃中的國民大會，關於這一點，既沒有憲行的時間，也沒有方法的規定。我以爲立法的方法，可以認作政府治權的一種；但是立法的根本權力，是人民的主權。無論那一種法律，照民治的原則，最少要人民代表承認才能生效，才可施行的。國民大會要有這種權力到充分的程度。例如人民代表或政府方面需要任何法律，都要向國民大會提出。由國民大會將原則議決，移交立法院編制草案，經立法院詳細考慮，編制完竣後，再由國民大會認可，才請國民政府或大總統宣佈施行。當國民大會代表覺得現行法律，有修改或廢除的必要時，也可提出國民大會討論議決，（修改法律手續，和建立新法同。）交國民政府或大

總統宣佈修改或廢除。又如負責任的關於上面的建立，修改，廢除的法律以為要先交國民複決才可宣佈實施的，也得交全體國民直接複決。這時的立法院，好像一個法制局，(DRAFTING BUREAU) 和尋常的國會不同。只因編制法案，是一種專門的學問，不是普通人民代表都能了解透澈的，所以立法院的職務，只注重於法案的編制，將國民大會議決了的立法原則，編成法案，便算盡了牠的「能」事了。這樣的立法院纔可算是一個治權的機關。立法院的委員，人數不必三百，如果能由考試院攷驗取錄，成效也許較著。凡行政院長委任的認可，政策的質問和不信任案的表示，都由國民大會執行。大總統和五院的院長，一概向國民大會負責。這樣的國民大會，好像一個國會，不過將牠的「能」的事權，讓給了一個新設立的「治」的機關行使，平常國會的民權，一概保留，不失一個純粹的「政」的機關的實效。進可以襄助政府；退可以裁奪國是。這種效能，是計劃中的國民大會所未有，又是計劃中的國民大會所不能有的。

我們想他有這樣的效能，先要牠有這樣效能的組織，和能有襄助政府和裁奪國是的人才。現在計劃中的國民大會，是一個龐大的團體，辦事欠靈活，人才也當然平庸，

這一點誰也見得到。若果將牠的會期延長，不僅要加重了政府的經費負擔，辦事仍欠敏捷，人才也沒有增添。所以計劃中的國民大會，不僅是時間和權力的問題，組織也有關係的。如果我們要將牠的組織改善，首先要將代表的人數減低至相當的程度。代表資格，先應重質量，才重數量。據我的愚見，應該先制定人口代表數率，攤派各省代表名額，由市縣人民選舉。但選舉方法，我們也該注意。上面說過的代選團制度，舞弊的危險極深，而且代表和人民的隔膜也厚，選舉結果，每每和人民的期望不相符的。代選制不是個完善的方法。行區域代表制，將省劃分選區，每區由人民直接選舉代表一名，這方法雖可將代表和人民意見接近些，但恐怕區域的界別，限制了人才。行職業代表制也有特種困難。我們缺乏可靠的標準來確定某一種職業的重要性超過別種職業的重要性多少來增添牠的代表人數，如果單照執業的人口數目來攤派代表，我們恐怕要失却了職業代表力量等均的意義。我覺現在較為可行的，是「法國預選」制度。(請參閱獨立三十四期胡適先生的「國民參政會應該如何組織」篇)我國人民政治經驗既少，現在選舉，我們不能不偏重於質量一方，必須有一個可靠的方法來指導人民去選舉。若由任何獨立機關或政黨

隨意推定候選人，也難達到選得適當人才的目的；因爲一個機關或政黨，都是先慮及自己的權利，才顧到大局的幸福，所以對於人才的推選，極有問題。由「智識較高的法團」代表（如省市黨部，商會，大學教授會，律師公會，總工會等的代表）聯席將候選人推選定，交由全省人民直接選舉，投票方法用樂選式或用省區普通票式均可。爲預防預選機關操縱提名的弊端，有選民若干可以聯名簽字畫章請願補推候選人。請願有效的人數，不宜過多，否則核算和審查請願人名的確和合法與否的公務員，很難辦理；人民補推候選人的手續，也覺困難。但手續太簡易了，也許有人利用補推候選，來獲得別種的利益的方法，結果，選票增長，人民的耳目混亂。要杜絕這弊端，每補推候選人須向預選機關或省財庫繳納保證金若干，方得有效。到選舉結果揭曉時，補推候選人若不能當選，最少要獲得選票若干，才能將保證金領回。否則將保證款項，撥助選舉費用。這樣選舉，似乎流弊較少，輕易舉行。國民大會的人數可以低減，辦事可以敏捷，代表的質量，也可以提高了。

最後，我們可以談及代表的任期和國民大會的開會時間了。國民大會的代表，既重質量，同時又負有贊助和約

束政府的重責的，他們的任期，可以不必年年改選，省去人民年年將他們重選連任的手續。就是兩年三年選舉一次，代表的任期也不是過長。因爲代表有充分的時間，才能着實和政府合作，國家的政策，才能穩定不搖。爲預防代表們違背民意，強施「獨裁」起見，每省人民可以用罷免方法將他們的代表召回。到了這時，照預選方法，有額定的法團若干要求，便可請各法團派出代表，組織查劾委員會，將他們代表的行動和主張審查，將正反兩面的意見向人民宣佈，繼由人民複決罷免。當查劾委員會將罷免的意見決定時，將補充代表人推選定，由人民複決時一同舉定。這樣一方面，使大會的代表，個個向人民負責，另一方面，免去人民一時的情感衝動，濫用罷免權。至于開會的次數和時間，確有增加和延長的必要。不是每年開會，便沒有實際的效能了。不過開會的時間，我們仍要考慮。如果我們將他的一個會期，延長至三個月，便恐有偏處于年首或年末的時間裏舉行的可慮。我國幅員廣大，事務繁複，有許多問題，都很難預料得定的；所以國民大會閉會的時間不要過長，才能首尾相顧。我以爲大會會議最好每年分兩次舉行，每次會議時間在一個月以上。這樣的國民大會，才能與政府接近，才能有實際的效能。

請教胡適之先生

傅葆琛

我在第九十五期的獨立評論上，讀了胡適之先生的「今日可做的建設事業」一篇文章。胡先生提出的三個建設標準，從原則上說，我都很贊成。可惜胡先生祇於注意到專門技術人才的需要，其他與建設有關係的事項他沒有說。所以我覺得胡先生的標準雖好而不澈底。如果胡先生不恥下問，我很願意和他討論討論這個問題。

在胡先生為說明他的標準所舉的三個例子裏——衛生、農業交通——他說，中國公共衛生事業所以比較有成績，有顯明進步的原故，是因為這件事太專門，官僚與商人，插腳不進去。他又說，中國交通事業之所以腐敗不能發展的原故，是因為政府不能把辦這種事業的機關劃出政治之外，讓有專門技術的人才去管理，使他們不受政局的影響。胡先生對於這兩樁事的評論和見解，我都十二分地佩服。不過胡先生對於農業方面所說的話，我却不敢完全附和。

胡先生說：「農業改良的範圍太大了，專門人才實在不够分配，而歷來政府當局又不完全明白農業科學的專門

性質，至今還不會有個培養農學人才的決心，所以至今全國只有一兩個像樣的農科大學，而偌大的北方竟沒有一個。」農業範圍太大，這話不錯。就前幾年中央頒布的農業推廣規程來說，其中包括的事項，幾乎一切農村建設的事業都在內。農業專門人才不够分配，這話也不錯。拿江西省新近設立的農業院來說，各部主任和技師，至今還沒有完全找着相當的人去担任。歷來政府當局不明白農業科學的專門性質，這話也很對。去年政府某要人曾批評北平大學農學院不應設經濟系，提議把牠歸併到法學院的經濟系。這位先生簡直不知道農業經濟與普通經濟的區別，幾乎鬧一個大笑話。

胡先生所說的這幾件事，我都極表同情。不過，他說「政府當局至今還不會有個培養農學人才的決心」。這個錯不見得執政諸公願意認吧？各國立大學原有的農學院和農科可以不提，最近中央在陝西設立的西北農業專校，和江西省政府設立的農業院，難道胡先生不知道這是培養農學人才的機關嗎？至於胡先生說：「至今全國只有一兩

個像樣的農科大學，而偌大的北方竟沒有一個。」我真不明白胡先生是何所見而云然？北平大學的農學院，和河北省立的農學院，一個是國立的，一個是省立的，一個在北平，一個在保定。請問這兩個學校是不是農科大學，是不是在北方。胡先生說這個話，或許是不知道這兩個學校。若是胡先生以爲這兩個學校辦得不好，不够胡先生所謂「像樣的」農科大學，因此就乾脆地說沒有，未免有點目中無人吧？當然，這兩個學校不敢自誇有什麼成績，或者他

編輯後記

編者

△論「管理的貨幣」的張茲闡先生在獨立第九三號，第九七號，曾有兩篇論銀價問題的文章。

△論中國初等教育的愛培爾(J. D. F. Herbert)先生是一位法國人，通曉好幾國文字，曾在許多國際會議席上做襄助譯述的事業。最近他來遊中國，寫了這篇富於友意的批評的文章，托北平法文「政聞報」和獨立評論代他發表。我們托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吳俊升先生代他翻譯成中文

們還有許多地方實在不滿人意。但是現在中國的學校滿人意的又有幾個呢？胡先生所說的「像樣」，請問是什麼標準？農學院或農科大學要怎樣辦，才够胡先生所說「像樣」的程度呢？我們希望胡先生百忙中抽暇賜教我們，免得我們糊裏糊塗，莫明其妙，不知道我們服務的學校，到底算個培養農業人才的機關？還是不算個培養農業人才的機關？

我們很感謝愛培爾先生和吳先生的好意。

△陳受康先生是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他在獨立九十二號有過一篇「論憲法初稿」。

△傅葆琛先生是北平大學農學院的教授。他詰問我的話，是因為我說過北方沒有一個像樣的農科大學。這句話似乎不是我一個人的私見。我很盼望農學專家肯平心靜氣的提出事實來證明這句話的錯誤。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及「副刊」等，分門別類，以便閱者。計新聞體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體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第十卷 國際週報 第十一期 要目

意大利之法西斯制度及其外交
國際政治之歷史的必然性
英帝國國際聯盟與安全問題
英國報紙之研究
拉丁阿美利加與國聯及美國之關係

吳卓生 陳次溥 司徒尹衡 王伯祥 周琛

本報每份定價大洋五分半年連郵費一元一角全年二元國外加倍(郵票代銀九五折)
社址：南京湖南路十八號
本社優待定戶起見自五月一日起六月三十日止在國內如直接向本社訂閱本刊一年者贈送一九三二國際之關係一冊

第三卷

三民主義

義月刊

第四期

魏儒楷號與南京政府
論所謂「立憲」
嗚呼抗日軍
國際現勢的演變與太平洋爭霸戰的趨向(續)
中國抵貨運動之史的研究
奪取中歐的鬥爭
美國新貨幣政策與國際通貨戰爭
社會分論
心理建設與民族復興
英國地方政治制度(續)

胡漢民 胡漢民 鄒魯 劉蘆隱 狄平 許大川 錢實甫 文龍 丘式柱 滕柱

定價：每冊零售式角

半年六冊大洋一元

全年十二冊大洋二元

社址：廣州越華路一二九號

婦女旬刊

(已印九) (行十第)

提倡家庭教育
發展女子技能

定價：每期大洋五分全年一元八角
歡迎惠稿指導
社址：杭州長明寺巷長慶里十五號
總代理：上海霞飛路生活書店

論「日本和平」

蔣廷黻

剿匪區中的勞工政策

吳景超

我的信仰

丁文江

話不是這樣說的(通信)

永分

川遊小記

顧一樵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四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晨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霖甫書社 華華書社 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以華書社 福華書社 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 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 大消費社 濟南消費社 成府館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天一書店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南通 常州 漢口	南京	上海	平西	天津	濟南	青島	威海	荷澤	臨清	安慶	蕪湖	綏遠	宣化	太原	開封	西安	蘭州	成都	萬縣	合川	重慶	雲南	貴陽	杭州	福州	廈門	衡州
時代書店 真美書書店 新生活書局(代定) 胡正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局 拔從書店 現代書局 圖書消費社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 報社 海南書局 永昌公司 東方書社(代定)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吉昇昌書局 荷澤書報代辦部 文書書局 世界書局 匯海書局 甘一學社 中華書局 小書報社 覺民書報社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西安派報社 甘肅書報社 現代文化社 文寶書局 新川書局 朋友書社 東方書社 新友書社 萬有圖書公司 開明書店 衡州派報社																												

獨立評論

第一百號

日三十月五年三廿國民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論「日本和平」

蔣廷黻

在上古的時候，羅馬人創造了一個包括全西洋所認為文明世界的帝國。在此帝國之內的種族，賴帝國的威力和開明政治，享受了三百餘年的和平及富庶。這個狀況就是史家所謂「羅馬和平」(Pax Romana)。內幕雖有不少的黑暗和殘缺，外表總算是西洋上古的黃金時代。

自羅馬帝國崩潰以後，西洋至今沒有見過大一統的局面，因此也沒有享受過長期的和平。所有的和平都是武裝的和平，都是循環戰內的暫時休戰。像羅馬那樣包括全文明世界的帝國會無第二次的出現。但是，自十五世紀末年西洋各國向海外發展起，世界的局面產生了兩種新現象。一種是東西的合化爲一，成整個的世界政治舞台；另一種是數大帝國的並存，如英，俄，美。這兩種政治現象都是人類史上曾未有過的，都是當代政治的基本事實。在這個局面之下，世界大和平雖是不少人士的理想和企圖，直到現在仍只是理想和企圖。不過在各個帝國之內，區域之間及民族之間曾得着和平，且因此和平及近代科學之賜，享受過空前的富庶。英國人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英帝國也貢

獻過所謂「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英人現在努力的目標就是這個偉業的維持和發揚。不列顛和平的內幕雖也有不少黑暗和殘缺，英人在人類史上佔了這樣光榮的一頁，總算不愧爲一個偉大的民族了。

美國也可說有她的「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但是其性質與「羅馬和平」或「不列顛和平」的性質不同。美國在其和平範圍之內並不施行統治權，如英國在印度那樣；美國與中美南美的國家也沒有憲法和民族的關連，如英國與其自治領那樣。美利堅和平雖也建在政治勢力之上，雖也有人稱牠爲美利堅帝國，且其締造雖也利用過不少的橫暴，美國人對其和平範圍內的國家所加之壓力自起始就比較的有限，而且是逐漸減少的，但其對外力的侵略是始終一貫絕不容許的。最近美國竟許菲律賓羣島獨立，足證美國人對於異族統治權是不留戀的。美國當局近年在增進與南美各國的友誼之工作，可說是不遺餘力。現在孟羅主義的性質幾乎全變了：保障美洲安全及和平已從美國單獨的責任變爲全美洲各國的共同責任。從一方面看起

來，美利堅和平好像一種未成熟的帝國主義；從另一方面看，美利堅和平實是一種超成熟的帝國主義。因為美利堅和平既能供給美國充分的經濟機會——至少不在其他方式的和平之下——同時美國又能避免與近代的民族國家主義敵對。或者我們可以說，美利堅和平是適合於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是美國人對於近代政治的一種貢獻。

現在蘇俄也在那裏建設一種「蘇俄和平」(Pax Sovietica)。這個龐大的蘇維埃聯邦，論面積，僅小於大英帝國，而大於羅馬帝國或美國；論所包括的民族之多，尙過於大英帝國。蘇俄雖完全否認了帝俄的債務，但她沒有放棄許多帝俄的土地遺產。蘇俄和平也是建在政治勢力之上；蘇俄集團也是現今世界政治的主力之一。我們不要看錯了：蘇聯的憲法儘管替各入聯的單位保留了退聯的權利，實際這權利是不存在的。倘若外蒙古共和國或烏苦連(Outer Mongolia)共和國明天要獨立，蘇俄絕對不會容許；爲維持她的整體，雖訴諸武力，蘇俄也是不會顧惜的。雖然，蘇俄和平的制度也有其特色。在這和平範圍以內的異族有充分文化的自決。蘇俄不但不要這些異族與俄羅斯族同化，反鼓勵牠們保存和發揚牠們固有的文化。原無文學的，蘇俄替牠們造了固有的文學！蘇俄革命的激氏莫過於放棄，完

全放棄帝俄的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政策。第二，蘇俄絕不許一區域或一民族榨取其集團之內的其他區域或民族。蘇俄的經濟政策是要其和平之內的各區域各民族各就其物產所宜而求均衡的發展。在這種制度之下，絕不能發生如英倫與印度那樣貧富懸殊。因爲有這兩種特別，蘇聯的團結一天堅固一天，蘇俄和平也就成爲當代基本事實，且是蘇俄號召天下的好資料。

自九一八以來，日本早已說過，屢次說過，日本是東亞和平惟一的保障者。日本所作的事，無論是強佔東北四省也罷，製造偽國也罷，淞滬之戰也罷，長城以內的侵略也罷，退出國聯也罷，日本自己說，都是以穩定東亞局面爲目的。四月十七日外務省的聲明就是這線發展的結晶，也就是「日本和平」(Pax Japonica)向全世界的公開宣佈。那個聲明清清楚楚的說過：

單獨進行維持東亞之和平與秩序，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決行之決心。

毫無疑問的，這個「日本和平」的樹立是當代日本的國策。如果現在還有人關於這一點尙有疑問，那真是有目不見，有耳不聞了。日本自四月十七以後對我們，對英國，美國，法國的言論，並沒有否認這個國策，只加上了解釋，

以圖避免日人所謂別人的誤會。在另一方面，日人近來的言論，對於這國策本身，更加強調化了。

國人近來討論四月十七的聲明者好像還沒有充分注意日人事後的解釋。我們自然把這些當作外交官話看。胡適之先生在上一期的獨立就是這樣的斷定。他說：

但是這些話都是官話，都是外交官的口頭禪。美國不會相信，英國也不會相信，我們中國人更不能相信。

他又問：「當日若槻內閣的許多正式聲明，有何效力？」但是無論這些解釋是真是假，無論我們相信不相信，這些解釋是極重要的。第一，日本對各國的解釋是一種備案，是將來外交出發點之一。日本固可自相矛盾，到了時候又可置這些解釋於不顧，但別的國家可以不忘記，可以拿這些解釋來難為日本，質問日本。別的國家有了這些解釋，就更多了一層理由，添了一個把柄。從外交策略上說，我們或者要相信這些解釋。第二，我們從這些解釋可以知道這一「日本和平」的性質，至少是日本官方所宣佈的性質。我在上文已經指出好幾種的和平方式。「日本和平」到底是個甚麼東西，這是我國前途的大問題，我們豈可不研究？第三，這些解釋已由英國認為滿意；美國亦說四月十七

聲明之事已告結束，且望郝爾與廣田換文的友好精神能繼續存在。所以這些解釋已得國際的承認或默認。

根據四月十七的聲明及以後的解釋，「日本和平」是個甚麼東西呢？第一，我們可以斷定，「日本和平」不容西洋各國在中國「開設勢力範圍，國際管理或瓜分之端」。這是十七日聲明的原文。換句話說，日本不許西洋在東亞樹立政治勢力。這點很像美國的孟羅主義。第二，日本認這個東亞孟羅主義不違反九國公約，日本且聲明無意違反九國公約，在「滿洲國」成立的時候，日本實已違反了九國公約，因為日本已破壞了中國領土的完整。日本這時還提那個條約，其意不外有關內的中國，日本願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政治的獨立，及列國在華均等的機會。第三，「中國之保全，統一，乃至國內秩序之恢復，自東亞和平見地觀察，固日本最所切望者。」這是十七日的原文。事後日本對我國的解釋更加明顯：日本希望我們能够統一，也希望我們與她共分維持東亞和平的責任。第四，中國不得利用他國以排斥日本。以上四點可說是日本和平的方案。在四月十七的聲明書內，日本所注重的是第一與第四兩點；在以後的解釋，日本又把第二與第四兩點略加注重些。聲明書與解釋實在只有輕重之不同。聲明書發表之

後，因為他對第一及第四兩點措詞那樣嚴重，世人就未注意第二及第三兩點。現在國際風波似稍為平靖，因為以後的解釋稍為平衡。

這個方案能實行嗎？在我們這方面，倘若日本關於第三點是出於至誠，那我們無反對之必要。因為我們現在的急需莫過於統一。統一，依我看來，是我們解決一切問題的初步。沒有統一，不但談不到收復失地，連關內的建設亦談不到。有了統一，就是沒有外助，我們的建設就能一日千里。我們試想倘若民國以來的內戰經費都擱在建設上，其成績豈不大可觀麼？雖然，日本關於這點的誠心是大，有疑問的。以往她對於我們統一的破壞給了我們太深的印象。除非日本在三四年內能給我們無疑的證據，我們是不能相信的。同時在日本那方面，她又怎能相信我們是為中國自己的福利而求統一及建設，不是為排日呢？這個方案的實現須有極大的互信，而這互信正是雙方所缺的。同時

剿匪區中的勞工政策

中央社南昌四月二十七日電，發表了剿匪當局要在豫

鄂贛皖閩五省實行的勞工政策。這個勞工政策的要點，共

在日本與西洋各國之間，這方案也有不少的困難。日本雖說「准各國各別與中國自經濟上貿易上進行交涉，事實上雖為對華援助，但在不防礙東亞和平維持範圍以內，日本亦無對此實行干涉之必要」，但什麼是防礙東亞和平？誰有權能決定這點？美國已聲明她不能接收日本的決定。中國也已聲明不能接收日本的決定。如接收了，中國就會變為日本的保護國。這是中國輿情及國際形勢所不許的。

好在日本國策的實行有無困難，不久就可以揭曉。一方面有吉回華之後，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所希望我們的究竟是什麼。同時，國聯開會討論技術合作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將反對中國的建設到何等程度，列國將顧全日本的立場到什麼程度。有了這些答案，然後我們可以明瞭「日本和平」的真正性質。在此以前，我們不能決定一個對策。

吳景超

有四項。第一是消滅工潮：

「查消滅工潮，安定社會，為現時豫鄂贛皖閩五

患省區，最爲切要之圖。而歷次工潮發生，每以要求增資爲主因。是消滅工潮，自以減輕經濟上之痛苦爲有效之辦法。」

第二是禁止各工廠工會，向工人徵收會費及其他費用。在當局的眼光中，好像工會徵收會費，與工潮的勃興，是有因果關係的。爲達到消滅工潮的目標，不得不禁止工會這種舉動。

「查各工廠工會，恒向工人徵收會費或其他費用，使工人血汗所得之收入，頻遭無謂之剝削。……嗣後各工廠工會，不准再向工人徵收會費及其他一切費用，須知減輕工人之支出，即無異增加工人之收入。對於此節，應切實查禁。」

第三是增加工時，以裕生產：

「查八小時工作，雖爲各國之通例，但其立法之主旨，在遏止生產過剩。我國生產事業，本已落後，不思過剩，而虞不足。……嗣後各工廠工人，除童工外，其每日工作時間，應以十小時爲標準。」

第四不准廠主虐待工人：

「倘有虐待情形，得由該地工人據實陳報省區地方長官，轉呈本行營，秉公處置，斷不有所偏袒。務

令勞資兩方，各得其平，共安生業，以期同挽經濟之困難。」

我們對於當局者想消滅工潮，以及加增生產的主旨，是十二分贊同的。對於當局者的分析，以爲消滅工潮，應以減輕工人經濟上之痛苦爲有效辦法，以及加增生產，應將工作時間，延至十小時，也表示相當的同意。假如在那政策中，把第二項取消，而以加增工時，爲加增工資的條件；以加增工資，爲消滅工潮的方法，那麼這個政策，一定可以得到大多數人士的贊成。可是在當局宣布的政策之下，並沒有提到加增工資，只是不准工會向工人徵收會費，以爲如此便無異增加工人的收入。結果是工人的收入，并未加增，可是工會便無異取消了，因爲工會不能徵收會費，他的工作，何能進行？工人沒有工會，他的利益，豈不是失了很大的保障？工人做工的時間加長，但在工資方面，並沒有提高，試問這剩餘的生產，是歸誰獲得？所以這個政策，對於勞工是不利的。當局方面，似乎已經知道在這種政策之下，工會無立足之餘地，所以廠主如有虐待工人情事，他們不說由各地工會，而說由各地工人，據實早報地方長官，轉呈行營，秉公處理。我們根據外國的經驗，知道這一條將來一定變成紙上文章，對於保障勞工的

利益，是不發生效力的。英國在一八〇〇年通過的法律，禁止工人組織工會，同時法律上也規定廠方不准虐待工人，但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工人因為毫無組織，所以受了虐待，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在中國，工人許多是不識字的，假如受了虐待，沒有工會出來說話，還有誰替他們說話？

以上是消極的批評，以下我們願意貢獻一點積極的建議：

加增工時一點，比較的簡單，所以我願意先提出來說。修正工廠法中，雖然規定成年工人，每日工作時間，以八小時為準，但實際的情形，這一點並沒有完全做到，所以在剿匪區中，將工作八小時制，改為十小時制，有許多工廠中的人，一定並不感覺痛苦，我們可以拿剿匪區中的漢口來作例子。根據漢口社會局的調查，各種工業中，如麵粉業，紡織業，碾米業，成衣業等十七種工業每日平均工作時間，都在十小時或十小時以上。所以在這些工業中，工作時間，如以十小時為準，並不發生影響。但是此外也有一些工業，如印刷業，電氣業，烟草業，火柴業等十四種工業，每日工作的時間，已在十小時以下。在這些工業中，如要加增工時，須同時加增工資，才算是公道。否

則加增工時的結果，只能幫助資方加增利潤，勞工是多費力氣而得不到一點好處。這種辦法，一定要引起勞方的反感，對於消滅工潮的前途，一定要加增許多困難。

但在這個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點，還在消滅工潮，以及消滅工潮的方法。在這個國難期中，無論資方或勞方應當切實合作，不應發生風潮，以減少對外的力量。關於這個原則，我想凡以國家福利為前提的人，沒有不贊成的。但是消滅工潮，自有相當之方法。如謂取消工會（在這個政策中，雖然沒有明文取消工會，但明眼人都能看出，禁止工會徵收會費，工會便無立足之地。）便可取消工潮，凡是研究過外國勞工運動史的人，都不會相信的。工會這個組織，雖然是一個與資方衝突的團體，但如政府利用得法，也可使他成爲一個與資方協調的團體。我們相信，工會是無法取消的，現在的文明國家，無論是共產主義的蘇俄，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或資本主義的英美，都有工會存在。我們又要注意，有工會的國家，並不一定發生工潮，看我們下面所舉的例便知。所以我們建議當局，不要取消工會，應當于承認工會的條件之下，做消滅工潮的工夫。

現在反對工會的人，不是勞方，而是資方。當局者說

工會向工人徵收會費，等于剝削工人，但在工人的眼光中，這種徵收會費的事，毫無剝削的意義在內，因為工會是為謀工人福利而存在的。正如一個國家，假如是為民謀福利的，那麼他雖然向國民徵收賦稅，國民並不視此為無謂的剝削。假如沒有工會，那麼資方如欲剝削工人，工人檢直沒有方法抵禦，所以真想保障勞方利益的人，應當扶持工會，而不應取消工會。

不過工會存在，工人容易走上罷工的路，我們也是承認的。因罷工而發生工潮，使勞資兩方，都莫沒大的損失，也是有目共見的。工潮發生之後，不但不能加增生產，反而降低生產，不但不能恢復元氣，反而摧殘元氣，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們一方面主張扶持工會，保障勞方的利益，一方面也主張政府以大公無私的態度，來設法消滅工潮。

消滅工潮的具體方法是很多的，現在我們願意提出兩個國家的經驗，來作政府當局的參攷。第一是加拿大的強迫調查制。加拿大于一九〇七年，通過了一條法律，規定在公用事業及鑛業中，無論勞資的那一方，如想改變工資的數目，工作的時間，以及其他工作狀況，應于三十日以前通知對方。假如對方認這種改變是合理的，自然無話可

說。假如雙方不能同意，那麼兩造中任何一造，可以請政府派員調查。政府便派一個「三人委員會」，調查這件衝突。委員會可以搜集事實，判斷這件衝突，應當如何解決。在委員會的報告未正式公布之前，工人不能因要求未能滿意而罷工，廠主也不能因工人不聽話而解僱工人。委員會的報告宣布之後，勞資兩方，可以採取任何行動。但是委員會的報告，是代表公道的，所以輿論每一致擁護他。他的報告，雖然沒有法律上的勢力，却有道德上的勢力，所以勞資兩方，每每犧牲成見，服從這個第三者的判斷。在這個法律通過以後的十八年內，勞資兩方有五百三十六件衝突，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便是四百七十三件，因為強迫調查的結果，得到和平的解決。

第二種消滅工潮的方法，可以給我們的政府參攷的，便是意大利的強迫調解制。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對於意大利的生產落後，以為全國的人，不分階級，應當努力合作，從事于生產的事業。罷工或關閉工廠，都有妨害于生產的事業，所以在法律上是禁止的。意大利的政府，雖然禁止罷工，但不禁止工會。不但不禁止工會，他還獎勵各地的工人，組織工會。在每區域內，每種工業的工人，只許組織一個工會。同時每種工業中的資本家，也要組織一

資本家協會。關於每種工業中的工作時間，工資數目，假期天數，工人解僱方法等等，都由這兩個團體，代表勞資兩方去商量。商量結果，可以定一合同，在政府登記之後，便發生法律上的效力。在合同有效期內，勞資兩方，對於合同內的規定，是都要遵守的。在訂立合同之後，假如還有爭執發生，也由這兩個團體去設法和和平解決。假如解決不了，可以將爭執提交法庭。凡是勞資衝突的事件，提交法庭以後，便由三位審判官，及兩位社會上負有名望的專家，去共同審查。這兩位專家，一位是研究勞工問題的，一位是研究生產問題的。他們判斷一種爭執，每以國家的福利為前提，同時要顧到勞資雙方的利益。譬如關於工資的爭執，交由法庭判斷時，他們所定的工資，一方面要

我的信仰

有許多人看了我第一次給大公報做的「統一與公共信仰」那篇文章，不約而同問我道，「你的信仰是甚麼？」

這是一部二十四史，不容易在二千多字的社論裏面說得明白的，因為信仰是包括情感和知識而言的。有了情感，問題就複雜了。譬如建築北平圖書館的時候，有人主張

使工人能以此維持生活，一方面也要使資方不致因此虧本。法庭的判斷，是最後的決議，勞資兩方，只能遵守，不准反對的。自然，這種判斷都有時間限制的。在若干時日之後勞資兩方對於工作一切問題，都可以從新討論，再定合同。

以上兩種辦法，是在承認工會活動的前提之下，設法消滅工潮的。他們對於勞資兩方的利益，都能兼顧。現在剿匪區中的勞工政策，似乎有偏袒資方的嫌疑。我們站在公道的立場上，願意提出上列數點，以作當局的參考。

二三，五，三。

丁文江

用宮殿式的圖樣，所以單建築費用去一百四十多萬，屋裏多了許多無用的大柱子，遮礙光線。建築費用多了，購書費不得不相當的減少。這就是證明當日主張的人相信宮殿式建築的價值遠在藏書之上，遠在光線之上，不妨犧牲後二者來達到前者的目的。這大部分是情感問題，不是單從

知識方面討論所可以解決的。所以我現在講我的信仰，一來爲篇幅所限，不能不拚綱挈領，二來一部分是個人的情感，無法證明是非，難免有武斷的嫌疑，請讀者原諒。

講起信仰來，第一個要解決的是善惡問題。我大膽下一個定義道：善的行爲是以有利於社會的情感爲原動，以科學知識爲嚮導的。人不能離社會而獨立的，所以善惡問題離開社會講，就完全沒有意義。社會裏各人有各人的利害，各人有各人的慾望，不但各人的利害慾望往往衝突，就是一個人的利害慾望有時也是互相衝突。我可以再下一個定義道：凡能够滿足最大多數人最大部分的慾望的行爲，就是有利於社會的行爲。

知識問題也要下幾句注解。我說以「科學知識」爲嚮導，其實科學二字是可省的，因爲我相信不用科學方法所得的結論都不是知識；在知識界內科學方法萬能。科學是沒有界限的；凡百現象都是科學的材料。凡是用科學方法研究的結果，不論材料性質如何，都是科學。從這種知識論所得的結論是舉凡直覺的哲學，神秘的宗教，都不是知識，都不可以做我們的嚮導。我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離身體而獨立的靈魂。不錯，我不能完全證明上帝和靈魂是沒有的。但是第一：證明的責任是不在我而在相信

神秘的人，因爲上帝和靈魂都是看不見，聽不到，摸不着的東西。你相信牠們是有的，應該先請你拿證據來。第二：沒有上帝和靈魂的可能性，比有的要大得多。科學的原則，都是可能性的問題。人人都相信太陽明天是要從東面出來的，然而嚴格講起來，誰能證明太陽明天一定從東面出來？不過從東面出來的可能性與不從東面出來的可能性相比較，是幾萬萬萬與一的比例而已。

這雖然是消極的結論，但是了解了牠纔能够明白爲甚麼王荊公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我還要把他的「人言不足恤」換爲「聖賢不足信」。馬克斯也好，列寧也好，孫中山也好，若是他們的話與我們的知識相衝突，我們就沒有法子相信牠的。

許多人並不十分相信神秘的宗教，但是他們以爲沒有神秘的宗教，社會的秩序就根本不能維持。我以爲他們誤會了宗教的來源了。宗教心是爲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天性，是人類合羣以後長期演化的結果，因爲不如此則不能生存。不但人類，就是今羣的動物如蟻如蜂，都有這種根性。神秘的宗教包含這一種天性在內，不過神秘的部份是從恐懼自然界演化出來的。現在我們對於自然界的了解逐日的明白起來，我們的態度由恐懼而一變爲利用，神

秘嘗然無法保存，然而這幾十萬年合羣天擇的結果，已經把宗教心種在人類的精血裏，不是可以隨着神秘消滅的。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過於蘇俄，但是最富於宗教性的莫過於共產黨。這就是我這段話的証據。

我並不是說人人都有同樣的宗教心。因爲人不但不是同樣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十八世紀以來講平等的人大抵是富於情感的人。二百年來的經驗完全可以証明這種情感的錯誤。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強弱相去得很遠。凡是社會上的真正的首領都是宗教心特別豐富的人，都是少數。因爲如此，所以我對於平民政治——尤其是現行的議會的政體——沒有任何的迷信。

同時我也不是迷信獨裁制的。在現代社會中實行獨裁的首領責任太重了。任何富於天才的人都很難稱職。何況這種制度的流弊太顯明了。要能永久獨裁，不但必須要消滅政敵，而且要使政敵不能發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評和討論。在這種制度之下做首領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時間問題。我以爲假如做首領的能够把一國內少數的聰明才德之士團結起來，做統治設計的工作，政體是不成問題的。並且這已經變爲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所共有現象——羅斯福總統一面向議會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

一面在政客以外組織他的智囊團，就是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

我說善的行爲要以有利於社會的情感爲原動。凡能够滿足最大多數最大部分的慾望的行爲就是有利於社會的行爲。拿這個標準來測量目前的許多問題，我們不難得到具體的結論了。譬如男女問題，階級問題，都可以拿這塊試金石來驗一驗的。爲滿足男子慾望而犧牲女子的慾望，爲滿足少數資產階級的慾望而犧牲多數勞動者的慾望，都與上面的定義不符，都不是有利於社會的。照我的定義，宗教心是有利於社會的，是人人有的根性。可惜此外人類還有許多不利於社會的根性存在。其中最可怕的莫過於嫉妬心。要使得嫉妬心在社會上少發生惡影響，最有效力的方法是減少物質享受的不平，所以我一方面相信人類的天賦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會的待遇不可以太相懸殊。不然社會的秩序是不能安寧的。近年來蘇俄的口號：「各人盡其所長來服務於社會；各人視其所需來取償於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目標。

然則我何以不是共產黨的黨員？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惟一的途徑——尤其不相信有甚麼「歷史的論理」能包管使革命會得成功，或是在任何環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樣的

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類的進步除去了長期繼續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徑。所以我儘管同情於共產主義的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而不贊成共產黨式的革命。正如我儘管相

信自由戀愛，而不主張立刻破除婚姻制度，儘管相信家族制度應該打倒，而不同情于逃避家族義務的人。（錄大公報五月六日星期論文）

話不是這樣說的（通信）

永分

編輯先生：

去年在四十九期的獨立評論上，看到胡先生有一篇題為「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為的政治」的一文，當時也和區少幹先生一樣，暗中覺得有點驚訝。及至把文章讀完，雖是放心了，可是總覺得那「無為的政治」的標題及內中主張「停止一切所謂『建設』事業」一點有些不妥。本想發表一點意見的，後來因為事忙，也就中止了。近來在八十九期獨立評論上又看到胡先生的「再論無為的政治」一文，覺得以前未發表的意見，現在仍有提出來討論的必要。以下即就我個人認為不妥的兩點討論一下。

一，胡先生主張救濟農村，應從除害除弊的消極方面去做，以為在目前的狀況下，「與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則受惠者無窮」。這在稍為明白中國情形的看來，都是會贊同的。但是這種主張為什麼要用一個「無為之政

治」的名詞來提倡呢？為什麼不乾脆的叫牠作「除弊的政治」呢？胡先生在他的哲學史班上，「最反對無為的政治哲學的」，我沒有聽過他的講，雖不知道他反對的理論如何，但在反對一點上，我是極端贊同的。不過我個人還有進一步的意見，就是我覺得不獨無為的政治哲學應該反對，就連「無為的政治」一詞也是應該屏棄的。胡先生對於中國的政治哲學及歷史都是很熟的，不待我說，他對於黃老及儒家的「無為而治」的政治主張在中國歷史上所生的影響必是深知的。在過去二千餘年的政治上，這種哲學是無間斷的被運用着，對於實際政治是具有很大的影響的。但是所得的成績如何，在盛世不過是使上下得苟安於一時而已，而一至政治衰敗的時期，則必然產生牛國無法度，民不聊生的現象。這在歷史上是不乏實例的。漢文帝是信黃老之學的，他的政治是尚無為，在他統治的時期內的人民的

生活，不用說是比較安樂的。但在他的不干涉主義下，「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的兼井形勢也都形成了。（這就是陶希聖先生所說是受「無為政治的恩賜」。）又如宋朝崇尚儒學，是儒家的「垂拱而天下治」的無為的政治主張最抬頭的時代。然而南宋末年的情形如何，據歷史告訴我們的是君臣苟安，憚於興革，國弱財匱，民困於下。近如清代，其情形與宋代相去亦不遠。推原其因，即是無為的政治哲學在實際政治上被運用時，大半祇是照字面去做，即是作到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局面，而並沒有作到「與時推移，應物變化」的地步。如果社會生活是像石膏像一樣的東西，那末我們以「祇用眼看，不要動手」的政治去對付牠，自然可以無問題。不幸的是社會生活太生動了，非用「與時推移，應物變化」的有為政治，是不足以應付的。（有為政治的弊端確是易於擾民，但是陶希聖先生所說的「吏緣為奸」的毛病，却是中國政治無法治精神的結果，不能完全歸罪於有為政治。）所謂無為，本應是有為政治中的一個階段，那就是說社會生活有時是需要無為政治去調劑的，例如久經戰亂後的社會。可是無為政治在中國歷史上是政治的常軌，因此牠的成就也就不止於調劑民生

而已，牠幾乎是各時代政治衰敗，民困國弱的一個主要原因。遠者不說，就以清代來看，即可知道。鴉片戰後，中國是已經到了應該有為的時候了，可是在傳統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治信條下，清廷還是要維持着無為的政治，結果使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新政行不到一半，康梁等的變法主張完全失敗。而實際上則使國弱民貧的形勢一天加重一天。然此尚係概括地說明無為政治的弊端，若就中國各時代的實際政治情形去看，則更可以看到無為政治對於民生是利少害多的。我個人現在是在研究清代財政史，就拿我所知道的清代情形來說說吧。

清代開國以後，鑒於人民久困於戰爭，於是為蘇解民困計，不獨廢除了明末的苛稅，逐漸地立定了永不加賦的法律，並且對於其他雜稅也務從輕。這樣的做，不能不說清廷是有養民的誠意。可是在傳統的無為政治原則下，清廷也和前朝一樣，對於國家政事很少在事前去預先籌劃的，對於行政也是偏於任人，而不偏於任法。可是國計民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待到需要為而不得不為時，則又為在長久的無為政治下所養成的政治惰性所支配，而憚於興革；兼之政治習慣向來是偏於任人，遇到應有所興革的時候，政府每易為恐「吏緣為奸」一念所阻，而仍就敷衍下

去。例如洪楊之亂發生後，清廷以大興軍事之故，財政極感困難，可是他們對於籌餉一事，爲了怕負擾民之責，並不動手去整理計劃，祇想靠捐輸去維持，咸豐三年初曾有滿大臣上疏請行賈稅，自北京起始，可是沒有結果。待到中央財政實在不能接濟而不得不採有爲政策時，有爲之權就直接的落到官吏的手裏去了。稱爲惡稅的釐金制度就是一個藩司發明的，並且是先行後奏的。當時的清廷會再三地申告這是萬不得已的政策，允許軍事平定後即裁撤。可是那時誰也知道當時及以後的財政都是需要這新稅源去解決的。所以結果是擾民的釐金制度就是在清廷不擾民的政令下由各省自定章程而推行於全國的。釐金制度之成爲無統一制度的稅制，各省官吏之易於援用爲奸，清廷之不肯負有爲責任，實應負其咎。可見在過去有多少擾民的制度，其擾民的原因多是由於政府不肯負有爲的責任，而使一般官僚去負責，去任事，結果就促成了「吏緣爲奸」的機會。

總而言之，無爲政治的功用是祇在調濟久困的民生，絕不可使其成爲政治常軌。不幸的就是牠在過去是中國政治的常軌，牠把過去的中國政治造成了一個惰性政治，使政府方面，上者只知道消極的注意民生，如薄賦斂，省刑

罰等等。下焉者則毫不注意民生，結果是國弱民貧，而猶憚於興革。在中國的歷史上積極地注意民生的政治也不是沒有，但都是爲時很短的。故此，中國過去的人民可說是受無爲政治之惠的時候少，而受其害的時候多。尤以過去的農民爲甚。他們完全是靠天吃飯，無爲政治所給與他們的恩惠，最大的如薄賦斂，大部分是被地主階級占去了；他們所享受的全是無爲政治的惡果，如不治交通，使高原地如甘陝一帶的農民遇着災荒的時候就祇有等死，又如不興水利，不造森林，使他們永沒有機會去避免水旱之災。

就目前中國農民的情形看，誰也知道他們是急需消極的救濟的，如減租稅，少被兵匪之患等等。但是同時就中國的經濟地位看，誰也知道只從消極方面去救濟農民，其結果也不過是給臨死的人多打幾次強心針而已，絕救不活他們的生命。胡先生提倡以除弊除害的政治來救濟目前的農民，我們是應當贊同的，但他用無爲政治的口號來概括他的主張，則是應該極端反對的。因爲救濟目前中國的農村，除了消極的救濟外，尙需有積極的建設，如關交通，興水利等等。而用無爲政治的口號所生的結果，一方面是使中國的傳統的惰性政治更有生氣地繼續延長下去，他方面又可以爲目前不負責任的政府造玩忽民生的口實。使

他們在這個口號的庇蔭下，可以不去修理長江黃河的堤岸，可以不去開交通，不興水利，不辦墾殖，因為他們可以藉口說是人民的要求是無爲。試問這是胡先生提倡無爲政治的本意嗎？鞭策政府去爲人民除害除弊，這是胡先生應盡的責任，但同時我們也不希望他「爲虎作倀」。胡先生用「無爲的政治」來提倡除弊的政治，其結果是與蔣廷黻教授用「馬上得天下」那富有英雄色彩的美名來提倡武力統一，同樣的有迷惑世人耳目與幫助政府作惡之嫌的。

二，關於停止一切所謂「建設」事業一點，近來已有幾篇反對胡先生的主張的文章出現，似乎可以免去不論了，不過我個人對於他們的言論都不十分的贊同，所以覺得還有說幾句話的必要。近幾年來中國所進行的建設事業誠如吳稚暉先生所說，絕大部分都是「鑿孔栽鬚」。胡先生之加以反對，不能說是不對。其實吳先生所說的話還有遺漏。中國近幾年的建設事業並不只是在光光的臉上「鑿孔栽鬚」，有的簡直是在有鬚之臉上，拔了鬚之後又去鑿孔重栽的。例如各省爲要救濟農村，預備貸款給農民，於是有農民銀行之成立，可是銀行的基金是從何處來的呢？浙江財廳告訴我們是從田賦帶征的農行基金附加捐上籌來的。試問這不是拔了鬚之後，再「鑿孔栽鬚」嗎？考目前中國建

設所得的成績，值得說說的，就是一點公路及鐵道。但是這些交通建設實際上不獨沒有促進民間的運輸，而且反阻礙了民間的運輸。因爲有許多公路是不許農民用載重的牛車或騾車行走的，而農民的貨物又多是坐不起汽車的，於是先前用車載的東西現在就不能不改來用肩挑了。這就是蔣教授所說的「難怪我們愈建設，鄉村經濟就愈不景氣。」（見三月十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可是不景氣的原因，却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奧巧。他以爲公路與鐵路的經濟收穫不大的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全世界經濟的不景氣，致中國內地的絲茶沒有出路。其實根本的原因就是牠們不是爲經濟而建設的，除了對於蔣教授所提倡的武力統一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而外，幾乎可說是無益於民生。因爲誰都可以看得出，中國民間的運輸事業，絕沒有一下從用騾車的階段就可以跳到用汽車的階段的可能。不先改善運輸工具着手，而先拚命的修公路，這不是有意虛耗民財嗎？這樣的建設事業，不用說是應該反對的。可是因此而就主張停止一切建設事業，也未免太把人民的需要看輕了，同時也太把政府的責任放鬆了。中國農民之需要種種經濟建設去一方面繁榮自己，一方面去抵抗外人經濟勢力之壓迫，是不待言的。民生渠與涇惠渠之完成對於農民是很有利的。

如果我們能從正面去督促政府把用於公路及其他不需要的建設的費用移來興水利或作其他種種救濟農民的事業，豈不是比較主張停止建設是更可以有利於民生嗎？換言之，目前應該主張的，不是政府不應該取民財而興建設，而是政府取了民財就應該為人民而建設。胡先生主張停止一切建設的目的，無非是希望政府少耗民財。其實呢，政府不興建設，也未見得就會少耗民財，因為中國政府虛耗民財的方法太多了。以中國農民現在的窮況論，固然是已到了不堪再受壓榨的地步了，但是能把壓榨後得來的民財用於純經濟的建設，則人民尚有復蘇的希望。如果希望以停

止建設而達到少取民財的目的，其結果至多也不過是使人民舒幾口氣，使他們被壓榨的時間多延長一點而已。總之，不從經濟建設方面着手，中國農民是難得解救的。在建設的途上，無疑農民是要吃苦的。不過前途是有希望的，例如在實行五年計劃期間，蘇俄的人民也會被壓迫得少吃好多滋養料，可是他們現在却要走到享樂的路上去了。總而言之，胡先生反對目前進行的所謂建設事業，是很對的，至於主張停止一切建設，則未免把救濟中國農村經濟的問題看得太簡單了。我覺得這個問題，還值得胡先生多考慮一下。

川遊小記

顧一樵

(一)三峽口的三游洞

凡是到過四川的，無不稱讚三峽的雄偉，以為天下的奇觀。但在遊客的心情，正在懸想着這峭壁千仞一瀉千里的勝景的時候，船忽然停了，停在三峽口的宜昌。

天還沒有黑暗。不，連蒼茫的暮色都還沒有來到。也許船長因為三峽風光，要一氣呵成去領略纔好，所以把船停了。也許因為遊客的心情，還不够充分的準備，多一分

的懸想，便可增加一分的賞樂，所以船停了。總之，船是停了，而天還沒有黑暗，連暮色的蒼茫也還沒有來到。我們怎肯呆坐在船上呢？我們決定要去探三峽的峽口。先到了陸遜屯兵的西垭，由此雇了一葉扁舟，越過二江，迎流溯大江而上。一路談起了長板坡，談起了「連營七百里」等等的故事，我們已經置身在「三國」的時候了。同遊的有一位綽號叫張飛的，我們尊稱之為「三爺」，還

有一位姓孫，一位姓陸，一位姓曹，彼此就憑空添了許多關係。一路說說笑笑，早過了在水中央的葛洲壩。此處有人主張創設水力發電廠，利用滾滾長江來供給原動力，但離實現期似乎還很遠。葛洲壩的居民多以釣魚爲生，赤着腳立在水裏，用釣竿釣魚，胸前掛着盛魚的竹籃。他們立着動都不動，真是好功夫。亦有小孩子在釣魚，初看是有趣，再想是可憐。

到了峽口，我們上岸沿着山走。一路桐花盛開，野草映綠，充滿着春意。向前走去便覺得長江在張着大口，吞着雲霧，吐着波浪。層疊的山峯掩護着，兩峯巨靈似的巖石，都像廟門口的哼哈二將，瞪着眼在守着這大江的咽喉。

轉了一個灣，我們隨着一條小溪到了一個幽靜的境域。此處有石級千級，攀登上去，便是元微之同白居易伸到過的三游洞。這個洞並不算大，並且雖在高處，亦望不見長江。但白樂天輩既然登臨於前，三蘇父子又來憑弔於後，此洞便大有名了。洞有道士看管，道士兼業照相，亦會對對光，請女學生們「上鏡頭」。

天色漸暮，並且還添了一點雨意，一路下了山，趕回到停泊的所在，却不見了小船。着急了一會，看見船從峽

口順流而來，方纔放心。原來船夫好意，把船送上來接我們，接了一個空。我們埋怨船夫多事，反悞了辰光，船夫說「憑良心」，倒是一句天真話。

天色已經暮了。不管西風還是東風，長江的水，飛也似地送我們回到了宜昌。可憐的夜市已經開始，妓女滿街頭在招搖。

(二) 巫山十二峯

天纔朦朧亮，我們的「民貴」輪，開始衝進了三峽。呼嘯的聲音，驚醒了幽靜的西陵峽。兩峯峭壁陡立，狀如黃牛，從前用木船時常歎「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可見三天三晚還走不完。

過黃牛峽後，我們看得見太古的火成岩。此處有黃陵廟，祀江神。到崆峒峽地勢更險，懸崖峻谷，壁立千丈，怪石猙獰，森列絕頂。峽中有灘，舟行每沉於此，雖輪船亦有不免。幸前年用炸藥打去一灘，現已少危險。相傳前人宦游過此，必整衣冠設香案祭江神以祈平安，但亦有「慣行不解愁風雨」的老遊客，雖然「五更牽纜上崆峒」，也會逍遙自在，以聽瀑布灘聲。

過崆峒峽到香溪，江旁一流清水，可照人影，相傳爲昭君理妝之處，故一名昭君溪。由此漸進，兩岸漸低，石

色紺紅，香花滿樹，靈草叢雜，經稀歸，過巴東，而巫峽在望了。

三峽皆以雄偉勝，而雄偉中復以秀麗稱的，自然要推巫峽。飛崖峭壁之上，有峯如美人，如處子，如堆雲，如飛霞，如靈禽，如異獸，如衆仙相集，那便是巫山十二峯。巫山有神女廟，俗傳有仙女助大禹治水有功，因祀之。這個功在治水的女工程師自然同那「朝雲暮雨」的神如不可相提並論。可見鄉民本性醇厚，自古已然，而文人難免輕薄，雖意在諷刺，仍覺未免唐突仙女了。

巫山十二峯，向多猿啼，前人題詩說「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想係寫實之作。現在猿已絕啼，只有汽笛聲聲，震撼山峽。但逢峯迴江轉，回聲幽長，亦還可以想像深谷猿啼，如泣如訴的情景。

當年詩聖杜甫避難西蜀，聽得故鄉平靖的消息，喜出望外，乃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之句。但這是指下水而言，上水便沒有這樣爽快了。好在風景好，巫峽雖長，亦樂得多領略。

巫峽以後，兩峯的峭壁又略爲放低些，好讓注睛凝神的遊客稍爲得點休息。經過了鐵灘，虎鬚灘，而進瞿塘峽，峭壁又直聳上天去。我們走過三峽，看見了上接雲霄下臨無地的飛崖懸巖，實在被造物雄偉的神功感動了。有點驚心，亦有點奪膽。覺得渺小，亦覺得畏縮。西陵峽如此，巫峽如此，而瞿塘峽更甚。

懸崖峭壁之下，還伏着一堆堆的怪石，伸出江中。像一羣青毛的獅子對蹲着，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翻臉。這裏名叫黑石峽，相離不遠的草堂河，有少陵先生祠。

三峽的盡頭，也便是劉先主兵敗身死的終點，叫做白帝城。城前有危石屹立江心，便是「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的灩澦堆。再前是夔府（奉節）——一個黑暗的窟窿。光明處寫着「聞香下馬」，纏白頭巾的壯士們，紛紛在參加「開幕」的盛典。（煙館前面掛着「某某煙社」的燈籠，另寫着「聞香下馬」，「每盒二百。」有一家煙館寫「今日開幕」，這個「暮」字用的切當！）

編輯後記

編者

△蔣廷黻先生因爲今年夏天要往美國去，在出國之前要趕成一些未完的書稿，所以他有許久沒有爲獨立作文了。這一期我們很感謝他在百忙中寫了一篇長文，討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外間有人傳說：因爲蔣廷黻和胡適之的政治主張不同，所以蔣先生不給獨立評論作文章了。這是最大的笑話。我們在第一號的「引言」裏就說過：「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我們出了一百期了，議論儘管不一致，辯爭儘管很激烈，這一點根本態度是始終不會拋棄的。

△通信討論建設問題的「永分」先生是一位作者的筆名。

△顧一樵先生是曾在本刊投過幾次稿的顧毓琇先生，他是清華大學的工程學教授，又曾寫過許多篇歷史戲劇。他現在四川做考察的工作，他在專門方面的考察，另有報告。這裏發表的是他記述風景和社會情形的遊記。

△丁文江先生的「信仰」，是我們大家都願意知道的，所以我們從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上轉錄了這一篇短文。

△這一期是獨立第一百期，這一個小小的刊物居然滿兩週歲了。當我們最初發行這個刊物時，我們的目的不過是想借此逼我們自己多留意一點中國的重要問題，多發表一點負責任的言論，多減除一點我們自己良心上的詆責。這兩年來，承國內外許多朋友的同情，賜給我們許多稿件，使我們不費一文錢的稿費，能支持至兩年之久。這是我们最感激，同時又最感覺安慰的。我們借這個機會，向這許多好朋友最誠懇的道謝。

△我們在最短時期內，要印行一個「獨立評論一百期的索引」。

△丁文江先生的「蘇俄見聞錄」，我們在第八十七號曾登出一條「大吹大擂的預告」。不幸他在這幾個月之中，病了兩次，旅行了兩次，這部遊記還沒有工夫整理出來。現在他答應在獨立第二百零一期上開始發表他的「蘇俄見聞錄」，作爲獨立兩週年的賀禮。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
 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現在補印齊全 分別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中外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內朝)每月二元三角
 (地)每月二元三角
 (港)每月二元九角
 (新)每月四元一角
 (洋)每月四元一角

學文月刊

創刊號
 (五月一日出版)

目要

懶(詩) 饒孟侃 你是人間的四月天(詩) 林徽音
 太湖(詩) 孫毓棠
 往日(詩) 陳夢家 野狗(詩) 林徽音
 戰場之旁(小說) 楊振聲 年(散文) 季羨林
 薩郎寶與種族(論文) 李健吾
 傳統與個人的才能(論文) 卞之琳
 匡齋尺牘(論文) 卞之琳

定價

發行部 北平嵩祝寺後身一號
 定價 零售大洋三角
 預定 全年連郵三元半年一元六角

學風月刊

第四卷 第四期 目要

圖書館之使命
 嚴格養士制度與生產教育
 儒教之國家觀念
 易名考原
 二晏及其詞(三)
 桐城文錄入選諸家著述考
 向陵縣著述人物考略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十四)
 城南草堂曝書記(八)

舒紀維 陳東原 鳳錦祥 王敏灝 宛敏灝 姚子素 蔣元卿 金元中 王立中

發行處：安慶安徽省立圖書館
 定價：每期一角
 全年十期連郵一元

從立憲談到社會改造

張佛泉

從日本歸來

湯爾和

太監

豈明

蘇俄旅行記(一)

丁文江

關於科學研究之我見

濤鳴

對於秦氏全家自殺的意見

衡哲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晨光書社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 民智書局 宣內 佩文齋 廠甸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成府院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 上海 | 新中華書店
花牌樓書店(代定)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南京 |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局
振華書局 | 南通 | 振華書局 | 常州 | 振華書局 | 漢口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 | 時代書店 真美善書店
新生活書局(代定)胡正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圖書清 | 廣州 | 大東書局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 汕頭 | 永昌公司
海南書局
東方書社(代定)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青島 | 吉昇昌書局
荷澤書報代辦部 | 威海 | 文衛書局 | 臨清 | 世界書局
匯海書局
甘一學社 中華書局
小小書報社
豐民書報社(代定)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 西安 | 甘肅書報社
現代文化社 | 蘭州 | 文寶書局 | 萬縣 | 新川書店 | 重慶 | 朋友書店
朋友書店
東方書社
新友書店
現代書店
萬有圖書公司 | 雲南 | 開明書店 | 貴陽 | 開明書店 | 杭州 | 開明書店 | 福州 | 開明書店 | 廈門 | 開明書店 | 衡州 | 開明書店 |

第一〇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從立憲談到社會改造

張佛泉

(上)

近來談憲法問題的，多半都就着立法院所公佈的憲草一直批評下去。我在國聞周報第十二期寫一篇文章，題目爲「批評憲法草案以前」，對於目前立法的先決問題微然討論了一下。我曾指出立法手續上的矛盾和憲草內容——

即五權憲法論——中的內在困難。換言之，我以爲（一）在訓政失敗之後，憲政實際經驗絲毫沒有的時候，立法院沒有資格依據建國大綱中某條來起草法案，因爲「這樣割裂孫先生的條文，非但失了他的精神，並且毀了他的一貫的政治理想」（用胡適之先生語，見獨立評論第九十六號第五頁），忽略了他在建國計劃裏面對憲法所持的極端的慎重態度；（二），中山先生的五權論，本有些內在的困難，並且始終也沒經過認真的試驗，至少還沒有試驗到最後決定成功與失敗的地步。所以此時將中山先生的五權論鑄爲永久法典的時機，似乎尙未完全成熟。

我祇不過對「怎樣立憲」和「立怎樣憲」的問題稍加以批判而已。我並沒有不贊成成立任何憲法的意思。

梁漱溟先生在四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欄發表一文，題爲「中國此刻尙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梁先生所討論的問題，可以說比我所提出來的，更深入一層，他認爲憲法在目前的中國是根本不會發生效力的。

梁先生從事于農村工作者有年，他提出來的問題，我覺得是嚴重極了。我們（尤其是主張徹底改革社會政治經濟等制度的人）對於中國人太重習俗而沒有法律觀念的一件事實，非先予以認真的考慮不可。

中國人多少年代以來，始終沒有達到嚴格的法治階級。孔子所說的「道的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一套的話，聽起來當真要比提倡「刑罰必於民心」的「法家」的主張體面得多。但是真正的法治到底該是甚麼樣子，我們中國人自己始終也沒有夢到過。西人由爭個人平等自由的動機出發而得到的治法，和因經濟關係複雜而發展到的嚴格法律觀念，中國人更沒有夢到過。民間發生糾紛，能以和解辦法解決的，才是理想。甚至官廳下的命令，都不直接了當把內容說清便算了。

事，裏面必定加上許多說理的解釋，以希將人民先「說」服。所以中國人沒有 Juristic Concept of Law，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

承認了上面所提出的事實，就可以明白梁先生所說的「須知中國今日所苦在任何法律制度之無效，而非在那法治的不合適」的話，是有很深刻的意義的。

梁先生的思想方式，和政治哲學上稱爲歷史學派的 (Historical School) 幾乎完全是一樣。他說我們如要有憲法，必須要牠由「固有歷史演出來」。他又說「一種法律制度雖出於意識之制作，要莫不有與之相應的習慣爲之先。否則，是運用不來的」。中國今日與新制度相應之新習慣「是還沒有有的。因此他不但祇以爲「中國此刻尙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他更進一步說，「照我們的眼光見地看來，將必爲新禮俗之創造。一切經濟的政治的組織構造要於禮俗表著之確定之，而不是以法律替換過禮俗」，所以「制憲非急務，果有心乎制憲，且先從事鄉村建設運動」。可見梁先生不但以爲這次制憲不會成功，並且以爲制憲這條路根本是徒勞而無功的，有這力量，實不如作一些從「平地向上爬」的功夫，然後等到「養成新生活習慣，新禮俗」的時候，那時便可以自然產生出一個新的憲法

出來。

(下)

但我以爲歷史學派的論證也不可以推到極端。若推到了極端，則有意識的改革都成爲不可能，而祇有待社會自然滋長變化去。梁漱溟先生是主張改革社會的人，當然不主持這種被動式的論調。不過照梁先生的計劃，至少有幾個問題，也應當加以考慮。

第一，我們對於有意識的有計劃的改造歷史，與歷史的不自批判地自然地滋長，要加以區別。歷史自然生長的期間，社會推進的力量可以說由下而上的。但有目的的改革社會，其力量必須是由上而下的，至少是應由上層的一部改鑄下層，使改鑄過的下層再滋生所想要的上層之全部。歷史學派者雖能引歐洲後來的野蠻民族，經過一個整個的黑暗時期，一直到文藝復興，才算養成一個 Greek mind 作例，但理想主義者却可以舉蘇俄革命等等作反駁。蘇俄革命雖然與牠的既往歷史是兩件連續而生的事，但我們究未敢斷定說其中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因如這樣講，歷史學派就已變成歷史宿命論了。

至于一個理想還是由「外面世界潮流所開出來的」？還是從「固有歷史演出」？這却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我們

祇須分別牠應否當爲我們的理想，而不必管牠的來源英。法革命的理想是由自己歷史演出的；美俄革命的理想便是外借的（我所提的美國，是指她三權鼎立的憲法來自法人孟德斯鳩的理論而言）。並且外來的理想也不見得比「家做」的理想難以實現。

第二，我們應當切記「機械性」的禮俗習慣在未形成之前，必須先經過一個積極努力，有意識的奮鬥的時期。所以欲以一種禮俗代替另一種禮俗時，其過渡期間終須經過一個非「禮俗」的期間的。若想以一個硬化了的禮俗，機械地換上另一個硬化了的禮俗，如同在地板上抽出一個木塊，換上另一木塊一樣，恐怕便是一種很大的錯誤。我以爲我所提出的這一點很重要。走梁先生一條思路的諸位，如能當真承認了這個新舊禮俗的過渡的「星雲」的時期，我敢說他們整個的思想系統都會發生動搖的。他們雖然仍可以說「一切經濟的政治的組織構造要於禮俗表著之確定之」，却一定不會再否認經濟的政治的組織（即使是不穩固的或曇花一現的），對於形成一種禮俗，絲毫沒有功效；一定不會再堅持立憲連教育的功能都沒有，而屢次講制憲非急務了。

我覺得如以中國舊禮俗作基礎，西方社會以及一切上

層構造（請容我用這半句馬克思主義的套語），是絕對建築不起來的。但在新禮俗沒有形成之前，必先經過一次可以左右禮俗的根本觀念的普遍改革，而不能便直接零散地去運動「養成新生活習慣，新禮俗」。在新禮俗沒有形成之前，如不特別注意到基本概念之樹立，不但任何新禮俗也養不成，即由許多不相聯屬的「實驗運動」中養成的禮俗，恐怕也不會是全國一致的，而結果也許是害大利小的。

第三，我們應曉得，若必向全體民衆中去求推動歷史的力量，這要求也未免有些過奢。若必待「全國人」有「一致的意思要求」，然後方能「演成一種政治構造」，則新的政治構造恐怕永也得不到。研究歷史怎樣動進問題的人，必須先承認一般人永是落在上層的活動與結構的改造之後的。Edmund Burke 所說的：「在政治方面，一般民衆至少要落後五十年。」是一句實話。其次我們須承認，一般的大衆，很少有改造環境的能力，而多少是待環境來改造他們的。所以我覺得要解釋歷史邁動的方式，我們須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大衆。我們常說的「時勢造英雄」這半句話，祇足解釋某特出人才在某時某地之所以成功的原故，而未如上半句「英雄造時勢」富有解釋歷史動進的意思。所以若想求得一個順序的解釋歷史的方式，

應當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大眾」。

唯物史觀論者能解釋一般人怎樣被環境推着動，而忽略了推動歷史的原動力。梁先生要每個鄉下人先養成新禮俗新生活習慣，然後再「建立中國新社會的組織構造」，恐怕却有求人爲造時勢的英雄之嫌。

+ + +

總之，我以爲梁漱溟諸位先生，能着眼到政治構造背後的禮俗問題，實在比專講政治革命的人，已經深刻一層。但是我同時以爲在梁先生所走的思想途徑中，至少有上提出來的三個問題要考慮。我相信若待梁先生現在所進行

從日本歸來

我這回因爲日本醫學會約我赴會，所以到日本去走了一次。我的兒子也是一個醫生，順便帶他去看一看他們各處醫大的設備，並且讓他曉得人家對於學問是怎樣一種研究精神。在東京住了兩個多星期，各地旅行，約有一個星期，來往一個多月。因爲碰巧在這種時節，回國以後，各方面的朋友都問我見了些什麼人，聽見些什麼話，甚至於有人對我說，可否把不甚秘密的話告訴我們聽聽。我的回

的工作稍有成績的時候，中國統治權恐怕也要到旁人的手裏去了。

我幾年來便主張在這新舊禮俗交替的過渡期間，先給一般人換上一套新的基本概念，作公民，作人，處世，等等基本觀念。我所想像的方法，也與梁先生所用的大不同。

回到立憲問題上，我不大贊成當局所取的立憲方法和其中的內容。但我以爲若連立憲的教育功能都加否認，也未免太悲觀了。

五月十二日，于天津。

湯爾和

答是「所談既無秘密之話，老夫亦非秘密之人」。

不錯，我見的人們，除去醫學專家之外，確也不少，所談確也很多。我一天到晚應接不暇的時候，曾經對我兒子說，我在家裏一個月所說的話，不及在此地一天的多，也就可想而知。

但是除掉應酬敷衍之外，關於時局的談話，可以記載的實在很有限。即使記錄下來，也沒有什麼使人驚心動魄

，聞所未聞的新鮮材料。反正不外老生常談，翻來覆去那幾句家常老套。譬如廣田外相對我說：

「在這種環境之下，不宜有所主張。我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決不有所要求，也沒有何等提案。因為我深曉得中國當局處境的困難。日本方面，很有攻擊本人不知道利用機會的，但是在這種人心不安之下，日本縱使有十分好意，提出任何談判，中國人眼光看來，都是侵略。所以第一是安定現狀，維持既有的空氣。等到有諒解的機會，然後再披誠相見。」

又如重光次官對我說：

「現在人心雖漸見安靜（這是四月初的談話），但是常有謠言，總不外日本對於華北尙有野心，但是日本確無此種惡意。本人方針，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即使發生事故，立即設法消滅，不使擴大。前年因爲要設法消弭隱患，回到東京，上海事變，就在我離開的時候爆發。後來趕回上海，一手促成停戰協定。在未簽字之先，自己忽然被炸。當昏迷之際，尙深恐協定從此破壞，後來曉得是朝鮮人幹的，陡然放心。沒多時，協定居然簽字，自己雖然失

却一條大腿，不獨毫無怨尤，並且引爲滿足。」

他說到這裏，把洋服袖子拉起來給我看，自手到臂，一塊塊都是傷痕。又如某某前當局對我說：

「凡是一個政治家，遇到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暫時不如擱起，可能的事情，應該有充分的勇氣。中國人在這時候，倘使向日本政府要求交還滿洲，沒有人敢答應這句話。即使我自己再上舞台，亦決不能辦這件事。但是……一是時代錯誤，二是地域人種與朝鮮台灣不同。

他的懷舊談中，有一段說是：

「一九一八事起之後，當局者立即訓令駐使，忠告中國，趕快談判，一方面日本停止軍事行動。駐使重光立刻趕到南京，與當時的某要人（不是王正廷）商量。某要人也認爲唯一的道路，差不多已有談判的準備。不料當時忽然有一個口號，就是反對直接交涉。數日之間，這種口號，變成金科玉律，某要人也是迫於大勢，無可如何。鬧到今天，只好歸諸兩國運命……」

又如貴族院的某某老輩對我說：

「今年春天，有人要募集一筆款項，在東京創立日

滿會館，要想本人替他出點力。本人一口拒絕，說：「是你們如果要創立中日會館，我不獨自己樂於解囊，並且竭力招呼，你們現在的辦法，我根本不能贊成。你們以為把滿洲拿在手裏，殊不知拿了滿洲，斷絕了中國。於是日滿會館，到底不能成立……」

在早晚市價不同的日子，這種談話，我覺得已經沒有記憶的必要。但是我所見的，有政治領袖，也有實業家，有少壯派軍人，也有新聞記者。綜合各方面情形，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微妙感覺。概括的說，就是東京空氣，的確與平津不同。日本自上至下，感覺日本的危機，不下於中國，日本的處境，或者比中國還要困難，這是事實，無可諱飾的。不過這種國難，一半是日本自身造成。遠的姑且不講，就拿最近四月十七外務省聲明來說，現已經過三四星期，世界疑惑，可以說終久沒有解釋。據巴黎五月三日電報還說是：

日對宣言，僅予解釋，以圖緩和目前空氣，並未否認，亦未收回。其宣言用意，似在試探世界輿論及英美態度，終則仍將堅持，且貫徹其所抱之政策。

日本政府用意果然如此，那就大可不必試探。九一八的苦迭打，世界上人並沒有忘記，這種試探，可謂多此一

舉。如其沒有這種意思，而他們的本意，如同廣田外相歷次的解釋，以及五月三日駐法日大使佐藤交與法外長的文件說是：

日本以至誠意思，希望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並盼中國臻於和平及繁榮。但此種目的，在原則上應由中國自身覺悟，並恃本身勢力以達到之。

照此說來，那麼四月十七究竟有何必要而放出那種驚人的霹靂。四月二十三日我路過上海，曾經拿這句話當面問日本公使，他也是非常為難。當然，他在外交官的地位，不便多說，他的回答是即使要發什麼聲明，等本人回國問明以後，也還不遲。我又在五月一日，乘答訪日本駐平代辦若杉君的機會，談到這件事情，我問他究竟是什麼動機。若杉君的說明，足有二十分鐘，誠懇而深切。大意是日本決無獨佔東亞，更無侮蔑中國的一切意圖。至於門戶開放，毋寧為日本所主張。照這樣看來，四月十七的非正式聲明，簡直是無的放矢，平空惹起一場糾紛，終久在世界人類頭腦裏留下一層黑影，除此以外，試問有什麼收穫。這不能不說日本的外交拙劣。

這幾天各報又登載日使有吉氏的水鳥外交。他的定義是「水鳥浮在水上，表面很鎮靜，其實在水中的兩足很忙

。就是对華外交，在表面要裝出鎮靜態度，取不即不離之原則。世間有主張公開直接交涉，一氣解決一切懸案者，此種辦法，弄巧成拙，不能成事。」

我們常覺得對日外交最困難，在日本方面，也何嘗不以對華外交為最困難。一則因為這幾年來，種下惡感太深，而中國本身，也是始終沒有正確的辦法。所以兩國外交，彼此都覺得軟又不是，硬又不是，急既不對，緩亦不宜。站在責任地位的人，當然痛苦。不過據我們的看法，只要果然上了外交途徑，那就不難得到比較適宜的方策。所以這回我與廣田外相談話的時候，他問我中國人對於日本有何希望。我老實告訴他，第一是希望日本外交官增加力量，說話可以算數，彼此就有話可談……

有吉公使所謂水鳥外交，不能不說他是苦心孤詣，不過據我們看來，水鳥外交也好，水獺外交也好，如其依然是向來的狀況，日本外交官，心有餘而力不足，壓倒在一種氣餒之下，不敢多講一句，講了也是廢話，那就談不到外交方式。假使日本朝野真正覺悟，外交官多少有點獨立的權能，可以自由發揮意思，那麼我敢說水鳥外交還是不妥。照我的意思，應該分為兩個步驟。

第一步，應該名為「死尸外交」。我們應該知道，事

到如今，不光是中日兩國的人民神經緊張到極度，就是世界各國也同樣陷於神經過敏。水鳥的腳，雖然在水面以下，也足以掀起波動。尤其是在水裏的魚蝦，一看見水鳥悠然而來，一定疑心他對於自身必不放過，所以在短期以內，應該裝做死尸，不言不語，不動彈，不叫喚，使人心安定，神經恢復常態，而日本朝野首先擴張已有的良好空氣與熱誠，然後才可講到第二步。

第二步是怎樣呢，我的意思，可稱之為孤哀子式外交。兩國人士，須明白今之中日二國，處境之艱難可痛，好比遇見親喪。兩國的賢達，應該把一切虛榮，誇大，懷疑，嫉妬等妄念，刪除淨盡，很鄭重的主持這件大事。日本人須知道中國的國喪，決不是日本的國慶。彼此如其能想到這一點，應該痛自責備，以極誠敬極悲哀的態度來處理後事。

張伯苓校長最近在新生活運動會席上說，我們的鄰居，除掉壓迫我們之外，樣樣都好。這是最近到過日本的人們，和平時留心日本事情的朋友所不能否認的。我再補足兩句，就是日本人運用理智的時候，萬分精明，感情衝動的時候，萬分愚蠢。世界人類，雖然都犯這個毛病，而日本人尤甚。我們中國的民族，歷史較長，更事較久，講打

架雖然比不過日本，但是講到閱歷上，畢竟比較老練。我們國民應該覺悟自己這種老前輩的資格，看出日本人的弱點，在我們國家的領土主權上，當然絲毫不能放鬆，不過人云亦云的指摘，漫無邊際的惡罵，却不可不加以審慎。而且在這種空氣轉換的時候，應該讓他們有一種變換面孔的餘裕。五月二日天津益世報社論，有一段說是：

「我們也不能不知道日本的外務省是比軍部爲開明。現在廣田重光及有吉等會議的結果，既希望能和我直接交涉中日問題，則我國更不能不有相當對策與之周旋。我們應注視日本文人及武力勢力的消長上下。」

五月七日益世報的社論是：

「日本文人首先應有此覺悟。武人如終不能覺悟，則文人且負有感化的責任。如日本統治階級能翻然改悟前非，一方還我東北，一方又不求獨佔，則中日親善，將成爲指顧間事；而日美日俄戰事的危險也可減少一半。」

於此足見我國輿論對於日本到底沒有絕望。我根本贊成這種論調和胸襟。我還要聲明，我們的輿論界，對於日本文武兩方面，絲毫沒有挑撥感情的作用。自從九一八以來，

我是反對日本軍閥最烈的一人，我公然指摘他破壞東亞和平，公然指摘他誣衊日本民意，並且公然指摘他們對於日本爲誤國。所以我這回到日本，軍人裏頭有許多從前的相識，我都不願和他們見面。但是據我這一次的觀察，覺得日本軍人也不無感覺到事體的重大，感覺到世界上不光是日本一國，感覺到未來時局之可畏，感覺到武力並非萬能。這種印象，雖不能使我遽抱樂觀，但我覺得體溫從四十五度退到三十八度的時候，應該補助他一點下熱劑，使他快一點恢復平溫，同時覺得日本人究竟是聰明的民族。

日本人富於血氣，少壯軍人尤然。在感情衝動已經過去，理智正在萌芽，考慮永久利害的時候，我們不犯着加以無謂的刺激。但是讀者不可誤會，以爲我主張遷就他們，須知日本人的性質，可以責備而不可加以激怒，可以與之揮拳而不可施以侮辱。他們是尊重自己國格和人格的，所以也知道尊重對手方的國格和人格。我們有堂堂正正的理由，當然直言無忌，用不着外交辭令。如其有不肖的人們，與他鬼鬼祟祟，他們簡直瞧你不起。這不是舶來的西洋貨，乃是中國幾千年傳下來的老古董也就是對待日本人的正當辦法，至少是我個人與日本人來往的信條。

以上的話，說得也不少了。但是我們要知道，日本軍

閱有一部分，自己硬做成負嵎之虎，他自己何嘗不覺得進退兩難，但是無論何人，不能替他想法，也不能奈何他，這真是東亞病夫的癰腫。目下和最近將來，如有風波，一

定由這一角上捲起，但是赫赫的日本帝國，終久也被這班渾人拖入東洋大海。假使我的看法不幸而中，那麼我這篇廢話，當然應該根本取消。

二十三年五月九日

太監

豈明

中國文化的遺產裏有四種特別的東西，很值得注意，照着他們歷史的長短排列起來，其次序爲太監，小脚，八股文，鴉片煙。我這裏想要談的就是這第一種。

中國太監起於何時？曲園先生「茶香室四鈔」卷八有「上古有宦者」一條，結果却是否認，文云：

「明張萱疑耀云，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天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按此論見靈樞經卷十，五音五味篇。……素問靈樞皆託之黃帝，張氏據此爲黃帝時已有宦者之証，余則轉以此語決其非上古之書也。」據說在舜的時代已有五刑，那麼這一類刑餘之人也該有了罷，不過我於史學很是荒疏，有點不大明白，

「此蓋是東方的而非希臘的風俗。據希拉尼科思說，巴比倫人最初閹割兒童，此種凶行由居洛士大王傳入波斯，克什諾芬云。又通行的傳說則謂發明此法者係一女人，其人蓋即亞叙利亞女王色米拉米思也。」巴比倫盛於唐虞之際，亞叙利亞則在殷初，皆在周以前，中國民族的此種方法究竟是自己發明，還是從西亞學來，現在無從決定，只好存疑，但是在東亞則中國無疑的是首創者與維持者，蓋太監在中國差不多已有三千年的光榮的歷史了也。

氏據此爲黃帝時已有宦者之証，余則轉以此語決其非上古之書也。」據說在舜的時代已有五刑，那麼這一類刑餘之人也該有了罷，不過我於史學很是荒疏，有點不大明白，

太監的用處在古書上曾略有說明，如周禮秋官掌戮下云，「宮者使守內。」鄭玄注：「以其人道絕也。」又後漢書宦者列傳序云：

總之到周朝此輩奄人的存在與活動纔很確實了。德國列希忒(Hans Licht)在所著「古希臘的性生活」(一九三二英譯本)第二分第七章中講到閹割云：

「周禮……闈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闈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

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二者所說用意相同。這宮者的職務雖然與上下文的「渠者使守門，刷者使守關」等似是同例，實際上却並不然。臉上有金印與門，沒鼻子與關，都無直接的關係。唯獨宮者因其人道絕所以令看守女人，這比請六十歲白鬍子老頭兒當女學校長還更可靠，真可以算是廢物利用的第一良策了。希臘羅馬稱太監曰典林 (Kunenehos)，亦正是此意。

照周禮看來是必先有宮者而後派他去守內，那麼這宮刑是處罰什麼罪的呢？尚書大傳說：「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按之原始刑法以牙報牙之例是很有道理的，但畢竟是否如此單純也還是問題，如鼎鼎大名的太史公之下獄室就全爲的是替李陵辯護，並不由於什麼風化案件，大約這只是滅死一等的刑罰罷了。倒是在明初却還有那種與古義相合的辦法，據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云：

「洪武間金華張尙禮爲監察御史。一日作宮怨詩云：庭院沈沈書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却被黃鸝叫一聲。高帝以其能摹寫宮闈心事，下蠶室死。」老實說這詩並不怎麼好，也不見得寫出宮闈心事，平白地按照男女不以義交辦理，可謂冤枉，不過這總可算是意淫

之報，有如玉歷鈔傳等書中所說。徐鉉編「本事詩」卷二載高啓宮女圖一絕句，又引錢謙益語云：

「吳中野史載季迪因此詩得禍，余初以爲無稽，及觀國初昭示諸錄所載李韓公子姪諸小侯爰書及高帝手詔豫章侯罪狀，初無隱避之詞，則知季迪此詩蓋有爲而作，諷諭之詩雖妙絕今古，而因此觸高帝之怒，假手於魏守之獄，亦事理之所有也。」此與張尙禮事正相類，只是沒有執行宮刑，却借了別的不相干的事處了腰斬，所以與我們現在所說的問題以無直接的關係罷了。

肉刑到了漢朝據說已廢止了，後來的聖主如明高皇帝有時候高興起來雖然也還偶爾把一兩個監察御史去下蠶室，以爲善募寫宮闈心事者戒，可是到底沒有大批的執行，要想把這些宮者去充內監使用，實在有點供不應求，因此只得另想方法，從新製造了。明朝太監的出產地聽說多在福建，清朝則移到直隸的河間。其製造法未得詳知，偶見報上記載恐亦多道聽塗說，大抵總如巴比倫的閹割童兒罷。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十七云：

「明制，小閹服藥後過堂，令誦二月二十二一句，驗其口吃與否。此五字見李義山集，二月二十二，木蘭開拆初。服藥者，初爲核人也。事隸兵部。」二月二十二這一

句話我想未必一定出於李義山，大約只因為有好幾個二字，彷彿是拗口令，可以試驗齒伶俐與否，但是使我們覺得很有意思的却是事隸兵部這句話。爲什麼小園過堂是屬於兵部的呢？據魏濟「嶠南瑣記」（硯雲乙編本）云：

「汪直，藤峽獠，藤峽平後以俘入。初正統間嘗令南方征勦諸峒，幼童十歲以下者勿殺，割去其勢，不死則養之，以備淨身之用。此真所謂刑餘也。」這大約只是偶然一回，未必是成例，恰巧與兵部有點相關，所以抄來做材料，也可以知道奄人的別一來源耳。

順天府志卷十三坊巷志上本司胡同條引明于慎行「穀城山房筆塵」云：

「正德中樂長臧賢甚被寵遇，曾給一品服色。相傳教坊司門曾改方向，形家見之曰，此當出玉帶數條。聞者笑之。未幾上有所幸伶兒，入內不便，詔盡宮之，使入爲鐘鼓司官，後皆賜玉。」又沈德符「敝帚齋餘談」（硯雲乙

編）亦云：

「正德間教坊司改造前門，有過之者詔曰，異哉術士也，此後當出玉帶數條。聞者失笑。未幾上愛小優數人，命園之。留於鐘鼓司，俄稱上意，俱賞蟒玉。」游龍戲鳳的皇帝偶爾玩一點把戲，原是當然的，水鄉小孩看見螃蟹，心想玩弄，却又有點害怕，末了就把蟹的兩隻大鉗折去了，拏了好玩，差不多是同樣的巧妙的殘酷罷。

太監是一個很有興趣的題目，却有很深長的意義。說國家會亡於太監，在現今覺得這未必確實，但用太監的國家民族難得興盛，這總是可以說的了。西歐各國無用太監者，就是遠東的日本也向來沒有太監，他們不肯殘毀人家的支體以維男女之大防，這一點也即是他們有人情有生意的地方。中國太監制度現在總算廢除了，可是有那麼長的歷史存在，想起來不禁悚然，深恐正如八股雖廢而流澤孔長也。

蘇俄旅行記

丁文江

楔子

太平洋道中

民國廿二年六月廿三日我從上海乘古列基總統號的船到美國去。當廿一年有幾個朋友提議到蘇俄旅行邀我加入

的時候，我並不熱心，因為我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完，而且又不懂俄國話，恐怕化了許多錢絲毫沒有所得。廿二年的春天他們又重新提議，允許我便道到華盛頓赴國際地質學會，由西歐到蘇俄；在蘇俄我可以單獨做地質旅行而且除去視察地質之外不必擔任其他的調查。於是我趁此機會先到華盛頓去赴會。

同船去赴會的還有葛利普 Grabau 德日進 Teilhard de Chardin，赫那 Horner 和葛先生的秘書伍夫人。除去赫那以外都是我的老朋友。赫那是赫定 Hedin 先生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團員，在青海新疆做了許多工作，現在要回瑞典去。德日進原是巴黎天主教大學的地質教授。因為他做了兩篇文章贊成進化論，被他基督會的上司革了職，放逐到遠東來，歸在中國的基督會嚴加管束。但是他不但不介意，而且歡天喜地的跑來，因為他認為這是上帝給他研究中國地質的好機會。果然到這裏來不到一年就在河套發見了舊石器時代的遺物。一九二九年回到巴黎就被舉為那年法國地質學會的會長。基督會的長官仍然不願意他在巴黎住，所以他又回到遠東來，拿三百元一月的薪水在地質調查所的新生代地質部做研究員。葛利普是德國種的美國人。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牧師。他却是極端反對神秘宗教。他原

在哥倫比亞大學當了十六年的教授。到了一九一七年美國加入歐戰，各大學紛紛的做反德運動，他就被革了職出來。一九二〇年他到中國來任北京大學地質系的教授兼地質調查所的古生物主任。他不但是工作極勤而且是熱心教育青年的人。當北京大學屢次索薪罷課的時候，他總把地質系的學生叫到他家裏去上課。他因為「風濕」病的原故，兩腿不能走動，手指也都腫脹，然而他的工作比任何人要多。這一次美國地質學會供給他一一部分的經費，他纔能回國去赴會。我們五個人坐在一張桌子上：一個瑞典人，一個法國人，一個德國種的美國人，一個英國婦人，加上了一個中國人，成為全船上最國際化的一張桌子。

葛先生在中國十二年了，而且他決心終身在中國服務，所以他痛恨日本人。廿六日船到了神戶，日本人上船來檢查護照。葛先生就很不願意：「我又不要在日本上岸，他們為甚麼還要查我的護照？」我告訴他我們是在日本領海裏，只好聽他。日本驗護照的人的知識是很有限的，外國話是不大懂的，而又喜歡裝出很大的架子。驗葛先生護照的時候，一切問話都是我代他答了，倒還痛快。等到輪着他的秘書伍太太時候就麻煩多了，因為伍太太帶的是一張臨時的護照。查驗的人問來問去弄不明白。葛先生看得不

耐煩起來，對他厲聲的說道，「她是我的書記。我們自從你們佔領中國的土地，殘殺中國的人民以後，再也不願意把腳踏到你們國土上。你還不快點把護照交還她！」那個檢查員大概也沒有十分聽懂，只向葛先生瞞了兩眼。在他們兩位的護照上面打上「不准上陸」四字，然後算完結。當時在場的人都很對於葛先生表同情。有一個人告訴我道，「日本驗護照的人實在太沒有腦袋了。同船的一位小姐把護照給他看。他照着護照上的款項一一問下去。『你結婚了沒有？』『沒有』。『你有子女沒有？』這位小姐大怒，同時在傍的人都大笑起來。然而這位檢查員似乎沒有懂得有甚麼可笑，仍舊面不改色的向下問去！」

驗完了護照，葛先生一個人坐在甲板上，還有餘怒。忽然有不識相的日本人來向他招攬買紀念品。葛先生對他厲聲的說道，「自從你們佔領了中國的土地，殘殺了中國的人民以後，我發誓不買日本貨。你快點給我走開去！」於是全船的人都知道葛先生是個中國迷；他的愛中國遠勝於中國人自己。

七月四日船到了檀香山。畢叔普博物院的主任布利安先生來接我們，用他的自用汽車帶領我們游覽了大半天。除去了伍太太之外我們都是到過檀香山的，但是大家都願

意再把舊游的地點溫習一遍。山上的火山跡，海邊的珊瑚礁，都是學地質的人所應該注意的。此外如水族館的動物，公私園林的植物，奇綠的海水，深紅的土山都是有目共賞的。我個人所最喜歡的是檀香山的氣候。華威夷羣島已經完全在熱帶裏，然而終年的溫度並不很高；不但沒有漢口九江的那樣酷暑，就是比上海北京的夏天也溫和的多。所以檀香山可以說有熱帶的好處，沒有熱帶的壞處。我把這話告訴布利安先生。他說，「還有一點也是檀香山的特色。檀香山是太平洋的孔道，所以人種方面很是複雜。但是各種人相處得異常的和洽，從不聽見有種族的爭鬥，連日本人都能與人相安！」

布利安先生把我們送到海邊一個小飯館裏吃晚飯，因為他晚上另有約會。走上樓去，滿座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學生；原來是慶祝七月四日國慶來開會的。學生之中土人之外還有中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我們從傍看他們喝着吃着，說說笑笑，演說以後又有本地的音樂，覺得布利安的話是不錯的：檀香山種族的成見是比較的不深的。吃完了飯葛先生還要去看法威夷的跳舞，叫侍者去僱汽車。葛先生又囑咐不要日本人開車。等到我們下樓，我聽見掌櫃的打電話，只是說「摩西摩西」，我方纔恍然大悟，飯館子

原來是日本人開的！因為他們美國化很深，連我不留心都沒有看出！

夏威夷的露天跳舞場是在郊外。凡有常看電影的人都領略過的：歌舞音樂裝束，都與我從前在電影裏看見的一樣。只有最後兩個小孩子上高樹取可可蕉果是電影裏所沒有的。歌舞的人大半是混血種；爲首的一個男子幾乎完全是一個美國人。葛先生看了却異常的高興；每奏完了一劇

他熱烈的拍手。最後他又立起來和做首領的那個人拉手：

「我們很謝謝你肯努力保存這種歌舞和音樂。這是很重要的工作，希望你永久的維持下去，使得本地的文化不要消滅！」聽見他話的人都很感動。一個女子走過來把她的一串黃花圈拿了下來套在葛先生頸上。我於是覺得一個人的熱忱表現如果是真的，總可以獲得人的同情的。

關於科學研究之我見

濤鳴

衣食住行都到了美滿地步的西洋人，精神能力沒有出路，於是舉起望遠鏡望天上看，把從恆河沙數里外來的星光，用分光鏡分析一下，因而推想星中有什麼原質，溫度是幾千度，年齡是幾兆年；或且跑到荒山幽谷，發掘古代遺骸，從一粒牙齒之微，推想幾萬年前原人的飲食習慣。這種工作，是極有趣味的，是能廓充人類的眼光和思想，在文化上是很有價值的。但是這種工作的結果，離開國計民生的問題，是很遠的。

不但空間距離遠的天文，和時間距離遠的古生物，與國計民生的關係嫌遠一點。就是沒有空間性和時間性的物

理化學，甚至於與我們同是有生的動物和植物，也有許多的問題，只有學理上的價值，而無實用的價值。不錯，今年的理論，明年變爲實用，在科學上是常見的。並且一個理論研究的結果，縱不能直接應用，往往可以促進別的理论研究，而間接產生應用的結果。所以真正科學家，對於研究的問題，不問有無應用的可能。但是我們要知道同是理論的問題，有重如泰山，有輕如鴻毛。關於此點，俟後日再談，現在不必細說。

研究科學不但是要用腦力，並且是很費錢的事情。所以我們可以把科學研究，當做一件投資事業看。投資的方

對於秦氏全家自殺的意見

衡 哲

最近上海出了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自殺案件，一位秦理齋夫人同她的三個子女的自盡。對於這件案子的底細，我們雖然不容易知道，但從大體上看來，情感確是一個重要的份子，雖然我們也不相信情感是這件悲劇的唯一份子。國內輿論界對於這件事的態度，大抵是一致的惋惜；間或有一二家報社，在惋惜的情調之上，還加了一點『可風末俗』的絃外之音，如五月八日大公報對於這件案子的社評所昭示于我們的。

秦夫人母子的至情深義，是不容我們否認的，也是不容我們不悲嘆與敬仰的。但我們仍不能不懷疑，（一）自殺是不是這個至情深愛的最高表現？（二）在秦家這件案子中，在純粹情感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動機？假如有的話，是否非出之于自殺不可？（三）凡有不能避免的責任之人，是否有權自殺？

自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許多人以為牠是一種懦夫的行爲，這是不對的；因為牠需要勇氣與決心，這在一個懦夫是萬萬做不到的。故自殺確是一種勇敢的行爲，雖然我

們却也不必因此便崇拜自殺。即以這件案子作例，秦夫人『伉儷情篤』，不得不爲『實現生命而毀滅生命』，（引大公報社評中語）；或是她及她的子女的身體太壞，前途無望，不得不以慧劍斬斷塵緣，——對於這種情形，我不但了解，並且有同情。故我對於第一個問題，我的答語是，『自殺在某種條件之下，是可以成爲至愛極義的一個表現的。』我的所謂某種條件，是（一）本人已經絕對不能再與環境奮鬥，（二）本人對於後死之人，不負任何特殊的責任。這兩個條件亦即是我上面所提出的第二第三的兩個問題。

據我們的觀察，秦夫人自殺的動機，除了她那高尚的情感之外，其實也並不是沒有其他份子。我們雖然知道經濟的份子似乎並不重要，但我們也不敢說這個自殺完全與『經濟無關』，這是其一。其二，我們知道，在秦理齋死後，他的父親曾寫信叫秦夫人到無錫去，同他和他的那位『狐疑瑣碎』的姨太太同居（見秦翁致其媳的一封信）。其三，我們又知道，在秦理齋未死之時，他們夫婦倆曾因中

國的禍患相乘，覆亡無日，常常談起全家自殺的問題。

（見秦夫人致其亡夫的手書）。在這區區的斷片零札中，我們已經找着這麼兩三件與純粹愛情無關的材料了。我們似乎不能那樣簡單的，把『殉夫』與『殉親』的一個動機，來判定這件案子的內容吧！

我們既知道，在這件案子中，惡劣的環境也不能不與純粹的愛情分負一點責任；那麼，我們便要問，一個人對於惡劣環境是否應該投降——即是自殺？我個人的意見是，我們不應該自殺，我們應該與環境奮鬥。固然我知道，奮鬥不一定能引我們到那成功的路上去。但我們與其得到一個僥倖的成功，還遠不如獲得一個奮鬥的失敗。我們也知道，奮鬥也不是盡人所能的，也不是在任何心理狀況之下所能的；故我在上面曾說，在某種條件之下，自殺儘不妨比奮鬥還要勇敢。不過假使那某種條件不能成立，假使一個人尙有不能避免的切身責任，假使他非奮鬥便要對不起他的所愛的人，以及社會國家；那麼，他的自殺便成了一件躲懶自私的行爲。以秦夫人的學術與人品，又不完全無所憑藉，似乎尙儘有與惡環境奮鬥的餘地。何況她還有三個未曾成年的子女，在在需要她的教養與扶持？這一個意思，又把我們引到我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一個對他個

人負責的問題了。

我們大家承認，人類最高尚的愛，莫過于母愛，而一個人最重要的責任，以一個女子的眼光看來，也莫過于父母對於兒女的教養。因爲以普通的人情而論，旁的責任多少總不免有點自外鑠我——或是偏於理想，或是間接太遠——只有自己的兒女，乃是自己創造的，故我們對於他們的責任，是絕對不容折扣的。據我所知，則在秦氏這件案子中，除了她打算帶着去的一個有病的幼子之外，尙有一個十九歲的兒子，與一個十六歲的女兒；而秦夫人但對他們哭泣，叫他們『力爭上進，以慰泉下亡親』，試問，以兩個方始含苞的幼年，驟然遭着了這樣心理上的創痛，環境又是黑暗甚於光明，我們又叫他們怎樣的『力爭』去？固然，『千古艱難唯一死』，一個人若非感到人生的山窮水盡，誰又肯去把自己寶貴的生命輕輕的毀掉？因爲這個緣故，我們對於自殺是不忍責備的。但同時，我們所處的社會與時代，既多少有點畸形，變態心理也就成爲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雖然反對那『偷生苟安的人生觀，對着至愛只有一個冷酷的私我主義，』（見大公報社評），我們也何忍再去獎勵自殺？何況所謂『殉夫殉親』的行爲，也不過與寡婦守節一樣。女子中有

自願那樣做的，我們儘不妨對她們脫帽致敬；但我們的良

之愛更爲偉大與無私，更爲需要犧牲的一個母愛的存在。

心却仍要叫我們去勸她們不要那樣做——我們即不去勸願

他們把她的死戰士送了回家，

那樣做的不做，又豈忍去勸不願那樣的去嗎？在封建思想

她不哭鬧，也不暈厥。

的威權之下，我們儘不妨爲那些棄子殉夫，和埋子養母之

『她應該痛哭，不然她準死，』

類的節婦孝子，去建牌坊，請褒狀，以求滿足一般做父母

她的侍女們見了都說。

與做丈夫者的虛榮心，但在現代的社會上，我們似乎也須

× × × × ×

爲那些被棄與被埋的孩子們想一想，我們對於這類似是而

她們低低的讚美他，

非的道德，也似乎應該有一個向背分明的態度。依我個人

讚他那可愛的人格，

的意見，則這類的道德觀念，正是到了自私與殘忍的極峯

一個最真的朋友與最義的仇敵；

。我們是絕對不忍讓牠再侵佔到青年們的腦筋中去的。

但她仍是不動也不泣。

因此，我對於秦夫人的自殺，雖然有相當的欽敬與同

× × × × ×

情，但我却仍不能不對於賢者有一點責備。我們對於她那

一個侍女輕輕的走過來，

樣自私的去躲避她自己對於兒女的責任，也不能不表示很

走向那戰士的安睡處，

大的失望。自殺在某種條件之下，誠然是一件勇事，甚至

她把他的面部揭開了，

於是一種幸福；但我們相信一個有未曾成年子女的人，是

但她仍是不哭也不語。

沒有權去享受那自殺的幸福的。

× × × × ×

現在且讓我引英詩人泰尼生(Tennyson)的一首詩，作

走來了一個九十歲的養娘，

爲我對於秦氏那兩位青年，以及世間無數的不幸青年們的

把他的孩子放在她的膝頭上：

奠淚吧。我又願世上無數未來的秦夫人，在她們孤幃暗泣

她的眼淚忽如山洪的暴發，

之後，相從地下之前，先一讀此詩，俾知世尙間有比夫妻

『我的兒，我爲你活在這世界上！』

編輯後記

適之

△張佛泉先生今年新從美國回來，他現在大公報和國聞週報的編輯部。這回承他抽出工夫來給我們寫文章，我們非常感謝。

△湯爾和先生最近從日本回來，他的朋友見了他，總要請他談日本的情形。他如今寫了這篇「從日本歸來」（題目是我加的），我們讀了至少可以知道一部分的日本人對於中日問題的見解。這篇文章裏報告別人的談話，有用虛線表示省略的地方，都是依他原文的。

△兩年前，周豈明先生最初聽說我們要辦一個唱低調說老實話的刊物，他就寫信給我，勸我不要幹這種傻事。其實他心裏是贊成這種傻事的。這回這個傻孩子過兩週歲，豈明先生特地寄一篇「太監」來，並且說明是「奉賀獨立評論之百一期」。我們盼望他常時捎點結果給這個傻小子，不要等到過年過節才送禮。

△「濤鳴」先生是國內做研究最有成績的少數科學家之一，他來談「科學研究」，一定是值得我們留意的。

△丁文江先生的蘇俄遊記，今回正式開始發表了。他在百分忙碌的時候，才寫了這一段最有趣味的「楔子」，又被公事打斷了。我們盼望他從此一氣繼續寫完這部遊記。他的西南遊記，擱了二十年，我們讀了還覺得很新鮮。但蘇俄的進步是日新而月異的；他的遊記材料若擱在箱子裏太久了，就不適用了。

△獨立評論的兩週年，恰巧在我的重傷風裏過去了。我只能借這個機會，重說我屢次說過的話：我們十分誠懇的向這兩年來投稿的許多朋友表示感謝，並且盼望他們繼續幫助這個小刊物的長成。

△請各位讀者注意本期附送的「獨立評論兩週年紀念優待券」。請各位朋友用這券幫助我們徵求長期的讀者。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學園」、「藤圍」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體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體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
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
地)每月二元三角(香
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
(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
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學文月刊

創刊號
(五月一日出版)

要目

- 懶(詩) 饒孟侃 你是人間的四月天(詩) 林徽音
- 太湖(詩) 孫洵侯 野狗(詩) 林徽音
- 往日(詩) 陳夢家 九十九度中(小說) 季羨林
- 戰場之旁(小說) 揚振聲 年(散文) 季羨林
- 薩郎寶與種族(論文) 李健吾
- 傳統與個人的才能(論文) 季羨林
- 巨齋尺牘(論文) 季羨林

發行部 北平嵩祝寺後身一號
定價 零售大洋三角
預定 全年連郵三元半年一元六角

國際週報

第七卷
第十三期

要目

- 日本之荒謬聲明與積極對華侵略
- 法蘭西經濟的動向及佛郎之前途
- 歐洲和平關鍵之奧大利
- 英國與日本之商業戰爭
- 波蘭與蘇俄之關係
- 日本商品之驚人發展

每份定價大洋五分半年連郵費一元
九角全年二元五角
本社優待社址：南京湖南路18號
六月三十日起見特自五月一日起
接向本社訂閱本報一年者贈送一九
三三國際之關係冊

湖北教育

育月刊

第六期

復興民族的基礎
世界教育的趨勢和我們應有的努力
中國教育近七十年來改造之趨勢
歐洲各國職業教育的特點與中國職業
教育問題
生產教育與職業教育
中學自然學科的目的及教學方法
對於湖北小學教育界今後的希望

訂閱處：
湖北教育廳編審委員
會
價目：
每期二角 全年二元
郵費在內

解決中日的「任何懸案」？

胡適

偽國的承認不承認

陶希聖

北遊訪學記

譚嗣同遺稿

南遊小識

叔永

「日本和平」的又一個看法

衡哲

申報年鑑(書報介紹)

千家駒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〇二號

國民三十三年五月廿七日

定價每期實售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晨光書社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 民智書局
宣內 佩文齋 廠甸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 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 朝野書店 朝
大治費社 | 平西
清華消費社 成府分社
天津書局 代定 南開大學 | 天津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 總代傳及代
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 上海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
書社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南京
鎮江書局
徐州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局
振華書局
南通
常熟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 武昌
時代書店 真美善書店
新生活書局(代定) 胡正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廣州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
費社
汕頭
大東書局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報社
廈門
永昌公司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威海
青島書局
荷澤
荷澤書報代辦部
臨清
文衛書局
安慶
世昌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綏遠
甘小書報社 中華書局
宣化
豐民書報社(代定)
太原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西安
甘肅書報社
蘭州
現代文化社
成德
文寶書局
萬縣
新川書局
合川
新友書店
重慶
東方書社
雲南
新友書店
貴陽
現代書店
杭州
萬有圖書公司
福州
開明書店
廈門
衡州派報社 |
|--|----------------------------------|---|--|--|--|

五六〇一局東：話電 號二同胡牙月北殿慧慈門後平北：址社

解決中日的「任何懸案」？

胡適

今天東京新聯社電報說，日本駐我國公使有吉預定二十三日起程回任；他這一次回任，携有新近決定的對華方針的訓令，據新聯社的報告，日本對華方針的大綱如下：

一、日本政府今後為增進及維持東亞全局之和平，願與中國分担責任。但對第三者之干涉，或以對華援助為標榜而具有政治的色彩者，因鑒於上述之精神，決予以排擊。

二、解決中日懸案，即真成爲中日親善與確立東亞和平之前提；中國如表示誠意，則對於任何懸案之解決，日本決不惜與之努力援助。

三、日本政府就友邦之養成，常予以好意之指導，極力迴避地方性之交涉，欲輔助國民政府協力於友邦之繁榮統一與治安之維持恢復。

這個方案，在許多已往宣布的方案中，要算是最具體的了。總括起來說，這個方案要求中國與日本合作，反對第三者的干涉或政治色彩的援助；同時表示要援助中國的統一，避免地方性的交涉；又表示如中國有誠意，日本不

惜努力援助解決中日間「任何懸案」。這三項之中，第一項是原則，而其餘兩項是方法。如果後兩項做不到，第一項的中日合作是不可能的。

我們早就屢次明白說過：今日的日本決不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在日本的侵害與侮辱之下，也無法可以和日本做朋友。我們也說過：「滿洲國」的存在恰是割斷了中日兩國之間一切連鎖，使這兩國成爲不解的仇讐。這裏面沒有多大的理性可說，這完全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感情問題。人們豈不知道全歐洲的和平必須建築在德法携手的基礎之上？然而感情的障礙沒有剷除之前，德法携手是不可能的。所謂「東亞全局的和平」，不是中國破壞了的，是日本的軍閥破壞了的。日本軍人這兩年半的工作，在日兩國之間建築起了一道感情上的壕溝，把平時愛好日本文明或敬重日本民族的中國人都逼上了仇視日本的不幸的路上了。我們老老實實的承認，這一道感情上的壕溝在今日是無法可以填平的，——除非是有一種超人的，靈蹟一般的，絕偉大的政治手腕！

就拿今天電傳的日本對華方針來說，我們也承認「解決中日懸案是真成中日親善與確立東亞和平之前提」。但我們要問：日本真有誠意解決「任何懸案」嗎？日本政府既已提出這個「解決任何懸案」的方針來了，我們當然要指出：「任何懸案」當然應該包括「滿洲國」為第一個必須解決的中日懸案。這個第一懸案如果無法解決，其他的「任何懸案」即使都能有解決的方法，都不够剷除兩國之間的仇讐的惡感。

然而湯爾和先生告訴我們（獨立一〇一期）：日本某前當局對他說：「中國人在這時候，倘使向日本政府要求交還滿洲，沒有人敢答應這句話。即使我自己再上舞台，也決不能辦這件事。」如果日本在朝的外交當局也和這位在野的外交家作同樣的看法，那麼，「任何懸案」直是欺人之談，而所謂「中日親善」與「東亞全局之和平」也都是欺人之談。

我們要忠告我國的外交當局：有吉公使這番回任，如果要求中日兩國直接交涉中日間的「任何懸案」，我們必

須歡迎他，但是必須明白的，堅決的提出這個先決的「滿洲國」懸案。我們必須依照我們從前應付膠澳問題的方法，無論在巴黎或在華盛頓或在日內瓦或在任何地方，我們必須提出這個問題作為先決的問題。

在這個先決條件之下，我們不反對直接談判。

我們要警告我們的外交當局：據外間的傳說，關東軍將領在大連會議的結果，表示對於「滿洲國」不滿意，主張把東北四省改為一種委任統治，委託給日本軍人直接統治。這個傳說如果屬實，日本軍閥真要把那個傀儡國改作直接統治的屬地了！我們政府不可輕易忽視這種傳說，應該特別注意這種形勢。我們對日本，對世界，決不可迴避這個滿洲問題。我們的敵人要我們不談這個問題，難道我們就乖乖的不談了嗎？我們必須時時刻刻提出這個問題，天天談，日日喊，站在屋角上大喊，鏗而不舍的大喊。我們決不可因敵人忌諱而就忽略了這三千萬人民所在的失地，讓他們去任日本軍閥的隨意宰割！

廿三，五，廿二晨，華北停戰協定的週年紀念

盧仝的石頭詩

自補

我在天地間，自是一片物。可得扛壓我，使我頭不出！

偽國的承認不承認

陶希聖

(一)

政府對於東三省熱河領土上日本以暴力建設的政治組織，今日已到了難處的境遇——不可承認而又不得不交涉。反對承認的人說：「交涉就是承認」。主張交涉的人說：「雖設領事也不算承認，交涉并不是承認」。(後者見五月二十日北平的報紙所載某要人談話)。到底交涉與承認是不是一件事呢？

依前一說，交涉便是承認，不承認便是不交涉。並且他們還提出法律上承認與事實上承認的名詞，說道：「交涉便是事實上承認。」依後一說，交涉不是承認，所以連設領事都可以，何況從來沒有一回談判見於文件，除塘沽協定以外？

我以為這些議論裏面都有錯誤，錯誤是在於把好些不同的觀念給混淆到一起去了。而根本的原因是在把政論與法學弄到一起。其實政論儘管主張不承認，法學上並不是不能作任何交涉的。同樣的，在政論上儘管說這是不承認，法學上却會認為這便是承認的。

在法學上，不承認並不是不理會。沒有文件並不能說就是不承認。某種類的交涉並不一定就是承認，設領事却一定是承認。還有對於一個已承認的國家的新政府，有法律上承認與事實上承認的分別。對於一個新國家，只有承認與不承認，並沒有法律上與事實上之分。

(二)

對於一個從來沒有承認過的國，有明示的承認，與默示的承認兩種。以正式文件說明承認的意思，固然是承認；即不用文件，把那個政治組織當做一個國際團體中的一員去和他交涉，也是承認。承認與不承認之分，全在於交涉時候的意思。如正式接受他派來的外交代表，或派遣外交代表到他那兒去，都是承認。

指派領事不算承認，法學家本有兩說：有說算承認的，也有說不是承認的。不過領事須得向駐在地官廳呈示 *exequatur*，這個程序就是承認。如果派一個商業代表，在本國也沒有正式公文呈示當地政府，在當地政府也不把他當做領事待遇，都不算是承認。(Hall, International

(III)

北美合衆國獨立後，曾派遣外交代表到歐洲各國去。

法國這時沒有承認美國，却允許後者的外交代表駐在巴黎，作非官式的交涉。Netherlands 也接受過。西班牙拒絕美國所派代表於中途，後來又接受了，但明白聲明「這不是承認，承認須別以條約爲之。」德國曾允許美國代表駐在柏林，進行非官式的交際，但不久以後又請他不要再來了。(Moore, Digest, 206—207)

英國是美國的母國，未承認前，政府對於駐美國的使臣曾給以訓令，說道：「如國民受事實上政府之損害，本國有向他要求賠償之權。……爲保護那反抗本國的廣大領土以內國民的利益起見，今後有與利徐孟的中央權力以及各地方權力交涉的必要，但此項交涉，並不含承認的意思。」(Moore, Digest, 209)

南非共和國代表於一九〇〇年五月十二日到美國，與國務總理會見，他們聲明他們本是南非共和國的全權代表，但這回却是私人資格來遊。兩國之間因此也並不生承認的效力。(Moore, 213) 美國於一八六六年始承認 Santo Domingo，但一八四五年曾派遣使臣前往考察政治，並會

於一八五一年派使往調解此國與海梯國之紛爭。(Moore, 217)

上面的例，是說承認與交涉並不是一回事。爲了事實上的必要，一國與一個未經承認或拒絕承認的政治組織，並不是不可交涉，但是否承認，全看交涉的意思。(Moore, 27)

但是前面又剛說過，一個不好，無論有沒有文件，交涉便是承認——默示的承認。

(IV)

母國的承認與第三國的承認，在法學上是沒有區別的。(麥根托西關於西班牙對西屬美洲各國獨立後的承認之演說，却以爲大不相同。)不過，母國的承認在政治上效用極大。母國的承認，就是那被承認的政治組織的獨立，更具體的証據。

所以母國對於反抗本國的政治組織的承認，更比第三國慎重。第三國所不承認的東西，母國斷不可以承認。但是母國的不承認，並不是不理會就算完了。那沒有被承認爲獨立國的領土以內，對於第三國之一切權利義務，都當仍舊擔負。在這一點上，過去我國的政府有很大的疏忽與錯誤。東三省政府對於第三國的債務或買賣契約，所謂滿

洲國者拼命去履行，而中國政府反沒有注意。但是反對交涉的人，以為要貫徹不承認主義，只得不理會，一樣是不對的。

河北察哈爾與偽組織相鄰的地點蔓延幾千里，東三省熱河裏面中國人口幾千萬，中國那能不理會。但是理會又涉及承認了。這裏是要國際法專家去辨析的。一般常識及政論在這兒沒有多大的裨補。我沒有專學國際法，當然不能提出詳細的討論和具體的意見，不過，我以為國際法專家應當下詳細的討論，出具體的意見，把什麼樣的交涉是

承認，什麼樣的交涉不是承認，判別出來。我在這兒所能指出的是：

- (一) 不承認不就是不理會；
- (二) 無文件不就是不承認；
- (三) 派遣領事就是承認，派遣非官式的代表並不是承認；
- (四) 有交涉可以構成默示的承認，有交涉却並不一定就是承認。

二三，五，二二，北平。

北遊訪學記

譚嗣同遺稿

瀏陽譚嗣同（生於一八六五，死於一八九八）是戊戌維新運動的一個領袖。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而沒有受過近代式的訓練；見解有時十分透闢，但有時也十分幼稚。他的文集續編裏有「報貝元徵書」，有兩萬二千八百多字，作於甲午年七月（一八九四），最可以代表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傑出人物對於國家危機的感想，可算是那個時代的最重要的思想史料。可惜集中此類重要文字殊不多見。去年我過南京

，見着唐有壬先生新近得着的譚嗣同「上歐陽夫子書」的原稿，承他送了我一份影片，並且許我發表。此稿約有七千二百多字，記他從湖北到上海，從上海到北京，五個月中的思想上的大變動。歐陽夫子即歐陽鵬，字辦薑，也是瀏陽人。書中說「此書為北遊訪學記」，故我用作題目。考陳乃乾先生的「瀏陽譚先生年譜」，光緒甲午冬天他在湖北；次年乙未（一八九五）康有為在北京倡強學會，譚嗣同

從湖北到上海，北遊北京。又次年丙申（一八九六）春，他在南京候補一年。今按此書尾的月日爲七月二十三日。書中說：「去年底到鄂，……旋當北去，……遂至於上海」；又說：「六月十八日出京，

二十九日至南京，與舍姪分伴，獨入官中矣。計北遊迄此幾五個月。」書中又有「到此半月，日日參謁」之語。可見此書作於丙申七月，書中所記乃是乙未年年底從湖北到上海，丙申春從上海到天津北京，六月底始到南京，以知府在南京候補，——書中所記乃是他這半年中的感觸與思想。陳乃乾先生的年譜依據梁任公先生所作傳，傳文所記年月甚模糊，故譜中記他北遊事誤繫於乙未年。此書寫四十年前的維新志士徘徊於科學（格致）與宗教兩條歧路之間，最可以供我們今日的反省。

二三，五，十九，胡適記

夫子大人函丈：在京略復一箋，交舍姪帶至漢口交袁九成寄。時正檢點出京，撥冗寫之，殊不極意。隨於六月十八日出京。二十九日到南京，與舍姪分伴，獨入官中矣。計北遊迄此幾五個月，時不爲不久，地不爲不遠，見人

不爲不多，於身心宜有長進；又慮不親慈訓將入於偏妄而不覺，用敢條錄所見，冒昧說之，冀加砭訂，是此書爲北遊訪學記矣。

去年底到鄂，意中忽忽如有所失。旋當北去，轉復悲涼。然念天下可悲者大矣，此行何足論，且安知不爲益乎？遂發一宏願：願徧見世間碩德多聞之士，虛心受教，挹取彼以自鑑觀；又願多見多聞世間種種異人異事異物以自鑑觀。作是願已，遂至於上海。

於傅蘭雅座見萬年前之殭石，有植物動物痕跡存其中，大要與今異。天地以日新，生物無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臭，奈何自以爲有得而不思猛進乎？由是訪學之念益急。

又見算器，人不須解算，但明用法，即愚夫婦可一朝而知算，勾稽繁隱，無不立得，器中自有數目現出示人。百試不差。兼能自將數目印成一張清單送出。此雖至奇，然猶有數可計，推測而致者也。

又見照像一紙，係新法用電氣照成，能見人肝膽肺腸，筋絡骨血，朗朗如琉璃，如穿空。兼能照其狀上紙。又能隔厚木或薄金類照人，如不隔等。此後醫學必大進。傅蘭雅言此尙不奇，更有新法能測知人腦氣筋，繪其人此時心

中所思爲何事，由是即可測知所夢爲何夢，由是即可以器造夢，即照器而夢焉。且言格致而有止境，即格致可廢也。今雖萃五大洲人而研格致，不過百千萬爾絲僅引其端焉。久之又久，新而益新，更百年不知若何神妙。况累千萬年十萬百萬千萬萬萬年殆於不可思議。大約人身必能變化，星月必可通往來，惜平生早不得見焉。因思人爲萬物之靈，其靈亦自不可思議，不可以形氣求，乃並不可以理求，無理之中必有至理存焉。故西人格致依理以求，能行而不能言其所以然，是於無理之理懵焉。西人之學，殆不止於此。且其政事如此之明且理，人心風俗如此之齊一，其中亦必有故焉，而未得察也。徧訪天主耶穌之教士與教書，伏讀明辨，終無所得，益滋疑惑。殆後得治心免病法一書，始窺見其本原。今之教士與教書，悉失其真意焉。

到天津見機廠輪船船塢鐵路火車鐵橋電線礮台等。他若唐山之煤礦，漠河之金礦，無一不規模宏遠至精至當。此在他人能舉其一，功即不細，合淝兼綜其長，夫亦人傑，惜晚節不終，彌增悼歎。繼其位者遠不能逮，敷衍尙不能了，公論慙焉。及出郭，見上年被水災之難民棲止堤上，支蓆爲屋，卑至尺餘，長闊如身，望之如柩，鵝面鳩形，無慮數千。然能逃至此，猶有天幸者也。順直水災十餘

年，未嘗間斷，今夏永定河又決，河道壅塞，海口高仰，自然止有水害而無水利。大沽口雖盛漲，商輪止能到塘沽，則淤遏已可見。而中外大僚決計不疏鑿，方以爲幸，云天生奇險以衛京師，使外人兵輪不得駛入。幸災樂禍，以殘忍爲忠蕪。生民殆將爲魚乎？且就彼所言，抑又左矣，外人要來，何必定由此道，獨不記去年關外却不由水道耶？

見難民作種種狀，悚然憶及去年家鄉之災，幸有人焉以維持之，不然，大亂一作，慘毒當不止此。辦賑者真功德無量哉！又自念幸生豐厚，不被此苦，有何優劣，致爾懸絕？猶曰優游，顏之厚矣！遂復發大心，誓拯同類，極於力所可至。

京居既久，始知所願皆虛，一無可冀。慨念橫目，徒具深悲，平日所學，至此竟茫無可倚。夫道不行而怨人者，道之不至者也。道必倚人而行者，亦自必窮之勢也。因自省悟所願皆虛者，實所學皆虛也。或言聖人處今日苟無尺寸柄，仍然無濟。是大不然。聖人作用，豈平常人能測？人爲至靈，豈有人所做不到之事？何況其爲聖人？因念人所以靈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當無有做不到者。即如函丈辦賑之時，天時人事一無可恃，性急之人，無有

不焦思極慮以爲萬無一成者，卒之竟平平澹澹度此奇阨，雖天亦報之以豐熟之歲，豈有他哉？特函丈當初仁恕和平之一念爲之也。當函丈焚香告天時，一心之力量早已傳於空氣，使質點大震盪而入乎衆人之腦氣筋，雖多端阻撓，而終不能不皈依於座下，此即鬼神之情狀與誠之實際也。嗣同信道不篤，妄欲易以雜霸之術，拚命而行之，將以救燃眉之急。使以此治天下，初必有奇效，久之，患氣必將愈烈。何也？人心難靜而易動者也。結冤甚易，解之甚難。靜之以和平，天下自漸漸帖服，動之以操切，皆將詭詐流轉以心相戰，由心達於外，而劫運成矣。如兩虎相鬥，終於兩斃而後已。以是益服函丈之堅忍果決，非淺心所能及也。自此猛悟所學皆虛，了無實際，惟一心是實。心之力量雖天地不能比擬，雖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毀之，改造之，無不如意。即如射不能入石，此一定之理。理者何？即天也。然而至誠所感可使飲羽，是理爲心所致，亦即天爲心所致矣。大約人爲至奇之物，直不可以常理論。古人言冬起雷，夏造冰，以爲必無之事，今西人則優爲之。再閱萬萬年，所謂格致之學，真不知若何神奇矣。然不論神奇到何地步，總是心爲之。若能了得心之本原，當下即可做出萬萬年後之神奇，較彼格致家惟知依理以求，節

節而爲之，費無窮歲月始得者，利鈍何止霄壤。傅蘭雅精格致者也，近於格致亦少有微詞，以其不能直見心之本原也。嗣同既悟心源，便欲以心度一切苦惱衆生。以心挽劫者，不惟發願救本國，并彼極強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心不公，則道力不進也。佛說出三界，三界又何能出，亦言其識與度而已。故凡欲爲教主者，不可自說我是某國人，當自命爲天人，俯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也。立一法不惟利於本國，必無傷於各國，皆使有利；創一教不惟可行於本國，必合萬國之公理，使賢愚皆可授法。以此居心，始可言仁言恕言誠言聖言參天地贊化育，以之感一二人而一二人化，則以「一」感天下而劫運可挽也，雖窮爲匹夫，又何傷也哉。重經上海，訪傅蘭雅，欲與講明此理，適值其回國，惟獲其所譯治心免病法一卷，讀之不覺奇喜，以爲今之亂，爲開闢未有，則亂後之治，亦必爲開闢未有，可於此書卜之也。此書在美國已非甚新，近年宜更有長進。然已入佛家之小乘法，於吾儒「誠」之一字，亦甚能見到，由此長進不已，至萬萬年，大約一切衆生無不成佛者。學者何可不力爭上流而甘讓人誕先登岸耶？涂夫子思以化電諸學制槍砲，此書所言感應之理皆由格致得來，是即化電之根原，各國苟能講心學，一切殺人

之具自皆棄置勿復道，此是必有之事，可爲衆生豫賀。然必由格致政務入手，方不雜於曼秋太史專精誠之說，故曰下學而上達也。持此以讀六經往往可得神解，獨惜易學尙未昌明耳。易冒天下之道，大約各教之精微誕謬易皆足以括之，故曰，至賤而不可惡，其精微處，船山易傳多已發明，惟誕謬處，尙待旁通耳。今謹購治心免病法呈覽，其所用字樣各就本教立名，於大義無涉，讀者可隨意改之，初無傷也。

在京晤諸講佛學者如吳雁舟，如夏穗卿，如吳小村父子，與語輒有微契。又晤耶蘇教中人，宗旨亦甚相合。五大洲人其心皆如一轍，此亦一奇也。於是重發大願，晝夜精持佛咒，不少間斷：一願老親康健，家人平安，二願師友平安，三知大劫將臨，願衆生咸免殺戮死亡。漸漸自能入定，能歷一二點鐘久始出定，目中亦漸漸如有所見，惟恨道力淺薄，一入官場，便多擾亂耳。

達則兼善天下，不知窮亦能兼善天下，且比達官之力量更大，蓋天下人之腦氣筋皆相連者也。此發一善念，彼必有應之者，如寄電信然，萬里無阻也。即先聖先賢死而不亡，生人之善氣尤易感動，則冥冥中亦能挽回氣數，此斷斷無可疑者，特患人不專精耳。張巽之曰，「如來說法與達摩面壁，其度一切衆生苦厄，功效一也。」且不徒在

生然也，王船山先生曰，聖人之所養，死後可化爲百十賢人，賢人可化爲百十庸衆（不能舉其詞，櫟括其意）。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亦尊詩所謂「薪火猶傳死後功」也。所以第一當知人是永不死之物，所謂死者，軀殼變化耳，性靈無可死也；且軀殼之質料，亦分毫不失。西人以蠟燭譬之，既焚完後，若以化學法收其被焚之炭氣養氣與蠟淚蠟煤等，仍與原蠟燭等重，毫無損失，何況人爲至靈乎？此理不深，愚夫婦亦能解。愚夫婦能常念此，則知生前之聲色貨利諸適意事一無可戀，而轉思得死後之永樂，尤畏死後之永苦，於是皆易相勉於善。吳雁舟曰，「西人雖日日研求槍礮一切殺人之具，而其心卻時時願說天之明命。故其政俗幾乎開五大洲太平之局，亦彼教靈魂之說足以竦動其心遂響應於善也。」今察其樂，和平中正，迥非中國梆子二黃嗷殺之音，其得力自有在矣。至於生前欲爲功於天下，尤易見效。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誠之道，不可誣也。

所聞於今之人者至不一矣。約而言之，凡三家：一曰學，二曰政，三曰教。夫學亦不一，當以格致爲真際，政亦不一，當以興民權爲真際，教則總括政與學而精言其理。至於教則最難言之，中外各有所固，莫折於衷。試即今

日之事論之，教之實際無過五倫，而今日君臣一倫，實黑暗否塞，無復人理，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智，後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厲。行之千餘年，至宋末

，不料有入而代之者，即以其法還制其人，且以倫常字樣制其身，並制其心，所謂田成子竊齊國並其仁義聖智之法而竊之也。原夫生民之初，必無所謂君臣，各各不能相治，於是共舉一人以爲君。夫曰共舉之，亦必可共廢之。故君也者，爲天下人辦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驕奢淫縱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爲子孫萬世之計，而一切酷烈鉗制之法乃繁然興矣。而聖教不明，韓愈「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邪說，得以乘間而起，以深中於人心。一傳而爲胡安國之春秋，遂開有宋諸大儒之學派，而諸大儒亦卒不能出此牢籠，亦良可哀矣。故後世帝王極尊宋儒，取其有利於己也。王鐵珊之祖，死節者也，嘗與論死節之理曰，「君臣以義合者也，人合者也。君亦一民也，苟非事與有連，民之與民無相爲死之理，則敢爲一大言以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斷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是以官官宮妾自待也，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也。況後世之君皆以兵力強取之，非自然共戴者乎？又況有彼此種類之見奴役天下者乎？「鐵珊擊節歎賞，稱爲聖賢之精微。並言劉

夫子於古今君臣之際亦嘗慨乎言之。而同鄉某或疑爲不臣，噫，人心痛蔽，至於如此，焚書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詩書愚黔首，秦真鈍人哉！

西人憫中國之死於愚也，則勸中國稱天而治庶無畸重畸輕之弊，因秘天爲彼教所獨有，轉疑吾聖教之有缺，不知是皆吾所舊有也。三代以上，人與天親，自君權日盛，民權日衰，遂乃絕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祀天，天下人望天子儼然一天，而天子亦遂挾一天以制天下，天下俱卑，天子孤立。當時之強侯因起而持其柄，然民之受制則仍如故也。孔子憂之，於是乎作春秋。春秋稱天而治者也，故自天子諸侯皆得施其褒貶，而自立爲素王。春秋授之公羊故公羊傳多微言，其於尹氏卒云，「譏世卿也。」卿且不可世，又況於君乎？諸如此類與民權之說不一而足，且其戰例亦往往與今之萬國公法合，故公羊春秋確爲孔氏之真傳，然其學不昌者，亦與君主之學相悖而已矣。孔子於春秋猶多隱晦，至於佛胥公山之召而欲往，則孔子之心見矣。而後儒於佛胥公山兩章書，幾不能讀，可知中國君臣一倫，何嘗明乎？孔子之學，衍爲兩大支：一由曾子再傳而至孟子，然後暢發民主之理以充孔子之志；一由子夏再傳而至莊子，遂痛詆君主，逃之人外，不爲時君之民，雖三代之

君悉受其菲薄，雖似矯激，實亦孔氏之真傳也。持此識以論古，則唐虞以後無可觀之政，三代以下無可讀之書，更

以論國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純是興民權之微旨，次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亦具此義，顧亭林之學殆無足觀。（未完）

南遊小識

叔永

說到中國變化最劇烈的地方，誰也會毫不遲疑地說是廣東。牠不但供給了近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原動力，並且以牠雄厚的勢力，優越的地位，常常可以左右中國的大勢，所以我們對於牠自身的情形，是應該特別注意的。這正如一個重要的人物一樣，當他對於社會上做了一些重要事業以後，人們便對於他的一言一動加以深切的注意，雖然這些言動在他本人也許并無甚麼特別的意義。我此次到兩粵作短期遊歷，回來寫出一點小小的感想，也是這個意思。

我是八年前到過廣州的。此次重來使我第一注意的一件事，是從前長堤上的一片人聲，現在都幾乎為機器聲所代替了。我所謂機器聲，不是別的，乃是汽車的喇叭聲。

我們中國人是以善鬧著名的，而我們廣東同胞善鬧的本領，若在中國開一個比賽會，無疑地可以得到第一名獎牌。記得八年前到廣州的第一夜，住在當時東亞的最高建築，大新公司的第十四層樓上。那一夜長堤路上的人聲，

和旅館內的喧鬧聲，使我一夜不曾安睡。此次我們住的是在長堤裏面一條路上的新亞旅館。這條路，是現時廣州最熱鬧的道路——駕長堤而上之的熱鬧道路。所以我們住在此處的第一夜，照例也應該不能睡覺。不過此次擾我們清睡的，不是馬路上的人聲而是汽車的喇叭聲。當我們住在旅館中時，無論是白天或夜間，每隔一二秒鐘，必定有一個汽號式的喇叭聲走過。這些聲音，在夜半或天明的時候聽來，你簡直疑惑是坐船在大洋中遇了重霧，船中時時放出汽號以免來船的衝撞！

這一點小事，可以代表廣州生活的兩方面。一是廣州汽車文明的程度，不比國內任何城市差。事實上，國內不藉外資，不藉商埠，而用自己的力量造成的近代都市，當然以廣州為獨一無二。第二，是廣州的房屋，道路，公共建築，娛樂場所等等，雖然一一的近代化了，可是人民的習慣，似乎還不會走上現代化的道路。牠的表現，便是走

路的無規則，無秩序。因此，每一個汽車非按上幾次喇叭，不能走一步路。

也許習慣的改革，原來沒有建築道路那樣的神速；也許廣州同胞們在習慣方面已經有了不少的進步，不過非我們千里遠來，小住即去的客人所得而見罷了。誰曉得！

× × × × × × × ×

此次在廣東參觀各種建設事業，使我感興趣的，是到黃浦江上遊去看正在建築中的糖廠。記得八年前我到廣州，也會到黃浦上遊去參觀一個極重要的組織，那便是蔣介石的黃浦軍官學校。目下黃浦軍官學校，已在『成功者退』之列了；聽說那可以容納兩三千人的大教室，大講堂，現在也荒廢到蛛網塵封的地步。可是代軍官學校而起的，不是非常的戰鬥機關，而是日常的製造工廠，這已經使人有破壞既終，建設開始的感想。何況這新建的糖廠，正是廣東解決民生計問題一個重要計劃呢。

據廣東的朋友告訴我們，廣東每年由外國輸入的農產品，洋米約一千萬担，價值在一萬萬元以上；白糖約三百萬担，價值約三千餘萬元。這兩項輸入合計起來，已占每年全國入超約六分之一。（民國二十一年全國入超共六萬萬餘兩。）其關係的重要可以概見。他們補救的方法，是

徵收洋米的進口稅，然後用稅收所得來改良農業及興辦工廠，以圖抵制外國農產品的輸入。現黃浦江上遊新建製糖廠，聽說就是用米稅的收入建設的。照目下的計劃，每月可產糖十萬担，一年可產一百二十萬担。將來還要在惠州等處添設幾廠，產量增加，不難把洋糖驅逐於市場之外。這個理想的實現並非不可能。我們只要看，台灣與海南素稱爲我們南疆的左右眼。自日人把台灣奪去，用近代科學方法加以開發，只就糖的一項，已可以橫霸南洋的市場。然則我們擁有同溫的地帶和幾倍面積的土地，漫說抵制洋糖，即使用我們的產品與洋糖競爭市場，想來也非難事。

關於米的問題，似乎沒有糖那樣的可樂觀。因爲我們曉得廣東全省除了三角洲的一小部份外，大半是確確之地，不適於種稻。不過廣東終是得天獨厚的地方。牠於地利有不足的，往往可以用天時來補償。例如廣東因爲氣候溼熱的原故，能種稻的地方，便可以有再熟或三熟。假如在農業選種上能加以相當的研究，那產米額的增加，是不難操券而俟的。至於廣東的糧食問題，如要完全解決，非待粵漢鐵路開通不可。因爲鐵路開通以後，湖南賤價的米，方可以運到廣東以抵制西貢等處輸入的洋米。目前雖然加徵洋米稅，但尙不足以獎勵土米的輸出與限制洋米的輸入

。其原故則廣州市農村局長馮梯霞君說得最好：人家用的是二十世紀的運輸方法，而我們用的是十八世紀的運輸方法也。粵漢鐵路對於廣東及經過各省的重要，即此亦可見一斑。

× × ×

在廣州的時候，常常聽見廣東的三年計劃的一句話。

這個計劃的詳案，我雖然向朋友要過幾次，但始終不曾見到，不過此計劃的設施，則我已經看見過一點了。上面所說的糖廠，自然是計劃中的一件事。後來又由廣州市建設廳技正陳宗南先生陪着去參觀西村的幾個工廠。那天我們所看的有已成功的士敏土廠和硫酸廠；正在建築中的，有鹽酸廠與硫酸礆廠。據說西村這個地方，從前是一片荒原，現已指定為工業區域，不久的將來，便要烟突林立了。

。這樣，我們覺得三年計劃這一句話，的確已有一部份變成事實，不比國內他處的所謂計劃，只是說來快口而已。不過就我們路過的觀察者看來，有的計劃也使我们費解。比如說罷，他們既成功的士敏土廠和硫酸廠，一樣的天字第一號的新式工廠。但是士敏土廠的工作很忙，他的出產常常供不應求，而硫酸廠則製出的硫酸，無法銷售，以致每月作工不到兩星期。目下正在建設的硫酸礆廠，正是

謀銷售硫酸的一法。這個硫酸過剩的現象，當我們到梧州時看見彼處的硫酸廠停着沒有開工，愈感覺牠的普遍。這自然是因為中國普通工業的不發達，所以如硫酸等的基礎工業也無法維持。不過在硫酸的需要尚未發生的時候，而廣州與梧州竟同時有兩個硫酸廠停着等候，是不是在計劃上尚有討論的餘地？況且我聽說，廣東的硫酸廠，須靠美國的淨硫作原料，這在用新式的媒觸法來製造，也許是不得已的。不過以這樣的基礎工業而必倚賴外國原料，終覺得與創辦這些工業的本意不甚相合罷！以此類推，廣東目下正在計劃中的許多工廠——據我所知的，有鋼鐵廠，製革廠等等，是不是有些也犯了同樣的弊病，我以為還值得當局者的鄭重考慮。

× × ×

說到廣東的新事業，當然不能忘記了他們的最高學府——國立中山大學。這個大學的前身，是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所以就歷史上說來，不能算是狠新。但自國民政府在廣東成立以來，先把牠改組為廣東大學，後來改了今名，拿牠來紀念中山先生。這樣一來，不但這個學校負了一個新使命，即人們對於此校也發生了一種新情感。這個學校所以能有今日，不能不說是受了牠的名字的賜，如其一個名

字對於東西的本身還有用處的話。

我們在廣州的某一天，承鄒海濱校長招待我們到離廣州五六十里石牌地方去參觀中山大學新校址。這個新校址共有九千六百多畝，聽說單是校內的築路費已花了十四萬元。我們到了一個山頭，引導的人指示我們校址的四至，看到那山巒重疊，極目無際，不由的使人有『大哉泱泱』之感。目下新校的建築，方始進行到二三座，可是據鄒校長的談話，他豫備用二千萬元來做新校建築費。他這個政策的標準是這樣的：嶺南大學是私立大學，牠有校地一二千畝，校產照現在的價格也值四五萬百元。我們中山大學是國立而且是唯一紀念總理的學校，設如沒有比嶺南大過三四倍的規模，殊不足以壯觀瞻而符體制。

這種偉大的魄力與宏遠的計劃，是我們所非常欽佩的。可是教育事業是教育事業，我們以為除了從政治及情感

的立場來觀察外，還應當從教育的立場來加以考慮。從教

育的立場來說，我們以為與其先有了一個輪廓，然後慢慢的去充實內容，不如先充實了內容，待到內容膨漲到輪廓不能範圍的時候，然後放大輪廓的較為合理。換一句話說，設如鄒先生有兩千萬巨款來辦這個學校，我們以為至少可拿出一千萬來充實學校的內容，那便是說，拿來延攬學者，購置設備，以求教課及研究的進步。其餘的一千萬，不妨按照學校的需要，慢慢的放在校地的經營與建築上。照這樣辦法，我們可以大膽的預言，大學的進步，必定比把全部款項用在建築上的快；即就紀念中山先生而言，用學術的實際貢獻來作紀念，也比用幾座空洞的房子來作紀念要永久而榮譽得多。這是很明顯的道理，我想鄒校長及廣東的教育當局也早已見到了罷。

『日本和平』的又一個看法

衡 哲

最近看到了蔣廷黻先生的『論日本和平』，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蔣先生的歷史智識和見解，是我向來佩服，而自愧不如的；但正因如此，他的這篇文章在我

心中所引起的痛苦，也就更為利害。我看了蔣先生所舉出的羅馬，不列顛，美利堅，和蘇俄的各種各類的和平，不由得想到了美西戰爭後，美國大總統麥堅利對他的教友們

所說的一段話：

我在白宮中，一晚一晚的在地板上走。兄弟們，我

可以毫不羞慚的告訴你們，我還常常下跪，跪在上

帝的面前，求他的啓示。有一晚，牠(指啓示)來了

，我不知道牠是怎樣來的，但是牠來了。我于是恍

然大悟，除了把他們(指菲律賓羣島及牠們的人民)

一概取來，我們是沒有旁的路可走的了。我們當去

教育菲律賓人，提拔他們，開化他們，使他們成爲

基督徒。……于是我上床去睡，睡着了，並且睡得

十分安適。(見皮爾德的美國文化史第二卷第二十

四章)

在布施文化的帝國看來，征服一個民族和收受他們的

土地，真是一件至高無上的天責，但不知被征服的人民是

否也是一樣的想法？

昨晚我又想起了蔣先生的文章，和牠所暗示的我們的

命運，不能安睡。于是我就信口謔了幾句短詩，來發洩一
下這弱者的傷感。

春蠶到死，絲不停吐；

落葉遭風，翩翻起舞。

豈不知命，心未全腐！

※ ※

人之知命，愈于草木；

未死先腐，臨風匍伏。

『和平』來也，萬籟蕭穆。

說也奇怪，我把此詩寫成之後，又在無意之中，學了

那位美帝國的大總統；也『上床去睡，睡着了，並且睡得

十分安適。』不記得是那一位詩人說的，『死是一位平權

者，牠能使一切強弱，賢愚，都變爲平等。』我現在也要

補充一句，說，『睡也是一位平權者，牠能使布施王道者

，和接受王道者，也都變爲平等！』

申報年鑑

(民國二十三年)(書報介紹)

千家駒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上海申報館發行

年來凡致力于社會學科研究的人，無不痛心于中國之

缺乏精確的統計資料，這實在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在外
國，各種統計的數字固然是觸目皆是，而即所謂年鑑(Year

ar Book)，所謂書目提要(Bibliography)的書總是一年一部，而且不止一種，各種專門性質的都有。在中國却連普通的年鑑都要勞外國人來代庖，歷年的英文中國年鑑都要由「木頭」先生(H.G.W. Woodhead)來編纂，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大恥辱。近二三年來，學術界的空氣似乎由粗製濫造的翻譯轉到注意中國問題上了，調查與統計的工作亦漸漸被一般人所重視。在官廳方面最值得我們贊許的便是實業部國際貿易局每隔六個月印行一次各省實業誌，已經出版的有江蘇與浙江二省。此外，該部復有每三年編印一次中國經濟的計畫(第一次即已由商務出版)。在私人團體方面，對於這方面的努力便要首推上海申報館了。他們每年發刊一次申報年鑑，民國廿二年的年鑑于去年四月出版，不過因為草創伊始，內容不免有些瑕疵。最近我們又讀到他們改編的二十三年年鑑了，這回年鑑的面目與上次是完全不同的，不但在編制與內容上遠較上次為新穎充實，即在材料之蒐集上亦頗能做到精密的地步。申報館同人對學術上這種偉大的貢獻，實深值得我們的欽敬。這次年鑑如與上一次(二十二年)的比較起來，至少有下列幾個優點：

第一在編制的統系上比上回的改善得多了。上次年鑑

分一年來之國難，土地，曆象，人口，黨務，政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國防，財政經濟，僑務，交通水利，社會，教育，出版，學術，宗教，六大都市，國內大事日誌，世界，便覽，二十四綱。這種分目在一個研究社會科學者看來，其缺點是一目可見的；這次不但把「政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合併為一項，即「政治」。而且還把「財政」與「經濟」分了開來，經濟中如「工業」，「商業」，「金融」，「農業及農村」都予以一獨立的地位。此外如「土地」，「曆象」，「人口」亦合併為一項，即「土地，曆象，人口」。至如過于空洞的「社會」則根本取消，把社會中所包含的子目，各歸到各自所應有的項目中去了。所以二十三年年鑑的新面目就成爲：東北在中國之地位，國內外大事概述，土地，曆象，人口，黨務，政治，外交，國防，財政，金融，工業，商業及外國貿易，農業及農村，林畜水產業，礦業，勞工現狀，海外僑況，交通，水利及災害，教育，學術宗教及出版，合作事業，衛生狀況，國內大事日誌，世界，便覽等項。這種改革，在經濟生活如此占重要地位的今日，實爲十分必要的事情。

第二，編者于年鑑之開首，首列「東北在中國之地位

「一編，把東北之人口，而積，富源及其在中國整個經濟上之地位有一概括的敘述，這種敘述在啓發國人對東北淪亡之深省上，比任何感情的文字之宣傳都要深刻得多。雖然其中的數字想不免有些錯誤，但編者於國難日益嚴重之今日，希望以年鑑予人猛省，其苦心灼然可見。

第三，年鑑於材料之蒐集上，頗費相當的經營；尤其是有許多直接的統計資料，乃經由該社自行通訊調查而得。如人口，如農林，如合作，其材料均可算得原始之資料(Primary Sources)，雖然所得資料還不能令人完全滿意，但他們這種嘗試的精神與努力，實有可佩服的。

第四，這次年鑑因爲是請了許多「專家」合作的結果，所以一般的說來，其取材之精審與內容之整嚴，不但非上次年鑑所可同日而語，且亦非目下一般統計數字的書籍所能及。即如筆者自己個人研究的興趣是與「財政」「金融」等相近的，但據我翻閱年鑑中「財政」與「金融」兩章之結果，除了少數地方似乎還值得商榷與應加補充外，大體上都很完善，統計數字亦尚翔實可靠。尤其是「財政」一門，其敘述中央及各省市之財政概況，其論斷均極有識力。

大體而論，本書內容豐富，系統整嚴，無論當爲一本

普通的參攷書看，或者當爲專門學識的入門書看，都是在目前這種貧乏的學術界不可多得的巨刊，爲每個國民所應人手一編的。不過，「智者千慮，容有一失」，我們於仰佩之餘，還有些蕪蕪之見，要提出來，以供申報年鑑諸君子的參攷：

第一，在編制上似乎還有可以改善的餘地，例如「學術宗教及出版」一目，以「學術」「出版」與「宗教」併合一塊兒，似嫌牽強；鄙意「宗教」可獨立爲一目，而以「學術」與「出版」併合於「教育」之內，將「教育」改爲「教育與文化」。又如「國內大事日誌」似可與「世界大事日誌」合併，改稱「國內外大事日誌」(內再分國內部，國外部)，其地位亦應列在「世界」之後，因國內外大事日誌原爲附錄性質之資料也。他如「國內外大事概況」內有若干項與其他部分頗易重複，如棉麥借款似可歸入「一年來中央財政大事記」(頁四九七)；如廢兩改元似可歸入「一年來金融大事」(頁六七一)，如「憲法草案」可歸入「立法」部分，如「一年來之農村救濟」可歸入「農村」中，……諸如此類之合併均可使內容更加嚴整，系統更加厘然。固然在編者之意，以爲這種事實，均關係於全國之經濟政治，其重要性均足使其在一年來之

國內外大事中占一應得之位置。這種理由，我們完全同意，不過，我們以為如將國內外大事概述改爲一年來國內外政治經濟總清算一類性質的文字，其內容限於不能歸附於其他項目之內，或其他項目不足以概括者的，這樣也許對讀者更有意義些吧。

第二，在材料分配上似乎還有可以斟酌的地方，例如「工業」一部分，得二十六頁，尚占不到全書篇幅五分之一；而其他比較次要的項目，篇幅往往反比牠爲多。

第三，在材料來源上，本書都一一註明，這足見他們學術態度的忠實！不過，由牠們的材料來源中，我們也可知道本書統計數字尙未能做到引用「原料」的地步。本書有

編輯後記

△千家駒先生現在社會調查所做研究。他曾用「一之」的筆名在獨立評論發表過幾篇文章。

△有些朋友時時寫信來勸我們多登載一些關於思想文字；其實我們並不會有意拒絕這一類的材料，不過因篇幅的關係，這一類的文字往往被政治外交經濟的討論

幾部分，所用多係「次料」，尤以「工業」一目爲尤甚。

最後我們還有點「求全」之責，即本書雖請許多國內專家合作，內容遠較上次爲精審，不過專家有時也不免謬，即如財政金融部分，不愜人意之處還是不免的。我們以爲最好由專家編就後，再請別的人審查一下，如此或許材料當做到更「精審」的一步。

總之，年鑑雖不免有牠自己的缺陷，但牠仍不失爲一本良好的參攷讀物！在目前這樣貧乏的中國學術界，申報年鑑居然能有這樣好的成績出來，我們一方面爲申報社慶賀，同時更願祝他們的努力。

適之

擠出去了。我們希望此後可以多登一點比較有趣味的讀物。這一期登的一篇譚嗣同集外文就是一個例子。

△丁文江先生的蘇俄旅行記，才登出一篇楔子的楔子，他又因中央研究院的公事到南京去了。旅行記要停一期才能續下去。

商務印書館

景印各省通志

發售 預約

二十三年先出

湖南通志 浙江通志 廣東通志
畿輔通志 湖北通志 山東通志

六種

方志爲國史要刪，非僅一州一邑文獻之所寄；民之榮瘁，國之汗隆，亦於茲繫焉。敝館附設之東方圖書館，搜求本國方志，垂三十年，度藏之富，幾甲全國。正擬擇尤景印，餉遺國人，不謂滬上一二八之役，變生倉猝，所藏方志與其他善本同付一炬。敝館復業以後，並努力於東方圖書館之復興，而方志之搜求，亦即復興工作之一種。

敝館最近景印嘉慶重修一統志出版以來，風行遐邇。茲特將搜求所得之各省通志分期景印出書，俾與重修一統志並行，藉收相得益彰之效，而爲研究史地者之一助。所印各志，版本求其近今，格式求其輕便，定價有僅及原書十分之一者，尤極低廉。學者得此，既可免搜求之勞，復可享購藏之便，寧非藝林快事？又因各書內容豐富，爰用王雲五氏四角號碼檢字法編製索引，附諸各志之後，藉便檢查。二十三年先出下列六種。茲已開始景印，特訂廉價，先售預約，以便各界之購求。

▼ 印備樣本

索閱請附郵票三分

各志均就原書用金屬版景印，布面精裝，每冊約一千二百頁。版式高市尺五寸七分，闊三寸九分。上等道林紙精印。

書名	冊數	定價	預約價	國內各埠郵費	預約截止日期	出書期
湖南通志	五厚冊	十三元	九元	一元四角	六月底	七月內
浙江通志	四厚冊	十一元	七元半	一元二角	七月底	八月內
廣東通志	五厚冊	十三元	九元	一元四角	八月底	九月內
畿輔通志	八厚冊	廿二元	十五元	二元二角四分	九月底	十月內
湖北通志	三厚冊	十元	七元	八角四分	九月底	十月內
山東通志	五厚冊	十三元	九元	一元四角	九月底	十月內

同時合購兩種者，得照規定價目九五折計算。
同時合購三種以上者，得照規定價目九折計算。
合購各書中有預約已截止者，照定價計折，其未截止者，仍照預約價計折。郵費包紮費概無折扣。

信心與反省

胡適

蘇俄旅行記

丁文江

建國與建設

閔仁

北遊訪學記

譚嗣同遺稿

川遊小記(續)

顧一樵

我們要有信心

壽生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〇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日

定價：每期實售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埠丁大學出版社營業所 | 君中書社 | 嘉陵書社 | 育中書社 | 長光書社 | 增華書社 | 平和書店 | 霖甫書社 | 榮華書社 | 東安市場 | 佩文齋(代定) | 京華書社 | 福華書社 | 侯記書社 | 王府井 | 民智書局 | 宣內 | 佩文齋 | 廠甸 | 現代書局 | 星雲堂 | 沙灘 | 北大 | 一院 | 景山書社 | 海運倉 | 朝野書店 | 朝 | 大清書局 | 成府 | 進分社 | 天津 | 天津書局 | 代定 | 南開大學 | 大生書局 | 文元書局 | 紫房子 | 報部 | 博古書局 | 現代書局 | 總代售及代定處 | 亞東圖書館 | 光華書局 | 新中國書店 | 南京 | 新中華書店 | 南新書社 | 花牌樓書店 | (代定) | 鍾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中央書局 | 大中書局 | 天一書店 | 鎮江 | 鎮江廣告社 | 徐州 | 徐州書店 | (代定) | 南通 | 三友書店 | 振華書局 | 常熟 | 振華書局 | 漢口 | 開明書店 | 現代書局 | 新 | | | | | | | | | | |
| 武昌 | 時代書店 | 真美善書店 | 新生活書店 | 新生命書局 | (代定) | 胡正 | 興派報處 | 新光書局 | 南昌 | 南昌書店 | 拔提書店 | 廣州 | 現代書局 | (代定) | 圖書消 | 汕頭 | 大東書局 | 興寧書店 | 新民國書店 | 梅縣 | 新時代書局 | 黃勝和堂 | 瓊州 | 海南書局 | 桂林 | 永昌公司 | 濟南 | 東方書社 | (代定) | 青島 | 中華書局 | 春記報社 | 威海 | 吉昇昌書局 | 荷澤 | 荷澤書報代辦部 | 臨清 | 文衡書局 | 安慶 | 世界書局 | 蕪湖 | 匯海書局 | 蘇州 | 甘一學社 | 中華書局 | 宣化 | 小一學社 | 統一派報所 | 太原 | 覺民書報社 | (代定) | 西安 | 華新報社 | 甘肅 | 甘肅書報社 | 蘭州 | 甘肅書報社 | 西寧 | 甘肅書報社 | 成都 | 現代文化社 | 萬縣 | 新川書局 | 重慶 | 新友書店 | 雲南 | 東方書店 | 貴州 | 新友書店 | 杭州 | 現代書店 | 福州 | 萬有圖書公司 | 廈門 | 開明書店 | 衡州 | 開明書店 | 衡州 | 派報社 |

信心與反省

胡適

這一期裏有「壽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爲「我們要有信心」，在這文裏，他提出一個大問題：中華民族真不行嗎？他自己的答案是：我們是還有生存權的。

我很高興我們的青年在這種惡劣空氣裏還能保持他們對於國家民族前途的絕大信心。這種信心是一個民族生存的基礎，我們當然是完全同情的。

可是我們要補充一點：這種信心本身要建築在穩固的基礎之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如果信仰的根據不穩固，一朝根基動搖了，信仰也就完了。

壽生先生不贊成那些舊人「拿什麼五千年的古國，精神文明，地大物博，來遮醜」。這是不錯的。然而他自己提出的民族信心之根據，依我看來，文字上雖然和他們不同，實質上還是和他們同樣的站在散沙之上，同樣的擋不住風吹雨打。例如他說：

我們今日之改進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爲我們的

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富於創造性的人，個性必強，

接受性就較緩。

這種思想在實質上和那五千年古國精神文明的迷夢是同樣的無稽的誇大。第一，他的原則「富於創造性的人，個性必強，接受性就較緩」，這個大前提就是完全無稽之談，就是懶惰的中國士大夫捏造出來替自己遮醜的胡說。事實上恰是相反的：凡富於創造性的人必敏於模倣，凡不善模倣的人決不能創造。創造是一個最誤人的名詞，其實創造只是模倣到十足時的一點點新花樣。古人說的最好：「太陽之下，沒有新的東西。」一切所謂創造都從模倣出來。我們不要被新名詞騙了。新名詞的模倣就是舊名詞的「學」字：「學之爲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話。例如學琴，必須先模倣琴師彈琴；學畫必須先模倣畫師作畫；就是畫自然界的景物，也是模倣。模倣熟了，就是學會了，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練的細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會「熟能生巧」，這一點工夫到時的奇巧新花樣就叫做創造。凡不肯模倣，就是不肯學人的長處。不肯學如何能創造？葛理略（Galileo）聽說荷蘭有個磨鏡匠人做成了一座望遠鏡，他就依他聽說的造法，自己製造了一座望遠鏡。這就是模

做，也就是創造。從十七世紀初年到如今，望遠鏡和顯微鏡都年年有進步，可是這三百年的進步，步步是模倣，也步步是創造。一切進步都是如此：沒有一件創造不是先從模倣下手的。孔子說的好：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這就是一個聖人的模倣。懶人不肯模倣，所以決不會創造。一個民族也和個人一樣，最肯學人的時代就是那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等到他不肯學人的時候，他的盛世已過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時期了。我們中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正是我們最肯模倣四鄰的時代：從漢到唐宋，一切建築，繪畫，雕刻，音樂，宗教，思想，算學，天文，工藝，那一件裏沒有模倣外國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帶來的美術建築，不用說了。從漢朝到今日，我們的曆法改革，無一次不是採用外國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曆法是完全學西洋的，更不用說了。到了我們不肯學人家的好處的時代，我們的文化也就不進步了。我們到了民族中衰的時代，只有懶勁學印度人的吸食鴉片，却沒有精力學滿洲人的不纏腳，那就是我們自殺的法門了。

第二，我們不可輕視日本人的模倣。壽生先生也犯了一般人輕視日本的惡習慣，抹煞日本人善於模倣的絕大長處。日本的成功，正可以證明我在上文說的「一切創造都從模倣出來」的原則。壽生說：

從唐以至日本明治維新，千數百年間，日本有一件事足為中國取鏡者嗎？中國的學術思想在她手裏去發展改進過嗎？我們實無法說有。

這又是無稽的誣告了。三百年前，朱舜水到日本，他居留久了，能了解那個島國民族的優點，所以他寫信給中國的朋友說，日本的政治雖不能上比唐虞，可以說比得上三代盛世。這一個中國大學者在長期寄居之後下的考語，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日本民族的長處全在他們肯一心一意的學別人的好處。他們學了中國的無數好處，但始終不曾學我們的小脚，八股文，鴉片煙。這不够「為中國取鏡」嗎？他們學別國的文化，無論在那一方面，凡是學到家的，都能有創造的貢獻。這是必然的道理。淺見的人都說日本的山水人物畫是模倣中國的；其實日本畫自有他的特點，在人物方面的成績遠勝過中國畫，在山水方面也沒有走上四王的笨路。在文學方面，他們也有很大的創造。近年已有人賞識日本的小詩了。我且舉一個大家不甚留意的例子

。文學史家往往說日本的「源氏物語」等作品是模仿中國唐人的小說「遊仙窟」等書的。現今「遊仙窟」已從日本翻印回中國來了，「源氏物語」也有了英國人衛來先生（Arthur Waley）的五百冊的譯本。我們若比較這兩部書，就不能不驚歎日本人創造力的偉大。如果「源氏」真是從模仿「遊仙窟」出來的，那真是徒弟勝過師傅千萬倍了！壽生先生原文裏批評日本的工商業，也是中了成見的毒。日本今日工商業的長腳發展，雖然也受了生活程度比人低和貨幣低落的恩惠，但他的根基實在是全靠科學與工業的大進步。今日大阪與蘭肯歇的競爭，骨子裏還是新式工業與舊式工業的競爭。日本今日自造的紡織器是世界各國公認為最新最良的。今日英國紡織業也不能不購買日本的新機器了。這是從模仿到創造的最好的例子。不然，我們工人的工資比日本更低，貨幣平常也比日本錢更賤，爲什麼我們不能「與他國資本家搶商場」呢？我們到了今日，若還要抹煞事實，笑人模仿，而自居於「富於創造性者」的不屑模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第三，再看看「我們的固有文化」是不是真的「太豐富了」。壽生和其他誇大本國固有文化的人們，如果真肯平心想想，必然也會明白這句話也是無根的亂談。這個問題

太大，不是這篇短文裏所能詳細討論的，我只能指出這個比較重要之點，使人明白我們的固有文化實在是很貧乏的，談不到「太豐富」的夢話。近代的科學文化，工業文化，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爲在那些方面，我們的貧乏未免太丟人了。我們且談談老遠的過去時代罷。我們的周秦時代當然可以和希臘羅馬相提比論，然而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單是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覺我們的文化的貧乏了。尤其是造形美術與算學的兩方面，我們真不能不低頭愧汗。我們試想想，「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里得（Euclid）正和孟子先後同時；在那麼早的時代，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早已太落後了！（少年愛國的人何不試拿墨子經上篇裏的三五條幾何學界說來比較「幾何原本」？）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五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我們有沒有？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究竟都是使我

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也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爲，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輝究竟照耀到那裏去了？

※ ※ ※

以上說的，都只是略略指出壽生先生代表的民族信心是建築在散沙上面，禁不起風吹草動，就會倒塌下來的。信心是我們需要的，但無根據的信心是沒有力量的。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須建築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祖宗的光榮自是祖宗之光榮，不能救我們的痛苦羞辱。何況祖宗所建的基業不全是光榮呢？我們要指出：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反省就是要閉門思過，要誠心誠意的想，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了罪孽所在，然後我們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災滅罪。壽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悲歎詞句，他也許不知道這句傷心的話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園後面柏樹下對孫伏園先生說的，第二天被他記在晨報上，就流傳至今。我說出那句話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極，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發

下大弘誓來懺悔，來替祖宗懺悔，替我們自己懺悔；要發願造新因來替代舊日種下的惡因。

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所以不知恥者，只是因爲不會反省。一個國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敗了，被人搶奪了一大塊土地去，這不算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在今日還容許整個的省分遍種鴉片烟，一個政府在今日還要依靠鴉片烟的稅收——公賣稅，吸戶稅，烟苗稅，過境稅——來做政府的收入的一部分，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現代民族在今日還容許他們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麼「時輪金剛法會」，「息災利民法會」，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歷史，而沒有一個四十年的大學，甚至於沒有一個真正完備的大學，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能養三百萬不能捍衛國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計劃任何區域的國民義務教育，這是最大的恥辱。

真誠的反省自然發生真誠的愧恥。孟子說的好：「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真誠的愧恥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要發弘願努力學人家的好處，剷除自家的罪惡。經過這種反省與懺悔之後，然後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們自己正是撥亂反正的人，這個擔子必須我們自己來挑起。三四十年的天足運動已經差不多完全剷除了小脚的風氣：從

前大脚的女人要裝小脚，現在小脚的女人要裝大脚了。風氣轉移的這樣快，這不够堅定我們的自信心嗎？

歷史的反省自然使我們明瞭今日的失敗都因為過去的不努力，同時也可以使我們格外明瞭「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鐵律。剷除過去的罪孽只是割斷已往種下的果。我們要收新果，必須努力造新因。祖宗生在過去的時代，他們沒有我們今日的新工具，也居然能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的遺產。我們今日有了祖宗不曾夢見的種種新工具，當然應該有比祖宗高明千百倍的成績，才對得起這個新鮮的世界。日本一個小島國，那麼貧瘠的土地，那麼少的人民，只因爲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

蘇俄旅行記 (二)

丁文江

楔子(續)

美國——從芝加哥到紐約

七月十日我們到了舊金山。因爲大家沒有事，所以決定當晚就向東去。赫那向東南去研究沙漠，葛利普，伍太太和德日進與我同車。葛伍中途下車赴黃石公園，我與德

的努力，只因爲他們肯拚命的學人家，肯拚命的用這個世界的新工具，居然在半個世紀之內一躍而爲世界三五大強國之一。這不够鼓舞我們的信心嗎？

反省的結果應該使我們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那並不太豐富的固有文化，都是無濟於事的銀樣蠟槍頭。我們的前途在我們自己的手裏。我們的信心應該望在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下什麼種，出多少力。「播了種一定會有收穫，用了力決不至於白費」：這是翁文灝先生要我們有的信心。

二十三，五，二十八。

于十三日早上到芝加哥。適之和戴秉衡先生來接我到芝加哥大學附設的國際宿舍去住。這是一個可以容五百多人的建築：公共食堂，閱覽室，起居室之外，每人佔一個極小的臥房。臥房雖然很小，裏面的設備却很完全。住的客人的確是國際的；除去了歐美人以外，差不多亞洲的民族都有代表。他們都是與芝加哥大學間接有關係的。我雖

然對於歐美的大旅館有相當的經驗，但是這種特殊的組織却是第一次領略，因為國際宿舍的特色是寄宿人的國籍雖然很不同，而各人的教育程度却完全相當，所以不但大家可以相安而且多數人覺得有一種特別的樂趣。這種組織遠可以比中世紀的教會寺院，近可以比蘇俄的工人俱樂部。我想沒有問題蘇俄的新式住屋與俱樂部都是很受了美國的影響。

戴秉衡先生陪着我去看芝加哥展覽會。我們把大部分的時間用在科學館裏。我向來對於這種會是很少有興趣的，因為我總覺得把博物院和遊藝場合在一處的頑皮兒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一進科學館，就覺得這一次的會與尋常的展覽或是博覽會完全不同：尋常的展覽都是死的，惟有這一次是活的。就地質而論，普通的展覽不過是陳列許多標本，圖畫和說明而已，很難引起一班人的注意。這一次却不然：表示造山運動，遊覽的人眼看見平平的地層，因為兩邊加了壓力漸漸的捲摺起來，成功複雜的向斜層與背斜層等等。表示河流作用，眼看見真的石礫，沙子和泥被真的水沖洗淘汰。表示地質時代，用一個極大的圓鐘，鐘面上的針慢慢旋轉着。同時有許多畫片表示那時代的生物與環境，在鐘的旁邊輪流出現，與鐘上針所指的時代相

符合。關於利用大地物理來研究地下構造的方法也有極好的活的表示：一個磁針，或是擺錘慢慢的走過背斜層上面的時候，逐漸的發生變動，與地下的構造相應。同時儀器的背後陳列着一張圖說明記錄和解釋這種變動的方法。上面所說的這許多活的表現都可以隨游人的意指，或作或輟。游人要牠表現，只要按一電鈴，全部就自己會得動作起來；動作完畢，自己停止；再按然後再動。更使得游覽者興高彩烈。地質如此，其他的各科學也是如此：凡有能用機械來做活的表現的，都有相似的設備，聽游人自己按鈴開機。游人對於活的表現與死的陳列興趣不同在醫學的部分最看的明顯，這一部分一面是陳列各大學的醫科成績：每一大學佔一間小屋，陳列些照相，房屋圖，出版品和統計材料。一面是利用種種的機械表示生理或是疾病的作用。在後者的游人是前進後繼，擁擠不堪，而前者別一間屋子裏往往沒有一個游人。

出了科學館我們走到宗教館去看看。比起科學館來，地方小得多了，游人也少得多了——而且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婦人。全部的陳列當然都是死的。名為世界的宗教館，事實上只看見基督教的物品。基督教的各種派別却各有相當的代表，可惜所陳列的東西是「千篇一律」的彩色玻璃

掛畫，聖經之類。我們很不容易了解他們到底有甚麼分別。我對戴先生說道：「你只要看了科學和宗教兩館，你就知道科學是活的，是不朽的；宗教是死的，是殭化的了！」

戴先生是學社會科學的，最後一定要拉我去看社會科學館。我進去一看，詫異極了！原來館中一切陳列都是表示科學利用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並與所謂社會科學本身無關！例如美國百年前的房屋建築如彼，因為利用科學，現代的變為如此；百年前的社會生活如彼，因為利用科學，現代的變為如此。戴先生看了也很失望。我對他說道，「這可以表示三種事實：第一，科學是整個兒的，強把牠分為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是不可通的。第二，所謂社會科學的程度還比較的低，本身可以陳列的東西很少。第三，主持社會科學館的人並沒有能充分表現社會科學的重要發明。」戴先生說道，「第一和第二我是承認的。第三怎講？要是你來主持，你陳列甚麼？表現甚麼？」我答道，「這話是一言難盡的。單舉一個例。社會科學最重要的發明是關於貨幣的種種原則。這就可以用機械的方法來做活的表現的。你看過諾門安琪兒(Norman Angell)的「貨幣」(money)嗎？他做的許多的遊戲(game)來表示貨幣的作用。為甚麼不仿照他這種辦法來說明貨幣與社會的關係呢？」

出了展覽會我們又到費爾特(Felt)博物館與費爾特德日進吃中飯。費爾特先生是創立博物館的人的姪子，是研究人類學的。他帶領了我各處參觀。我匆匆的留下了三個印像：第一，是他創設的現代人種室，室中有一百個銅像，表示世界上一切的人種。這是他請的一個著名的女彫刻家郝夫曼女士費了幾年的功夫到各處遊歷的成績。她到中國來的時候，曾為胡適之，翁詠寬，伍連德夫人和幾個協和醫學校的學生職員塑了石膏像帶了回去。所以走到中國人的部分的時候，費爾特對我說道，「這幾位用不着我介紹的，你都認得的。」我細細一看適之與詠寬的銅像都不十分好。只有伍夫人的石像彫的異常的像。第二是史前人種室。這是一條通長的屋子：一面排列着普通的陳列櫃子，放着各處所發現的史前人的遺跡——骨骼或是骨骼的模型和器皿。一面却分為許多小間，每一間前面是一塊大玻璃，裏面是一個很真確的模型，代表世界上著名的史前人發見地的一處。例如代表中石器時代所謂 Cro-Magnon 人的一間，是到法國南部去揀了一個最有名的洞子，詳細的測量一個圖，到博物館裏照樣造成一個模型。模型裏的石質顏色草木以及著名的壁畫，都與原洞一樣。此外再照了最近研究 Cro-Magnon 人的結果，加上幾個人的模型，表示他們

的形狀與生活。費爾特指着一間空的說道，「這是爲你們的『北京人』留着的。將來你們的材料研究好了，我們就照樣的做一模型放在這裏。」這種陳列的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游覽的人縱然外行，看了這種模型，立刻可以得到一種比較更確的印象。不比得老式的陳列，非有相當的知識，不容易領會。第三是中國古物陳列室。這是著名研究中國古物的洛弗(Laffer)先生所主管的。這一間所陳列的物品並不多，但是陳列的方法完全是歷史的。看了以後極容易得到文化美術演進的程序。就陳列的方法言，比我們的故宮博物院和古物陳列所高明的多了。

在芝加哥只住了一夜，就直向華盛頓去，因爲我受了地質調查所的委托，去訪馬布特先生(Marbut)請他推薦一個土壤學者來幫我們工作。他是美國土壤學界的領袖，現任美國農部的土壤股股長。我向他說明了我們的需要以後，他立刻說道，「我自己去好不好？我今年七十一歲了，照法律應該休職。現在農部向總統請求特許延長一年，還沒有奉批。我沒有到過遠東，很想在我未死以前去做點工作。」我決沒有料到他老人家會推薦自己，只好告訴他照美國的標準待遇很薄。而且田野工作也比在美國辛苦。他笑答道，「有好機會工作，待遇我全不在意。至於辛苦我

是絕對不怕的。我雖然七十一歲，走路還如我少年時一樣，你不要過慮！」以後因爲總統特別批准留他再服務一年，部長不放手他出國，他另薦了一位少年學者。但是他預約一九三四年的秋天到俄國赴國際土壤學會的時候，經過中國可以不要酬報代我們做三個月的工作。不愛錢，不怕苦，不服老，是歐美第一流學者的精神。

我與他談起美國農村復興的問題。他歎口氣道，「農村復興，恐怕又要被關稅的壁壘葬送了。我們美國的農產區，天然的可分爲三大帶：小麥帶，玉蜀黍帶，與棉花帶。各帶面積的廣闊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除非我們把耕種地的面積大大的縮小，農產品本國決用不完的。所以要維持農民的生活非設法令農產品出口不可。但是要使得他國能有購買我們農產品的能力，我們非相當的容納外國貨品不可，不然世界上那有只買進而不賣出的國家？所以真正要救濟農村，應該要相當的放棄保護貿易政策，減少外國貨品的進口稅。當民主黨競爭總統選舉的時候，也曾有減低關稅的口號。現在上了台似乎又放棄了以前的主張。總之我們的政治操縱在少數工業家的手裏。他們寧可犧牲農民的利益，不肯減低關稅，因爲外貨競爭當然于他們不利的。不過日子久了，農民的購買力減低了，本國的物品也

就無從銷售，遲早工業也一定有莫大的影響。所以這種政
策終久是等于自殺！」

他知道我要到蘇俄去，就與我談起蘇俄問題來。他對
于蘇俄的情形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熟悉。他對我說道，「政
治的成見是最可怕而最可笑的。最近美國有幾個反對共產
的科學家，完全放棄他們的科學態度，却利用他們科學上
的地位來做反共產的宣傳。亨丁頓(H. Huntington)就是
一個。他不但說蘇俄的氣候不宜于近代的生活，而且硬要
說蘇俄的土地大部分不宜于農業。要証明共產制度不能在
蘇俄生存。我是學土壤的人。由土壤學上看起來，這種宣
傳可謂不值一笑。」我告訴他亨丁頓先生的議論一向是不
可信的。他到中國來游歷了幾個星期。從福建廣東傳教的
教士口中得到很淺薄，很不真確的傳說，回去就發表了他
的「人種的特點」(Racial Characteristics)。在這一部書裏
，他說福建廣東人是中國北方最優秀的種到南方殖民地去的
，所以他們能在他認為不良的氣候之下，依然保存他們的
工作能力。他根本不知道廣東福建人與北方人人種上和歷
史上的關係，而敢如此武斷，足見他的半科學的成見是
完全靠不住的。

在華盛頓住了兩夜就到紐約去。因為國際地質學會先

在紐約受美國地質學會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院的招待，然
後到華盛頓正式開會。從華盛頓到紐約我第一次座「冷氣
的」火車。七月十七這一天溫度已經將近一百度。我初起
很愁火車裏要熱得難受。那知道一上火車，反是異常的涼
爽。因為是用冷空氣來降低車裏的溫度的。到了紐約我纔
知道幾個新式的電影園與戲園都是如此，所以到了夏天，
生意特別的好，因為有許多人情願化幾角錢到這種地方去
避暑的。

在紐約四天都是住在我的朋友班恩(H. Bain)家裏。
他是研究經濟地質的，到過中國兩次，回國以後做過鑛政
局局長，鑛冶學會的執行書記。十年不見他，他當然蒼
老的多了，然而他的興致很好。他告訴我道，「你也快五
十了。你要注意，這是人生心理上的一個危險期。許多人
到了這樣年紀就發生了一種懊喪的人生觀。回顧過去的生
活，某件事不應該做的而竟做了；某件事應該做而反沒有
做。可惜這樣，可恨那樣。要是一個人老是如此想，人生
還有甚麼樂趣？結果當然是求仁得仁，早早的脫離苦海。
若是志行堅強點的，經過相當的時期，就會恍然大悟，知
道這種態度是自殺的。又回想受社會的供養四五十年，好
容易佔得今天的位置，學得有相當的本領。正應該趁未死

之前努力報答社會的恩澤纔是道理。如此一想，就如走路的喘過一口氣來，脚步漸漸穩健，心臟漸漸的平和。你不看我的太太嗎！她今年快六十了。兩年以前她學駕馭飛機，居然得了文憑可以做駕馭師。去年她從紐約飛到舊金山，沒有出絲毫的岔子。可見老年人不必頹唐，不可頹唐！」

建國與建設

閔仁

最近收到一包獨評，見從八十號蔣廷黻先生「革命與專制」一文起，廢續引出了適之先生的「建國與專制」，「再論建國與專制」(八一與八二)。其後蔣先生反攻，來一篇「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八十三)。這時忽然異軍突起，好像西洋史上滑鐵盧之戰，當英法兩軍正在酣鬥時，陡然殺出一枝普魯士的人馬。這是誰？這是主張武力統一的吳景超先生。他的題名叫做「革命與建國」，他的內容有些地方頗幫蔣先生的忙(八四)。主將胡先生見塵頭大起，仗起雙股劍，迎上前去，還擊了一個「武力統一論」(八五)，一方面以答吳，一方面又以覆蔣。但先只做了反面的文章，未收場，下一期纔來了正面的「政治統一的途徑」(八六)。同時有一枝小小的援軍——壽生「試談專制問題」——以表同情於胡。第八十七期似乎消沈一點。吳先生掉頭去談輿論問題了。蔣先生呢？似乎暫時休戰了。

但第八十八期上，又有常燕生先生的「建國問題平議」，好像要算算總賬的樣子。但是，這個總賬他是沒有算了。以後這場風波，究竟開展到什麼程度，因為距離太遠，個人既沒有千里眼，又沒有順風耳，所以就知道了。不過就以上看來，可謂已够熱鬧。從前「科玄之戰」所討論的尙是過去的死問題，現在則是當前的活問題，關係國家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凡屬中華民國，都應當關心，注意，研究，討論，以求得到一個「國是」，以期死裏求生，殺出一條血路。現在恰好在春假中，不揣謏陋也來談談。以後就恕不饒舌了。

綜覽以上各文，中心問題只是一個。這問題誠如常君所云，是適之先生所提出：「吾國怎樣才能建設一個現代的國家？」簡言之，即是建國問題，對於這個重要的迫切的大問題，各有各的答案。

依個人的愚見，中國當前惟一的大路，惟一可以走通的路是建設，是認真建設。我們應當以認真建設來解決建國問題，我們應當以認真建設來解決統一問題以及其他的問題。按以建設求統一，吳先生是反對的，其理由為超越時代。因為他把以前革命的時期分為三級，整整齊齊，說是曩者如此，好像現在和將來亦非如此不可。這個主要的論點，胡先生早已替我們攻破了。他說：

這種迷信歷史重演的態度，我認為最不合邏輯，並且含有最大危險性。即如「善政」一項，在吳先生的八個階級中，列在第七。如果中國五十年不能完成統一，難道這五十年之中就不能有「善政」嗎？

（八十五號第七頁）

注意！胡吳兩先生之所謂善政，在我們的心目中，就是認真的建設。

當然，認真建設是有條件的，不是馬馬虎虎可以做到的。第一個最困難的條件是人的問題，尤其是中央主持者領導者的問題。其次纔是輔佐執行上的人力問題，財力問題。換言之，即當今頗難於找出如景超先生（八四號）所說具備那四重資格的領袖：

第一，他要有為國為民的聲望。這種聲望是建築在領

袖的行爲上面的，不是空口說白話或開空頭支票所可奏效的。

第二，他要有知人善任之明，要網羅國內第一流的人物，來與他在革命上合作。

第三，他要有開誠布公的胸懷，要使得與他接近的人，都覺得這位領袖，真是「推赤心，置人腹中」。

第四，還應當有現代的眼光，以及高明的外交政策。這樣的人已經够難找了。要再能實行君遠先生所上的那四個條陳（八七號）者，恐更是鳳毛麟角。不過我們不必灰心。準於時勢造英雄的原則，我們決無須焚香默禱蒼天，但須從輿論上着手，但須從造成一致的要求上着手。我也相信：當今的在位者尤其是武人，他們不全是一點不愛民族，也不全是一點不想做出漂亮的事業來。無奈知識有限，習慣不良，一則不曉得究竟應該怎麼辦；再則因循苟且，受羣小的包圍，因而更不識天高地厚。所以，他們有待教的需要，他們也有受提醒的可能。我們應當轉移他們的目標，我們應當提高他們的品格。我們不必絕其自新之路，我們不必不屑與言，我們更不必逼人爲惡。

我深深地相信：中國現代不僅有制度的問題，還有更關重要的人的問題。環境的確是壞透了，但只有特

殊的好人，纔能開始打得破這個惡劣的環境。不然，什麼好聽的主義都成假藥，什麼漂亮的名詞都會變糟。綜計吾人所見的花樣人物，已經算不少了。昔日齊國君王后以鐵錘擊碎玉連環的故事，很可以引來比喻當今吾國所需要的特殊好人。中國今日局面的嚴重，確非有大力者不為功。但這力又必須建築在人民的心理上纔行。為挽救危亡起見，為政治早日上軌起見，所以我們願意教導若干可能的領袖，以期實現像樣的領袖。

次於領袖的問題是人力與財力的問題。人力我贊成與國聯技術合作，起始多聘用歐美專家，而以國人將成未成的專材為之副。這麼辦的好處，至少有兩個：（一）學得他們的知能；（二）學得他們的公德（例如做事認真，辦公守時，不吞公款，涓滴歸公……這是認真建設的要着）。到規模已樹，數年之後，我們也可以有濟濟跼跼的人才，而建設必然上軌。

至於財力問題，這是與裁兵裁官有關聯的，我們知道：中國的收入，過半數消費於這種不生產的，無益有害的兵官上面去了。許多人說：非裁兵裁官不能建設。我們說：只有認真建設，方能裁兵與裁官。換言之，即以建設為他們的出路，使希望變成事實，——使夢想已久的裁兵與裁

官變成事實。大家曉得：中國因為工商業不發達，人民生活艱難，所以無知識者去當兵，已受教育者擠上衙門去求一官半職。結果馴至畸形發展，而成為病態變態的社會。西方不是如此。原因固然尚有其他，但也由於他們有工商業的大出路。試去拉一個災兵來問：你真樂意幹這勾當麼？他將答道：『為生活所迫，不得不爾。』災兵如此，災官亦然。假如現在修築一條川漢鐵路，我相信，就可以裁掉若干萬的丘八；假如現在有計劃的屯墾新疆，我相信，又可以安插若干萬的苦同胞。同時行政辦事需人，工廠要人看管。南京寄食之徒，出外有生可謀，有事可作，如是乃可以不另出岔子。

認真建設的要件如此，以下約言其效果。這效果可以分對外與對內兩方面來說：

（甲）對外：（a）在精神上消極可以免前此的為人看不起，罵為低能；積極還可以使人漸生敬畏，提高國格，如土俄。（b）物質上由歷年排貨的經驗所得：要打倒洋貨，必需先有國貨；要抵制別人侵略，必需先設法減免入超。不然，空喊何益？

（乙）對內：（一）救濟農村，使人民衣食住行的問題解決。（二）普及教育，使人民生產的能力增加（建

設的需要使然)。(三)流動人材，打破回鄉會館的陋習(因那時不能擦濫污了)，培養民族休戚相關的共通意識(La conscience commune)。(四)使人民感得國家有可愛。真的，布爾克(Bulke)說得好：『要人愛國家，國家必須可愛才行。』像從前這般地昏庸，這般地尸位，真有點令人齒冷。但只要能真以公共福利為前提去作事，則人民最初縱感不便(例如拆房築路等事)，終究亦必歡迎愛戴無疑。不信嗎？昔日鄭國有段故事，可供參考：

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共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春秋左傳襄公三十年)

這真有如秦國的大政治家商鞅所云：『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了。當今吾人希冀中的建設如做到樂成時，則前面所說的建國大業，也就雖不中，不遠矣。意大利，德意志，先例昭昭，『有為者亦若是』。我覺得：建設是安內攘外的要着，建設是解決許多困難的妙方。我相信：惟有認

真建設者纔有資格專制，惟有認真建設者纔能善用武力，惟有認真建設者纔可以獲民心，得信任，亦惟有認真建設者纔能完成不再破裂的統一，真正的統一。總而言之，即惟有認真建設者，纔能作到建國的大業。

這是當前的國是，這是時代的夢求。我們應該一致趨赴，以造成一世的洪潮，以使中華民族復興於二十世紀。至於比較具體的方案，我們四川有位精明幹練的實業家盧作孚先生，曾寫了一篇『從四個運動做到中國的統一』(大公報一月二十九日)，狠值得大家細讀，實行。他的四個運動是：(一)產業，(二)交通，(三)文化，(四)國防。如今我們選他最精要的一段，作為本文的結束。盧氏狠剴切地主張道：

一部份專門人才，集中在中央，以中央政府為全國政治機關組織的模範。為政治人才訓練的中心，為四個運動的發動機。另一部份的專門人才，則幫助各省。無論其在今日之東南或西北或華北，無論其在中央直轄的省分或非直轄的省分，都一樣予以幫助。不斷地赴各省視察，赴各省宣傳，赴各省指導，促起各省政治方面或社會方面的人作四個運動，在國家整個計畫之下作四個運動

。但有動機即予幫助，無論其規模的大小，只要爲整個計劃所需要。對於事業，需調查即爲調查，需人才即爲介紹人才，需辦法即爲提供辦法，需對外接洽即代爲對外接洽。對於人才，需赴各省或各國考察，需赴某地或某國研究，即予以人事種種的幫助，需在中央或某事業上練習，即調派或介紹其前往練習。如此擴大幫助到什麼地方，即是中央的權威擴大到什麼地方；深入到何種程度，即是中央的權威深入到何種程度。今天中

北遊訪學記

(續)

言進學之次第，則格致爲下學之始基，次及於政務，次始可窺見教務之精微；以言其衰也，則教不行而政亂，政亂而學亡。故今之言政言學，苟不言教，則等於無用。英人韋廉臣著古教彙參一書，博考中西古今之教凡數十。每教復各有門戶，其中亦有精微者，亦有誕謬不可究詰者，然不論何教皆有相同之公理二：一曰慈悲，吾儒所謂「仁」也；一曰靈魂，易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也。言慈悲而不言靈魂，止能教賢智而無以化愚頑，言靈魂而

央的兵力，還有未能到達的地帶，但中央的幫助却任何地方都可以到達。誰受中央的幫助，誰就會變爲中央的信徒；全國人都受中央的幫助，即全國人都會變爲中央的信徒。這時，不但建設成功了全國人士的公共信仰，而且建設成功了整個的國家；不但成功了整個統一的國家，而且成功了整個現代的國家。

這麼一來，適之先生開始所提出的那個大問題——吾國怎樣纔能建設一個現代的國家？——似乎被盧君在重慶回答着了。(二十三，三，二十八。)

譚嗣同遺稿

不極其誕謬，又不足以化異域之愚頑，吾儒鄙外教之誕謬，外教亦不喜吾儒之無其誕謬，二者必無相從之勢也。惟佛教精微者極精微，誕謬者極誕謬。佛之精微，實與吾儒無異。偶觀佛書，見其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往往與船山之學宗旨密合，知必得力於此。若夫諸儒所闢之佛，乃佛家末流之失，非其真也。據佛書，如來佛嘗娶三妻，諸菩薩亦多有妻子者，何曾似今日之僧流乎？佛教雖出於印度，不過師弟相授受，卒未嘗一日行也。數傳後並其精微

而亡之，仍自重其所謂婆羅門教，故印度之亡，與佛無與焉。古教榮參中徧詆各教，獨於佛則歎曰，「佛，真聖人也。」美國歐格教士嘗言，「徧地球最興盛之教無過耶穌，他日耶穌教衰，足以代興者，其惟佛乎？」緣不論何教之精微及誕謬不可究詰，佛書皆已言之而包掃之也。尤奇者，格致家恃器數求得諸理，如行星皆爲地球某星，以若干日爲一歲，及微塵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蟲萬計等，佛書皆已言之。李提摩太嘗繙譯佛書回國。又西國講佛學的會凡四十餘處，此行佛教之兆也。故言佛教則地球之教可以合而爲一。西人又極拜服中國井田之法，其治河用之，頗收奇效。又言欲地球皆太平，非井田封建不可。故行井田封建兼改民主，則地球之政可合爲一。又政教與學所以難徧行於愚頑者，亦文字爲之梗也。悉改文字之象形爲諧聲，則地球之學可合爲一。

孔子教何嘗不可徧治地球哉？然教則是，而所以行其教者非也。無論何教，無不專事其教主，使定於一尊而牢籠萬有。故求財者往焉，求子者往焉，求壽者往焉，人人懸一教主於心目之前而不敢紛馳於無定，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也。中國則不然。各府縣孔子廟，惟官中學中人始得祭之，至不堪亦必費數十金捐一監生賴以升降拜跪

於其間。農夫野老徘徊觀望於門牆之外，既不識禮樂之聲容，復不解何所爲而祭之，而已獨不得一與其盛，其心豈不曰孔子廟一勢利之場而已矣。如此，又安望其教之行哉？且西人之尊耶穌也，無論何種學問必歸功於耶穌，甚至治好一病，賺得數錢，亦必歸功曰，「此耶穌之賜也。」附會歸美，故耶穌龐然而日大。中國儒者專以剝削孔子爲務，見霸術，則曰「孔門五尺羞稱也」；見刑名，又以爲中韓；見兵法，又以爲孫吳；見果報輪迴之說，又以爲異端；皆不重於孔子者也。於是孔子之道日削日小，幾無措足之地，小民無所歸命，只好一事祀一神，甚且一人事一神，而異教乃真起矣。當柄亦終不思行其教於民也，東漢以後，佛遂代爲教之。至今日，耶穌又代爲教之。耶穌教士曰，「中國既不自教其民，即不能禁我之代教。」彼將託於一視同仁，我轉無詞以拒。故強學會諸君子深抱亡教之憂，欲創建孔子教堂做西人傳教之法，徧傳於愚賤。某西人聞之，向鄒沅帆曰，「信能如此，我等教士皆可以回國矣。」不知此舉，適與愚黔首之意相反，故遭禁錮，後雖名爲開禁，實則止設一空無所有之官書局，亦徒增一勢利場而已。此後孔子教竟不知如何結局，意者將附於佛教以行其精意耶？亦可哀甚矣。士生今日，除却念佛持咒，

又何由遣此黑暗之歲月乎？

錢尺岑曾在山海關魏軍中，後同往甘肅，言上年盛京大饑，流民逃入關乞賑，只山海關一處，每日病餓死以千百計，乃欽差不理，地方官亦不理，日本軍中哀之，遂隨戰隨放賑，於是關內之民重復出關就敵賑。此僅官不之理而已，猶可言也。魏軍赴甘，遇強回輒敗。適西寧有降已半年之老弱婦女，西甯鎮鄧增至，一旦盡殺之，悉括其衣服器筋，凡萬餘人，雖數月小孩無一得免者。魏軍次日至，遂攘以爲功，以克復三關張皇入告，並大開保舉。錢尺岑憤不受，即日撲被去。不一月，主稿之兩幕友皆暴死。此案現已有人參奏，交陶制軍查辦。此等事不論何國皆無之，即土番野蠻亦尙不至此。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氣象，本地人言髮匪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終以爲彼叛匪也，故日盼官軍之至。不料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由此觀之，幸而中國兵之不強也，使如英，如法，外國尙有遺種乎？故西人之壓制中國者，實上天仁愛之心使之也。準部回部之已事可鑑也。曾重伯發歎曰，「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恃我之不殺也。故易曰『神武不殺』，東征之敗，亦由日本不妄殺

，我軍因以無固志耳。」斯言真至言也。今之策富強，而不言教化不興民權者，吳雁舟所目爲助紂輔桀之臣也。

大劫將至矣，亦人心製造而成也。西人以在外之機器製造貨物，中國以在心之機器製造大劫。今之人莫不尙機心，其根皆由於疑忌。乍見一人，其目灼灼然，其口緘，其舌矯矯欲鼓，其體能極卑屈，而其臂將欲翔而搏擊，伺人之間隙，而時發焉。吁，可畏也。談人之惡則大樂，聞人之善則厭而怒，以罵人爲高節，爲奇士，其始漸失其好惡，終則胥天下而無是非。故今之論人者，鮮不失真焉。京朝官日以攻擊爲事，初尙分君子小人之黨，旋並君子小人而兩攻之。黨之中又有黨，黨之黨又自相攻，苟非勢力絕大亦卒不能有黨，如釜中蝦蟹轟然以鬪，火益烈，水益熱；而鬪益甚。故知大劫不遠矣。此風尤以湘人爲劇，立誓不與外省人相親厚。外省人亦至恥惡之。其劫殆將加慘。此皆由數十年湘軍強盛所使然。湘軍名震天下，通盤打算，其利甚少，而人心風俗之受害，殆不可勝言。無術以救之，亦惟以心救之。緣劫既由心造，亦可以心解之也。見一用機之人，先平去自己機心，重發一慈悲之念，自能不覺人之有機，而人之機爲我所忘，亦必能自忘；無召之者，自不來也。此可試之一人數人而立效。使道力驟增萬

萬倍，則天下之機皆可泯也。道力不能驟增，則莫如開一學派，合同志以講明心學。心之用莫良於慈悲。慈悲者，尤化機心之妙藥。今夫向人涕泣訴苦惻怛沈痛，則人莫不暫去其機心而哀憐之。此僅悲而不慈，已足動人如此。又凡長齋誦經日以佞佛爲事者，人不過笑其庸陋，而其人必終身免於疑忌，此亦小試之而小效也。又況以天地民物爲量，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大慈悲乎？亦勿慮學派之難開也，患道力不足耳。各教教主皆自匹夫一意孤行而創之者也。即天津在理教最新而又最小，然從之者幾遍直隸，其教主力量亦自可觀。此次在京，極力考求在理教，宛轉覓得其書，乃刺取佛教回教耶穌教之淺者而爲之，然別有口傳秘訣，誓不與外人說，仍無由求之，不得已至拜一師始得其傳，則亦道家鍊氣口訣而已。非有不善也。賴有靈魂輪迴果報之說，愚夫婦輒易聽從，又嚴斷煙酒，亦能爲窮民省却許多閒錢。故不論何教於民皆能有益，總勝於今之擯棄愚賤於教外全然不去理會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豈但政爲然哉？處無教之時，民苦於無所系屬，不問何一人，立一誕謬之教，亦足使民歸命，不尤可悲乎！雖然，又豈但愚賤之不教乎！

梁卓如言佛門止有世間出世間二法。出世間者，當伏

處深山，運水搬柴，終日止食一粒米以苦其身，修成善果，再來投胎入世，以普度衆生。若不能忍此苦，便當修世間法，五倫五常無一不要做到極處，不問如何極繁極瑣極困苦之事皆當爲之，不使有頃刻安逸。二者之間，更無立足之地；有之，即地獄也。此蓋得於其師康長素者也。嗣同謂獨候補官於世間出世間兩無所處。固知官場黑暗，而不意金陵爲尤甚。到此半月，日日參謁，雖首府首縣拜之數次，猶不能一望見顏色，又何論上官。及上官賜以一見，僅問一兩語，而同寅早已疑之忌之矣。在京與王鐵珊約決不帶一紙書以玷辱師門，己方以此自重，而上官即以此見輕。尤奇者，本地知名士曾往拜之以求學問中之益，而人聞其候補官也，輒屏之不見，並不答拜。幸有流腐楊文會者，佛學西學海內有名，時相往還，差足自慰。凡此諸般苦惱困辱，皆能以定力耐之。獨至自思我爲何事而來，則終不能得其解。爲君乎？爲民乎？爲友乎？以言乎貴，適以取賤；以言乎富，終必至於大貧。王鐵珊言，此出爲一意皈依劉夫子耳，非爲官也。獨嗣同無所皈依，殆過去生中發此宏願一到人間空無依倚之境，然後乃得堅強自植，勇猛精進耳。故官場所以不可來者，非有他也，不知其何所爲而已矣。函丈既遇義寧公大善知識，留辦湘礦，自

足造福無量。伏願不爲出山之計，以葆潛龍之德。緩丞涖
芙諸同志不知何在？皆上上等根器之再來人也，然不通佛
學，則墮落地獄亦不甚難，惟大力扶掖之耳。銜參餘暇，

潦草作此，恭叩福安。

受業門人譚嗣同謹稟（七月廿三日，時借厲楊彥
樂公館。擬即赴蘇州，九月當旋鄂。）

川遊小記

顧一樵

三 太白巖

三峽之西，有一個依山臨江的公園，活潑潑的小孩子
們盪着秋千，走着滑梯，年青的男女學生們打着網球，泛
溢着健美的精神，充滿着初春的朝氣，這同吞雲吐霧的巖
巖世界相比較，真有天淵之別了。

有葱鬱的樹木，有茂盛的花草，夾護着平舖的石道。
曲徑通幽處，石壁上刻着斗大的「靜境」二字，據說是呂
純陽最近的真蹟（亂筆）！再抬頭望上看，遠遠地高高地聳
着「層巒峰翠，上接雲霄，飛谷流丹，下臨無地」的太白
巖。

萬縣公園在沿長江算得一個名勝，便是因爲上有去天
不盈尺的奇巖，下有滾滾來不盡的長江。我們在船上住了
多天，看够了江，自然便動了遊山的豪興。我們對於依山

臨江的公園雖然滿意，但是還要更進一步，到那可望而還
不可即的太白巖去。

清早我們雇了轎子上山，轎夫差不多個個是吃大煙的
。我們怕他們烟癮到了要鬧出事來，每乘轎子多雇了一個
人換班。我坐的轎子本來有兩個矮小的人抬着，臨時又招
募了一個滿臉鬍子的癩痢頭。我起初不答應，怕他走不動
，但是他一定要去，只好讓他自告奮勇。他抬起來倒還有
勁，可惜他身材太高，害得矮子叫苦連天。一路攀談，方
纔曉得這個鬍子倒是有點來歷的。他新近被紅軍拉夫拉去
了，做了兩個禮拜的苦工。他倒並不覺得苦，因爲鴉片還
是照常有得吃。他說紅軍自己不許吃（這話自然亦未見
靠得住），但是他「客」，自然要優待，否則他「老子
」（這是他自己的尊稱）就抬不動子彈了。在他談吐中間，
他並不覺得紅軍的特別可怕，拉夫總是一樣。只有紅軍中

間沒有鹽吃，確是一大苦事。但是鴉片照樣有，他就很滿意了。

循着山徑前去，有許多「羽化」的坟墓，令人想見道統之盛。這個山巖雖然有石級上去，但是走來很費力，真有蜀道難之慨。其實「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與其嫌他難，不如當他上青天，反覺得勝奇美妙。我們上太白巖，便得上青天的感想，但是這種上青天，只覺得是生平快事，並不覺得有絲毫的怨苦。

巖上有廟，供奉着詩仙李白，太乙真人等都做了陪客。同遊的一位求了一籤，籤書上勸他「莫把花酒悞平生」。我們都借題說笑他，勸他少交女朋友。但是他自己想了一想，下了另外一種解釋。他本是一位糖業專家，現在權充烟酒印花稅局局長，所以他以為「花酒」乃指「煙酒印花稅」，明明李太白勸他辭職的意思。後來他到成都，便

我們要有信心

壽生

中國現在的實際情形是這樣的糟，而一般言論都帶一些悲哀的氣味，「中國不亡是無天理」，這一個悲嘆的詞句，在好些人的腦子裏刻得深深的。我常自己檢討，我們

以「擅離職守」免職，真是巧應了。

離太白殿旁幾里路，另有一個修道菴，開門進去，找不到一個人影。後來在樓上發現了一間佛堂，有帶髮修行的女居士，正心誠意地唸着經卷。一切充滿着「靜」，我們連茶都不敢坐下來喝，便匆匆下山了。

月窟是一個山洞，有瀑布。從前有人利用瀑布造紙，現在已成陳迹。這在離城二三十里的鄉間，是楊森計劃中的郊外公園。我們遊罷以後，便在小店裏，自己沖點雞蛋，煮點掛麵，飽餐了一頓，亦是別有風味。

在萬縣因為等水漲，等了三天。結果仍然換了一只船，纔到重慶。萬縣是桐油出口的重要商埠，英國兵船在這裏轟過大砲。我方頑抗的于司令，我們後來在成都遇見了，談起了當年的犧牲，悲憤中還帶幾分快意。

究竟還配不配生存在這世界上，我們究竟是不是個劣種，人類的進化我們有無貢獻，我們現在這樣混亂：是為什麼？我細想了想中外的史實，又「就地取材」觀察一些青年

的行動思想，我自己的回答是：「我們是還有生存權的」。

我們與日本同時受「西洋文明」的震蕩，但日本已經趕上去了，我們還是倒死不活的在重重壓迫下討生活。前些年還有些人閉着眼睛拿什麼五千年的古國關，精神文明關，地大物博關來遮醜。到底事實難得抹殺，現在這樣的話似乎說不出口了，於是由東一步跳到西，又佈滿了卑怯，等死的哀鳴，好像中華民族只能靠人過活，永遠無翻身之日了似的。這兩種心理，都是妨害新中國的產生的。前者，是惰於自樹，固陋自限，以誇祖先的光榮爲事，走上了「白頭宮女在，閉坐說玄宗」的絕路。後者，是喪盡自信，甘心媚外，得過且過，苟且偷活：會演成「後我后，後來其蘇」的奴性。

吾人知道，一張白紙受色也易，一張有色紙再要加別的颜色就較難了。我們今日之改進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爲我們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富於創造性的人，個性必強，接受性就較緩。富於摹仿性的，接受性雖強，但創造力亦就有限了。日人今日之優於我者，就因其本來的文化根基極淺，摹仿性強，能以全力接受外來文化，我們還在徘徊，比較，爭論之際，她已盡量吸取了。在這第一階段

上，我們雖爲舊物所絆不能如她急進；但我們一旦將新舊溶合後，我們雖不必說爲世界的領導者，但其有貢獻於人類，必不後於任何民族，是敢斷言的。那時所謂摹仿者，就是一摹仿者而已了。

日人在未接觸西洋文明前，無一非仿倣我者，連醫學亦以皇漢醫學爲正宗，他可知也。從唐以至日本明治維新，千數百年間，日本有一件事足爲中國取鏡者嗎？中國的學術思想在她手裏去發展改進過嗎？我們實在無法說有。我們不要震於她現在殺人放火的本領就以爲她「真是了得」，要知她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還是一個不有。她現在的商業雖然似乎比西洋各國要「樂觀」一點，但我們要知道，那是她的資本家們養了多量的惡犬用高壓壓着勞動者們過着牛馬的生活減少成本的結果，並不是她有什麼了不得的發明設施。壓榨勞動者的血汗來與他國資本家作搶商場的玩意，我們不知是喜劇還是悲劇？日人的本領如斯而已。要想她於人類有甚特殊貢獻，恐甚難。非「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有史實存焉。

我們的文物制度，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對外來學術「鄭重取捨」，實爲必然之勢。當漢代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時，給與社會上的震動亦甚大。由漢至唐，雖

有所謂「三武之禍」，但有一部份的才智之士，總未停止他的研究，即所謂反對者亦多受其影響。以吾民族之天賦才能，佛教終歸在中國人手裏得到發展繁榮，致現在世人之研究佛學者，有捨印度而就中國之說。然此唯就純佛學言之也，至若溶中印學術於一爐而產生的宋明理學，那更光輝萬丈了！由此可知吾民族不特能容納「外物」且能從而精進之也。至於吾祖先對世界文明之特別貢獻，則更不勝例舉了。此非徒作壯語，亦有史實存焉。

祖先的光榮有祖先去承當。我們若無出息，甘心墮落，則我們祖先的光榮益大，我們的恥辱也越大，我們的罪過也越大。我們的天賦雖強，但若老是自己戕賊，那還是只配作奴才的，就如我們地下的礦產雖多，我們不去開發還是等於不有一樣。

現在有一個最耐人尋味的現象：執政諸公把國家弄得一團糟，不知自責，開口閉口嚷民衆團結，振發，像他們自己够團結，清廉，振發了。其實民衆是早就團結了的，上海之戰還不足表現民衆團結與犧牲的精神嗎？在民氣發揚的時候，政府叫鎮靜，待「鎮靜」了，又有委員先生在紀念會上慨嘆民氣消沉了！這不知算什麼。中年以上的人，爲「一階段」的正角，不圖自振以作青年的模範，只望

青年怎樣，而忘記了自己更應當怎樣。丁文江先生在「我都知道的翁文灝」一文中，說了一番翁氏的人格精神後，結果是希望青年讀者做法，好像中年人都够好了，或無關緊要似的。而不知中年以上的人，多是社會上的有力者，其人格如何更足以影響國家社會呢。也許丁先生以爲中年人不堪學好了吧？但一二十年後今日之青年，又爲中年了，若照此中年只知責青年，而中年又實爲社會各事業之負責人物，一層一層的滾下去，那中國就真够瞞了！

但是我們現在的青年究竟怎樣呢？真如一般人眼中的那樣「不值錢」嗎？否！他們是將一部份認作全體了。固然現在油頭粉面終日花天酒地的青年學生很多，但是排除萬難努力求學及作種種青年應作的工作的亦不少。各娛樂場所出入的青年男女固多，而各圖書館試驗室裏的人也正不少。一般人士只看見這裏也是油頭粉面的青年學生，那裏也是油頭粉面的青年學生在遊蕩，于是以爲學生都是一些遊蕩的浮尸了。實則此影院，彼舞場，轉去轉來還是那幾個有錢的哥兒姐兒而已。真在一聲不響的工作的青年，還是佔多數，不過他們爲一般人士不知道，看不見罷了。自愛的青年，現在還不少呢，中年以上又負有引導青年的責任的先生們，最好你們能檢討自己一下，有無對青年慚愧

的地方。今舉例以證實我的話：北大地質系一年級有一位學生，其忍苦努力的精神，溫和的態度，實可以說是一個模範青年。我從前常自問，「中華民族現在有像的青年嗎？」久不敢回答，自發現他後，我堅決的相信中國是還有望的，但是你們要在路上遇着他，是認不出他是一個大學生的，許會認為他是一個叫化子。他唯一的一件藍布大衫，被化學藥品咬得七孔八洞的，爛得太不堪了。可憐他並非抖名士派，而是沒有兩元錢去縫衣啊！他姓什麼，我不必說，你若是個有心人而又在北平的話，你午飯時去北大二院門口等着，一個穿得糟得不堪，抱起一包書，滿臉溫厚氣的，那就是他。他爲什麼自甘這樣苦呢！因爲他知恥，悲痛亡國，不願作奴才。

編輯後記

△「閔仁」是一位留學法國的朋友的筆名，他在獨立評論裏投過不少的稿，有時候又用「弘伯」的筆名。

△顧一樵先生的「川遊小記」的第一第二段登在獨立第一百號。

總上各節，所以我說「我們是還有生存權的」！

我們要恢復民族的信心，我們要有堅決的意志，努力苦幹。我們可以悲憤填胸，切不可悲哀自餒。勾踐有信心卒能沼吳。德人有信心，卒能打開列強的捆縛，力求復興。我們加緊我們的工作，恢復我們的信心吧！一個民族，無自信心，不亡亦等于亡了！

獨立評論是在九一八後產生的，她的文章一天比一天消極，中國的境遇一天比一天惡劣，轉眼她在胡適之先生的乳養下，已是一個兩歲的孩兒了！我願今後她代表的現象，一天比一天積極，一天比一天光明，是爲祝。

二十三年，五月，七日午

適之

△「壽生」先生的文章本是送來賀獨立的兩週年的；因爲我想寫一篇討論的文字，所以壓到今天才登出來。我在第九十六號介紹他，曾說他是一位不滿二十歲的青年；後來他對我說，那是我誤記了，他今年二十三歲。

獨立評論 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第八卷

國際週報

第二期

要目

齋藤內閣戀棧與日本政局
英國之外交政策與遠東問題
國社黨勢力下之德國大學教育
波蘭與蘇俄之關係
英國最近之兩大隱憂

陳次溥 楊祖詒 葉祥法 周琛 李文顯

第五卷

山東民衆教育月刊

第三期

要目

中國民衆教育論的現狀及其去路
鄉村社會與今後之鄉村
民衆教育訓練的調查與研究
怎樣連書複音語詞
歐遊印象記
三月來之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
兩月來之山東省民衆教育區

朱智賢 王培祥 李百達 梁容若 蕭迪忱 董渭川 記

第四卷

外交

月報

第五期

要目

四百五十種國際社團總檢閱
日德脫退國聯之日本方面之觀察
意奧匈結合之過去與將來
日俄關係之前瞻
英美與加拿大
一九三三年之國際（續四卷四期）
鴉片戰爭中的得津談判（續四卷四期）
國際團體之強制力
蘇俄與東方經濟政策之發展
蘇聯與東北的經濟關係之檢討
英人侵佔斑洪問題
班洪事件與滇邊問題

王調甫 董希白 張岐 趙公岐 徐敦國 夏鼎國 張仁任 沈榮譯 于嘉麟 黃子崧 劉崧

定價：每冊壹角五分，全年十冊

發行：濟南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

發行處

此外撰譯稿件尚多，不及備載。

價目：零售每冊大洋三角國外五角
預定 半年六期國內一元五角國外二元五角
全年十二期國內三元國外五元

社址：北平西城府右街運料門裏外交月報社

看了裁軍會議的爭論以後

胡適

專制問題平議

張弘

英雄造時勢

熊十力

蘇俄旅行記

丁文江

讀科學雜誌隨筆

胡先驕

讀我所知道的翁詠霓（通信）

何福同
陳箴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埠一 大學出版社 樂所 君中書社 社 育中書社 增華書社 霖甫書社 安市場一 佩文齋 景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 民智書局 宣內 佩文齋 廠甸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 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 朝野書店 朝	平四	清華消費社 成府號進分社 天津書局 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 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 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南京	鎮江 鎮江廣告社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徐州書店 三友書店 代定	南通	振華書局	常熟	開明書店	漢口	現代書局代定
----	---	----	---	----	--	----	--	----	------	----	------	----	--------

武昌	真美書書店 新生活書局 新生命書局 代定 胡正	南昌	興派報社 新光書局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 代定 圖書消	廣州	費社	汕頭	大東書局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瓊州	報社	瓊州	海南書局	桂林	永昌公司 東方書社 代定	濟南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青島	吉昇昌書局	威海	荷澤書報代辦部	臨清	文衛書局	安慶	世外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宣化	甘小書報社 中華書局	太原	豐民書報社 統一派報所	開封	華新報社 代定	西安	甘肅書報社	蘭州	現代文化社	成都	文寶書局	萬縣	新川書店	合川	朋友書店	重慶	東方書社 新友書店 現代書店 萬有圖書公司	雲南	現代書店	貴陽	開明書店	杭州	萬有圖書公司	福州	開明書店	廈門	開明書店	廣州	德州派報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獨立評論

第一〇四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看了裁軍會議的爭論以後

胡適

上月廿九日，裁軍會議的總委員會在日內瓦開會，連開了兩天，就延會到六月一日；一日開了會，又延會到六月五日。因為五月三十日的會上英國外相西門和法國外長巴都有對抗的演說，意見相去甚遠，所以大家都感覺這個裁軍會議經過了二十八個月不死不活的歷史，現在大概要壽終正寢了。

英國西門外相主張簽定裁軍草約，至少可以做到三項重要事業：（一）禁止化學戰爭，（二）各國軍費預算公開，（三）成立一個永久的裁軍委員會。

法國外長巴都主張必須從保障安全着手。蘇俄外長李維諾夫在廿九日有長篇演說，也主張裁軍會議已無實際收效的可能，不如將裁兵會議改作一個永久的定期開會的和平會議，用全力圖謀「安全」與「和平的保障」。

看這情形，法俄似乎是站在一個方面，英德也站在一個方面，雖然德國早已退出裁軍會議了；而此次英法的爭執顯然是法國與蘇俄的接近，合力阻止英國領導的那個讓步的裁軍草約的成功。英國的主張是相當的承認德國的軍

備平等的要求；但德國也申明在此草約的十年期限的前五年，別國可以不必裁軍，但第六年起須一致裁減。這種辦法，法國認為不足保障法國的安全；所以法國外長在五月三十日的演說中指斥英國有偏袒德國的嫌疑。

李維諾夫的演說（廿九日與六月一日）反覆申明保障安全的重要，他的警句是：

如要做到裁軍，所有各國的一致贊成是必要的。但如要做到其他保障安全的方法，就不一定要各國的一致贊同了。

在他的第二次演說裏，他說的更清楚：

沒有一個裁軍公約，也許各國會引起軍備的競賽。但我要請大家想想：如果某些國家在他們本身的武力之外，還可以倚賴多少國家的團結與協助，那麼，軍備競賽的危機應該更大呢，還是更小呢？不是這樣聯合保障安全倒可以自然走到裁減軍備的路上去呢？

這種安全保障，李維諾夫會聲明，「決非軍事聯盟，也不

是將各國分成若干敵對的營壘，更不是包圍任何國家的意思」。他的意思只是要增加贊成蘇俄所提出的「侵略者」的定義，明定破壞和平及破壞巴黎和平公約的「制裁」，訂立一種制裁辦法而不引起軍事行動，並且不必適用於一切國家。同時在這種多少含有普遍性的公約之外，還可以有各種地域間互相援助的公約。

我們撇開英法的爭點，細看李維諾夫的提議，不能不感覺蘇俄的保障安全的建議是有點誠意的。李維諾夫豈不明白他的提議不過是一種變相的國聯？國聯久已不能執行國聯盟約內規定的制裁了，蘇俄又何苦重提這種非軍事的制裁方法呢？李維諾夫在他的第二次演說裏曾說：

歐洲的政治情形已大變了，我們眼看見危機不但沒有絲毫減少，並且逐年逐月的加大，難道我們只應該束手旁觀，靜待事變之來，而不在裁軍之外另想可能的辦法來防止或減輕這種危機嗎？

在這裏我們可以推測他的用意似乎是要想造成一個比國聯盟約還更有効力的和平保障。只要歐洲的和平有了保障，軍備的問題自然可以有比較順利的解決。國聯盟約也有制裁的規定，但那些規定是普遍的，是必須有各會員國的一致行動的。蘇俄的互不侵略條約是局部的，是不必適

用于一切國家的。主要大國家的顧忌可以使國聯一事不能辦；而蘇俄的相互對等條約可以無有此種顧忌，可以和向來的仲裁條約有同樣的便利。這是一種變相的，多方的「洛加諾條約」，要在多方的相互保障之下減除國際的猜忌與危機。

我們終相信國際和平不是絕對無望的，但同時我們也相信現時有補充國際聯盟的實力的必要。蘇俄在此時期望英法等歐洲國家擱起一個現成的國聯而另起爐竈造出一個變相的國聯來，那是不可能的幻想。最好的方法還是蘇俄不遲疑的加入國聯，把她的新鮮的理想主義和新鮮的勇氣灌輸進那個最近受了重傷的國聯，使他重新鼓起精神來，使那個十三年的世界共主不至於一蹶不振，使那個本來規定有制裁的盟約不至真成爲廢紙。一個中興的國聯也許可以逐漸做到保障歐洲安全與和平的大事業；蘇俄近年對於東歐和平的努力也許可以因加入國聯而更有效果。

如果因爲蘇聯的努力而使那個中興的國聯變成一個有誠心與實力的和平保障，也許大西洋西岸的那個有勢力的新國家也可以加入國聯，世界和平的把握就可以更有希望了。

一九三四，六，四夜。

專制問題平議

張弘

獨評爲專制問題，曾引起一場煞是好看的論戰。這回對壘的主將，甲方是胡適之先生，乙方是蔣廷黻先生。

適之先生在「建國與專制」一文內，對蔣先生所提出的問題中，有這麼一個：我們今後建國，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八一號第二頁）這也是個活問題，重要的問題，值得大家仔細研究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我以爲用不着去溫習英法俄等國的歷史，而須直切了當地一方面看看現在的國際環境，一方面審察我國的國情和經過。

爲什麼要看現在的國際環境呢？因爲以當今的交通，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來講，小環境已決逃不了大環境的影響了，而且越到將來越厲害。爲什麼要審察我國的國情呢？因爲要量身材作衣服。爲什麼看國情而同時又要回溯一點自家的往事呢？因爲現在爲過去所規定，現象不盡是偶然。

以上述方法觀測的結果，個人不禁要套用蔣先生的兩句話：

中國現在似乎到了一種田地，不專制不行，專制也不行。（原文是：不革命沒有出路，革命也是沒有出路。見八十號頁二）

爲什麼說不專制不行呢？很顯明地，當今世界潮流趨於集權；政府的職務，從警察進於保育；政府的政策，從放任入於干涉。如意，如德，如土，如俄，不消說了。就是老牌子民主共和的美國，近來已走上這條路了。其他不少的國家，或隱或現地醞釀着。這是民主主義的反動，這是因爲民主主義的本身確有不能諱言的缺點。

我們承認：議會政治確有牠的長處，例如集思廣益，共同負責，避免專橫，如此等等。但牠的缺憾也不少，例如：○道旁築室，減少效率。況且有些事非常機立斷不可，不容許從容討論。○假定錯謬。日本丘淺治郎說：

「古來就有「瞎子一千，明眼三人」的諺語。無論在甚麼時代裏，明理的人本來很少的。」（進化與人生，劉文典譯頁十三）所以，一人投一票，假定各票的價值都一樣來計算，那是不對的。事實上智慧決非人人平等，政治經驗

也不是人人一樣的。陸志韋說：『代議制的第一個障礙，自是一般人政治經驗的太不平等。』（社會心理學新論，頁一四九）應該平等者是機會，是法律，不是天賦聰明和後天的智識。③真正民意不易實現。陶孟和先生於十五年在北大曾講到『如何使人民的意志表現，這是民治政府的問題。從前有選舉權者少，現在已擴到女子和無產階級。如何使這樣多人的意志表現，真不容易。法國 Berollet 說：「所謂多數者，實是少數。」因為投票者常少，而在此少數投票者中，占多數，即可當選，則當選者所得之票，名爲多數，實則少數。無論何國選舉，俱有不願選舉者；或在家休息，或到咖啡店消閑。如何使這多數人去投票，很費手續。想被選者事前須遊說各地，發表主張，以汽車接人去投票，開遊園會與人周旋，對慈善事業多多輸捐，……民意如此表示，真僞很是問題。』注意！這還是高明的那一套。其次請看比我們進步的東鄰。周鯨生先生的『日本的政府與政黨』有云：『日本雖有防制選舉腐敗的法律，雖然對於不法的選舉行爲有司法的檢舉，可是賄賂買收的風氣盛行，而威嚇情面的關係也是慣事。……植原氏說，他自己說到日本選舉腐敗的情形，至於覺得太慚愧，有說不出口的地方。』（現代評論第五十三期）

我國是至少三千年人治的國家，向來缺短奉公守法的習慣，向來於個人的權利義務鬧不清楚。至於所謂自由平等的真諦，則更說不上。以如是的國家，孫中山一下子把牠改爲民主，實際上只輕輕地換了一個招牌，無怪乎有些人感到過去這二十二年空名共和的滑稽。（參八二號三頁）從前民主立憲之爲人最欣羨的政治制度者，因當時經驗不够，忽略了其中有人問題，更忘了其中有必經的階段。戊戌政變如果成功了，也許過渡還快些也未可料。因爲那時系統未壞，作事比較容易。現在土皇帝太多，兼之有些人妄講自由，亂談平等，真有點不好收拾。至於人民方面，他們的意態，確如壽生先生所聞於村夫野老者。若輩會嘆息痛恨道：『這個命真革得糟！從前皇帝在的時候，那裏像這個樣子？就是長毛反的時候，也沒有現在這樣混亂呀！不曉得那一天，真命人主纔登位呀！』（八十六號頁十）請問：這樣的人民，怎能行使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選舉權？請問：人民發出這般的怨言，又豈盡是他們之過？事實上，人民是不管事的，代表也真是不代表什麼人的。適之先生勸蔣先生不必過慮人民不要選舉代表，因爲他們最不要納的租稅，然而他們也還是納租稅（八六號頁六）。誠然，但這種納法已經够可憐了，够勉強了

。我們似乎不要牠還好點。還有，蔣先生以爲我們的國家仍舊是個朝代國家，不是個民族國家。一般人民的公忠是對個人或家庭或地方，不是對國家的（八十號頁五）。這個認識我認爲也頗正確。胡先生道：「照廣義的說法，中國不能不說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國家」（八一號頁四）。這個看法也許對，但至多是可以施於從前，現在則決定不是了。

爲什麼呢？組成民族國家的要素，據法國十九世紀史家古浪日（Fustel de Coulanges）說，不是種族，也不是語言，乃是共同的觀念，共同的利害，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回憶與希望。因人們乃願攜手偕行，乃願共同工作，乃願敵愾同仇，乃願爲同胞而生，爲同胞而死。持此以觀，第一，我們可以發現缺乏共同的觀念。適之先生說得好：「我所說的意態是指中國智識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八五號頁五），再參閱大公報丁文江先生的「公共信仰與統一」。第二，我們可以發現缺乏共同的利害（事實上，但人們不願）與情感。這事吾不忍言，好在大家都明白。所僥倖者，尙有點共同的回憶和將來的希望罷了。這本來也怪不得，這有過去的和現在的國際環境與社會組織作背景。只消一加分析，便絲毫也不稀奇。我相信：現在不少的中國人，還是被封建的思想支配着。他們

的腦筋裏有家，有鄉，有省，有親戚朋友，有舅子老表，有私人關係，沒有國家。蔣先生說：「日本人費少許錢財，就能雇中國貧民來殺中國貧民，聘中國士大夫來對付其他的中國士大夫。這還算一個民族國家嗎？」（八三號頁三。）

民報裏的「思黃」說：「吾儕以爲欲救中國，惟有與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以開明專制，以爲與民權改民主之預備。」這個主張，我們是贊同的，適之先生似是反對的。綜計適之先生反對專制的理由，有三個，吾人試一一敘評：

（一）他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適之先生道：「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今日的領袖，無論是那一黨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而我們無論如何寬恕，總看不出何處有一個够格的諸葛亮，也看不出何處有十萬五萬受過現代教育與訓練的人才可以做我們專政的諸葛亮」（八二號頁四）。我們的看法，不幸稍有不同。惟其如此，惟其沒有五萬十萬的諸葛亮，亦惟其只有四萬萬的阿斗，所以需要

專制。須注意：四萬萬的阿斗是無法作主人翁的。他不合作，也不能作。但是，教導出一個兩個或幾個諸葛亮出來以率領一般風從草偃的人們，則比較容易，也比較快。許多人是可東可西的，須看率領者的人格如何，知識如何，誠意如何，毅力如何。所以，我們不愁無擁護的羣衆，但愁無真正的領袖。這真正的領袖或像樣的領袖，是可以因時勢的要求而產生的。

(二)他不相信中國今日還有什麼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適之先生很悲觀地道：『中國這幾十年，排滿的口號過去了，護法的問題過去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過去了，甚至於「抗日救國」的口號，也還只够引起一年多多的熱心。那一個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國問題還不能團結一個當國的政黨，還不能團結一個分裂的國家，這是最可痛心的教訓。』誠然，但我們要稍加分析。排滿口號的過去是正當的，因事情已完了。在未達目的時，其魔力確會魔動一世，鼓起風潮。試查清末那般人壯烈的犧牲便知非謬。護法問題的過去也是無怪的。牠也會掀起洪濤，轟傳一代，使當之者披靡。倒帝的標語，因為自己預備不充，且喊者本身就無多

大誠意，甚至於他們就是寄蔭在帝國主義的宇下者，所以民衆對之無多大信仰。抗日的口號亦然。總之，非沒有題目不能動人，乃是因提倡者缺乏真誠實意，更沒有毅力決心，以至弄壞。假如有，我相信：這個『老於世故的民族』，爲他自己的生存起見，也會有看不破的時候。中國待做的事情還多着哩！至於將來這種活問題是什麼，以後再說。

(三)適之先生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這話我們就承認，但所需時間也太長，我們不能老等。爲什麼不能老等呢？因爲國際環境的鞭策太急了，我們勢不能不趕路。我們已經够落伍了，不能想法追上前頭。適之先生說：『我們小心翼翼地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制的機會。』若然，則黃帝子孫的前途，真可令人悲觀了。請問：這樣地從容不迫，怎能爲當今的國際環境所容許？譬如屋子，你自己不趕快收拾，別人要來越俎代庖呀！況且到了民主憲政訓練成功時，開明的專制已無需了。專制並不是目的，只是一個過渡的辦法。我們的意見，不幸與適之先生正相反。我們以爲：民主憲政這種『最幼

『穉的政治學校』，最不適宜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斗。因為我們貿然鑽進去，鬧的笑話太多，毀壞的器具大不少，甚至於昏天黑地，可以把房子一齊燒掉！如果要免去這些荒唐，則必需有人嚴加管束。假如有人管教，那就變成訓政的時期了。（當然訓政要有像樣的人來訓，不成問題。）況且議會制度有名無實，大團體不是用思想的處所。英國第一流人材如赫胥黎之不願入議會，並非無由。胡先生之擁護議會政治，我相信，是從前的教育環境使然。至於蔣吳二先生，論雖似激，倒是偏重實際。

本於以上的論證，所以我覺得：中國現代不專制不行。

既然這麼講了，怎樣又說專制也不行呢？在心理方面，舊日的綱紀早已陵夷，系統早已破壞，譬如神聖已被褻瀆了，敬畏的情緒已化作煙雲了。當今之世，人人都是領袖，誰服從誰？人人都講自由，誰能管誰？中山先生說得好：個人的自由太多，則國家民族的便太少了。他最初提倡自由平等，後來見着流弊，終想法挽救。但鬼兒子已經放出了鬼門關，頗難於收得轉來了。這個苦頭，他自己就吃得不少。中國現代的讀書人，十有七八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所以要想做出一件事來，真不容易。試看一

個團體的內容，便知分曉。因為太無紀律，其結果團體的辦不好，公共事業的消沉，洵理有固然，勢有必至。說起來也真痛心！以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留學生——萬分之一甚至若干萬分之一的大學生與留學生——然而開起會來，還沒有「民權初步」的常識，還常常鬧得一塌糊塗，以至於解體分崩，怎能說得上真正的共和國家啊？還有，有些中國人，歷來只要駿骨，不要駿馬；只崇拜死英雄，死聖賢，不要活物。這宗壞習慣，一方面是嫉妬心太重，一方面是當地胡椒不辣，一方面也由於沒有民族意識，不知向外與人競爭之故。日本人不然。他們有。西方人更有，因為他們歷來的國際環境不同，風俗習慣不同，因之所養成的心理也不一樣。日本是西方的大弟子，所以他也能團結，也能一致對外。中國？你休想！咱們是：『寧贈友邦，毋與家奴！』蔣先生說他能證明沒有一次內戰不被外人利用來作侵略的工具（八十號頁四），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啊！

在物質方面，適之先生說得很有理。以中國疆域之大，交通之不便，真有點鞭長莫及之勢。我承認蔣先生的說法，中國現代當以大專制來取消小專制。所謂小專制者，是指二三等軍閥；二三等軍閥確是統一的障礙，應該剷除

，不過理論雖然如此，事實上却頗難馬上辦到。適之先生

說：「四川，雲南，貴州，今日中央軍隊有何辦法？新疆的混戰，中央軍隊有何辦法？廣東廣西的獨立，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韓復榘打劉珍年，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閩錫山閉關自守，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八五號頁六）況且就有辦法，單靠武力也是不成的。這是由二十二年痛苦的經驗早已證明，苟非痴愚，自不願覆轍復蹈。武力本身只是一個工具，並非目的。許多人把牠當成目的，以為武力萬能，便大錯而特錯了。要使武力有效，必須有高尙的超個人的理想(Ideal)，必須以大多數的福利為前提，必須實行以民意為依歸的「旨趣的專制」，纔成。否則只是盲人瞎馬而已。壽生先生說得好：「旨趣的專制，沒有思想，熱情，偉大的人格，是不會發生的。即或你盜竊點他人的東西來玩點小把戲，時光的沖洗會把你的真面目現出來，自然為人唾棄。故依旨趣專制的意義講，與其說蘇俄是共黨專政，無寧說是馬克思獨裁」（八六號頁七至八）。是的，北伐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孫中山有高尙的目標，是因為他有偉大的人格，是因為他有真摯的愛民族的熱情。以後之所以由明而暗，由盛而衰，由合而裂，確也由於當權者的失敗。適之先生的這個看法（八五號頁四），是非常

真切的。

將以上兩事——心理與物質的現狀——來看，所以我認為專制也不行。

然則是中國就簡直沒有出路嗎？還是有。是什麼？是以建設來建國，是以建設求統一。以建設求統一，這是可能的，君達先生也曾認為並非空言（參一月二九日大公報社評）。例如交通進步了，則上述物質上的障礙可以減除，民族的自覺可以更加強固。實在的成績有了，則已失的人心可以恢復，氣象可以一新。脈絡流通之後，經濟必有改良；交際往來之後，畛域可以漸消。從前道路有壅，所以貨物在有些地方不值價，在有些地方又貴得要命（請參閱丁先生講貴州人吃鹽的趣事）。從前道路有壅，所以人們老死不相往來，而至於如秦人視越人，不覺休戚相關，不知地大物博，也不明錦繡山河，真有可愛。（東四省，別人拿去了！請問：究竟有多少內地的人真難過？但假如有人要拿德國的萊茵河，或要拿法國的諾曼地，你瞧！他們纔全體同你拚命哩！此無他，認識與不認識之故也。這話並非臆測，請比較中西的路政便曉。昔日別人罵我們是「無路之國」，注意，這是實行老子哲學的結果呀！）真的，認識都沒有，怎能教人憑空愛起來？譬如面尚未謀，

怎能說得上情感？昔日某女士說得好：她是不能愛一個不認識的人的。西方人民愛國家，我相信，和他們交通的便利大有關係。否則印象不能明瞭，不能深刻，不能引起難於割捨的情感。

這不過是隨便舉一例，其他可以類推。前面說過了，實在的成績出來，則已失的人心可以恢復。不但恢復，而且向心力還可以逐漸加強，中央的地位還可以逐漸提高。條件並不困難，只要不斷地，認真地，有誠意地，不貪污地幹。如是作來，便是以建設求統一。至於說到建國，則更非加緊建設不可。爲什麼呢？胡蔣兩先生均曾一再指出舊式的幾千年的專制，沒有盡他們建國的職責，沒有做到建國的歷史使命，也沒有造成一個民族國家。在解釋方面，蔣先生提到了物質文明太落伍。胡先生對於這個落伍，只說了由於知識不夠，人才不夠與自大自滿的關係（八一號），却忘了更重大的一個緣由——行使無爲政治之過。物質文明落伍是牠物質上的劣果，知識與人才不夠等事，是牠精神上的收穫。證之有爲的俄國羅馬羅夫朝，大彼得的專制提高了俄國的物質文明，養成了一個知識階級能當新政權的中心，奠下了現在繁榮的基礎（參八十號頁五），便可了然。

總起來看，我以爲從當今的國際環境，從吾國過去現在與將來的過程上觀察，均需要專制；但從目前的物質狀況與一部份人的心理上看，却又難於專制。但只要有人能打破僵局，積極認真建設，拿出具體的成績來與人看，我相信，可以專制，而且多數人要歡迎他來專制。中國實在太亂了，太窮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強，使她樂，使她不相信，誰不願意？孟子說得好：『民之望之，猶解倒懸也！』此前某部份人的錯誤心理是可以糾正的，物質上的缺憾是可以人爲補救的。並且亦只有人爲的建設纔可以彌補物質上的缺憾，亦只有人爲的建設纔可以糾正錯誤的心理。靠天吃飯不成了，鬼混也混不下去了。別無他路，只有斯途！當然，這所謂專制決非野蠻專制，非法專制，無限專制，權力專制，禁止言論自由的專制，而乃是開明專制，旨趣專制，以公共福利爲前提的專制，不似舊日以個人爲目標的專制，不似舊日摧殘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權中心過專制，更不是吃糧不管事的無爲專制。對於這種新式的專制，蔣吳與壽生先生贊成不用說，就是適之先生也不十分反對，只說其人難尋罷了。大家要認清：這正是縮短割據時期的一個良好辦法，這正是在這個割據時期收到建國大業的一個良好辦法（參

八五號頁七)。經我們以上的研究，我們對於適之先生所提出的那個大問題——今後建國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答復是肯定的，但附有必不可少條件。這條

英雄造時勢

熊十力

頃閱張佛泉先生「從立憲談到社會改造」一文，我贊同「英雄造時勢，時勢造大眾」的說法。我去年曾有一封信與胡適之先生，曾談到領袖人物的重要。如元末沒有明太祖，我相信當時中華民族決不會恢復神州而成一統太平之業。又若宋太祖如不出，五代的昏亂決定還要延長，也沒有北宋的治平和新儒家文化的發生。

我從少年時讀嚴譯「羣學肄言」，曾經引發我一個重大的感想。即由彼書，知道西人言治是「自下而上」的。而反觀吾國，即通六經諸子乃至漢以下，迄於近世百家文集，其論治，通同是主張「自上而下」的。彼所謂上者，即君相師儒。在古代，君師合一，君相即兼師儒。春秋以後，師儒漸與君相分席而領導羣衆。然師儒雖不必立君相之位，要是社會中之上流分子。持清議，司教化，確是輔助朝廷政教的人物，而立乎全國勞動的羣衆即農民之上，

件是什麼？便是火速認真建設。君達先生說得好：「政府當以一種新精神領導全國！」廿三，四，一，春假中。

而自居優崇的地位的，所以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等說。

我自讀了羣學肄言，便感覺中西政治思想根本不同。却是極端贊成西洋的思想，所以曾經實行參預革命的工作。到辛亥武昌起義，革命黨也曾掌握過南方許多省。而新官僚氣味重得駭人，暴露浮囂侈靡淫佚種種敗德。一時輿論都感覺革命只是換招牌。而過去腐惡的實質，不獨絲毫沒有改變，且將愈演愈凶。於是預料革命黨自身沒有新的力量，當必為袁世凱所摧折。又料自此以後，腐惡的勢力只有繼續增高。那時我個人就採了獨善的政策。至今忽忽二十三年，我是撐眼見着一天大亂一天，極於今而有亡國滅種之懼。我在最近的幾年，才感覺到中國自上而下的主張確有其不可顛撲的真理。

我們不能相信民國初年袁世凱侮辱國民的話，動曰

「國民程度不足」。我希望領導革命的人，應該痛切反省。自己實在未曾自新過，如何能領導羣衆到另一個新的路上去？我願政治方面，社會方面，文化方面各種領導的人，通有一個痛入骨髓的自覺。社會和文化運動的人，應思自己過去的提倡有無錯誤。例如提倡物質文明，提倡科學，誰都知道此種提倡是迫不容緩的。然其影響則不發生從事「先難後獲」的工作之科學者，而洋八股之學者乃遍地皆是。此何以故？物質的建設不唯無可期，而竟率全國皆享受貴重的洋貨，以至固有產業盡廢。此又何以故？

蓋自清末以來，即有以儒先主張節慾與諱言利爲非者。試翻閱當時雜誌日報及一切小刊物，隨在可見。夫欲與利之足以便人之私也，故有私欲而無公欲，有私利而無公利。東西游學者雖衆，自清末迄於民初，而盡瘁科學者鮮有所聞。徒以洋居洋服，矜式國人。則言欲言利，而安得不率天下以趨於私欲私利之途耶？

文學革命既興，與古典文學相伴之種種鋼蔽疑若摧陷廓清矣。然實事求是之學猶未有所聞。諸君子能毋猛省而更求努力歟？

政治革命徒有其名，其腐惡至於不能言，亦不忍言。內亂何以迭興，豈得謂人盡不良耶？使秉鈞者一切開誠布

公，則斯民固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未必皆如豺狼之性，樂爲倡亂也。使宋祖而如五代之君，又何能以杯酒釋兵而盛宣文治？其能消五季軍人之戾氣，固其公誠之心蘊蓄至深，孚達至神也。此可以機變而至耶？吾嘗言，世亂，則人人習爲機巧，雖至愚者亦能習於巧。舉世相爭以巧，或以巧相爭，而大亂無寧日矣！斯時若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撥亂反治者，其必以不巧安衆巧，使羣情皆熄其機。而後天下隨順於理。光武宋祖諸葛諸公，皆此道也。明祖雖不學，其天資實多過人處。吾少年讀趙翼廿二史劄記，載明祖行事多有合乎聖賢者，以此知其開一代之治，非倖致也。曾文正之湘軍，功勳威勢如彼其盛，而卒不流爲軍閥者，由其處心積慮無往而不公誠故也。思古人所以弭亂，則吾今之不能弭亂者，其道何由，寧勿痛切於中而求所以自新歟？

自東北事變迄今，內亂漸寧。即有稱兵者，亦不久而撲。此固可以見國民心理之惕於外侮，而厭惡內爭。然吾願當局力求所以慰民望而收反側之心。自反而公，自反而誠，勿以人莫予侮爲幸，而以一時敷衍之局敢於自恣也。今日是如何危險時代，吾不能不望當局之猛省也。

又今日根本危機則莫如政治全失信用。略言其故，則

欺騙，貪污，淫侈：是謂三大亡徵。一切標語，一切宣言，一切議案，皆儘極好的說。而觀其行事，則全不相應。其出諸口與筆時，絕不經心而出，絕不欲見之施爲。甚至因一好名目而立一機關，召一會議則又利益許多私人或閒人。耗費許多民脂民膏，而此外絕無所事事。又如飛行考察（如考察西北），一個或幾個關官飛動一下，總是幾多萬。報紙不得已而恭維，民衆不得已而歡迎。其結果亦不過耗費人民脂膏幾多萬。胡適之先生的無爲主張，於此真是對症藥。宣理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重於死，則信爲人所以生之理也明矣。人羣如尙欺誑而無信義，則其羣不能生存可斷言也。吾願當局以後勿輕有所言，打算實做一事便說一事，不打算實做者，便絕不提及。此爲恢復信用，即恢復生機之第一義。

貪污，淫侈，此二亡徵久爲中外所共見。欲戒百僚之貪淫，必居中央高位者真正吃苦，真正不爲過分的蓄積，真正一心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至誠所至，金石爲開。

羣僚皆屬人類，皆有人心，又誰忍自甘墮落？否則雖有懲戒貪污之庭，雖有提倡國貨之令，而高官自己不廉不儉，何以服羣僚之心，而能以廉儉束之耶？張難先在鄂理財，而各稅局數十年中飽積弊大半廓清。彼去而又如故。張氏何嘗借材異地或異邦耶？唯以身作則，則人莫有不從。今人假託法治，而惡言人治。不知吾人未有法治習慣，端賴在上位者清白乃心，自行守法，而後可以率人於法。此所深望於中央諸公者也。

以上所說，因張先生英雄造時勢一語而觸動吾之感想。願今日居英雄的地位者，反在本身上作切實工夫，先把自己改造，而時勢亦隨之改造，自不期然而然了。

梁漱冥先生等的村治運動，誠是根本至計。然我總以爲如果國家的政治整個的沒有辦法，村治運動也做不開。因爲村治全靠知識分子下鄉去領導。而政治無清明的希望，知識分子根本不能到鄉間去。

五月廿二日

蘇俄旅行記 (三)

丁文江

楔子(續)

國際地質學會

國際地質學會可算是各國國際學會裏最老的一個。發起遠在一八七六年美國費列達爾費亞(Philadelphia)博覽會的時候。當時美國的科學協進社在博弗羅(Buffalo)開會，通過一個議案，提議於一八七八年開巴黎博覽會的時候召集第一次國際地質會，並且推舉到會的幾個歐洲學者加入組織委員會，赫胥黎就是委員之一。自從一八七八年起至一九一三年止一共開過十二次會：平均每三年半開會一次。依次開會的地點爲法，意，德，英，美，瑞士，俄，法，奧，墨西哥，瑞典，加拿大。第十三次的會原來應該於一九一六年開的，因爲歐戰停止。一直到停戰以後第四年方始再在北京開會。當日比國人拒絕德國人加入，所謂國際地質學會幾乎失却了牠的國際性質。其後一九二六在西班牙，一九二九在南非洲，又恢復了戰前的盛況。這一次在華盛頓是第十六次，原應該在一九三二年開的。因爲世界經

濟恐慌，所以展緩一年。

這一次開會有許多情形與以前的各會不一樣。到會各會員的旅費——不論私人或是政府代表——照例是自己或是他所代表的機關出的。會員又要出相當的會費。表面看起來，似乎做主人的國家不必出錢。事實上却不是如此。因爲不但開會的時候辦招待，文牘，記錄等等要用相當的僱員，而且開會前後有許多地質旅行，舟車旅館等等費用照例都由做主人的國家設法減價。開會以後還要印刷報告。所以每次開會做主人的大概總要津貼五六萬元美金。這筆款項向來都是做主人國的政府支出的。這一次美國政府因爲經濟恐慌的原故，不肯擔任這筆費用。幸虧美國地質學會新得到一筆四百萬元美金的遺產捐款，願意出來代政府出錢，開會的費用才始有着。美國地質學會不但擔任開會的普通費用，而且選擇了許多外國著名的學者替他們出大部分的旅費，因爲不如此許多人是不能到會的。

開會的費用既然不是從政府方面來的，開會的時候就很少有政府的關係與彩色。向來做地主的中央或是地方政

府對於到會的外國會員都有相當的歡迎儀式。在北京的時候是北京的市長出面，在西班牙是西班牙王。開會終了總要聚餐一次，使得各國的代表有機會作一次互相恭維的演說。這一次却不然。不錯，第一次開會內政部長曾經到會作十分鐘的歡迎演說。這是因為一切開會時事務都是由美國地質調查局局長主持而地質調查局是內政部的直轄機關的原故。除去了這一次以後，會與官廳沒有發生任何的關係。第一，會場是在華盛頓的商會，不是政府供給的——

一八七八年第一次開會是在巴黎 Trocadero 王宮。第二，除去了在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院請吃過一頓立食的午餐，在華盛頓美國科學院 Academy 於晚餐後請茶會一次之外，沒有任何的公眾宴會。許多怕應酬的會員深以此為樂，因為華盛頓八月裏的天氣完全是酷熱的——有兩天濕度溫度都到一百度。幸虧一切都是非官樣的：開會的時候大家把上衣脫下，單穿一件沒有領子的襯衫，然而還覺熱不可耐。如果要穿大禮服，戴高帽子，豈不要活活的熱死？同時有幾位歐洲的正式代表，老遠的把大禮服帶來，演說稿預備好了，沒有機會用着，心裏頗覺得不痛快。他們背後總批評美國人太脫略，不成體統。幸虧會長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林克仁(Lindgren)先生。他是瑞典種的美國人，還不

脫北歐人好講禮節的習氣。每逢開會，連秘書長都脫得剩了一件單掛子的時候，他依然着了他的黑禮服，在台上正襟危坐着。他的身材，面貌，鬚眉有好幾分像俾斯馬克。加之他也戴的一副夾在鼻子上的眼鏡，旁邊掛一根黑線。老遠的看起來，宛然是「鐵宰相」的模樣。許多歐洲好講儀式的人看着他也可以過了他們穿禮服的癮！

美國政府不但沒有幫忙，有時還無意的搗亂。會員在華盛頓的住所是指定在 Shoreham 旅館，是一月以前預定好了的。臨時羅斯福總統召集了一個會議，許多人從外省到華盛頓來，硬把地質學會預定的房間搶去了。等到七月二十一日那天晚上，會員紛紛的來到，旅館回說無房可住，招待的是幾個年輕的學生，沒有法子對付旅館的掌櫃的，只好臨時另覓旅館。許多外國會員是從野外旅行來的，滿身的灰，滿頭的汗，腳上穿着很重的釘鞋，一直等到十二點鐘不能洗澡換衣服。於是許多人罵美國政府不講禮。我的朋友貝恩向我苦笑道，「老丁！你現在應該知道地質學者在美國是一個很不重要的人物。他的地位遠不及大肚皮的財主！」

美國政府不重視地質學者，許多美國人與貝恩有同樣的感慨。國際地質學會開評議會的時候，英國代表提議由

大會通過一個議案向各國政府建議把測量大地物理的儀器免稅進口。大會秘書長，美國地質調查局局長孟登郝爾先生答道，「諸君不要誤會以爲本會是一種官方的機關。至少在美國政府眼裏本會完全是一個私人團體。向政府建議未必比任何私人團體有力量。這種議案不過是本會的一種理想的希望而已。」許多歐洲的政府代表聽了這話未免詫異。林克仁會長又立起來說道，「不幸秘書長的話是真的。美國關稅是在稅則委員會手裏。他們不懂得有甚麼國際地質學會的！」

話雖如此說，美國的地質學會是世界上的第一個關學會。除了牠以外，誰能有四百萬金元的基金？誰能用五六萬金元來代政府招待國際學會呢？

至於開會我也得到了許多教訓。本來開一個科學會是很困難的。因爲近來各科學愈變愈專門，不但隔了行不容易了解，就是同行，往往因爲研究的問題範圍太狹，只有少數人對於牠有興趣。一九一九年我在巴黎到科學院去旁聽。這是世界上最尊嚴的一個機關；會員限定七十餘人。那天是盛會：差不多全體都到了。未開會以前會員在會場上吸烟，說笑，寫信。等到開會有人宣讀論文，在場的會員依然的吸烟，說笑，寫信。聲音全被談笑的聲音淹沒了

。散會後我請教于介紹我去旁聽的朋友。他說，「論文何必聽牠；明天就要排印出來的。況且大多數的人聽不懂講的甚麼呢。」「那麼，爲甚麼大家要到會？」「來給朋友見見面，而且來拿出席費的！」歇了一個多月我到倫敦參加英國王家學會開會。未開會以前先在圖書館吃茶。會員到者有二百人以上。茶吃完了，搖鈴開會，大家一哄而散。到會場聽講的只有四個人；其中有兩個是外國人！我請教于我的朋友。他說，「論文何必聽牠；明天就要排印出來的。況且大多數的人聽不懂講的甚麼呢！」

國際地質學會開會當能比上面所講的情形好多了，但是仍然要分組，不然許多人不能有興趣的。同時還有幾種特別的困難。第一是語言。照向來的慣例，英法德三國語言都是可用的。事實上會員能懂兩種以上語言的是少數。第一次分組開會，有兩位用德語宣讀論文。宣讀完了，一位法國學者立起來用法語討論。原宣讀者又用德語答他。其實這位法國人並沒有聽懂德語。答他的人也沒有聽懂法語！第二天有一位西班牙人用法語宣讀論文。一位美國人立起來說他對於宣讀的問題極感興趣，可惜宣讀者說西班牙話，他沒有聽懂！第二是時間不敷分配。到國際學會的代表多數想宣讀論文的。論文太多，分了組時間依然不够

用。於是最少的五分鐘，最多的二十分鐘，看題目的大小與宣讀者的身分而定。時間分少了的人當然不很滿意。如果大家確守時間那還有辦法，而因為是一個國際的會，做主席的人不能不相當的客氣，幾乎沒有一次不縱容宣讀者超過他的法定時間。於是不能不把討論的時間縮短或是取消，宣讀的成績也就往往與法國科學院和英國王家學會差不多。第三是各國人猜忌嫉妬心往往流露。最後那一天開大會的時間，主席照字母的次序指名請各國代表做極短的演說。唱到歐洲一個小國的時候，一個大國的代表昂然走了上去。等到會長告訴他聽錯了，他就大生其氣，走出會場去了！

那麼，大家老遠的跑來開會，有何好處？第一是結交

讀科學雜誌隨筆

胡先驕

朋友，或是給老朋友見面。到會的正式代表大抵是一國的首領。他的公開的論文未必足聽，私人的談話却很有意義。對於私人交際這一次尤其組織得完善：每日下午五點鐘就在開會的院子裏隨便吃茶。所以大家很有認識和談話的機會。第二是有有組織的地質旅行。這是參觀一國地質的最好機會，因為旅行的路程都是極有興趣的。事前即得有指南，當時又有對於本地域地質最熟悉的人做鄉導，旅行的人可以於最短的時間內得到很多的知識。這是國際地質學會最重要的作用。可惜我這一次因為要到蘇俄去，一開完會就得走，不能加入長期的工作。只在開會的前兩天和開會的期間加入三次當日可以來回的旅行。

美國科學 (Science) 週刊第七十九卷第二〇五一號載

有美國科學改進社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副社長阿律桑拿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校長威志博士 (Dr. H. L. Shantz) 之退職時演說

題為植物學研究。彼謂「植物學知識與一般人對於斯學

之興趣進步最速而最重要之時為分類學家忙於發現新植物之時。……但此重要興趣已大半毀滅。……中學與大學多已放棄較老之自然歷史式方法，課程規定使分類學家不能與多數學生接觸。……普通之歐洲人對於植物有興趣，每能知多種植物之名，美國人願意知一種植物之名者均為罕

見，而有訓練之植物學家每自詡彼等完全不知植物之名與所以命名之系統。」彼又云：「植物分類學與其直接相倚

賴之學科如植物地理學植物生態學，與植物利用森林及林地之研究等，工作並未詳盡，或亦永不能詳盡，但今某州之植物，至今尙未有植物誌以記載之，與多羣植物，其較為真確之學名尙不能得，實為不可恕之事。……在多數情形之下，植物學家曾盡力阻礙分類學工作，育種學家，形態學家，細胞學家，化學家雖對於植物之關係之了解有重大之貢獻，但不能替代分類學家以繪一可見與可推論之景象。」彼又云：「或者全世界有用之植物之富源尙未研究及半，但在此時，實用工作，必至耽延與阻止，以適宜於此用途之植物知之不詳故也。……今日吾人須盡知世界之植物，知植物種類之分布，知代表各重要植物社會之區域，與其合於人類需要或為森林或為畜牧或為農業地帶之價值。」彼又云：「在科學界似有一種傾向，使各種相關之研究互相競爭而不合作。精確之算學每輕視物理與化學，除非彼已算學化，物理化學又輕視植物學，除非彼已算學化化學化或物理學化。……批評分類學家最甚者即植物生理學家與育種學家。……然吾人可以想像假如育種學家先分類學家而出，彼必茫無頭緒，而必先治分類學，而後從

事育種學。最有趣之事即遂置於植物未經研究之地方時，有訓練之生理學家每迅速改為分類學家也。」

在英國自然(Nature)週刊第一百三十三卷第三三六

三號馬克布來德(E. Mac Bride)批評美國哈佛大學醫科內分泌腺研究主任何思金士(Dr. R. G. Hoskins)所著The Tide of Life: The Endocrine Glands in Bodily Adjustment一書，先極稱讚其書之佳，後在討論內分泌腺之天演時，馬氏述及在蛞蝓魚甲狀腺為喉頭下面之一種生長名為endostyle者，此種有成行具纖毛之細胞與相間成行產生粘液之細胞，微小生物在水中者，入蛞蝓魚口器後，為粘液網所裹，而被吞入腸中，其所需之碘，即從此而得。然何氏乃謂endostyle之功用為分泌粘液或助消化。馬氏謂「苟英國醫學之學生在應醫學士考試時作此答案，則考官必與以一大黑記矣。」

以上兩文，頗可令吾國今日之科學家發深省。吾國科學不發達，自小學始科學教育即未上軌道。幸而上達能，在國外有所專研，則在事倍功半情況之下，舍專研之學科外，求對於一般之科學有廣博之基礎，深切之認識，殆不可能。然吾國學者器小易盈，因已有一得之長，遂不肯虛心，而對他人之工作，不惜輕於評騭。故為生理學張目者

，每鄙視分類學與形態學。美國學者之科學基礎較歐洲學者為淺薄，而今日在中國科學界露頭角者多為在美國留學者，故亦時蹈其覆轍。殊不知彼國真正有識之學者，方以彼國趨勢為錯誤，而吾人乃尤而效之，不亦可笑乎。馬克布來德譏評何思金士之言，吾盼吾國學者引為龜鑑。吾

國治生理學者對於形態學有廣博基礎者有幾人，苟不虛心，未有不蹈何氏之覆轍者。不知形態學而高談生理，不知神經學而高談心理，略知行爲派心理學，便要提倡非宗教同盟，其淺薄足使有識者齒冷。此吾國學者不沈潛之過，而不可不深自戒懼者也。

讀「我所知道的翁詠霓」 （通信）

(一)

在君先生，

才收到九十七期的獨立評論，一口氣讀完大作「我所知道的翁詠霓」，心裏很感動，我雖一直至現在還沒有緣分聽見過翁先生口說的一句話（人是好像見過的），自己讀過幾天毛書，是個「唸文科」唸得半通不通者流，自慚形穢，也不配做翁先生的私淑弟子！但自從我知道翁先生在京杭道上坐汽車遇險重傷的那一天起，心裏時時在念：「翁先生好了？翁先生好了！」私人的日記上還不斷的依據報章所載，記述關於翁先生的健康狀況。見到消息好了，就怡然自得，內心私祝：「這電訊一定是確實可靠的！」消息壞了，有時竟爲之走室徬徨，心裏又不免盤算：「

這——這一定是得之傳聞的！」我不信鬼神，而到這些時節，總呆想：「天老爺斷不會刻薄殘酷到這步田地！」二胃口相同的朋友，每談起翁先生的近況，也一樣的深切關懷。丁先生！有翁先生一類的人遠遠的站在我們面前，是我們做人做事的興奮劑！我們這些傻小子對於翁先生的時刻關心，或者也會是薄稅務差使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不做，而孜孜爲學的翁先生的精神耐報罷！

記得 先生民十七來廣西講學時，閒談間講到歐洲人體格的壯健，先生隱約提到這或者一方面是他們食品中滋養分充足的關係。翁先生體子不久會復原了，我們盼望先生能够設法勸服翁先生，從今以後要：

(一) 飲料食品力求合於養生之道，一絲一毫都不必在這

方面節省。

(二)不要尅扣每日八小時的睡眠時間。

(三)住處和穿着要相當舒適——合理化。

(四)不要過勞，要自己想明白往後還有如山如海的事情等着做，不要隨便開這『九十磅體重』的玩笑，因小失大！

寫到這裏，我有一點感想順帶給先生說說。我覺得一個人是否能够在社會上嶄然露頭角（不是出風頭！）他的品性學識才具如何，當然是最要緊的條件。而他的機遇怎樣，是否得有相當的人予以提携指導，也是他『變龍或變蛇』的關鍵。我六七年來，一直在中學教育範圍內『混』，自己眼見着極少數的大可有為的學生，爲家境等等所限，往往湮沒在豪華子弟的脚下。又有多少根性不薄而因種種關係被一般人忽視或厭惡的青年，一經愷切開導之後，而能逐漸仰首伸眉，卓然自拔！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我想，通都大埠中的『士大夫』靠着一桿筆，一張嘴，很容易使他自己『天下聞名』，而邊省僻縣一

二忠憤耿耿之士，却每每以不能隨俗浮沉，致無鄉黨之『譽』，卒潦倒以終，一個『人』要是一出社會做事便東撞釘，西碰壁，還有悶棍打得你『屁滾尿流』，除開有古俠

士胸襟，睥睨一切，或學養均優，可以獨立工作研究者而外，有幾人不對自己的能力起懷疑，意志薄弱者，馴至以『多磕頭，少說話，謀出路！』一個國家之站不站得住，要看那國民的是否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先生和蔡先生現在主持中央研究院，看看有什麼法子可以使『天下』有志於學，而其學識基礎，在學術方面可以希望小有成就的人，各得到學問進修的方便！尤其邊遠省分的學子，怎能够使其有『研究』的機會和常見一二『貨真價實』的學者爲學做人的樣子以自壯呢？

何福同上 二十三，五，十。

(二)

適之先生：

今日讀了在君先生的「我所知道的翁詠霓」，不禁感到絕大的愉快和哀痛！

關於翁先生的「清廉」，我還可以補充一個實例，就是民國二十年他代理清華校長三月，應得薪金一千八百圓。會計科送至他家，不料竟碰了一個鐵釘，因爲翁先生竟分文不受，原璧退還！結果此一千八百圓全部作了清華學生的獎金。也許有人以爲一千八百圓是小事，不算什麼，但是如果翁先生以此「穿大衣」「吃牛奶」，那總可以穿

一輩子，吃一輩子，然而他並不如此打算。

不過我對翁先生尚有一點不同意處，就是他只事研究不干國事的態度，似嫌太消極了一些。這種態度，如在太平盛世的英美，學者埋首於實驗室圖書館，那完全是對的。但在國破時窮的中國，國事較治學實更緊急萬分，而越有學識和修養者，他的責任也愈大。所以像翁先生這樣人，時代實不容他每天伴着「蛩龍」「石象」和「北京人」，國家實有較「寫信」「編輯」「研究」更重要萬倍的事務待他去「考察」「過問」「指導」。所以他二十年辭清華校長，二十一年辭教育部長，我認爲都是翁先生放棄了他不應該放棄的責任，是該責備賢者的。誠如葛拉伯先生所說：「做教育部部長的人才，中國也還有幾位，而做地質調查所長的人才，却只有一個，他便是達克托翁文灝」

編輯後記

△張弘先生就是「弘伯」，也就是「閔仁」。他在國外留學，却有工夫細讀國內雜誌上的討論，還能參加這種討論，這是我們很驚異的。

△熊十力先生現在北京大學講唯識哲學。他的論文可

。（獨立二十九期人才與政治）而我則以爲目下能研究地質的尚有李四光丁在君袁復禮謝家榮諸君，而作教育部長與作大學校長的理想人才，在鄙意中纔真只有翁先生一個。

丁先生說翁先生像「聖人」，因而想到孔二先生「三月無君，則皇皇焉」，和子輿先生「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的「當今天下，舍我其誰」的責任心，救世心，何等熱烈！何等「當仁不讓」！這是賢者決不可少的。不可狃於世俗結習，以爲一入仕途，便有「晚節不終」的危險；而正應上台去移風易俗才是。

所以我希望翁先生病愈後，應該把全副精神至少拿一部分精神去指導國是，領導青年，才不辜負時代誕生這樣一個「瓊寶」之盛意。

陳 箴謹上 四月二十五日

適之

與張弘先生的主張參看。

△胡先驥先生是靜生生物調查所的所長。他是國內植物學界的一個領袖。

△「我所知道的翁詠霓」引起了許多讀者來信。現在我們發表了兩封。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中外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第四卷

國民外要

交雜誌目

第二期

中華國民因日本四月十七日聲明書敬告
世界各國國民
日本外務省聲明書之索隱
郭之奇
公開外交之沒落與國際外交之新趨向
劉宇光
東北淪亡與政府之責任
劉宇光
英日關係與遠東政局
非夫
現階級中國青年應有的覺悟
友于
日俄關係究竟怎樣
友于

蘇俄計劃經濟發展的概況
陶然
美國銀擁護運動與銀問題的趨勢
馬鶴天
朝鮮亡國慘史（續）

社址：南京曾公祠十號
價目：每册一角五分。預定半年連郵九角，全年一元八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郵票代洋九五折計算。

第五卷

山東民衆教育月刊要

第四期

論教育部之民衆教育實施途徑
陳大白
從實地農民生計教育得到的認識
屈凌漢
如何制定教館的工作計劃
梁容若
輔導鄉村小學教師進修辦法
蕭迪忱
化裝講演稿的編製法
閻折梧
山東荷澤實驗縣工作概況
孫廉泉

山東省立滋陽鄉師的推廣事業
趙勳齋
日本電影教育
張顯之譯
治養教育學
張顯之譯

定價：每册一角五分，全年十册，一元五角
發行：濟南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發行處

第三卷

三民主義

義月刊目

第五期

華北之前途
胡漢民
對於四月十七日日本對外聲明應有之認識
鄒魯
對於憲法草案初稿之批判
鄒魯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
鄒魯
國際現勢的演變與太平洋爭霸戰的趨向
鄒魯
美日不能協調的理由
鄒魯
（續完）

中國之將來
徐天一
蔣汪投降政策下之日本外交
許大川
國際經濟戰爭與中國
錢實甫
英國地方政治制度（續完）
滕柱

定價：每月一册零售大洋貳角半年六册大洋一元全年二元
社址：廣州越華路一二九號

再論信心與反省

胡適

英國民主政治的前途

吳景超

英國國庫之一九三三年度決算盈餘勵民

南遊小識(續)

叔永

怎樣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

子固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〇五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業所、君中書社、嘉陵書社、育中書社、長光書社、增華書社、平和書店、霖甫書社、榮華書社、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景華書社、福華書社、侯記書社、王府井、民智書局、官內、佩文齋、廠甸、現代書局、星雲堂、沙 | 天津 |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大生書局、文元書局、紫房子書報部、博古書局、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亞東圖書館、光 | 上海 | 華書局、新中國書店、新中華書店、南新書社、花牌樓書店(代定)、鐘山書局、正中書局、中央書局、大中書局、天一書店 | 南京 | 鎮江書店、鎮江廣告社、徐州書店(代定)、三友書局(代定)、振華書局、漢口開明書店、現代書局代定 | 廣州 | 真美善書店、生活書店、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興派報處、新光書局、南昌書店、拔提書店、現代書局(代定)、圖書消 | 汕頭 | 大東書局、興寧書店、新民書店、梅縣、新時代書局、黃勝和堂派 | 瓊州 | 海南書局、永昌公司 | 桂林 | 東方書社(代定) | 濟南 | 中華書局、春記報社 | 威海 | 吉昇昌書局 | 荷澤 | 荷澤書報代辦部 | 臨清 | 文衛書局 | 安慶 | 世界書局 | 蕪湖 | 海一學社、中華書局 | 綏遠 | 甘肅書報社(代定) | 太原 | 小書報社 | 開封 | 華新報社、統一派報所 | 西安 | 甘肅書報社 | 蘭州 | 甘肅書報社 | 成都 | 現代文化社 | 萬縣 | 文寶書局 | 合川 | 新川書店 | 重慶 | 朋友書店 | 雲南 | 東方書社、文化書店 | 貴陽 | 新友書店 | 杭州 | 現代書局 | 福州 | 萬有圖書公司 | 廈門 | 開明書店 | 衡州 | 衡州派報社 |
|----|---|----|--|----|---|----|---|----|---|----|-------------------------------|----|-----------|----|----------|----|-----------|----|-------|----|---------|----|------|----|------|----|-----------|----|-----------|----|------|----|------------|----|-------|----|-------|----|-------|----|------|----|------|----|------|----|-----------|----|------|----|------|----|--------|----|------|----|-------|

再論信心與反省

胡適

在獨立第一〇三期，我寫了一篇「信心與反省」，指出我們對國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築在歌頌過去上，只可以建築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在那篇討論裏，我會指出我們的固有文化是很貧乏的，決不能說是「太豐富了」的，的。我們的文化，比起歐洲一系的文化來，「我們所有人家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脚，……又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所以我們應該反省：認清了我們的祖宗和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然後肯用全力去消災滅罪；認清了自己百事不如人，然後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的長處。

我知道這種論調在今日是很不合時宜的，是觸犯忌諱的，是至少要引起嚴厲的抗議的。可是我心裏要說的話，不能因爲人不愛聽就不說了。正因爲人不愛聽，所以我更覺得有不能不說的責任。

果然，那篇文章引起了一位讀者「子固」先生的悲憤，害他終夜不能睡眠，害他半夜起來寫他的抗議，直寫到

天明。他的文章，「怎樣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是一篇很誠懇的，很沉痛的反省。我很尊敬他的悲憤，所以我很願意討論他提出的論點，很誠懇的指出他那「一半不同」正是全部不同。

「子固」先生的主要論點是：

我們民族這七八十年以來，與歐美文化接觸，許多新奇的現象炫盲了我們的眼睛，在這炫盲當中，我們一方面沒出息地丟了我們固有的維繫並且引導我們向上的文化，另一方面我們又沒有能夠抓住外來文化之中那種能夠幫助我們民族更爲強盛的一部份。結果我們走入迷途，墮落下去！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維繫並且引導我們民族向上的固有文化，科學是外來文化中能夠幫助我們民族更爲強盛的一部分。

「子固」先生的論調，其實還是三四十年前的老輩的論調。他們認得了富強的需要，所以不反對西方的科學工業；但他們心裏很堅決的相信一切倫紀道德是我們所固有而不

須外求的。老輩之中，一位最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通俗講演裏，也不免要敷衍一般誇大狂的中國人，說「中國先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都是「駕乎外國人」之上。中山先生這種議論在今日往往被一般人利用來做復古運動的典故，所以有些人就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了！（這是民國十八年葉楚傖先生的名言。）

「子固」先生也特別提出孫中山先生的偉大，特別頌揚他能「在當時一班知識階級盲目崇拜歐美文化的狂流中，巍然不動地指示我們救國必須恢復我們固有文化，同時學習歐美科學」。但他如果留心細讀中山先生的講演，就可以看出他當時說那話時是很費力的，很不容易自圓其說的。例如講「修身」，中山先生很明白的說：

但是從修身一方面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國人一舉一動都欠檢點，只要和中國人來往過一次，便看得很清楚。（三民主義六）

他還對我們說：

所以今天講到修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三民主義六）

可是他一會兒又回過去頌揚固有的舊道德了。本來有保守

性的讀者只記得中山先生頌揚舊道德的話，却不會細想他所頌揚的舊道德都只是幾個人類共有的理想，並不是我們這個民族實行最力的道德。例如他說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那一件不是東西哲人共同提倡的理想？除了割股治病，臥冰求鯉，一類奇異的行動之外，那一件不是世界文明人類公有的理想？孫中山先生也曾說過：

照這樣實行一方面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人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同上書）

在這短短一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山先生未嘗不明白在仁愛的「實行」上，我們實在遠不如人。所謂「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者，只是那個道德的名稱罷了。中山先生很明白的教人：修身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仁愛也「要學外國」。但這些話中的話都是一般人不注意的。

在這些方面，吳稚暉先生比孫中山先生澈底多了。吳先生在他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裏，很大胆的說中國民族的「總和道德是低淺的」；同時他又指出西洋民族

什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吃飯睡覺，無一不較上三族（亞刺伯，印度，中國）的人較有作法，較有熱心。……講他們的總和道德叫做高明。

這是很公允的評判。忠孝信義仁愛和平，都是有文化的民族共有的理想；在文字理論上，猶太人，印度人，亞刺伯人，希臘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講的頭頭是道。所不同者，全在吳先生說的「有作法，有熱心」兩點。若沒有切實的辦法，沒有真摯的熱心，雖然有整千萬冊的理學書，終無救於道德的低淺。宋明的理學聖賢，談性談心，談居敬，談致良知，終因為沒有作法，只能走上「終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上去。

我所以要特別提出「子固」先生的論點，只因爲他的悲憤是可敬的，而他的解決方案還是無補於他的悲憤。他的方案，一面學科學，一面恢復我們固有的文化，還只是張之洞一輩人說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方案。老實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如果過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復的，我們今天不至糟到這步田地了。況且沒有那科學工業的現代文化基礎，是無法發揚什麼文化的「偉大精神」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永遠存在書本子裏的；但是因爲我們的祖宗只會把這些好聽的名詞都寫作八股文章，畫作太極圖

，編作理學語錄，所以那些好聽的名詞都不能變成有作法有熱心的事實。西洋人跳出了經院時代之後，努力做征服自然的事業，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空氣電氣，征服了不少的原質，征服了不少的微生物，——這都不是什麼「保存國粹」「發揚固有文化」的口號所能包括的工作，然而科學與工業發達的自然結果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類的幸福，提高了各個參加國家的文化。結果就是吳稚暉先生說的「總和道德叫做高明」。

世間講「仁愛」的書，莫過於華嚴經的「淨行品」，那一篇妙文教人時時刻刻不可忘了人類的痛苦與缺陷，甚至於大便小便時都要發願不忘衆生：

左右便利，當願衆生，蠲除汗穢，無淫怒痴。

已而就水，當願衆生，向無上道，得出世法。

以水滌穢，當願衆生，具足淨忍，畢竟無垢。

以水盥掌，當願衆生，得上妙手，受持佛法。……

但是一個和尚的弘願，究竟能做到多少實際的「仁愛」？回頭看看那一心想征服自然的科學救世者，他們發現了一種病菌，製成了一種血清，可以救活無量數的人類，其爲「仁愛」豈不是千萬倍的偉大？

以上的討論，好像全不會顧到「民族的信心」的一個

原來問題。這是因為「子固」先生的來論，剝除了一些動了感情的話，實在只說了一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老方案，所以我要指出這個方案的「一半」是行不通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並不是「維繫並且引導我們民族向上的固有文化」，他們不過是人類共有的幾個理想，如果沒有作法，沒有熱力，只是一些空名詞而已。這些好名詞的存在並不會挽救或阻止「八股，小脚，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牢，夾棍板子的法庭」的存在。這些八股，小脚，……等等「固有文化」的崩潰，也全不是程顥，朱熹，顧亭林，戴東原……等等聖賢的功績，乃是「與歐美文化接觸」之後，那科學工業造成的新文化叫我們相形之下太難堪了，這些東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漸崩潰的。我要指出：我們民族這七八十年來與歐美文化接觸的結果，雖然還不會學到那個整個的科學工業的文明（可憐丁文江翁文灝顏任光諸位先生都還是四十多歲的少年，他們的工作剛開始哩！），究竟已替我們的祖宗消除了無數的罪孽，打倒了「小脚，八股，太監，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夾棍板子的法庭」的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這都是我們的「數不清的聖賢天才」從來不曾指摘譏彈的；這都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

固有文化從來不曾「引導向上」的。這些祖宗罪孽的崩潰，固然大部分是歐美文明的恩賜，同時也可以表示我們在這七八十年中至少也還做到了這些消極的進步。「子固」先生說我們在這七八十年中「走入迷途，墮落下去」，這真是無稽的誣告！中國民族在這七八十年中何嘗「墮落」？在幾十年之中，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這是「向上」，不是墮落！

不過我們的「向上」還不够，努力還不够。八股廢止至今不過三十年，八股的訓練還存在大多數老而不死的人的心靈裏，還間接直接的傳授到我們的無數的青年人的腦筋裏。今日還是一個大家做八股的中國，雖然題目換了。小脚逐漸絕跡了，夾棍板子，砍頭碎剮也廢止了，但裹小脚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無數老少人們的心靈裏。今日還是一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會走上法治的路，更談不到仁愛和平了。

所以我十分誠摯的對全國人說：我們今日還要反省，還要閉門思過，還要認清祖宗和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決不是這樣淺薄的「與歐美文化接觸」就可以脫胎換骨的。我們要認清那個容忍擁戴「小脚，八股，太監，姨太太，

駢文，律詩，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牢，夾棍板子的法庭——到幾千幾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戀的，是不能引我們向上的。那裏面浮沉着的幾個聖賢豪傑，其中當然有值得我們崇敬的人，但那幾十顆星兒終究照不亮那滿天的黑暗。我們的光榮的文化不在過去，是在將來，是在那掃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後重新改造出來的文化。替祖國消除罪孽，替子孫建立文明，這是我們個人的責任。古代哲人曾參說的最好：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先明白了「任重而道遠」的艱難，自然不輕易灰心失望了。凡是輕易灰心失望的人，都只是不曾認清他挑的是一個百斤的重擔，走的是一條萬里的長路。今天挑不動，努力磨鍊了總有挑得起的一天。今天走不完，走得一里前途就縮短了一里。「播了種一定會收穫，用了力決不至於白費」，這是我們最可靠的信心。

廿三，六，十一夜。

英國民主政治的前途

吳景超

從研究社會變遷的人的眼光中看去，英國是世界上一個最有趣味的國家。自從一千六百八十八年的「光榮革命」之後，別國雖然常常的在那兒鬧殺人流血的事，但英國人在國內却過着太平的日子。別國人犧牲若干生命財產才爭來的權利，英國人用和平的方法便弄到手了。一直到歐戰以前，英國人民所享受的權利及幸福，不較任何國人為差。歐戰以後，又有許多國家在那兒鬧革命了，但英人在國內依然繼續着過他們太平的日子。這件事體，我們覺得是極有趣味的，是很可研究的。

關於這件事體的解釋，許多人以為是簡單而明顯的。英國人所以能做到這個地步，便是因為他們有民主政治。英國人的民主政治，有五點可以特別注意的。第一便是政黨的組織。關於此點，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不同的，就是民主政治，允許多數政黨的存在，而獨裁政治，只允許一黨的活動。在許多政黨活動之下，人民便可根據自己的信仰及利益，附屬於任何政黨。這便是民主政治下所謂結合的自內。第二是自由討論，一個問題發生之後，各個政黨或各個公民，可以自由能提出他們的政策或意見，以與

別人討論，以影響別人的態度。第三是普選，凡是成年公

民，都有選舉的權利，不受性別，財產，地位，信仰等的

限制。普選與自由討論是有密切關係的，在自由討論的時

候，各政黨都把他們的政策拿出來給大家看了，民衆已經

明了他們得到政權之後，要做什麼事了，於是他們在選舉

的時候，便利用投票的方法，決定把政權付託給那一個政

黨。當然投票的結果，決不是一致的，所以我們應當注意

到英國民主政治的第四個特點，那便是多數者執政，那一

個政黨得到的票數最多，那一個政黨便出來組閣，因為從

投票的結果看來，他最能代表多數的意思。失敗的政黨，

決不出來興兵作亂，他們一方面批評在朝的政黨，一方面

還繼續宣傳他們的主張，希望在第二次選舉時，可以得到

勝利，可以實行他們的政策。他們的希望，因為英國民主

政治有第五個特點，所以容易達到。這個特點，便是頻行

的選舉，那便是說，每過若干年，常有一次大選，以便人

民決定，對於在朝的政黨，是否繼續擁護。如繼續擁護，

在朝的政黨，當然繼續把持政權，否則另外一個政黨上台

，排演他們的新戲。

在這種局面之下，英國政權的轉移，可以依民意的向

背而決定，不必操動干戈。英國所以有二百餘年的太平，

我想大家都該歸功於民主政治。

這種局面，英國能永久維持下去嗎？這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

英國的政黨，在十九世紀以前，佔有勢力的，不外保守與自由兩大黨。他們的政策，無論如何不同，但他們對於社會組織的根本觀念，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承認私有財產權，他們都容許生產工具的獨佔。因為根本觀念的相同，所以在野的政黨，可以承認在朝政黨所施行的政策，可以默認在朝政黨所通過的許多議案。但自一九〇〇年起，英國的政局，發生一種很大的變動，那便是工黨的崛起。這三十年來，工黨的勢力，日有增加，此點可由歷年來工黨在大選時所得的票數及在下院中所佔的席數看出：

年	代	議員數	票	數
一九〇〇		二	六二	六九八
一九〇六		二九	三二三	一九五
一九一〇	正月	四〇	五〇五	六九〇
一九一〇	十二月	四二	三七〇	八〇二
一九一八		五七	二	二四四，九四五
一九二二		一四二	四	二三六，七三三
一九二三		一九一	四	三四八，三七九

一九二四 一五一 五，四八七，六二〇
一九二九 二八七 八，三六四，八八三

一九二四與一九二九年，工黨曾兩次組閣，但兩次在議會中，都沒有得到大多數，所以不能實行他們的政策。

自從一九三一年之後，他們的政綱，更加左傾了。我們不必在此比較工黨及保守黨自由黨政綱的異同，簡單一句話，工黨是代表社會主義的，而保守黨及自由黨，是代表資本主義的。自從工黨勢力澎漲之後，保守黨與自由黨，似已逐漸成一同戰線，以與工黨對抗。關於此點，曾任工黨內閣中印度事務大臣彭恩，日前曾在北平發表如下的談話：

「氏于英國政治，認為自由黨已無存在餘地，將來非保守即勞動，中間政黨無復活動之可能。就現在言，當然以保守黨在國會占大多數，然工黨勢力，已漸恢復，將來自有再握政權之機會。蓋工黨以前首領如麥克唐納，斯諾登等雖經脫黨，皆不過個人行動，于工黨整個機能，並無妨碍，工黨在韓德森等領導之下，活氣依然充滿。近如在倫敦市會選舉，博得從來未有之勝利，即其黨勢重振之徵也

。』（六月七日大公報）

彭恩預測工黨有再握政權的機會，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工黨所代表的，是大多數的勞動階級，在普選的條件之下，代表多數人民的政黨，遲早是要獲得政權的，現在我們要問，假如一旦工黨在大選的時候，得到大多數了，而他們所以能够得到大多數，乃是以社會主義號召的結果，到這個時候，英國的民主政治，還能繼續下去嗎？

預言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我們也不願意在這兒預言。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關於這個問題的幾種推測。作第一種推測的人，是樂觀派，是信仰民主政治的。他們以為在上述的情形之下，保守黨看見工黨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擁戴，雖然知道工黨一旦當權，將有大規模的改革；雖然知道工黨將通過法律，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雖然知道在新的社會裏，他們的優越地位，將完全喪失，他們將不能再不勞而食，享受以前那種舒適的生活；但他們因為要忠於民主政治，忠于歷史的慣例，所以就是知道工黨的政策，將大不利于他們的階級，也情願把政權交出來給他們。假如這種推測是對的，那麼民主政治發達到極點，便成為社會主義。在別的国家裏面，社會主義的目標，只有流血革命才能達到，而在民主政治的英國，社會主義便可用和平的方法實現出來。英國的工黨中，便有很多人是這樣看法

的。

但是也有不少悲觀的人。這一派的人，以為英國的民主政治，到了今日，才遇到真正的難關，才碰到真正的危機。以前英國的政黨，意見儘管不同，但不同的只是皮毛。現在英國的政黨，爭論的不是皮毛問題，乃是社會的根本上問題，階級的利益問題。保守黨以為英國的將來，及世界的文化，能否繼續發展，要看現狀能否維持。所以他們無論如何，是要維持現狀的。換句話說，無論如何，要維持資本主義，要保護資本階級的既得利益。工黨的見解，剛剛與此相反。他們以為英國的將來，及世界的文化，能否繼續發展，要看現狀能否推翻，要看舊的資本主義社會能否消滅，新的社會主義社會能否生存。所以他們無論如何，是要推翻現狀的。所以一旦工黨得勢，他們便要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創造社會主義的社會。保守黨為維持他

英國國庫之一九三三年度決算盈餘

勵民

在最近數月內，國際金融的消息，最足引起我們注意的事件，莫過於一九三三年度英國國庫決算盈餘的新聞。

各國國庫收支的不平衡，幾乎是國際情勢的不安定，和工商業彫敝時期，一個不能免的現象。但是英國國庫上年度

們的利益起見，一定不肯退讓，一定要用別的方法，來維持他們的政權。工黨看見保守黨既不肯和平的退讓，一定要用別的方法，來推翻他們的政權。所謂別的方法，便是武力，便是流血與革命。假如英國的前途，真會演化到這一步，英國的民主政治，便算壽終正寢了。

英國將來到底走那條路，我們雖然不必預言，但不可不加以深刻的注意。從英國的經驗裏，我們至少可以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改革是否可以代替革命？民衆的要求，無論他的性質如何，是否都可以用和平的方法達到？

第二，蘇俄犧牲了許多生命財產，才走上社會主義的路，我們要看英國，有沒有別的法子，達到同樣的目的。

二三，六，九。

決算，居然有盈餘了，自然是很可以令人驚嘆的。

歐戰後的英國，生產效率較美國落後，而且自一九二五年恢復戰前的英鎊平價，英國貨在國際貿易上，成本過高，很有失掉國外市場的危險。國內的工廠漸漸支持不住，失業工人暴增，國家對於失業救濟的負擔日重。到了一九二九年度的決算，收支不敷達一千四百五十萬鎊。到了

一九三〇年度決算，不敷額達二千三百餘萬鎊。這種現象，不免引起各國以倫敦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觀念，發生了懷疑。自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各國由倫敦提走的款項，達二萬萬鎊。英格蘭銀行的貼現率一直向上增高。到了九月，又發生海軍反對減薪的風潮。結果英國不得不放棄金本位了。把這些事實和當時英國和殖民地政治上的糾紛連貫起來，很容易使一般人發出『資本主義的末路』『帝國主義的奔潰』種種膚淺的結論。

英國人自然也把這種現象看作非同小可，馬上大家振作精神，來應付這種局面。從前主持過『經濟論者』（

Economist）筆政多年的威沙爾斯（Hartly Withers），當時曾做一本書，叫做『人人的任務』（Everybody's Business），很可以代表當時的心理。隨着政黨政治也暫時停頓了，聯合內閣也成立了。經過三年的努力，才有現在的收穫，自然不是全憑幾個政治領袖之努力所能做到的。越是在這種困難的時候，越能發表現民族性成熟的程度。

在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一兩年，財政部長施諾登的計畫，是希望用增加稅率的開源方法來應付預算的不敷。在當時工黨內閣的立場，是很少有節流的可能；因支出內數額暴增的失業救濟一項，在工黨內閣手上裁減，自然易招非議的。及聯合內閣成立以後，財長張伯倫的計畫一變，開源節流同時並進，結果一九三一年度尚有極微的盈餘（約三十餘萬鎊）。到一九三二年度，收支又復不敷。但最近一九三三年的決算發表，結果有三千一百餘萬鎊的盈餘（現時匯價約合華幣四萬六千餘萬元）。其收支報告可歸納成下列的簡表（以千鎊為單位）：

收入之部

項 目	數 額	較預算 增 減	較上年 度增減
關 稅	179,177	+11,277	+11,942
產 銷 稅	107,000	+ 5,800	-13,900
所 得 稅	228,932	+ 132	-22,607
所 得 附 加 稅	52,590	+ 1,590	- 8,060
遺 產 稅	85,270	+10,470	+ 8,130
印 花 稅	22,710	+ 2,310	+ 3,490
汽 車 牌 照 稅	5,200	+ 200	+ 200
其 他 稅 收	2,600	- 400	- 370
稅 收 總 計	683,479	+31,379	-21,175
政 府 經 營 事 業 及 雜 項 淨 收 入	41,088	- 5,612	+ 951
收 入 總 計	724,567	+25,767	-20,224

支出之部

公 債 利 息 及 減 債 基 金 撥 款	220,696	- 3,304	-58,848
北 愛 爾 蘭 及 其 他 協 款	10,719	+ 419	+ 419
海 陸 空 軍 費	107,900	- 4,500	+ 4,900
政 務 費	350,800		- 4,500
付 美 國 戰 債	3,304	+ 3,304	-25,652
支 出 總 計	693,419	- 4,081	-83,651
盈 餘	31,148		

英國財政當局應付這種恐慌，從上表看來，仍然墨守

舊章，首先以求得決算平衡為要着。雖然有許多人，認為現時私人的花費的能力減少了，應當以公家花銷的能力來補充，才能挽回商業的頹敗，劍橋的凱恩斯便是這種理論的首腦。但是當局是仍然保守着謀收支適合的成規，不肯採取這種由國庫支出大批建設費的主張。開源節流，同時並進。終於達到這個目的，自然這次決算盈餘的成功，由於財政方針之穩健；但是同時在英國的社會環境，也有極大的關係。人民對於國家所應負的責任，人人都知道的。

對於應納稅的義務，絲毫不肯苟且，大家都知道政府當前

的困難。在金融上自從放棄金本位以後，英格蘭銀行不再提高利率，可以免去緊縮的惡影響，而且各銀行對於營業，十分謹慎，所以不至引起國內的不信任，不會鬧成同美國宣布全國銀行歇工一樣的笑話。處在這種環境之下的政府，自然比較容易籌劃對策的。

從上表看來，這種結果，不全是商業有轉機的原故，固然一切間接稅——類如關稅——的增加，或者有可以歸功於商業有轉機的地方。其餘除遺產稅以外的直接稅，雖

超過預算的估計，但都較一九三二年度減少。至于遺產稅增加的緣故，據報紙消息，係由于一個世界有名的鉅商的遺產，係于上年度繳稅之故。這也是偶然的幸遇，不能不算是例外的。

同時關於節流的方略，是很可引起我們的注意的。最大的節省，是公債利息上面，較預算減少三百餘萬磅，較一九三二年度減少五千八百餘萬磅，這都是由於上年度市面利息降低時，政府將五厘歐戰公債收回，另發三厘半公債，是銀行界合作的結果。在近年來國際情勢不安定之下，海陸空軍費較一九三二年度增加了四百九十萬磅，但由政務費項下省出四百五十萬磅，實在只增了四十萬磅。軍費和政費合計尚較預算減四百五十萬磅。（政費內包含教育，公共衛生，年金，勞工救濟，收稅費用等項。）

支出方面，最末項付美國的戰債，係兩次所付，等於原額的一部分，所謂「表記的付款」是也。此項在原預算內並未列入。按自一九三二年度起，英國即未將應收各國之賠款及戰債與應付美國的戰債，列入預算。但在該年度，所有應付美國戰債全額，均如數付訖。至上年度則僅付「表記的付款」。最近因美國會所通過約翰孫案，規定美國不放款與賴帳國，英國方面已決定不再有「表記的付款

」。現時美國尚譏英國為賴帳以取得決算盈餘；而英國輿論反駁，則謂英國應收之款，超過應付之款，今兩者均除去，固不能認為決算盈餘，是由於賴帳取得的。

英國國庫決算盈餘的大概情形，已如上述，我們現在便要知道，第一：對英國以後財政和政治的關係，第二：我們所應該取法的前例。

對英國財政所發生第一層的影響，便是四月十七日財長張伯倫在下院所宣佈一九三三年度預算，有了以下各種的變遷：（甲）所得稅由每磅抽五先令減為四先令六便士，（乙）汽車牌照費照原稅率核減四分之一，（丙）恢復國庫關於勞工失業救濟已減的數額，（丁）恢復一九三一年所減政府職員薪俸額的百分之五十。（甲）（丙）（丁）三項自然是一般人熱烈歡迎的。關於（乙）項，原是照馬力抽稅，用意是保護英國製造小馬力的汽車。但是現時福特早已在英國設廠製造汽車。同時英國工廠受這種限制，多不願改製大馬力的汽車，而小馬力汽車，在國外市場不甚暢銷，所以無法鼓勵英國汽車的出口。因而現在不能不更改稅率了。這是對英國財政的影響。

其次，有很多人根據英國朝野對於決算盈餘表示滿意的事實，來推論英國政局的變動，以為決算盈餘之後，聯

合內閣大功告成，現時可以回復政黨政治了。所以一個月
前便有麥克唐拿要告退的消息，但至今尚未證實。多數人
觀察，現時國際情勢很不安定。軍縮問題無法解決，國際
政治正在縱橫捭闔各逞機能的時候，恐怕一時英國的政局
不會有變遷。

復次，此後英國的貨幣政策將有什麼變動，也引起許
多預測。照現狀看來，英國國內商況頗有轉機。如果各銀
行的營業方針，都是墨守舊章，必定將所存的各種長期債
票——所謂『金邊證券』——出脫，俾得資金以應商業上
的需要。因此在商業復興的時候，長期債券的價格往往下
跌，這種債券的實在利率上漲。此後是否有同樣的情形發
生？據凱恩斯最近發表的意見，長期債券的價格，不會下
跌的。他的理由是，第一，英國現時不是金本位，英格蘭
銀行的放款方針不必以金準備為標準。如果商業上需款，
英格蘭銀行可以再將放款政策放鬆，各商業銀行可以得款
應付，不必出售『金邊證券』。第二，他推測以後人民的
儲蓄能力，將遠超過從前，將來事實的轉變是否不出凱恩
斯所料，是很值得注意的。

以上很囉嗦說了一大段，我們中國的士大夫，一定覺
得是極委瑣的事情，那裏會和天下治亂發生關係？但是在

他們看起來，都是根本問題。拿他們的經驗，來做我們借
鏡，我個人覺得有下列應該注意各端：

第一：他們在國家到了困難的時候，的確是上下一心
，來籌劃對策。可見他們人民對於事實，有十分準確的認
識。絕無人把國難二字做成國內政爭的口號。

第二：我們對於政府的財政，不能消極的站在批評和
攻訐的地位；不能以政府和我們少要錢，便算達到目的。
我不否認現時政府財政缺少合格的審核機關，不能成立預
算，實在是大缺點。但是一定要等到國防危急的時候，纔
教人的愛國心來踴躍輸將。要買飛機，也要拿發財票來引
誘。可見我們的民族性，完全是受意氣的衝動和發橫財的
心理所支配。一方面對於政府的財政，又持極嚴酷的態度
來攻訐，都不理會一個政府收支不敷，所發生的不良影響
，未免太苛了。

第三：拿我們政府已發表二十及二十一兩年度決算看
來，軍費和公債還本付息兩項，已佔了支出百分之八十以
上。軍費應如何裁減，自然是切要之圖。但是裁了兵，便
增加失業，依然是沒結果。至於公債，已經有許多人認為
飲鴆止渴的辦法。但是在這幾年非常的局面，不舉債有什
麼辦法？我以為從前的財政當局能設法產生了一個政府

公債很大的市場，在財政策略上，是一個成功。但是可惜我們政府的信用不孚，所發的公債，都不是長期債券(Capital Issue)。所以每年要按月還本，或按季抽籤，結果是國庫的還債的負擔太重，難以週轉。有人說我們人民的儲蓄太少，不能產生這個長期資金市場。但是我們一查各銀

南遊小識

(續)

叔 永

行的定期存款，都是私人名下的，合起來也很可觀了。雖然無確切統計，但總可以做成這個市場的。如果有一個長期資金市場，政府也可照英國政府，斟酌市場情形，換發長期公債，以省政府負擔。我認爲這是財政當局和金融界尚可以努力的一點。

我們不會到過西南各省的人，一談到廣西，總覺得帶幾分神秘的意味。在國民革命未成功以前，人們心目中的廣西，是一個盜賊公行，行旅裹足的黑暗世界。後來廣西加入國民革命，成了北伐統一的一個重要分子，同時牠又能改良政治，努力建設，於是廣西又成爲人們交口稱贊的進步省分。不幸他們建設的進行，受了民國十八年的事變的挫折，廣西已漸漸的被人忘記了。最近兩三年來，牠又忽然惹起人們的大注意。前幾年廣西的惹人注意，是軍隊的向外發展。人們都說，廣西的暫得小康，全是因爲軍隊已經調出省外的原故。現在的惹人注意，是她們正在製造大量的軍隊——二三百萬的民團。是的，在目下民窮財盡的時代，廣西又正在埋頭建設的時期，要製造出這樣大量

的民團，究竟有甚麼目的？這是觀省者心中應有的疑問。

我們既到了廣東，自然狠想到這個神秘的地方去看看。由廣東到廣西，唯一的道路，是溯西江而上，先到廣西唯一的商埠，也是廣東勢力的尾閘的梧州。這條西江，是國內三大江之一，我們由廣州乘火車到三水，由三水趁香港開來的輪船，再走了二十多個鐘頭，纔到梧州。說到西江沿路的風景，也和楊子江有些大同小異。她的兩岸的青山，散布在沿江一帶的村落，甚至於附近肇慶的峭峽，都使人有身入蜀江之感，不過西江是具體而微罷了。輪船開行以後，使我們最注意的，是頭等客人的艙面，都用鐵柵門關了起來，而且有印度大漢兩人持鎗把守。這使我們感覺到這條江路，還沒有想象中那樣的太平，並且使我回想

到三年前溯江入川，輪船經過紅軍區域時，船上都有外國兵護衛的情景。

梧州是廣西的商埠，又和廣東是一水的聯絡，牠的市民，不消說大部分是多財善賈的廣東人。因此到了梧州，一切所見，都和廣東所見的無異。所以看見過梧州，不能說是看見過廣西。可是我們在梧州雖然僅僅住了一天，也有些地方使我們感到深刻的印象。單簡說來，一是梧州市面上賣洋貨的店家比較的少；二是梧州街上坐車或乘轎的人比較的少；三是梧州的一般人比較的儉樸。換一句話說，你到了梧州，方覺得離開了近世的商埠與都會，而真正到了內地的民間。

但是梧州所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早晨五六點鐘，天還不會大亮的時候，聽見各處警笛的呼叫，聽見各處集合的號聲，和各處人們雜沓奔走脚步聲。這在旅館中睡眼朦朧的遠處聽來，起初以為是那裏發生的盜竊大案，繼而又疑惑在輪船上火事的演習。後來清醒了起來，定神一想，纔曉得這是市民後備隊在下晨操。照廣西民團組織的方法，無論是市民或鄉民，凡年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都有受八個月軍事訓練的義務。因為市民在早晨八點鐘以後都有事務，所以他們的軍事訓練便在早晨六點到

八點舉行。大家不要忘記，陽歷四月早晨六點正是天纔發亮的時候，許多都市中的人民還在床上做沈酣的好夢呵！

我被這些兵操的聲音鬧醒了，便慢慢的起來，盥洗以後，走到街上去看看。在一個店家的屋柱上，發見了一個七八寸長，五六寸寬的小字條，有幾個市民在圍着看。我也湊近去看了一看，這個字條上所寫的大概是這樣：

『奉某月某日某處大隊長電令，本處第幾區市民後備隊應於某月某日起開始訓練。現特告諭本區市民，凡年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者，應自備軍帽一頂，軍鞋及腳纏一套，於某日幾點鐘以前齊集某處，聽候點驗。如有故不到的，須於某日以前到區隊長處請假。如未請假而不到者以違法論。』

區隊長某某

這個小小的字條，能把這樣繁難的問題解決，我在廣西時常常聽見政府中人說他們已經做到令行禁止的地步，大約也不是虛語罷！但是令行禁止這幾個字，談何容易！就上面的一點小事說，牠必定先有了戶籍人口的調查，次有了村市自治的組織，再加上人民奉公守法的習慣，然後能有下令如流水的結果。我舉了上面兩個見聞的實例，不敢說他們每一件事都做的如理想中的圓滿周到。但至

少這是實施的事情，不是徒託空言的宣傳品，是我們所可證明的。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深入廣西的內地去看他們新政的實施，是我們深引為憾的。幸而由梧州返到香港的船上，承馬君武先生介紹了兩位朋友給我們，一位是山東教育廳秘書王君獻玖，一位是山東建設廳秘書張君筱台，他們都是山東特派到廣西去參觀的。他們在南甯、柳縣、桂林等處，遊歷了一個多月，現在同我們一樣，正在北返的途中。我們船上無事，就拿廣西的事情來做談資，結果使途中的以耳爲目，對於廣西的情形，也算知道一點。現在我不妨把所聽見的寫出一些來，以補我遊踪的不足，至於事情的確實性，則請讀者作『以耳爲目』的消息觀可也。

第一，廣西的吏治極修明，官吏有舞弊的，無不立刻加以檢舉。據說，在南甯的一個監牢裏關着的縣知事，不下二三十人。廣西的人士，有甯願當小學教員而不願做縣知事的。這種風氣，在他處的確不易見到。

第二，廣西的財政完全公開。各地方的稅款，雖然由政府派員徵收，同時又由地方上的公務人員，如小學教員等，組織財政委員會以監督財政的支出。每日的收入和支出，皆要公布於大眾，所以廣西政府的私財，即使有之，

也就有限的狠。這也可以一部分說明廣西的財政雖是支絀，而辦事當不至發生十分困難的原因。

第三，廣西軍隊的裁減，尤值得我們稱讚。據說，廣西的正式軍隊，本年當有十六團，即二萬四千人，到明年，便要減少至一萬五千人。因裁減軍隊而省出的軍費，則用以擴充民團。據說，本年後備隊受訓練的，已有五十萬人，三年後，可增加到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人。這種巨量的民團數目，說起來雖然駭人聽聞，照目下情形看來，是一定做得到的。

這使我回到最初提出的問題了。廣西以一省的地方，製造出如此大量的民團，究竟的目的在那裏？就普通的觀念說，民團是舊式武力的對抗，或者是舊式武力的變相。在廣西的當局看來，民團是組織民衆的一種方法。（見國聞週報第十一卷第十六至十八期王恒著『廣西之民團及其意義』）有了民團，然後地方得以安靖（民團與國民自衛），人民的懶性得以革除（民團與國民生產），教育得以普及（民團與國民教育）。總而言之，『有了普遍的組織，乃可爲同一方向的動員，而後國民經濟與民主政治乃有一貫之出路』。這樣的民團組織，可以說與我們在北方習見的定縣平民教育運動，鄒平鄉村教育事業，沒有多大的

分別，還用得着我們來大驚小怪嗎？

可是民團究竟是武力。一省的人民全體武裝起來，也不能與一縣一村的自衛組織相提並論，因為牠爲禍爲福的可能性都比較的大。具體說來，一省的武裝，可以保持省內的秩序與和平，而秩序與和平，是一切建設的先決條件。這一點，民團的貢獻的確很大。第二，一切的組織必須要深入民間，然後牠的根柢纔能穩固，效果纔能永久。定縣的平教事業所以能比別的地方成績好，一半是因他們有平教同學會替他們做組織民衆的工作。民團組織的能力，既要比任何社會事業大，牠的效果也自然在其他事業之上了。第三，在目下這個生存競爭，權力即公理世界中，武力當然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只要不要把牠拿來做自相殘殺的工具。我們只要想想，南宋及晚明的末年，倘使南方在早略略有一點武力的準備，何至一旦胡馬南牧，便把

兩個朝代的子孫，逼到海裏去與波臣爲伍了事。所以我們覺得這種寓兵於團的辦法，緩時固不過是改革社會的組織，急時也未嘗不可做國家託命的後盾。簡單的說一句話，

我們看了廣西這種澈底改革的精神和組織民衆的方法，不能不覺得是看見了中國前途的一條出路。我們唯一的希望，只是這條出路，不要又被爲武方面引起的猜忌或野心所打斷，那就好了。

弗蘭克令當美國十三州會議憲法完成的時候，指着壁上畫的太陽說道：『我天天在此看見這個太陽，不曉得他是東昇或西落，現在我曉得他是東昇的太陽了。』我們西南及全國的領袖，倘能從此不拿武力來做內爭的工具，那末，我們也可以學弗蘭克令的話來讚美一聲廣西的試驗道：牠是東昇的太陽。

二十三，六，九。

怎樣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

子固

一個讀者的反省

晚上，一日的工作完了，獨自在燈下翻閱日間寄到的

獨立評論第一〇三號。第一篇便讀了適之先生的「信心與

反省」，疲倦頓時消失，精神奮興起來，充滿心中的不是

得到鼓勵的歡喜，却是一種難以說出的悲憤！急急地翻到

壽生先生的「我們要有信心」一看，又重新把「信心與反

省」一看。悲憤的情緒愈來愈緊，時間却已到了夜午了。爲了明日應該照例起早工作，只得上床睡覺了。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了，盤旋在腦中的是信心與反省這個問題。心中的情緒非吐一吐是難得睡成的，我鼓起勇氣起來了。

怎樣才能建立起我們對民族的信心呢？適之先生說：「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反省就是要閉門思過，要誠心誠意的想，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罪孽所在，然後我們才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災滅罪。」

我們民族墮落到今日這地步，受到今日這種奇恥大辱，我們是應該反省反省的。但是我們反省的結果與適之先生的有一半不同。

我們民族這七八十年以來，與歐美文化接觸的地方日甚一日，許多新奇的現象炫盲了我們的眼睛，在這炫盲當中，我們一方面沒有出息地丟了我們固有的維繫並且引導我們民族向上的文化，另一方面我們又沒能夠抓住外來文化之中那種能夠幫助我們民族更爲強盛的一部份。結果我們走入迷途，墮落下去！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維繫並且引導我們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科學是外來文化中能夠幫助我們民族更爲強盛

的一部份。

任何一個文化系統都有她的美點與醜點的，我們豈能因爲過去有過「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而就把我們的文化一筆抹殺呢？這豈不像一個不肖子因爲他的母親臉上有過幾粒麻點而說她是世間頂醜的女人一樣地不合道理麼？我們民族文化孕育產生的孔孟莊墨秦皇漢武李白杜甫岳飛朱元璋以及數不清的聖賢天才都應該因爲小腳八股而一概抹殺麼？歐洲可有一個文化系統過去沒有類似小腳，太監，姨太太，駢文，律詩，八股，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一類的醜處呢？

「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恥的意義是不是從我們這曾經產生小腳的文化裏產生出來的呢？是古人遺留給我們的文化叫我們「政府在今日還要容許整個的省分遍種鴉片煙」——還要依靠鴉片煙的稅收——公賣稅，吸戶稅，煙苗稅，過境稅——來做政府的收入的一部份」的嗎？

「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五百年以上的大學……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而沒有一個四十年的大學

」，因此就能說我們過去文化是太貧乏了嗎？試問淮南王，程顥，朱熹，顧亭林，戴東原以及現存的章炳麟先生等無數的學者是不是够得上人家大學的畢業生同教授呢？

要建立一個民族的信心，決不能從罵我們的祖宗中得來的！我們必須用過去的文化偉蹟，人格典型來鼓勵我們向前，來領導我們奮鬥！我們不要發瘋地誇大狂，但是我們却不能缺少自尊（Self pride）。讀過適之先生四十自述的人，總可以曉得適之先生的令堂未始不是因為尊敬信仰適之先生的令尊因而鼓勵起適之先生的自信去發奮做人做學問以致有今日的適之先生。我們應該紀念我們祖宗五千年來為我們民族屢次奮鬥的艱難，我們應該發揚我們祖宗創造的文化的美點，從這種心理當中我們才能得到民族信心，得到勇氣來破除目前的難關！

同時我們還應該趕緊學習歐美科學來幫助我們復興民族，但是必定要不盲目學習人家！

我們反省反省看，我們豈是已經發揚了我們的文化的偉大精神呢？我們豈是因為都已做到忠孝信義仁愛和平之後因而一方面誤了學習科學的機會，因而產生出滿地鴉片，滿地貪污，因而以致於民族衰落，受到今日這種莫大的恥辱呢？

日本與我國幾乎同時開始學習歐美文化的。到今日一強一弱，這原故不是如壽生先生所說因為日本的固有文化缺乏因而容易接受外來文化，也不是如適之先生所說因為日本文化的創造力比我們的偉大，所以才能模倣而且創造文化。

這區別，很明顯的是日本一方面會保存發揚，一方面會模倣創造。而我們則吃了迷魂丸，忘了保存發揚自己固有的美處，又看不清我們應該需要模倣需要創造的東西。事實不是這樣麼？日本人至今還是尊敬他們的天皇，至今還是保存着我們唐朝的儀樂，至今見了面還是彼此歎抑地打躬磕頭，至今還有剖腹自愛名譽的精神。而我們呢？連孔子那樣曾經為民族文化有過大貢獻的聖人，現在在青年人眼中也只是帶着譏笑地孔老二這樣，孔老二那樣！做漢奸而不以為恥，做貪官污吏而以為榮。即以故宮博物院盜寶案犯有嫌疑的易培基躲在租界上始終不到案的一點，已經看出這些不肖子孫是如何地不愛名譽，只圖苟苟而不想做人了！這還不能證明我們是丟了固有的文化，也學不上歐美的文化麼？

再看一個好的例子：大家知道翁文灝先生是青年人應該效法的典型，但是翁先生的人格：孝他的父母，盡忠於

他的職務，愛護他的朋友，憐念同胞的困苦，又廉又潔地

學。

為國家做事，自己是省省儉儉地度着一個平常人的衣食住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認識科學是我們民族必需的建設

，（見丁文江先生文內所述）這些做人的教訓不都在我們的

工具！我們却不能走極端地說有了科學之後，就不能容我

老文化中一條一條列舉着麼？我們青年人應該從翁先生的

們固有文化忠孝信義仁愛和平的存在！

榜樣上得到信心，一方面要像翁先生地發揚固有文化，一

天將明了，這一天之中我們那三千萬同胞在敵人鐵蹄

方面又要像翁先生地拿着科學來做建設的工具。

之下又不知道要受多少新的刑罰！這都是我們七八十年來

教導我們養成翁先生這樣可愛的人格的文化決不是「

忘了自己盲目學人的罪過！我們此刻是真正需要記得自己

無濟於事的銀樣蠟鎗頭！」

，睜開眼睛再學人的時候了！

因此更使我們景仰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了！中山先生在

我們需要民族信心，只有從過去文化中建立起我們的

當時一班知識階級盲目崇拜歐美文化的狂流中，巍然不動

民族信心，這信心才是建在磐石上的！

地指示我們救國必須恢復我們固有文化，同時學習歐美科

二十三年六月五日曉拂。

編輯後記

編者

▲丁文江先生又因公事旅行去了，他的旅行記暫停一

▲叔永先生的「南遊小識」的前半，登在第一〇二號

期。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電報、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有各種週刊，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大學研究院設置之討論

孟真

農村地主與都市貧民

王次凡

青年走那條路？

何魯成

煙禁問題

鳴岐

讀「信心與反省」

吳其玉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埠 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社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 民智書局 宣內 佩文齋 廠甸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 成府 滄州分社
天津書局 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 總代售及代定 | 上海 |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南京 | 鎮江 鎮江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南通 三友書店(代定)
常州 振華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武昌 | 真美善書店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興源報社 新光書局
蔣昌記 拔拉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 | 南昌 | 廣州 | 汕頭 | 興寧 | 龍巖 | 福州 | 廈門 | 衡州 |
|----|---|----|--|----|--|----|---|----|--|----|----|----|----|----|----|----|----|

獨立評論

第一〇六號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廿四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大學研究院設置之討論

孟 眞

前些時教育部公布了一件「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章程」，凡十四條，關於大學研究院之行政的組織，規定略備。在現在各大學每已設立了所謂研究院的時候，有這樣一個規定，自然是一件很切要的事情。詳考這十四條中，關於大學研究院之行政的方面，規定得似無遺漏，這是值得大家稱許的。不過，「徒法不足以自行」，僅僅有行政的規定，這大學研究院是未必能辦得好的。所以我現在試談幾件大學研究院如何方可設立的情況。

一，大學之有研究組織是歐洲大陸上創始的風氣，而英國是很後些時，受大陸的影響而變成的。這話不是指個人研究而言，個人研究在英國發達也很早。唯其這是一個很近的組織，故好些歐美大學中並不備有，或不充分的有這個組織。本來這個組織不是隨便可成的。美國情形我所知甚少，所以不敢多說，英德情形是我所見，法國情形是我所聞。以我所見所聞而論，大學要辦研究院之前，有一先決條件，即大學本身先要充分的實行講座制。所謂講座制者，歐洲大陸國家之官設制度，與英國之私人捐助制度

雖不同，私人捐助又每每各自不同，然有一個共同之點，即在此制度之下担任一科講座的教授，應負對此一科之「教學相長」的責任；他不是單獨的教書者，而應該是一面求學者；他不是在那裏做一個知識販子，雖然販賣知識是不可避免的，而應該自己有貢獻于他的科目。在這一種制度之下，一個講座之擔負者，便是一個研究員，其對高級優越肯去專研的學生，便是一個研究導師，如能奮鬥出一個小組織來，有助手，有設備，便是一個小研究所。大陸及英國大學中之有研究院，在英國稱之曰「後畢業級」(Postgraduate Course)在大陸稱之曰某科之研究所(Institute)，雖是一件不遠的事，而這種講座制度，廣義的說，是與大學建置同起的，狹義的說，也是很早的。先有這個制度，故大學中建研究院一段，甚為自然；大學自身的組織先是這個樣，故大學中設研究院一級，正可謂大學自身之擴充，其間並無對立的情形，也不成斷然不同的階段。廿世紀初年英國輿論界所討論之「大學之近代化」者，正是學習歐洲，特別是德奧，在這一點上之先進主義，即擴充

大學講座之學術貢獻能力，而更加大學中之學術的及其助成的組織。且向此方向之運動，在英國也並不始于廿世紀開世之年，更早說來，有英后配王阿爾伯爲此努力，有赫胥黎諸大師爲此宣揚。大陸上成此風氣已早幾十年，英國之爲此奮鬥也是經一個很長的時期然後達到的。回看中國要想一下子成就頗覺可疑，其故因爲大學的本身不會完成大學之意義者多。其中有些先進的，經濟來源較裕的，辦事人得力的，自然很有些部分可以作進一步的上級研究組織，然若有一個普遍的大學增設研究院之運動，或一個大學中不分教授之個人能力而普遍的高升到研究院一階級，如某大學普遍發信給各教員，問他要擔任研究院之指導否，實不免出于我們在外國所見所聞的常情以外。所以我以爲在大學建置其研究院之前，應該先使得大學成大學，卽澈底的建設大學中之講座制，而變更此日之高中教師服務狀態，卽所謂「排鐘點」，「拉鐘點」，「教鐘點」，「兼鐘點」……者。若大學本身的品質不具，而更設研究院，雖以至誠之志赴之，亦必爲低能的大學本身所劣化無疑也。

二，以我回國後服務之經驗論，大學中之研究院，與獨設之研究院，如中央研究院等，及其同樣的研究機關如地質調查所等，就處境論，各有便不處。大學之研究院有不及專作研究機關之便當處甚多。凡一事之需要較大量的設備，大規模的組織者，在大學各科並立的狀態之下，頗難得一部分過分發展（雖然有時應該如此，例如北大之地質系），而在專作研究之機關中，可以較少此樣的限制。又如需要長期在外工作者，不是担任教科之教授所便于長久負荷的。此等事若依絕對的需要，也很應該在大學中作，因爲大學的教師也正需要此等歷練，不過在教書的任務之下，這事總不是可以爲常的，若在專事研究的機關中，毫不受此等限制。至於大學在此事下之優越于專作研究之機關者，也不止一事，科目多而得相互之幫助，講習多而得陶冶之實在，皆其要點。其最重要者，在乎大學之有學生。惟其有學生，方可在若干工作上得大宗人之動手，在若干問題上得初步者之嘗試。誠然，這樣的學生雖選擇了也還不及訓練過的助員之能得心應手，然而助員人數不能多，且人少則思想之方面少，若衆多學生，但能在水平線之上，雖不及助手一級之精幹，却可以多爲貴。而且好學生雖所憑借者並非經驗與訓練，而是新銳之智力，却時能對研究之教師有所刺動。故專所之研究可以精鍊深入處見勝，大學之研究可以活潑籠罩處見長。況且人是感情的動物，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也正是學究的最大

安慰。在這些地方，孔二先生似不如孟大先生之精誠而痛快，所以孟先生便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教書遇到「啓予者商」真是可以樂得手足舞蹈的事情。大學中的研究，是師生共之者，雖指導者遇到無識之談，有時也頗可覺得天真之味，何況學生中頗多才智之士，陶鎔雖費心神，却是一件樂事。

如此說來，大學中研究之便當過于非大學中者，正以大學之有學生，然則在大學中設研究院，當以訓練大學本身之高級學生爲重事，不當以「招收研究生」爲專務，若爲幾個東來西去的所謂研究生，校內不得兼職，而校外似未嘗不可兼職之研究生，建設一個龐大組織，似乎不值得。且以此時國民經濟的狀況論，大學畢業之後，能再做研究生者極少，縱令大學研究院中設獎金膏火，究竟難以維持生活，其結果也，招收之研究生每每不是兼職掛名之求「科名」者，便是不得職業之可憐蟲，或是本校畢業無出路，戀戀于宿舍之無房租者。我不是說招來的研究生都是這些，我只是說，招來的研究生好的恐怕不多。若但有區區不多之好研究生，不妨由國立各研究院或其他專業研究之機關負其責任，或無須乎爲此建設一個龐大組織也。

三，上一節中所求說明者，乃目下大學多不甚需要一

個大學本科以上的階級，若必設研究院，當以訓練本科高級學生爲主，至少此一事與招收之研究生應同等的重視。現在再說明大學本身之需要研究或討論的各個小組織。大學之所以異于高中者，高中乃多方的自外訓練，大學乃專門的自內啓發。高中應是在社會上一般服務人之教育最高點，大學乃是爲求專業者供給以基礎的訓練與啓發。故大學中一門工課若教得好，必有切確的討論，充分的實習，運用思想的實習，而非養成機械習慣的實習。如是，則一個講座便須附帶一個小小的窩巢，即是研究討論的工具與助手。這樣辦然後所教者方能充實而進步，方能不是生抄硬販的把戲。以類相從，聚集多個這樣小窩巢，成一個較大的組織，其中工作互相照顧，如此方是一個研究所或研究部。這是大學本身所不可少，不當是專爲上于大學之一級而設的。若研究但爲畢業後之學生而設，研究所但爲招收之研究生而用，則大學本身難免更要高中化了。若曰，未畢業生不够接受指導之程度，則我曰，既畢業生够的也不見得多，恐怕還不如未畢業者之新鮮（fresh）呢。

四，這個規程可以作爲限制各大學漫設研究院之處置（如第五條），也可以引起各大學競作設置研究院之惡事。

這事固繫于各大學校長認識之力，同時也繫于教育部操持

之方。我想，教育部既已頒此令，應發揮其限制之力，而不應放任其競設之習。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五條各項，應認真從嚴辦理。且教育部既已自定為判決應設與否之威權者，應先充實其判決之力量。以我所見，普魯士各大學教授之任用，初決于本校教授會，最後決于教育部。如此，權可謂大，然而能行者，普魯士教育部有此技術的力量也。我以為在教育部允准各大學設置研究院之前，應先組織一個大學教員資格審定委員會，專以著作定大學教員之資格

，其尤有學術供獻者，方得許其為正教授，即執行研究院指導之任務者。若此層辦不到，或辦得未盡妥當，或未盡嚴，我恐各大學之所謂研究院，將如春筍之羣發，麤蕪之堅固，更為高等教育事件上加一紊亂而已。

此時之教育部是最肯以經驗見識細心想着作事業，且去真作事業者，故期以「唯善人惟能受盡言」。未盡之意，待下次再寫。

農村地主與都市貧民

王次凡

是一九三〇年，土匪是這樣多：小股十個八個人一夥的潛伏在村鎮裏，大股一二百人一夥的佔據着幾個大的村莊。小股在夜間暗進明出的搶人家的財物，綁抬肉票；大股像徵收租稅似的向一個一個村莊勒索錢財。假設你拒絕，那便是傾巢來襲擊你的村莊；假設你逃避，那便用火來焚燒你整個村莊房舍。

我家，父親母親是老了，小孩子又多，與匪抗拒自然是沒有那樣力量的。晝歸夜出的逃避，在這樣狀態下，又是非非常難非常苦的事情。於是經全家幾度會商之後，便忍

痛把家產託旁人照管，全家搬到城裏去逃避這災難。

在城裏租賃到一所房子：一共二十間，分兩進，各十間。我們住到裏院，房租每月三元五角，合每間三角五分。外院住了三家：一個是賣水的，一個是建設局的聽差，一個是洋車夫。他們每家住三間，餘一間是共同出入的一個小大門。

我們住到這裏，在他們心目中，是鄉間的地主，因為怕土匪搬到城裏來避難，所以是大財主，與他們比起來是高一階級的家庭。我們看他們，洋車夫，聽差，賣水的，

既無土地與房屋諸不動產，又無錢財積蓄，是掙一個化一個的窮人們。你想人若不窮，誰幹賣水，車夫，廝役之類的事？

同居的結果：他們給我們一種驚異，同樣的我們亦給他們一種驚異。

這驚異便是生活程度的相互驚異。

我們驚異他們的是：他們經常是吃麥子麵的饅頭，吃棒子麵或高糧麵的窩窩頭是稀有的事。反之，他們驚異我們的是：我們經常的吃棒子麵窩窩頭，吃麥子麵饅頭到反是稀有的事。在鄉村裏，大約在收穫麥子前後，第一因為那時工作忙，第二是因為那時候家家戶戶有麥子，富一點的吃一個月的麥子麵的饅頭，窮一點的吃十幾天，更窮困一點的就乾脆依然仍吃棒子麵或高糧麵窩窩頭。此外便是過年節時，才吃一兩天麥子麵饅頭。無怪我女人說：「咱街劉財主家有十幾頃地，才終年吃白的（指麥子麵饅頭），他們（指賣水的，洋車夫，聽差）沒一畝，沒一隴的，到一年一年吃白的。哼！」

說到菜蔬，我們驚異他們的是：他們每天都有十枚上下的菜錢，或者是炒煎一下，或者是用醋哇，香油哇生調和着吃。醃的鹹菜自然是經常的可以隨便食用。他們驚異

我們的是：終年月吃着酸臭的鹹菜。說到我們，在鄉村時自然不缺少吃的青菜，但都是拿來醃着食用，炒煎的事是稀之又稀的事。醃菜雖然亦是不缺的，然而大都因為鹽太少，發酸臭味。現在住到城裏，離家既遠，家裏自己園裏種的青菜自然不能用。這時拿錢買青菜食用，真有點捨不得。肉類，照例我們不過年節季節是不用的。反之，他們十天半月的總要吃一次肉。

他們三家都有小孩子，洋車夫兩個，賣水的三個，聽差的兩個。我們驚異他們的是：他們小孩子每天都有六枚八枚的零化錢，作買瓜果零食之用。他們驚異我們的是：三個小孩子，不捨得給他們一個零錢化。我們覺着小孩子每人化一個銅板，便是三個；在鄉村裏賣零食的既很少，所以便根本不給他們零化錢。要是定例的，每天給一個孩子幾個零化錢，三個孩子便是二十餘枚。那我們真有點捨不得。

此外在衣服上，在生活各方面上，自然我們與他們都相互驚異着。我們驚異他們的是「沒一畝，沒一隴在生活上竟較我們各方面都講究，都舒服。」他們驚異我們的是：「鄉間大財主生活上還給我們差的多。」

我們與他們之間經過相互驚異之後，便是相互鄙視。

我們鄙視他們：像牛馬一樣窮拉車的，給人提便壺的聽差，窮賣水的，便這樣的吃穿化錢，真是「窮擺」！看你們能混幾天，城市人，沒出息的城市人！

他們鄙視我們：鄉間財主；這樣不捨的吃不捨的化，看一個錢像碾盤大，守財奴，活該被土匪抬走！

× × ×

城市貧民都是這樣的生活着，大部都這樣的生活着。事實上並不是他們「能混幾天」此外便餓着肚子。自然我亦並不是否認他們之中有餓着肚子的人。我們鄉村，地主是這樣的生活着，大部是這樣的生活着。事實上，亦不是「守財奴」積蓄很多錢埋在地下，或者購羅田產變成了更大的地主。即按我們家庭說，我們固然不是大地主，然而總是地主之列。在維持如上的生活程度之下，我們並沒有積蓄了錢。看一個錢像碾盤大是真的，然而守財奴則不敢擔，以無財可守故也。

這事實，使我不能終於停止在驚異和鄙着狀態的階段。我不得不探索牠的內因，不得不探索鄉村地主與城市貧民之收入支出的實際狀態。

那個建設局的聽差收入是固定的，每月九元，節季賞錢一年約平均十餘元。一年總收入約一百廿元。共人四口

，每人收入一年合三十元。那個洋車夫，除了他交車租及

在外食宿費外，每月收入約合十五元，一年共可收入一百八十元。人四口，每人收入一年合四十五元。賣水的除他營業上之開支外，如煤，水等項，每月淨收入約十八元。

一年共可收入二百一十六元。人五口，每人一年收入合五十四元。三家一年共收入五百一十六元。三家人共十三口，每人每年的收入約合四十元。他們的支出，便是他們衣食住上的消費；以故這四十元，便是他們每人每年的消費財。

說到我們家庭的收入，反到是一件不能計算的事。從來沒有記過賬，估計吧，每年之收入因年歲的豐歉不同，是有很大的差異的。說到淨收入，又須把用在生產上與租稅上之支出除外，才能算出。家裏從來化用既不記賬，且生產上之支出與消費支出又難分別。以故，我費了很大力氣，終於沒弄出自家的收入與支出來。

我有一位父執的朋友，是一個非常細心而且處處留心的人。他從光緒末年便記載他一家的收支，那怕是一文錢的收支他都要記在賬冊上的。他的賬冊已有三十餘年的歷史。我這位朋友亦是地主階級的人，我想若把他的賬冊整理一下，亦定能給我一個很清楚的地主階級的收支概況的

亦便或者解決了城市貧民所鄙視的地主生活程度之經濟原因了。

我費了半月的功夫，整理了這位友人由民國十七年到二十二年的賬冊（參看本年六月二日天津益世報的農村週刊「大名某地主的家庭經濟」）。六年收支的平均結果：是每年收入約合一二七三·三元；支出共一四一八·九元。內中支出在生產費上的是六六一·五元，支出在租稅上的是六七元，支出在消費上的是六六三·一元。計每年虧空約一四五·六元。我這位朋友家裏共十口人，那末，按他的消費財計算，每年每人合六六·三元，與上述我統計的那三家城市貧民比較，每年每人的消費財約多二六元。（六六·三元減掉四十元是二六元。）

問題是這樣解決了；鄉村地主的消費財只不過比城市貧民每人一年多二六元。在這種情形下，他的生活程度即不被城市貧民驚異或鄙視，亦絕不能被他們羨慕是可斷言的。然而我這位朋友有地一百六十畝，每人合地十六畝，在每年虧空一四五元條件之下，才能維持每人每年六六·三元消費財的生活程度。

我們呢，地八十五畝，九口人，每人合地九·四畝，又不敢讓他有虧空；與我那位朋友收入比較起來自然應該

減少一半。（因為我們的土地與我那位朋友的土地生產力是差不多的。）在支出上，生產費的支出是不能減少一半的，因為生產規模愈小，在生產費比率上應該是愈大的。即按生產費支出減少一半計，租稅支出亦按照減少一半計，那末我們消費財的支出，便必須亦要減少一半，即每人每年合三三·一五元。比我們同居的那三家城市貧民建設局的聽差，洋車夫，賣水的，比較起來，少七元。（四十元去掉三三·一五元是七元。）

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所謂地主的生活程度，怎樣能不被我們同居的那城市三家貧民最初是驚異，結果是鄙視呢。

然而儘管你們驚異吧，鄙視吧，我們亦提高不了我們生活程度的。假設因為你們不鄙視而強行提高的話，那我們只有出賣我們的土地，所得到的是異日拋在十字街頭去餓着肚子。

這篇文章是我的生活實感逼得我不得不寫出來的。這裏並不是因為我們不如城市的貧民生活而訴苦；只是要簡單地告訴給留心農村問題的人：所謂地主的生活還不如一個城市的貧民，那末，農村中地主之下的自耕農，貧農，中農，僱農，佃農又該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呢？又該是一種

怎樣的地獄生活呢？

農民向都市流動着，一切地方農民向都市流動着。上述的事實，不是給我一個正確的說明末？

世界經濟恐慌襲擊了一切工業國與農業國，襲擊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在重重壓迫下次殖民地的中國農村，自然亦被這經濟恐慌襲擊着，被這經濟恐慌嚴厲的襲擊着。然而上述的事實，並不是在經濟恐慌襲擊着的特殊條件下發生的，是在所謂經濟安定的好的條件下的一種事實。那末，在這種狀態下再加以經濟恐慌的襲擊，農民的生活又該是怎樣的生活呢，又該是一種怎樣的地獄

青年走那條路？

在這個時代，做個青年是不容易的，做個好青年，更難於上青天，根本環境不許你做一個好青年，根本環境是摧殘青年的鍋爐。當然，我說這話許多中年人老年人是聽不進的，但是我相信至少大部份青年是同意的。因青年所受的痛苦，只有青年自己知道。我是青年，我來代全國青年說幾句心坎上的話。

我們在家中，在學校，在社會，受到許多教訓。但是

生活呢！

自然這篇文章所敘述的事實不無地方性之限制，我絕不敢以我地方一部分之地主生活，來概括全國之地主生活。以我地方一部分之農民生活，來概括全國之農民生活。然而，我所敘述的地方亦不是什末遼僻未開化的地帶，而是宋代的「北門鎖鑰」，古天雄郡的河北大名呀！

自然，我們這樣地主的生活，決不能代表整個地主階級，尤其是不能代表大地主這一階級層。然而，地主儘管怎樣小，總不能不是地主，而況事實上，在大名一帶像我們這樣的地主在地主中是居大多數呢！

何魯成

這些教訓，都是不切實用。我們雖然耐心去聽，但是照着做，可是辦不到。家庭要我們做一個孝子，一個順從父母的孝子，可是父母大半是過時代的人，他們的意見，大半都是過時代的，我們如何可以依從着呢？學校教育更是虛偽的，有在紀念週上講禮義恥廉的校長，而本身却是一個貪污的官吏，有注重風紀的校長，自身却憑藉金錢權位，娶了學校的皇后做新夫人。這些就是教給我們青年，不必

誠實，嘴裏要說得漂亮，實際行爲却可遂心所欲。這種校長在社會上並不受到什麼攻擊。這又是叫青年放心去模倣，公正的輿論到現在還是被金錢權位所壓服的。在社會，更是到處是陷阱，誘惑的力量實在超過青年自身從良知上所堅持着的青白，青年要想在社會上生存，就得屈服在社會條件之下。要想叫青年來改造社會，那簡直是夢想。青年不要說沒有反抗社會的力量，連不合作的初步，還做不到呢！老輩只是嘆息青年的墮落，他們可知道使青年墮落的原因，他們可會減少了青年墮落的機會。他們希望青年在社會上得着優越的地位，他們可知道社會上的優越地位，大半是夤緣奔走得來的。再說得明白一點，現在的青年，根本沒有好的家庭教育，好的學校教育，社會又是這樣壞，那裏訓練得起改造社會，復興中國的人才呢？

如今不是沒有可愛的，有希望的青年，也不僅壽生君所指出的那一位北大苦學生。我看到的，聽到的，真有幾件要使我們不能忽視過。在九一八事變後，我見到幾個青年，熱心愛國，但不久就被政客收買了，做搗亂的工具。金錢的誘惑，女色的誘惑，一年半載就把青年的良知埋葬了，整個青年就如此摧殘了。你要說這些青年的意志不堅定，但是不受誘惑的青年只有兩條出路。其一就是被捕了

，被囚禁了，被不明不白的殺死了。其二便是畢業後沒有噉飯之地，還得奔走於權貴之門，弄得一官半職，還得朝不保夕的，終日遑遑。這樣生活，便決定了青年，青年不是超人，終逃不出生活的圈子。責備青年的，要是沒有給青年一條活路走，那是沒有責備青年資格的。說空話，不是辦法，社會上了保障良好青年，愛護良好青年的辦法，我想愛國青年，終必是愛國青年，不致受環境的誘惑而中途變節的。

我今年春天，無意中在京滬車上，發現了一個好青年。他是布業的跑街，他的程度是初中畢業。他對我說了很多的話，他談到他自己，他談到他的同伴的生活，他又談到了國家大事。我只靜心的聽着，他却娓娓地談着，在車中一遇，便成了知己了。他說他初中畢業時的成績，還好，本打算升學，後來因爲經濟困難，只得在上海謀個職業。他今在布業中當跑街，一個月的收入在四十元下，因爲不景氣和外貨傾銷的原因，收入就不能達四十元，他要寄十塊錢回去養鄉間的一個娘和一個妹子，他自己支配的二十多元，應酬佔去大半，要想節省幾元買書看是辦不到。你想一個跑街，怎能不應酬呢？他極不喜歡這種應酬的，他們的應酬，大半是吃茶，打茶會，上菜館。他說這都是

摧殘青年的，他一點不感到興趣，然而交易就在這上面。他問我中國有沒有半工半讀的學校，或者我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他脫離這惡劣環境。我只對他苦笑，我說『沒有。』他駭我，他引証西洋人才從貧苦出身者。我只得說『中國和西洋環境不同』。大家默然。這不是一個可造的青年？

我還記得，我在法華鄉義校，有一個畢業生，成績優良，他願意學機械，但他進不起貴族化的中學。去年，我又遇見他，他告訴我，他一面在家種田，一面還購機械書籍讀之。苦不甚解。這件事使我永遠留在腦中，每見富家子讀書不成者，即念及此人。這也是一個可造的青年。

友人李君，勤儉好學，他在某機關做事，月薪八十元，他自用二十元。餘六十元散與四周貧苦無告者。人家就說他有色彩，機關裏不敢用他。他無法，他只得西裝革履成爲一個時髦少年，人家才起用他，稱他勇於改過。上面這個例又可知，在這個環境下做一個勤儉慈善的人，也是不可能的。社會真是摧殘青年的一個鍋爐。

如今完善的人，實在太少了，老一輩的人，不怕子弟嫖賭，只怕青年有思想，有色彩。我們老一輩的人，可以做青年的模範的在那裏？自身染了惡習，希望子弟束身自好，乃是不可能的。青年大都情感容易激動，亂動，盲動

的地方很多，這就是因爲得不到前一輩人的指導。青年只有暗中摸索，而四周八方又來誘惑你，威脅你，使你要保持一點天真，乃可不易辦到。又因爲老一輩的人昧於事理，聽見說『共產赤化』就談虎色變，往往有種種無理的干涉。這樣青年不歸於墨，即歸於楊。這叫做老一輩的人逼青年造反。在目前，青年也似乎只有二條路可走，不是順從老年人，做一個惡劣社會的一份子，就得走入思想激烈的路上去。

青年該走那條路呢？我常想，我常和別個青年討論，覺得目前青年所處的社會，是矛盾的，誘惑的。而青年自身又是徬徨的。老一輩的人的教訓，既不切實用，又不合青年胃口。青年只有自己出來找出路。這個出路，也不是現成的，必須現在的青年從千辛萬苦中找出來的。

這個出路，怎麼找呢？我覺得有三個步驟：（一）反省，（二）自信，（三）團結。必須青年先作一番反省功夫。在現今有許多青年是已染上了惡習，處在這種社會裏，有許多惡習，因久已如此，所以也覺得沒有痛改的必要了。實在要有一番事業而負起復興民族重任的青年，絕不能染上任何惡習的。嫖和賭都可以使一個青年變成貪污的一份子。我們反對上一輩的人，自己先得反省一下，有沒有惡習

，並却還要問有沒有擔負起復興民族重任的能力？如果這種能力不足或缺乏，便得及早準備。

一個有爲青年，在學校裏終覺得天下事無不可爲，等到一入社會，碰了幾次釘子，便又覺天下事又無一可爲了。因此同流合污，與世浮沈，往日的抱負，盡付東流。我所以覺得青年應該自信。自信自身能力；自信自身的前途是自身努力的結果；自信中國有其光明前途，而這個光明的前途，必得自身參加共問，盡一己的力量，才能獲得。有了自信，現時的青年，才不會被環境屈服，才能本着他的信仰，勇敢地奮鬥下去，以達成功境界。

當然，我們希望有一個領袖來領導我們。但是像翁詠霓先生那樣足資青年模範的人物，實在太少，而又不願領導青年，或者說只在領導少數青年。我是絕對贊成陳箴君的主張，翁先生不做教育部長，是國家的一種損失。我相信翁先生如果願意領導青年，那末使有爲青年，都找着了自身努力的方向，這種成就，一定比翁先生獨個研究所得的還要大。換句話說，這些青年的成就，間接地也是翁先生的成就。

也許我說得太樂觀，事實上，即使翁先生上了台，翁先生沒有分身法，不像孫行者，能拔一根汗毛，便是另一

個孫行者了，翁先生不是握兵符的人，不能禁止那任意殺戮青年的武人，翁先生不是考試院長，不能爲國家忠誠的拔取賢才。在這國家裏，不僅需要一個翁先生，需要百個千個翁先生，但是這些翁先生，那裏去找呢？而現時青年選擇領袖的目光，實在太高。不是像翁先生那樣有學識素養，而却潔身自好，忠於職務，青年絕不會心悅誠服的。青年既沒有好的領袖，所以我主張青年惟有團結，借團結的力量來挽救沒有領袖的一層害處。一枝箭沒有力量，十枝箭的總和便大於十枝箭單獨的力量。一個青年的力量敵不住惡劣的環境，百個千個萬個青年的力量便勝得過了。一個青年負不起復興民族的重任，百個千個萬個青年便可勝任了。個人主義時代過去了，英雄造時勢的成語也失了時代性，我們不要相信自己是萬能，只要相信並且修練自己已有一分長處。不要夢想自己是統一天下的劉邦朱元璋，或者是威振異域的劉秀成吉思汗，只要確定自己是十字軍中的一員戰士，是蘇俄五年計劃中的一個工人，那就行了。俗語說，『三個臭皮匠，氣死一個諸葛亮。』我可以說『千個萬個好青年勝過一個卑斯麥或加富而。』青年們，記着，『團結便是力量。』

青年有了團結，便有幾層好處，（一）互相勵志勸學。

何種同君認爲學問的進修，在於貨真價實的學者指示，我却認爲無論邊遠或內地的青年，能够有機會，互相討論，學問的進修，一定也是很迅速的。長輩的虛偽教導，有時聽不進，同輩平時知契的朋友的勸告，既合胃口，又切實用。青年要保持良好習慣，只有藉團結的力量來督察來糾正。『獨善其身』容易受威脅誘惑。不若以團結的力量來抵抗威脅和誘惑。(二)因爲這是很純潔的集團，各個份子又有進修的機會，漸漸地可以成爲獨立地在社會上佔相當

煙禁問題

中國不幸，國內外所發生的問題，比諸現代任何國家內所發生的問題，數目較多，內容較複雜，程度較爲嚴重，解決的方法更爲困難。例如對外的抗日問題，其程度的嚴重，和步驟的困難，可以說目前中國所獨有，世界無雙的。對內勦匪問題，江西雖賴有蔣委員長專征數年，獲得長足的進步，而其他各省，如四川，陝甘，滇黔等邊境，時有匪兵出沒無常，肅清的期限，尙不能預料，這也是現代國家所無的事件。其次農村破產問題，又是社會上一個嚴重的問題，比較任何國家經濟恐慌的現象要利害數倍或

地位。這時候，自可負起改革社會復興民族的重任。(三)因爲各個份子是全體的，有豐富的學識，有純潔的品格，久而久之，自能移風易俗。這個集團的本身，絕不會同化於惡劣的社會，而整個社會爲這個集團所同化。

在這個明鎗暗箭夾攻中的青年，只有反省，自信，團結，才能保存自己，復興民族。青年們！起來吧！不要再蹉跎，蹉跎是自誤，也是誤國。

五月十四日南京

鳴歧

數十倍。政府近兩年來雖未忽視農村救濟事項，而農村何時可以復興？也是在長夜漫漫，不可揣測之中。

除了以上三個大問題外，還有對於社會上遺害很大流毒很遠，不早解決，將種下了亡國滅種的因子一個大問題，似乎久(至少近數年中)爲社會人士所忽視。這個問題，當然是煙禁。近兩年來國人的耳目，大半爲日本軍人的飛機大砲的聲音所震聾，同時亦爲匪患所炫擾，自然注意不到煙禁問題。政府雖有對日與勦匪兩大問題的糾纏和煩難，但對煙禁，究不應該放鬆，至少要維持民國十六七年

的狀況。政府表面上禁煙，實際上不過問，在中央勢力所及的省分，成一種特別包賣的制度，而在中央勢力所不及的省分，遂任諸當局者勒種逼賣，藉爲籌軍餉的重要方法。以致一切禁煙和處罰煙犯的法令，成爲廢紙，中央雖有禁煙委員會，不特等于虛設，且年耗巨萬金。而全國鴉片爲害的實況，縱無精確的統計，我們可以說，種煙的地方，比以前要廣大，產量要增多，販賣運輸，較爲公開，吸食的人數一定增多若干倍，而吃煙的恥辱心理完全掃滅，且在最近的數年中，由鴉片製造的白面，紅丸，及其他烈性毒品，如嗎啡，海洛因等，幾傳播全國，也是以前所無的現象。國人因煙禍而蕩家喪產者，固不可勝計，而農村的破產，亦當以煙禍爲要因之一；以上事實，當爲全國人士所共知共認，無待多言，亦不必諱言。

煙禍的實況，既然如此，我們當然主張要嚴禁，以企早日消弭弱種亡國的隱憂。我們并可引用主張禁煙最激烈的林則徐的話「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來規勸現今的中央與地方當局，以烟稅作軍餉來養兵，縱不顧民族國家滅亡的後患，但此時烟量大增，烟價低落，目前的軍餉即無可籌，軍隊甚有以製造販賣毒品爲生涯，并且自染烟毒，試問

這一類的軍隊，還可以用麼？不特不能用以對外，恐用以對內而亦不可恃。所以要望各方當局忍一時之痛，放下屠刀，度己並可以度衆生。中央政府亦當知道現代自主獨立的國家，無有任毒品之橫流于國內而不加禁止者。只有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殖民地，施行毒害政策，使殖民地的人民永淪於萬劫不復的地獄生活。這是我們深望政府和各軍事領袖，應大發慈悲心，立即發誓絕對禁煙，以救將亡未亡的民族。

雖然，關於禁煙的理論話，我想人人會說，孫中山先生以禁煙爲其政策之一，現在的政府也不會反對禁煙的。我們假設各軍事領袖和中央一致下了決心禁煙，關於禁煙的方法，將如何釐定呢？這是值得大家細心考慮的問題。我在上面已說過，中國的問題，內容比較任何國家爲複雜，解決的方法較爲困難。要望大家認清了中國社會的實在病況，而後再開方單。一般人士都會這樣想：只要各軍事當局放下屠刀，和中央有禁煙的誠意，那麼中央現有的禁煙委員會，立刻可以恢復工作，各項禁種禁運禁吸的法令和刑法上處罰煙犯的條文，立刻可以復活而施行，毒禍立時或在最近期內，即可以禁絕。這種推想，是有理由的，因爲要禁煙，當然以政府和各軍事當局有禁煙的誠意爲前

搥。不過想做一件事情，有了意志，未必即能成功，還須注意做事的方法和四圍的環境。我們若僅知要求各方當局放下弛禁的屠刀，這把屠刀，若不能好好收藏，也許被別人拿去殺人或殺較多的人。比方前幾年，政府對於煙禁比較嚴一點，上海的土案和武漢火輪上的要人販土案，就比較多些。再回追前數年，要人販土案比較少，而流氓和地棍的販土案就比較多。反觀現時，煙品成一種特別包賣制，而要人的販土案，就不常見到，流氓地棍的偷販，也不常發現；這是說一把屠刀不在這個人手裏，便易到那個人手裏；這也是自清末到現在煙禁的癥結所在，不能收禁絕效果的原因。前清末年關於煙禁問題，議論紛紜的時候，有一位太常寺卿許乃濟主張開放煙禁，設關徵稅，使國富不外溢，他有下列一段言論：

「鴉片之禁愈嚴，而食者愈多，幾徧天下，蓋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爲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驚利……閉關不可，徒法不行，唯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稅，但祇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

許氏在清末，只見鴉片爲舶來品，而國內尚無種植者，故主張徵稅並以物易物，以塞漏卮，却未見到鴉片能弱

種亡國：這是不及林則徐的地方。但徒恃幾條空泛的條文來禁煙，在中國社會上所發生的困難，和不能收大效的原因，許氏已洞見無遺，可以供現在討論禁煙辦法的人們作參考。況現時中國煙禍較之清末更爲嚴重，更爲普遍，除了鴉片以外，還有嗎啡紅白丸等烈性毒品，充斥國內。我們知道國內烟禍範圍太廣，國人所受的烟毒太深，立時禁絕，勢所不能，若用以往的辦法來禁煙，也許成爲「奉行故事」，「徒法不行」，未見能收若大的效果。現在姑把我的禁煙意見寫在后面，以供關心烟禁問題的人們作參考：

第一我們應要求政府把現在所有關於煙禁的法令，分別予以廢止或暫停其適用，而代以禁煙新方案。因爲現在的法令凌亂衝突太甚，令人民莫知所遵從，非特有傷法令之尊嚴，且啓人民藐視法令之心理，因而規避干犯而不知所畏懼。試舉一極淺顯的例子言之。如刑法上第十九章鴉片罪的規定，是適用於全國的，但在近數年內，中央勢力所及的省分，烟禁既成一種特別包賣制，刑法第十九章，早成爲廢紙，却未聞中央有將刑法鴉片罪一章停止適用之命令。上月江蘇省政府通過禁煙辦法大綱共九則，（原文見五月十二日申報）也是與刑法上鴉片罪的規定，不能

并存的，但中央並沒有命令，說刑法某章不適用於江蘇省。現在首都所在地的南京市，刑法上鴉片罪的條文當然是照常適用。不過在南京市內吸煙，就犯法要收監，出了南京城的圈子，販吸人等，只要繳納若干款項，就不犯法。這種現象未免太凌亂，太不統一，太不成樣子。所以我們主張把現存一切的禁煙法令，予以廢止或停止適用者，并不是知法毀法，實在一方為保存法令的尊嚴，一方也因現行法令不適合中國的現狀。

第二所謂代以禁煙新方案者，這個方案應由中央釐定統一的辦法，推行全國，至少中央勢力所及的省分應一致奉行，不得歧二。若任省自為政，則江蘇省煙禁或許嚴厲一點，安徽河南等省煙或許鬆懈或竟弛廢，結果安徽河南等省人民所受的煙毒固然較深，而江蘇省亦永無禁絕的希望。至新方案的內容，我們認為應注意下列各點：

(一)中央應擴大禁煙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權，聘請慈善家，醫學家，及其他科學家一體加入。現在有人反對禁煙委員會的存在，是因其虛設無用，若使其能真正担任禁煙工作，我想不會有人反對的。這個委員會不妨併入全國經濟委員會，更不妨請客卿加入。在中國有些事體，我們固是反對用客卿的，但請客卿參加禁煙工作，除非抱着「家

醜不可外揚」的觀念的人們，大致不會反對的。

(二)禁煙會的工作第一步應調查全國的煙區，烟量，和販運，吸食的人數并其原因。次即研究禁絕的各項有效辦法。

(三)禁煙會下，各縣應設立戒煙醫院一所，協同地方政府辦理禁煙事宜，將來煙如果禁絕了，這類醫院，就改為地方上的普通醫院，就一般人民的福利着想，也是必需的。

(四)禁煙期內，鴉片煙的販賣，和吸食，均須徵稅，所有稅收，悉數撥充禁煙及各地方戒煙醫院之用，如有餘裕，則作補助地方公益和慈善事業之用，無論如何，不能以鴉片的稅收作政費，此項稅收的機關，儘管由財部管理，而稅款支配之權，仍操諸禁煙委員會。

(五)禁煙期內，關於販賣，供給吸所，及吸食的人，一概只負繳納一定稅款的責任，不負其他的責任；但此輩一概不得享有公權，待其停止營業及戒絕煙癮後二年，始恢復之。蓋不如此，不足以防止無恥之官僚與士紳參加鴉片的營業。

(六)禁絕的期間，姑定為五年至十年，應俟禁煙委會調查研究之後，再行確定。不過在禁煙期內，對於吸食的

人，應隨時勒令入各地戒烟醫院，受戒烟的處分。倘有年逾五十，因病而不欲禁絕者，得禁烟委會的特許，可以其壽終爲禁絕期，不過納稅應特別加重；同時并剝奪其私權之一部如財產處分權，必要時且將其生殖能力消滅，無使其弱種遺世。

以上六點，僅言及禁烟的幾個大原則，至詳細的辦法，當由禁委會釐定之。我們這種禁烟的辦法，姑且稱之爲分別禁絕制，與三年前伍連德先生所發表的禁烟主張（見民二〇年，二月六日的申報）不同之點，最重要的在伍先

讀信心與反省

好久沒有看獨立評論的文章。前幾天事情稍稍的輕鬆一點，順便就最近一期的獨立評論看看。內中頭一篇便是胡適之先生的「信心與反省」，這篇文章是胡先生寫來「補充」壽生先生「我們要有信心」的一篇文章。壽生先生的意思，大抵是：誇獎中國人的創造能力，同時說日本人祇是一個模倣者，所以我們應當自信。胡先生雖然贊成壽生先生「我們應有信心」的意見。可是他主張這種信心也要建築在穩固的基礎上，就是應當建築在反省上。同時他

生視煙稅可爲政府一大宗收入，個人的意思認烟稅只能作禁烟之用。其次伍先生定十五年爲禁絕期，謂每年可限制烟的產量及吸量各減少十五分之一，對於這一點個人無大研究，不敢斷言，只好待專家決定。

最後要聲明一句，我寫這一篇文字的意思，重要的原因，是在引起社會人士對烟禁問題加以注意，并不敢說我的辦法是唯一無二的好法，即令是比較妥當的辦法，還要望政府有禁烟的誠意和決心！

六，十六，於北平。

吳其玉

并且斥壽生先生自信的基礎是不穩固的。我看完了這兩篇文章以後很覺感觸，并且覺得這信心的問題，的確是很重要的，因爲他雖然不能算是人類成功生存維一的要素，至少也總可以算是其中極重要的因素之一。自然我對於胡先生「信心要建築在穩固的基礎上」的意見，是完全同意的。因爲不然的話，恐怕這信心就會變成自大的心理，引導我們入於「驕而必敗的途徑」上去。但是我對於胡先生反駁壽生先生的幾點意見，我却不能完全同意。現在我就把

我的意思寫下來。

第一，我對於胡先生『創造只是模做到十足時的一點新花樣』，和『一切所謂創造都從模做出來』的意見，是不能同意的，在這裏我以爲胡先生有把文化進步，發展的方式，或方法看作太簡單的毛病。這是他那篇文字中，一個極重要的意見，或大前題。所以我們應稍爲討論一下。依我個人的意見，世界文化進步的方式，簡單的說起來，也有下列各種，就是：（一）模倣，英文作 *Imitation*，就是挪人家現成的東西，照樣來抄做，挪人家的作品，作爲最高的目標。（二）一般的或普通的改進，英文作 *modification* 或 *improvement*。比如我們衣服樣式的改良，外國汽車，打字機，火車以及其他一切機械的逐漸改良，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就是胡先生所說『模做到十足時的一點點新花樣。』這種經過改良的東西與舊有的東西，是祇有程度的分，而沒有性質的差異的。而且就是程度的差異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絕不能說他是一種創造，要不然我們未免把創造看得太容易了。那麼有天才的人也太多了。（三）發明，英文便是 *Invention* 或 *Discovery*。多半用於物質文明方面的，這其中雖然很多都是由模倣來的，但也有許多與舊有的東西毫無關係的，並且與舊有的東西，往往有性

質上的不同，或在程度方面相差極遠的。在某一界上可稱爲巨大的變遷的。例如瓦特的蒸汽力，與以前的人力或牛馬力是完全不同的。印字術與以前的抄寫也是完全不同的，絕不能祇用尋常改善兩字來形容。（四）創作，多用於精神文明，或文『化』方面。如美術，音樂，哲學等等，乃是獨出心裁與衆不同的作品。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雖然也須靠模倣爲入手，但祇模倣是不够的。模倣以外，還須有極高的開闢天才，和獨立的精神。換句話來講，就是創造雖然須由模倣入手，但不一定一切的模倣都能變成創造。有了上述各節所以我雖然贊同胡先生我們應當模倣的主張，並贊同他『一個民族……最肯學人的時代，就是那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的意見。但是我却不能同意於他所謂創造的界說——說創造只是模做到十足時的一點點新花樣——和他所說『一切創造都從模倣出來』。

第二，依據我上述關於創造，發明，改善，模倣等等的解釋，我以爲胡先生第二點的意見，就是：我們不應輕視日本人的模倣的意見也須修改。自然我對我們不可輕視日本人的模倣的意見，是十二分贊同的。但我對胡先生反對壽生先生的意見我却有點不以爲然。壽生先生說：

從唐以至日本明治維新，千數百年間，日本有一件

事足爲中國取鏡者嗎？中國的學術，思想在他手裏去發展，改進過嗎？，我們實無法說有。

我的意思，壽生先生的文字或須修改，但是大體上壽生先生意思不能說是完全錯誤的。因爲中國的學術，思想在日本人手裏，實在并沒什麼特別了不得的發展，或改進——若使所謂發展改進是我以上所說的發明，那麼壽生先生的意思就可以說是完全對的。胡先生舉出日本人學中國畫而有其特點，并說源氏物語比游仙窟強等等。我以爲這些還是我上文所稱普通的改善，而不是特別的發明，和創作。更不能證明日本人有什麼特別創造的能力。至於工業，固然日本有許多特長的地方。但是，日本模倣的結果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胡先生舉出日本的紡織器，是世界各國公認爲最新，最良的。這或者不錯。不過，我們還要知道眼前日本許多工業方面，學歐美也還沒有學到家。就如飛機的機件，日本還須向外購置，自己還模倣不出來。又如日本最新三隻行走太平洋的船的 Diesel Engine 也都是外國購買來的。此外普通日貨品質比不上歐美貨，那更是有目共觀的。所以我的意思，以爲日本的模倣雖不應輕視，可是我們也不必以爲是了不得的。同時我以爲『日本人不富於創造性』這句話，在眼前我們是可以講的——

自然我並不是說日本人是絕沒有創造性的。

第三，關於我國固有文化的問題，我的意思與胡先生的也有一點不同。胡先生的意思我們的文化不不如壽生先生說的那麼豐富，並且實在是貧乏。這一點我是能相當的同意的。西洋的文化在發展的過程講現在已經到工業的時期，而我國的發展則祇在農業時期。而就內容言，西洋的文化有希臘的美術和哲學，羅馬的政治和法律，希伯來的宗教，和條頓的科學。而我們文化的內容，除科學這東西幾幾乎是沒有外，其餘的一切或且也都不如人。不過我以爲雖然如此，我們也儘可以用胡先生『日本畫自有他的特點』的套話來說中國文化自有他的特點。例如我們的瓷器，絲織品，刺繡，建築，文學以及哲學，雖並不光輝萬丈，究沒有什麼羞辱中國文化的。並且這其中外來的成份雖然不少，而大半亦正足表示中華民族是有改進與創造精神的。至於胡先生說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早已太落後了，意思是我們應當覺得羞辱。我以爲這也無須，我們爲什麼不挪再前一點的時期——就是我們黃帝（？）造舟車，造文字，造絲，造屋宇的時期來和同時歐洲——草昧未開的歐洲來比呢？這樣一比我們與歐洲人不是半斤八兩，差不了許多了麼？胡先生又說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

文，律詩，八股，小脚，太監，——等等究竟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的文物。不錯，不過我以為這也未必特別羞辱我們。社會文化中一種不可免的現象，便是永遠的缺點，或必須的罪惡。這缺點或罪惡雖然可以減少，但是絕不能取消的。倘若取消他，文化本身也就會消滅的。我們既有相當的文化，則缺點和罪惡自然也是不可免的事情。這一層無古今中外是一樣的。我們試挪日本來論，他們的下女，

男女同浴，自殺，暗殺，娼妓的風行，賄賂，強盜式的國際行爲，難道是可以使他們抬頭的麼？我纔不信呢。就是西洋各國也何獨不然？我們如果稍稍讀過英國工業革命後的社會史，就知道其荒謬絕倫，慘無人道的事也正不少呢。難道他們就抬不起頭來麼？所以我以為我們固有的文化雖不太豐富，可也並不是毫無所有。我們雖不必自誇，我們也不必太慚愧。至於壽生先生說我們接受別人的文化較慢是由於我們固有文化太豐富。這太豐富三字我雖然不能同意，然而我們固有的文化，爲我們今日接受西洋文化的『阻碍』，和沒有文化的民族接受別人文化可能性，或量的較大，却有相當真理的。這後者之例是很容易找到的——文化貧乏的滿族，入了中國就同化於中國，歐洲野蠻的民族都接受羅馬文化，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反之，一個已

經有文化的國家，來學別一個文化，雖然有時在時間方面可以比毫無文化的民族還學得快一點，但他接受性或量的有限是不能否認的。同時因爲兩個文化溶洽的困難，一切已有文化的民族，來學一個新的文化，須經很長的時間，纔能成功也是可能的。所以我以為壽生先生的意見，雖有他的毛病，却也不是毫無真理的。

由上所述，我以為壽生先生過誇中國的文化，過誇中國人的創造力，固然是不對。而胡先生也有把日本文化提得太高，把中國文化，壓得太低的毛病，所以我雖然贊成他自信應建在穩固基礎上——即反省的主張，可是我以為他這反省並不一定是建於穩固的基礎之上。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爲相信不如人，或『知恥』雖然可以作爲努力的原動力，可是過份的自愧，也有流弊的，也會造成民族自暴，自棄的心理，造成他對於其他民族屈服卑鄙的心理。結果是可以亡種，亡國的。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的時候，有一位日本有名的商人，回到本國去。他說：十九路軍所以敢抗日的緣故，是因十九路軍沒有在東三省駐紮過。不知日本兵的『威力』。若使是深知日本兵威力的滿洲軍隊，一定就不敢抵抗了。不錯，十九路軍當時是不度德，不量力的，是過於自信的，東三省的軍隊對於日本軍是自

愧不如的，是「狠能反省」的，但是結果我們的東四省却是被這一般自愧不如，和「知恥」的軍隊斷送了。我們的民氣，民族人格，和國際地位却是被上海戰事爭回一點來。所以我的意思以為我們固然須要自信，并須要反省。但這反省也應該建在穩固的基礎上，就是應該優劣并提。不可只看人家的長，我們的短，更應當知道我們的長，人家的短。這樣我你纔能有努力的勇氣。我們不必自大，以為

編輯後記

編者

我們比別人強，也不能自小以為我們什麼都不行。我們和他們都是人，在生理方面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們應該看得起別人，也不必看不起自己，祇須努力到底。至於我們眼前的「大患」也不是我們不知恥。我們儘管知恥，可是我們的問題或者比較困難一點，這一層我暫時不談了。

二三，六，十三，於北平。

△不幸的很，丁文江先生的遊記沒有寄到，趕不上這一期了。

△王次凡先生是北平師範大學畢業的，在河北大名的師範學校教過書。他這篇文字寫他自己家裏的經驗，寫的十分親切，很有趣。他提出的問題：「農村地主的生活還不如都市的貧民」，是值得大家想想的。

△「鳴岐」先生是一位國立大學的法律教授。

△何魯成先生介紹自己是一個青年。他指出的青年的

苦痛與出路，我們讀了很感動。對於他的三條路之中的「團結」一條，我們格外贊同。現在學校之中太缺乏自動的「讀書會」「學會」一類的組織了。何先生的提議是值得全國青年人與中年人的考慮與實行的。

△我的一篇「信心與反省」(第一〇三號)引起了不少的討論，我們現在先發表吳其玉先生的一篇。

△傅孟真先生在「忙的發昏」的時候，居然騰出工夫給獨立作文字，是編者特別感謝的。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時代史地叢書

八十種 八十一册 定價合計
四十九元一角五分
分爲四組 每組特價八元
四組合售特價三十元
廿三年七月底截止

本叢書由蔡子民、吳稚暉、王雲五、三先生主幹，分請專家撰述。將現代世界情勢之各方面，分爲縱的或橫的敘述，俾吾人明瞭過去之嬗變與當前之真相，以爲應付未來之準備。已出八十種，分作四組，第一組包括社會、經濟、政治、教育、哲學、文藝各方面之發展史料，第二組不啻一部以中國爲中心之世界外交史，第三組以中外歷史地理爲中心，餘如國際運動及戰史、民族運動史、社會政策等，則併作第四組，分購合購，均無不便。

第一組

- 社會進化史.....黃其鹿
- 農業經濟史.....陳其鹿
- 中國革命史.....林其鹿
- 實業革命史.....趙蘭坪
- 資本主義發展史.....華超
- 社會主義運動史.....華超
- 各國社會主義運動史.....華超
- 各國勞工運動史.....林定平等
- 國際商業政策史.....唐慶增
- 現代科學發明史.....徐守楨
- 現代科學進化史.....徐守楨
- 各國政黨史.....何子恆
- 世界各國無產政黨史.....劉秉麟
- 婦女參政運動史.....劉秉麟
- 歐洲近代文藝思潮.....呂天石
- 現代政治思潮.....高孟武
- 現代教育思潮.....高孟武
- 社會主義的新黨法.....鄭一斌
- 民主主義的黨法.....鄭一斌
- 中國國民黨史.....華林一
- 現代哲學思潮.....陳正謨
- 現代政治思潮.....高孟武
- 歐洲近代文藝思潮.....呂天石

第二組

- 現代中國外交史.....金兆梓
- 中俄外交史.....陳博文
- 中法外交史.....東世徵
- 中德外交史.....東世徵
- 中日外交史.....陳博文
- 東北國際外交.....方樂天
- 西藏問題.....王勤培
- 蒙古問題.....王勤培
- 滿洲問題.....王勤培
- 不平等條約概論.....吳昆吾
- 日本侵略東北史.....陳覺
-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黃孝先
- 最近歐洲外交史.....高魯
- 現代歐洲各國侵略史.....何子恆
- 戰後各國外交政策.....袁道豐
- 蘇俄之歐洲國際關係.....徐繼知
- 近東問題.....華林一等

第三組

- 世界地誌.....傅角今
- 世界人種誌.....林惠祥
- 世界地理概要.....劉其如
- 中國經濟地理.....張其如
- 中國民族誌.....張其如
- 中國革命史.....陳功甫
- 太平天國革命史.....王鍾麒
- 廿一種 廿一册 布套兩函 定價合計十二元二角
- 近世歐洲革命史.....陳叔諒
- 法國革命史.....馬宗融
- 俄國革命史.....金兆梓
- 土耳其革命史.....柳克述
- 中國近代政治史.....陳安仁
- 印度現代史.....向錄
- 日本現代史.....陳錄
- 暹羅現代史.....王又申
- 意大利現代史.....周傳儒
- 法國現代史.....金兆梓
- 德國現代史.....張其如
- 英國現代史.....賀昌羣
- 俄國現代史.....賀昌羣
- 拉丁亞美利加史.....葛良鑑

第四組

- 帝國主義史.....戴致楨
- 帝國政策.....劉光華
- 歐洲農林改革.....彭補拙
- 世界各國新經濟政策.....鄭一斌
- 世界各國新社會政策.....鄭一斌
- 最近世界各國政治組織.....項桂斌
- 世界大戰史.....附叔諒
- 歐戰後十五年史.....蕭渠
- 國際聯盟.....蕭渠
- 世界和平運動.....張輔良
- 國際智識合作運動史.....張輔良
- 太平洋大勢.....方樂天
- 歐化東漸史.....張星煊
- 鴉片戰爭史.....武培幹
- 中日戰爭.....王鍾麒
- 日俄戰爭.....呂思勉
- 東北路礦森林問題.....陳其鹿
- 中國關稅問題.....武培幹
- 義和團運動史.....陳捷
- 回教民族運動史.....陳捷

尚有算學 小叢書三十種三十册合售特價七元 醫學小叢書三十種三十册合售特價五元 同於本年七月底截止詳細書名另印目錄承索即贈

*D60(7)-23:6

大學出版社印
北平景山大石作電話二五四五

三論信心與反省

胡適

自從獨立第一〇三號發表了那篇「信心與反省」之後，我收到了不少的討論，其中有幾篇已在獨立（第一〇五，一〇六，及一〇七號）登出了。我們讀了這些和還有一些未發表的討論，忍不住還要提出幾個值得反復申明的論點來補充幾句話。

第一個論點是：我們對於我們的「固有文化」，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吳其玉先生（獨立一〇六）怪我「把中國文化壓得太低了」；壽生先生也怪我把中國文化「抑得太過火了。他們都怕我把中國看的太低了，會造成「民族自暴自棄的心理，造成他對於其他民族屈服卑鄙的心理」。吳其玉先生說：我們「應該優劣並提。不可只看人家的長，我們的短；更應當知道我們的長，人家的短。這樣我們才能有努力的勇氣。」

這些責備的話，含有一種共同的心理，就是不願意揭穿固有文化的短處，更不願意接受「祖宗罪孽深重」的控訴。一聽見有人指出「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牢，板子夾棍的法庭」等等

一般自命為愛國的人們總覺得心裏怪不舒服，總要想出法子來證明這些「未必特別羞辱我們」，因為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現象」，「無古今中外是一樣的」（吳其玉先生的話）。所以吳其玉先生指出日本的「下女，男女同浴，自殺，暗殺，娼妓的風行，賄賂，強盜式的國際行爲」；所以壽生先生也指出歐洲中古武士的「初夜權」，「貞操鎖」。所以子固先生也要問：「歐洲可有一個文化系統過去沒有類似小腳，太監，姨太太，駢文，律詩，八股，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一類的醜處呢？」（獨立一〇五號）本期有周作人先生來信，指出這又是「西洋也有臭蟲」的老調。這種心理實在不是健全的心理，只是「遮羞」的一個老法門而已。從前笑話書上說：甲乙兩人同坐，甲摸着身上一個虱子，有點難為情，把牠拋在地上，說：「我道是個虱子，原來不是的。」乙偏不識竅，灣身下去，把虱子拾起來，說：「我道不是個虱子，原來是個虱子！」甲的做法，其實不是除虱的好法子。乙的做法，雖然可惱，至少有「實事求是」的長處。虱子終是虱

子，臭蟲終是臭蟲，何必諱呢？何必問別人家有沒有呢？

況且我原來舉出的「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脚，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牢，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這十一項，除姨太太外，差不多全是「我們所獨有的」，「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的」。高跟鞋與木履何足以媲美小脚？「貞操鎖」我在巴黎的克呂尼博物院看見過，並且帶有照片回來，這不過是幾個色情狂的私人的特製，萬不配上比那普及全國至一千多年之久，詩人頌為香鈞，文人尊為金蓮的小脚。我們走遍世界，研究過初民社會，沒有看見過一個文明的或野蠻的民族把他們的女人的脚裹小到三四寸，裹到骨節斷折殘廢，而一千年公認為「美」的！也沒有看見過一個文明的民族的智識階級有話不肯老實的說，必須湊成對子，做成駢文律詩律賦八股，歷一千幾百年之久，公認為「美」的！無論我們如何愛護祖宗，這十項的「國粹」是洋鬼子家裏搜不出來的。

況且西洋的「臭虫」是裝在玻璃盒裏任人研究的，所以我們能在巴黎的克呂尼博物院縱觀高跟鞋的古今沿革，縱觀「貞操鎖」的製法，並且可以在博物院中購買精製的

「貞操鎖」的照片寄回來讓國中人士用作「西洋也有臭虫」的實例，我們呢？我們至今可有一個歷史博物館敢於搜集小脚鞋樣，模型，圖畫，或鴉片煙燈，煙槍，煙膏，或廷杖，板子，鬧床，夾棍，等等極重要的文化史料，用歷史演變的原理排列展覽，供全國人的研究與警醒的嗎？因為大家都要以爲滅跡就可以遮羞，所以青年一輩人全不明白祖宗造的罪孽如何深重，所以他們不能明白國家民族何以墮落到今日的地步，也不能明白這三四十年的解放與改革的絕大成績。不明白過去的黑暗，所以他們不認得今日的光明；不懂得祖宗罪孽的深重，所以他們不能知道這三四十年的革新運動的努力並非全無效果。我們今日所以還要鄭重指出八股小脚板子夾棍等等罪孽，豈是僅僅要宣揚家醜？我們的用意只是要大家明白我們的脊梁上馱着那二千年的罪孽重擔，所以幾十年的不十分自覺的努力還不能够叫我們海底翻身。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種歷史的知識上得着一種堅強的信心：三四十年的一點點努力已可以廢除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

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這不够使我們更決心向前努力嗎！西洋人把高跟鞋，細腰模型，貞操鎖都裝置在博物院裏，任人觀看，叫人明白那個「美德造成的黃金世界」原來不

在過去，而在那遼遠的將來。這正是鼓勵人們向前努力的好方法，是我們青年人不可不知道的。

固然，博物院裏同時也應該陳列先民的優美成績，談固有文化的也應該如吳其玉先生說的「優劣並提」。這雖然不是我們現在討論的本題（本題是「我們的固有文化真是太豐富了嗎？」），我們也可以在此談談。我們的固有文化究竟有什麼「優」「長」之處呢？我是研究歷史的人，也是個有血氣的中國人，當然也時常想尋出我們這個民族的固有文化的優長之處。但我尋出來的長處實在不多，說出來一定叫許多青年人失望。依我的愚見，我們的固有文化有三點是在世界上佔數一數二的地位的：第一是我們的語言的「文法」是全世界最容易最合理的。第二是我們的社會組織，因為脫離封建時代最早，所以比較的是很平等的，很平民化的。第三是我們的先民，在印度宗教輸入以前，他們的宗教比較的是最簡單的，最近人情的；就在印度宗教勢力盛行之後，還能勉強從中古宗教之下爬出來，勉強建立一個人世的文化；這樣的宗教迷信的比較薄弱，也可算是世界希有的。然而這三項都夾雜着不少的有害的成分，都不是純粹的長處。文法是最合理的簡易的，可是文字的形體太繁雜，太不合理了。社會組織是平民化

了，同時也因為沒有中堅的主力，所以缺乏領袖，又不容易組織，弄成一個一盤散沙的國家；又因為社會沒有重心，所以一切風氣都起于最下層而不出于最優秀的分子，所以小脚起於舞女，鴉片起於游民，一切賭博皆出於民間，小說戲曲也皆起於街頭彈唱的小民。至於宗教，因為古代的宗教太簡單了，所以中間全國投降了印度宗教，造成了一個長期的黑暗迷信的時代，至今還留下了不少的非人生活的遺痕。——然而這三項究竟還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最特異的三點：最簡易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會構造，薄弱的宗教心。此外，我想了二十年，實在想不出什麼別的優長之點了。如有別位學者能够指出其他的長處來，我當然很願意考慮的。（這個問題當然不是一段短文所能討論的，我在這裏不過提出一個綱要而已。）

所以，我不能不被逼上「固有文化實在太不豐富」之結論了。我以為我們對於固有的文化，應該採取歷史學者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一部文化史平鋪放着，我們可以平心細看：如果真是豐富，我又何苦自諱其豐富？如果真是貧乏，我們也不必自諱其貧乏。如果真是罪孽深重，我們也不必自諱其罪孽深重。「實事求是」，才是最可靠的反省。自認貧乏，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學；自認罪孽

深重，方才肯下決心去消除罪愆。如果因為發現了自家不如人，就自暴自棄了，那只是不肖的執袴子弟的行徑，不是我們的有志青年應該有的態度。

X X X X X

話說長了，其他的論點不能詳細討論了，姑且討論第二個論點，那就是模倣與創造的問題。吳其玉先生說文化進步發展的方式有四種：（一）模倣，（二）改進，（三）發明，（四）創作。這樣分法，初看似似乎有理，細看是不能成立的。吳先生承認「發明」之中「很多都由模倣來的」，「但也有許多與舊有的東西毫無關係的」。其實沒有一件發明不是由模倣來的。吳先生舉了兩個例：一是瓦特的蒸汽力，一是印字術。他若翻開任何可靠的歷史書，就可以知道這兩件也是從模倣舊東西出來的。印字術是模倣抄寫，這是最明顯的事：從抄寫到刻印章，從印章到刻印板畫，從刻印板畫到刻印符咒短文，逐漸進到刻印大部書，又由刻板進到活字排印，歷史具在，那一個階段不是模倣前一個階段而添上的一點新花樣？瓦特的蒸汽力，也是從模倣來的。瓦特生於一七三六年，他用的是牛可門(Newcomen)的蒸汽機，不過加上第二個凝冷器及其他修改而已。牛可門生於一六六三年，他用了同時人薩維里(Savery)的蒸

汽機。牛薩兩人又都是根據法國人巴平(Denis Papin)的蒸汽唧筒。巴平又是模倣他的老師荷蘭人胡根斯(Huygens)的空氣唧筒的。(看Kaempfert: Modern Wonder Workers, pp. 467—503) 吳先生舉的兩個「發明」的例子，其實都是我

所說的「模倣到十足時的一點新花樣」。吳先生又說：「創作也須靠模倣為入手，但祇模倣是不够的。」這和我的說法有何區別？他把「創作」歸到「精神文明」方面，如美術，音樂，哲學等。這幾項都是「模倣以外，還須有極高的開關天才，和獨立的精神」。我的說法並不會否認天才的重要。我說的是：

模倣熟了，就是學會了，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練的細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會「熟能生巧」，這一點功夫到時的奇巧新花樣就叫做創造。(一〇三號頁

二)

吳先生說，「創造須由模倣入手」；我說，「一切所謂創造都從模倣出來」，我看不出有一絲一毫的分別。

如此看來，吳先生列舉的四個方式，其實只有一個方式：一切發明創作都從模倣出來。沒有天才的人只能死板的模倣；天才高的人，功夫到時，自然會改善一點；改變的稍多一點，新花樣添的多了，就好像是一件發明或創作

了，其實還只是模倣功夫深時添上的一點新花樣。

這樣的說法，比較現時一切時髦的創造論似乎要減少一點弊竇。今日青年人的大毛病是誤信「天才」「靈感」等等最荒謬的觀念，而不知天才沒有功力只能蹉跎自誤，一無所成。世界大發明家愛迭生說的最好：「天才(Genius)是一分神來，九十九分汗下。」他所謂「神來」(Inspira-

蘇俄旅行記 (四)

楔子(續)

從紐約到柏林

我在美國住了三星期，于八月二日離開紐約向歐洲去。船離開碼頭的時候，我望着赫得森河邊上的高樓，心裏頭發生一種不可形容的感想。一方面是驚駭：渺小的人如何能造成幾百尺到將近一千尺高的樓房？這樣的建築，使得我了解物質文明的偉大，同時使得我覺得個人的渺小。一方面是欣賞：這樣的建築不是一座兩座，是幾十座幾百座，高高下下沿河排列着。舊的是直上直下，成一個長方的盒子。新的是寶塔式的；到了相當的高度以上，就一層

(ton)即是玄學鬼所謂「靈感」。用血汗苦功到了九十九分時，也許有一分的靈巧新花樣出來，那就是創作了。頹廢懶惰的人，癡待「靈感」之來，是終無所成的。壽生先生引孔子的話：「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這一位最富於常識的聖人的話是值得我們大家想想的。

廿三，六，廿五。

丁文江

一層的縮小起來。豎的橫的都各有一種對稱，各有一種參錯。這是二十世紀的產物了，是鐵筋洋灰時代的美術品，又豈是木的或是石的建築所能比擬的？許多美國人提起紐約的衝天高樓(Sky Scraper)來，就連聲的叫醜，而見着歐洲中世紀的教堂或是王宮，反五體投地的崇拜，真可說是妄自菲薄，愛古薄今！

這種成見原是從歐洲來的。在許多歐洲人眼光裏，美國根本沒有文學，沒有美術，沒有文化。這一半是歐洲人看了美國人錢多，不知不覺的發生了嫉妬心；一半是所謂文學，美術與文化的標準都是歐洲式的，都是主觀的。我以前也很受這種影響，看不起美國人與美國的出品。直等

到一九一九年我到美國漫遊了兩個多月，纔知道這種成見的可笑，纔了解新大陸的新和大。同時我又知道美國是「天府之國」，不但地大，而且物博。其他的國家沒有美國的天產富源，而要過美國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除去了美國，那一個能一年出六萬萬噸煤，三千萬噸鋼，三千萬噸石油，八十萬噸銅呢？一九三三年是世界經濟最不振的時候。美國失業的人數幾乎要佔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不可謂不嚴重。然而我在美國三星期，從西到東，並沒有看見有真正挨餓的人。從芝加哥博覽會出來，我站在天橋上，數一數橋兩邊的汽車在一萬部以上！我十四年沒有到美國，紐約與華盛頓都大大的改了觀了。華盛頓市裏的建築如林肯紀念室，河畔公園以及許多的官署都是新添出來。我第一次到紐約，物爾物司高樓 (Woolworth building) 是全市第一個高的建築。現在牠已降為第四了！這種生活程度又豈是倫敦巴黎所能比擬的？不用說其他的都市了。

世界的金錢都集中在大西洋兩岸，看着渡大西洋的船就可以知道的。我坐的一條船叫做「華盛頓」，是一九二九年下水的。牠並不是大西洋上的頭等船，因為牠速度不快，從紐約到哈吳爾要一星期。然而船上的設備，家具，飲食等等遠非走太平洋或是印度洋的船所能比的。我從北

平出發起，到在紐約上船止，四十幾天，沒有休息。出了赫得森河口，纔把一切工作放下。除去吃飯，睡覺，看小說以外，不做任何事，不與任何人交談。如此一星期，纔知道航海真是惟一休息的方法。

八月九日早上方始到法國的哈吳爾。本來可以一直經過柏林到蘇俄去的，因為我想乘機到日內瓦，巴黎，倫敦，瑞典看看朋友，所以由哈吳爾到了巴黎，當天下午就飛到日內瓦。住了兩天，飛回巴黎。再經過倫敦，坐船到瑞典，于八月二十五日從瑞典到柏林。計算半個月經過五國。除最後的德國外，平均每一國住了三天。在路上走的時間不過六十點鐘。如此方才知道歐洲各國土地之小，國界之不天然。從巴黎到日內瓦或是倫敦，以時間計，比從南京到上海還近！

在英國前後不過四天，我還偷空到我十八歲進中學的鄉鎮去了一趟。我是一九〇四年到英國去的。當時聽見吳稚暉先生說在英國留學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學了幾個月的英文就大膽的自費跑了出去。到了蘇格蘭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僅僅够住房子吃飯，衣服都沒有着落，不用說念書了。幸虧無意中遇見了一位約翰斯密勒醫生。他是在陝西傳過教的，知道我是窮學生，勸我到鄉下去進中學。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鴻同到英國東部司堡爾丁 (Spar)

Idine)去。這是一個幾百戶的鄉鎮，生活程度很低；我一星期的膳宿費不過十五個先令（合華幣不過三十元一月），房東還給我補襪子。中學的學費一年不過一百餘元，還連書籍在內。我在那裏整整的過了兩年；書從第一年級讀起，一年跳三級，兩年就考進了劍橋大學。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紳士，他不但給我介紹了學校，而且因為他的關係，所有他的親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不是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飯，使我有機會澈底的了解英國中級社會的生活。我是一九〇六年離開中學的。以後只有一九〇九年去過一次，屈指已經二十四年了。一九一九年我再到英國的時候想去而沒有成功，所以這一次決去看。

從倫敦到司堡爾丁要坐四點鐘的火車。早車去，晚車回來，最多只能在那裏耽擱一個下午。我上了火車就打算道，去是去了，到了司堡爾丁究竟去找誰呢？老年的人不知道是否尚在人間；同學的與我要好的不過四五個，不一定還在本鎮。而且二十幾年不通信，見面還認識與否都是問題。一下了火車，看見一位白頭的行李夫，我問他道，「朋友，你在這裏服務了幾年了？」「先生，三十一年！」「那麼你或者還記得我。我二十九年前提在這裏中學念過

書。」他向我看了兩眼道，「先生是中國人罷？我記得那時候有兩位中國學生在鎮上住。」「我就是那兩個中的一個。我請問你住在維蘭得 Welland 河邊的顧克(Cook)還在嗎？」「活是還活着呢，可是因為他的大兒子做投機的買賣虧空了好幾萬鎊，他一氣一急就發了瘋了。他的太太也還在，但是也龍鍾了。」「法諾(Farrow)呢？」「老夫婦早已死了。大兒子承繼了老宅子，但是常常不在家。二兒子住得遠，要坐汽車才能去呢。」顧克是斯密勒的姊夫，夫婦待我最好。法諾是我最要好的同學。我想不如先到一個地方吃了午飯，再慢慢的打聽。記得惟一的旅館，「紅獅子」是在市場(Market Place)上。於是就向市場走去。不多幾步就看見「紅獅子」的招牌在市場的鐵欄杆外邊——司堡爾丁本來是一個農村。市場上最重要的買賣是牲畜，所以四邊有鐵欄杆圍着。進去一問，掌櫃的是新來的，不十分知道本地的舊人，但是他却認識我的朋友法諾。「法諾博士是本鎮的科學家，誰都認識他。我替你打電話問一問好不好？」我詫異道，「住家的人也有電話嗎？」「先生，現在不比得二十九年以前了。」說着電話就接通了。只聽得法諾的很洪亮的聲音，「說話是誰？」「說話的是文江！」「甚麼？文江！你不是在中國革命被人鎗斃

了嗎？」我既然在這裏說話，當然沒有被人鎗斃。」「哈哈，我真糊塗。你幾時來的？能住幾天？甚麼？當天要走。到我家裏吃中飯——一點鐘。我還是在老宅子住。你認得嗎？文江！你真是天上掉下來的！」

我拿表一看纔不過十二點，不如先到中學去看看。出了「紅獅子」的門，記得應該先向左轉，再向右轉。果然不錯，走不幾時望見了滿鋪着扒山虎的牆了。門前是短鐵欄杆，門裏一塊草地，右面一個門是校長的住宅，左面是講堂，完全與二十九年前一樣——不過左面新添了一座新房子。到校長家門口按鈴，半天沒有人出來。只聽得隔壁有人說話。走過去一看，原來是工人修理房子。他們帶我各處看看，除去新添一所實驗室之外，沒有任何的變動。

出了學校向右手轉不幾步就到了維蘭得河邊的小橋。當年我住在河的右岸。每天要經過此橋四次。從寓所到學校不過十分鐘，但是遇見雨雪也就很狼狽。記得第一年冬天鞋子穿破了，沒有錢買新的。一遇下雪，走到這座橋，襪子一定濕透了。從學校回家，當然可以換襪子的。可是到家的時候襪子只有兩雙；一雙穿在腳上，一雙在洗衣服坊裏。沒法子只好把濕襪子脫下來在火上烘。吃中飯的時候，往往溼襪子沒有烘乾，就得穿上跑回學校上課去。

我站在橋上，想起當年的光景不覺出神。直等到一輛汽車來，纔打斷了我的冥想。汽車！當年剛剛通行。司堡爾丁鎮上沒有幾輛。而且當時的路是石子路，汽車走過，灰塵冲天。報紙上天天看見有人寫信罵坐汽車的人不道德。而今一概都是柏油路面了，灰塵也少了。我所住的一層樓的小屋也改造了。回轉頭來，看見橋頭上一家藥房。記得這是中學裏教化學的貝爾(Pell)先生開的，但是招牌已經換了。走了進去，櫃上站着一個中年的男人。我向他問道，「這不是原先貝爾先生開的嗎？」「是的，貝爾先生死了多年了。我是他的女婿。你怎麼認識貝爾先生？」「我在此地中學讀過書。他曾教過我化學。」「啊！你是文江罷？我常常聽見他們講起你來。一年跳三級，兩年進大學。就是你罷？貝爾太太還活着呢。她一定歡喜看見你。請你五點鐘到我家裏吃茶好不好？」

出了藥房門沿河走去，早望見法諾在門前等着我。他歡天喜地的接着我進去。「不是我咒罵你，實在因為許多老同學二十多年沒有接到你的信。大家都以為你死了。……你同班最要好的幾個人都很好：司金諾得了文學博士，現任沙賴省最大的中學校長；湯謨現任劍橋市教育局局長；喬治現任外交部書記官。其中以司金諾人緣最好。你

記得嗎？當你沒有昇級以前，第一都是他考的。等到你考在他前面，他不服氣，到教員棹上偷看你的卷子。看了以後他反特別給你耍好起來。老校長杜以得早已告老，現在還健在。」「你自己呢？聽說你專習植物得了博士，爲甚麼不做植物的工作？」「生活太難了。當一個植物助教薪水纔六十鎊一年！接着父親母親都去世了。留給我九千多畝田，我就回家來種地。可是這兩年來真不得了；我辛苦一年把糧食收了賣出去還虧九十多鎊的本錢！今年我把田荒着不種牠了。幸虧我和我妹夫合開一個販賣農具的公司，還可以維持。」說着又同我向各處看了一遍：「這是你以前睡過的屋子。這是你教我解剖田雞的臨時試驗室。你看這房子比以前有不同的地方嗎？」「我從前覺得你這裏房子很大。現在似乎變小了。」「哈哈！我家的房子並沒有變小；是你的眼睛眸子變大了！」

吃了午飯，他同我去參觀他的農具公司。各處打電話問我舊日女房東的踪跡，不得要領。他又逼着我寫了許多明信片給舊日的校長，和同學。然後同我到顧克家裏去。顧克先生完全變了瘋子，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我要破產了！我受了兒子的累！」他的夫人也將近七十了。見着我完全不認得。我對她說道：「二十九年我在這裏讀書。

你待我極好，所以來謝謝你。」「啊！是真的嗎？你不要謝謝我；我要謝謝你和上帝，給了我一個機會做點好事。」我們惘然的走了出來。到了門口，一個白頭的老僕對我說道：「老太太不認得你了。我却沒有忘記你。你記得我在這邊草地上教過你騎馬嗎？」「怎麼記不得！你故意的把馬打了亂跑。幾乎把我摔死！」「哈哈！他們那時都說你如何聰明。想不到你騎馬那樣不中用！」

法諾又同我去看一個老教員，他沒有在家。忽然有一位中年婦人開着汽車趕了來：「文江！你還認得我嗎？」我細細一看，原來是顧克先生的大小姐。我認得她的時候她纔十四歲。「你是梅(MAY)顧克。」「是而不是。我是梅貝遲，因爲我嫁給貝遲。我剛纔回娘家聽說你來了，特地趕來看你。到我家裏吃茶去。」法諾說道：「好極了。文江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事前一點都不知道。現在我還有事，把他交給你罷。」我告訴梅先要到貝爾先生的女婿家裏吃茶，約好吃茶了茶再去看她。

走到吃茶的人家，開門的却是老貝爾夫人。她看見我如親人一樣，拉着我說道：「可惜我的丈夫不能見你——他死了十年了。你是他的最得意的學生。我還記得你化學考第一得獎。他對梅和羅伯說：『你們還不用功，看一個

外國孩子，不上一年考在任何人前面。」他是得肺炎死的。幸虧梅的丈夫很好。我就和他們同住。他們帶了小孩子去看電影去了，立刻就回來的。可惜我的兒子羅伯不務正——這都是打仗學壞的！拿上槍就是英雄。放下槍甚麼事不要幹。」說着她的女婿，女兒，孫女，和兒子都回來了。圍在一桌子吃茶，談起許多舊話，彷彿是自己家裏人一樣。

吃了茶去看梅貝遲，剛坐下來，忽然有人在窗子外面喊我的名字，回頭一看，原來是司金諾。他帶着高帽子，穿着禮服，活脫是一位博士校長。他走了進來立着談道：「文江！你二十多年不寫信，真正對不住人。我暑假回來看母親的，五分鐘裏就要上火車回學校去。在「紅獅子」聽說你來了。從法諾家裏追蹤到這裏，給你見一面。我因為認識你，常常留意中國的事，現在正在看「大地」。你常常寫信來，介紹幾本講中國的書籍！」說着就握手走了。

梅貝遲道：「你的運氣真好！司金諾多年沒有回來過了。今天你居然見着他。我聽說我母親不認識你了，請你不要生氣。她的光景太不好了。約翰叔叔，他早已死了——把財產都留給我小兄弟。我們分文都沒有分到。我丈

夫早死了。我現在以種花爲活，還算過得去。你說我給拖着辮子的時候一樣少年？我的大兒子已經十八歲了！司堡爾丁變了嗎？電話，新房子，柏油路，電影館，不錯的，但是這都是物質的。精神是一點沒有變的。我是寡婦。一有男朋友來，四隣都延着頸項，張着眼睛看！一個小鄉鎮，大家闲着無事說是非！」

因為我要打聽舊日女房東的消息，梅同我去看她的老朋友班奈兒夫人。她今年八十二歲了。一進門看見她和她的第三第五兩個女兒坐在家裏做生活。她記憶力絲毫沒有差，問起我的舊房東來，方知道她已經死了十幾年了。班奈兒夫人的第五個女兒對我說道：「你還練習鋼琴嗎？我記得你跟我學了兩星期就能够彈 Home! Sweet Home!」我笑道：「你不要挖苦我了。你難道不記得？等到你在鋼琴上彈這個調子的時候，我一點聽不出，你氣極了不肯再教我！」「不錯你的耳朵是差一點！」坐了十分鐘就坐了梅的汽車趕到車站。不一刻車就到了。梅指着站外一排玻璃屋道：「這都是我的花房——就是我的飯碗。啊！今天送你到車站，我的四隣又要批評我說我交結中國朋友了！」「不妨事的。我很少有再來的機會！」車動了，在她搖着手巾中我又離開我的第二故鄉！

「西洋也有臭蟲」(通信)

周作人

適之兄：

讀論「信心與反省」諸文，再三感歎。青年們高唱發揚國中固有文化，原即是老新黨說過的「中學爲體」。子固先生又質問歐洲可有過一個文化系統過去沒有類似小脚太監等等的東西，則豈不又是「西洋也有臭蟲」的老調麼？自有見聞以來三十餘年，中國思想展轉不能跳出此兩圈子，此殆「固有文化」之一歟？若「忠孝仁愛」云云則須待

「恢復」，可知其久已淪沒矣。子固先生又推舉朱元璋爲聖賢天才之一，聞之駭然。豈以其能逐胡元耶？其實此人乃中國古今大奸惡之一（其子朱棣亦不亞於彼，此外明朝皇帝十九凶惡。），幾不可以人論，而青年如此崇拜之，真奇事也！近日臥病，今始得起坐，草草書此，不盡意。順頌

近安。

作人。六月廿日。

讀「信心與反省」後

壽生

我讀獨立評論的習慣，是先讀編輯後記的，因爲牠的字數不多，又常可得一些我要知道的事情。當我讀到「壽生先生的文章本是送來賀獨立兩週年的；因爲我想寫一篇討論的文字，所以壓到今天才登出來」。我就很高興，我相信胡先生這篇文章一定會將我的錯誤（要有錯誤的話）改正的。

我讀「信心與反省」至「實質上還是同他們一樣的站

在散沙之上，同樣的當不住風吹雨打。「我真是又驚又喜，驚的是，呵，我這樣的信心也是站在散沙之上的。喜的是，胡先生將指給我們「穩固的基礎」的路子。但是不幸得很，待我通篇讀後，我的期望是一點沒得到。胡先生的結論與我有甚分別呢？怕未將我的文章作一系統的觀察吧？但我還怕我的文字把我的意思寫錯了，我即細讀我的文章一通，又看胡先生的文章三次，還是先前一樣：胡先生是

把我的文章看「走」了！覺得還有說幾句話的必要，今寫出來就正於胡先生。

我現在爲說話方便，就「信心與反省」從結論倒辯答轉去。

胡先生指示我們的民族信心是：「真誠的反省。」「要信仰我們自己正是撥亂反正的人，這担子必須我們自己挑起來。」又引翁文灝先生的話「播了種一定會收穫，用了力決不至白費。」這樣的信心誠然可靠，可惜「文字上」雖和我說的不同，但「實質上」還是一樣的，「我自己檢討」。「我們要有堅決的意志努力苦幹」。「要加緊我們的工作」。那能因話說得不同就變成散沙了呢。「我們的信心應當望在我們的將來。」難道「就地取材觀察一些青年的思想行動。」這算望在過去嗎？所以我說：我信心的着重點和胡先生是一樣的。我們的能力雖薄弱，但即令播了種不有收穫，我們亦還是要幹的，豈怕風吹雨打！

「壽生引了一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悲嘆詞句，他也許不知道這句傷心的話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園後面柏樹下對孫伏園先生說的，第二天被他記在晨報上，就流傳至今」。這話是知道是一句傷心話的，我有一個「發下大弘誓」的同學還把牠恭寫在扇子上呢，我亦是受了牠刺

戟得很利害的一個。我常反省（自己檢討）我們民族的功過，我無時無地不感覺我們的劣點很多。而且「一條牛牽着遊五大洲轉還是一條牛」，這話亦嚇壞了不少的人呢！「誇大狂」與「胡說」的固多，但自我批判的有識者的工作也作得不少，被喚醒的人亦不少，而那些「誇大狂」者現在大都誇不出來了，且已成了化石，只好等死神來改變他們，而有好些有新機而不十分結實的人，若不指出一條稍有光明的路給他，老讓黑暗把他吞着是很危險的。我們的劣跡已盡量暴露後，我們的一點好處也不告他，他會由悲哀而絕望，頹廢的，——他會想，我們再幹還是不如人的，且在眼前快樂一下吧，管牠什麼的心理的。所以我就起了作那篇文章的動機，想找出一線微光來安慰我們有新機的人們，唉！這也是够傷心的了。所以我說「祖先的光榮有祖先去承當，我們若無出息甘心墮落，則我們祖先的光榮益大，我們的恥辱也益大」。「我們要恢復民族的信心，我們要有堅決的意志努力苦幹，我們可悲憤填胸切不可悲哀自餒，勾踐有信心卒能沼吳，德人有信心卒能打開列強捆縛力求復興」。這樣苦心的自勉勉人，自誘誘人，豈徒自「誇」，豈是發「狂」！我們要知道「捧」很了誤事，「抑」很了亦是誤事的。我們的劣點固當極力暴露，極力

捨棄，但我們的好點亦宜尋出來增加我們一點自尊心使我們幹得起勁一點呀。

「我們是還有生存權的」，這樣可憐的要求還算「狂」，那真只有「後我后來其蘇」了！我那文章明明是對着日本說的，並且還叫我們不要心虛，振作精神幹，日本並非真是天之驕子生來作我們的「主人」的。歐洲什麼文化的價值，我想只要稍有見地的就不會不承認的。不過，我們平心想想日本的古玩意實找不出些什麼的。然而古是古今是今這自不用說。一個民族的好點不能因她的劣點而就毫無價值。宋明理學的光輝不能照見那些「行一步可人憐」的三寸金蓮，誠然可惜，但是歐洲的貴族，領主們濫用到十七世紀的「初夜同牀權」和「神聖」的十字軍幹出來的「貞操鎖」，這也够格的了，然而我們總不能因此而說歐洲的什麼文化都是「銀樣蠟槍頭吧」！我們在此民氣沮喪得無可再加的時候，對我們那一點點好點是不宜多方抹殺的。陳衡哲先生「日本和平」的又一看法，給人心靈的震蕩是多大的，這是值得我們的反省的。孔子說「非爲佞也疾固也」，這也是我們宜深思的。

「笑人模仿而自居『富於創造性者』的不屑模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這是「誣告」我了。請看「當漢代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時，給社會上的震動亦甚大，由漢至唐雖有所謂『三武之禍』，但有一部分才智之士總未停止他的研究，即所謂反對者亦多受其影響。」試問這是「不屑模仿」呢，還是贊許接受外來之學？我那意思是不特要接受而且還要不斷的努力往前邁進，不要老等着受現成福，作人家的「轉音機」。我們看現在有好些在外國留學轉來的先生們，得到一個相當的地位了，就成日家捧戲子，扮小麻將，不圖自進，弄得我們事事不如人，實令人可惜，寒心。

「創造與模仿」有無分別似乎還可以討論一下。至士大夫「懶惰與遮羞」的把戲，是另一問題。

「學」之重要，孔子的這一句話說得完滿：「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然而創造到底還是創造。人人都知道果子會從樹上掉下來，人人都知道「鵝毛滿天飛自有落地時」，然而就是想不到什麼「地心吸力」呀，硬要待牛頓來一口叫破人們才明白。勤學是一定得勤的，聖人也好，天才也好，都得勤學，然而創造實不能就是模仿。

我現在錄一首鄭板橋的題畫詩，作我這文的結尾，並作不願作奴才的人們的前進曲：

咬定青山不放鬆，
立根原在破叢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
任爾東西南北風！

我們需要怎樣的心理學

鄭沛鏐

現在我國思想界一般人對於心理學都懷有這樣一個謬誤的概念：「心理學在改造社會上似乎沒有給予我們以重大的幫忙，」他們看到物理，化學，生物等物質科學在現代社會裏有着不少顯著的貢獻，可是說到心理科學就覺得沒有什麼大的助益。這點就是心理學家自己也承認他們責無旁貸，一部份罪過是在他們肩上的，可是還有一部份責任却還要歸罪於一般人對於心理學沒有真切的認識，大部份人以爲心理學左不過一些教育上的測驗以及躲在實驗室裏玩玩白鼠，實無補於民生大計。

心理學原有兩條康莊大道，一條是理論方面的研究，一條是實際方面的應用。理論方面的研究並不是「古已有之」的「談心論性」，是想從實驗研究中找出些如何推測與控制個體行爲的原理原則。我們要從人及動物的生態方面去研究，從個體胚胎起迄老死止，這其間個體行爲發育的程序，或是我們從生理方面用實驗方法來分析個體的行

爲。做這類理論研究工作的可以說它是一種手段，而心理學最終目的則在它實際方面的應用——第二條路。不過就心理學在中國之現狀而論，除了一部份應用於教育方面外尙不多見。所以無怪一般人要以爲心理學在改造社會上沒有給予我們以重大的幫助了！這實在是遺憾的。本來一門科學脫離了實際應用對於社會上還能有什麼好處？

本文所說的就是心理學對於社會實際上的應用範圍很廣，確是頗有助益，很有裨于民生大計社會建設的，而且在外國都已有了顯著的成績。

(一)工業心理學 工業總是急切地希冀如何增加工作效率，增加產物，改善工人生活，但這些問題都有待於應用心理學家去解答的，譬如工人選擇問題，在某種工作我們需要怎樣的工人呢？換言之，就是某人是否適合於某種工作呢？自然，用一個不配做某種工作的人與用一個喜歡而擅於做那件工作的人，其工作效率的差異是很足以驚人

的。工廠的環境也是值得我們深加考慮的，譬如屋內的光線，流通空氣，溫度，濕度等等在在可以影響工作效率的。其他如工廠管理的方法，工作程序的分配，工人作息的適當時間與支配等等，都該讓心理學家去設法解決，這樣一來，效率的增進，誰都能看得出來的。

(二)商業心理學 這裏包括的問題是如何使商店管理得秩序井然，如何去選擇一個謙恭和順的店員或推銷員，如何使招牌，廣告，樣品等引起人家的注意及好感。招牌，廣告，裝貨的匣子等取何種式樣才好，顏色又當怎樣配合。怎樣使貨品在消耗者的心中佔一個特殊的地位。在外國這許多依靠着學商業心理及廣告心理的人去指示的。可是在我們中國則尚沒有顧及到這些。

(三)法律心理學 (Legal Psychology) 在社會的法治問題中應用到心理學的約可分下列三問題討論：(一)犯罪心理——我們要分析社會上為什麼有犯罪的事件發生，是由於環境的不良呢？是由於物慾，性慾的驅使呢？還是由於智能的低劣？我們該怎樣去預防犯罪，怎樣去減少犯罪的事件發生。(二)證據心理 (Psychology of Testimony)

——在法庭中判斷時有時很難判定罪犯所供的是真是假，證人的證據是否可靠，他們的記憶力是否健全。我們就得

應用心理學的方法及精密的儀器去檢察，記錄。(三)罪犯的懲罰及防止——對於罪犯應用施以怎樣的懲罰呢？我們明瞭罪犯的原因後應怎樣去處置他們，防止他們再有事情滋擾呢？應取感化教育的方式，還是取勞工的制度，還是行其他防止的手段？這許多問題都有待於心理學家去解決。

(四)醫學心理學 (Medical Psychology) 心理治療法在醫學上的應用近年來已有很顯著的進步了。心理治療與醫藥治療之分野普遍說來大概在於「精神」與「器官」的區別吧，實在有時亦很難把它們分開。有的病人往往經過診斷後找不到什麼器官上的病癥，有的病症是「精神」與「器官」有密切關係的，這種病都不單是藥物立能醫治的。社會中常有各種變態的精神病出現，我們應先找出它發生前那些原因，應採取怎樣治療法才能見效。在外國所創的精神病院中心理治療法應用頗廣而見效也很大。這裏應附帶提及的就是「心理衛生」也應當特別注意的，這種知識可使我們預防各式心理病及人格的不健全。

(五)心理學與教育 心理學在教育方面的應用恐怕誰都知道的。不過普通一般人認為心理學應用於教育僅限於學校，殊不知教育於嬰兒時期即已開始。自嬰兒期至兒童

期，在這迅速的發展過程中，關係於將來全部人格的養成是很大的。兒童心理學可以告訴我們嬰孩應當怎樣養育才能使身心兩方面都有適當的發展。自兒童期至青年期可以說是一個人註定整體發展的總關鍵，我們應當如何去指導他們身心兩方面的合理生活，如室外運動，正當消遣，性的知識等等。上述這些都須仰仗於發展心理學去指示。

至於學校本身的各種問題也須注意的。譬如教室的位置，空氣，光線，桌椅的高矮等；學校功課應如何支配，學生興趣應如何指導，用何種教材，取怎樣的教法最合適，學生學習時怎樣分配最為經濟，以及學生整個人格的培養等等一切教育上的問題，莫不需要在心理學範疇內來解決的！

除開上述幾點心理學在社會上的實際應用外，還有許多地方都得依賴心理學去增加效率與安全的，如在選擇軍人，警察，汽車，火車，電車以及飛機駕駛員等等，處處須用心理學家去指導。在軍隊中軍人入伍時普通的智慧測驗是須要的；有時操演或訓練時會因一兩個人的遲鈍不敏而稽延全隊的進步的；入伍時並且須要舉行各項測驗，甄

別後編入相當性質之隊伍，才能適宜於某項工作。在選擇警察時應予以各種感覺能力上之測驗，試看聽覺能力如何，視覺是否很精確，動作是否很靈敏，記憶是否很好，才能錄用。在選擇駕駛汽車，火車，電車的人，應先試試他們手眼協動是否很敏捷，動作是否靈巧，有沒有色盲，能否辨別紅綠燈，是否近視，聽覺怎樣，才能決定他的職務。在選擇飛機駕駛員尤須慎重測定各部的體力怎樣，視力怎樣，能否忍耐長期工作的疲勞，對於機械方面的能力是怎樣。許許多多方面，如何去選擇適當的人做適當的事，都得要心理學家去切實指導幫忙的。

上面所舉出的幾點都是我們目前急切冀待於心理學的；但並不是說心理學在社會實際的應用上除此就沒有別的了。我們一方面固然要鼓勵心理學理論方面的研究，因為這種的理論研究能給我們心理學打起一個好基礎；另一方面我們却很切望着心理學能為我們社會多出一些力，多幫一點忙，這樣一來心理學才能為人們所賞識，可以讓他們知道社會上很多問題都有待於應用心理學去解決的。

一九三四，六，十六於清華

關於「讀科學雜誌隨筆」

(一)讀「讀科學雜誌隨筆」 張錫鈞

適之先生：

一〇四號的獨立評論，登出一篇胡君先驥的「讀科學雜誌隨筆」，看過以後，引起我一點感觸。

胡君是一位國內植物分類學家的領袖，當然要提出植物分類學的貴重和緊要，這很容易了解。不過胡君對於國內學生理學的，特別勉勵，警誡有加，我有點莫明其妙。胡君的質問，「吾國治生理學者對於形態學有廣博基礎者有幾人」，不能說是無「鄙視」國內學生理學的人的成見，又不免顯出質問者對於現代的生理學認識不大清楚。形態學當然是一種「基礎」的科學，毫無疑問的。不過祇有「廣博基礎的形態學」，不見得就能「治」現代的生理學。事實上告訴我們，現代的生理學的發展，趨重於化學物理，及算術的方向。形態學的過時，是不容人不承認的。國內「治」生理學的領袖林君可勝，從前在愛丁堡大學教形態學有年，復專攻生理學，現在常談他的化學及物理的

基礎不够用。這是在現代的生理學進步的潮流下，一位不能說沒有「形態學廣博基礎的」生理學者的觀念！

張錫鈞。六，十四。

(二)關於 Endostyle 的一點小意思 聞亦傳

在獨立評論一〇四期內胡先驥先生引英國馬克布來德譏評美國何吉金士之書，一段關於蛞蝓魚的 Endostyle 故事，以警惕吾國學者免蹈何氏之覆轍。實為箴時良言。偶讀何氏原書，再看馬氏書評，覺得胡先生所引為戒懼者不當在何氏之覆轍而在馬氏之譏評。

何氏論甲狀腺之天演時，只說了下面幾句話：『In the primitive vertebrate, Amphioxus, the thyroid homologue is a sausage-shaped glandular body which retains its opening into the throat. Its physiology in the primitive forms is not well-known; it secretes a slimy substance that may be of aid in the digestive processes.』(The Tide of Life, P. 68)馬氏在其書評中，誠如胡先生所云：『……此

槽(指 Endostyle)有成行具纖毛之細胞與相間成行產生粘液之細胞，微小生物在水中者，入蛎鰓魚口器後，為粘液網所裹，而被吞入腸中，其所需之碘，即從此而得。」馬氏接着又說：『It is curious to find the author describing the endostyle of Amphioxus as 'a pouch of the gut producing a mucus which probably aids digestion.' 苟英國學醫之學生在應醫學士考試時作此答案，則考官必與以一大黑記矣』。

若將上述兩段文字比較一下，何氏之敘述 Endostyle 當然不及馬氏之詳，這大半是因為他所作的是內分泌的書不是寫動物學的課本。再看馬氏文中有放在括號內 a Pouch of the gut……一句，這當然是表示採用原文的，然何氏原書中根本上就沒有像這樣的一句話。不惟如此，而且那一句的詞意與語氣與何氏的一段原文大有微妙不同之處。先就形態而言，何氏說牠是一種臘腸形的腺體，與喉部相通；馬氏則謂何氏形容牠是「『Pouch of the gut』」。在胚胎時甲狀腺之初生，確是喉頭下面之一個『pouch』，後來則由此而成爲腺體，其與喉部相通之關係，在高等脊

椎動物裏漸漸地失吊了，不過在蛎鰓魚類則始終存在。何氏用『Retain』一字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看來何馬兩位都不錯；若說對則各得其半。再就 Endostyle 的功用說。何氏很明明白白地說牠的生理不大十分明瞭；却是分泌一種粘液，也許在消化的程序中有幫助。此與馬氏所說的『其功用爲分泌粘液或助消化』一語似稍有不同之處。『分泌粘液以助消化』與『分泌粘液在消化的程序中有幫助』兩句話粗看似無分別，細看則不盡然。前者說是粘液對於食物有直接的化學作用，猶如唾液中之酵酶助消化一樣；後者說粘液對於食物有機械的作用：來裹着食物以便宜於被纖毛細胞輸入腸中，猶如唾液中水分是用來和濕食物與口膜易於咀嚼。何氏之意屬第二說，與馬氏所謂『爲粘液網所裹……』完全相同，而後來偏要杜撰一句說『Producing a mucus which probably aids digestion』。總之，何氏之論 Endostyle 祇能說其語焉而不詳，若謂有什麼可笑之錯誤我實在看不出來。馬氏書評中起先一段的話的確是動物學課本中正傳，後來放在括號內一句話頗有得『一大黑記』的可能。

編輯後記

編者

△鄭沛膠先生是今年清華大學心理系的畢業生。

△我的「三論信心與反省」是答上一期吳其玉先生的

△聞亦傳先生與張錫鈞先生都是在北平協和醫學校做

長文和本期壽生先生的抗議的。關於這個問題，承認多朋

研究工作的。

友寄稿，我們很感謝；但因篇幅有限，恕不能全登出了。

△壽生先生說我的「信心與反省」錯怪了他，讀走了

△我們很高興的報告，翁文灝先生已在六月十六日移

他的原文，這是我應該向他道歉的。他的抗議，頗多動了

出協和醫院，回家靜養。他的神智已完全恢復，體重已由

感情的話，我因篇幅的關係，刪去了一部份，也要請他原

七十磅回到八十五磅，他已能讀書散步，有時還能送朋友

諒。

出大門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第一卷

學文

月刊

第二期

要目

- 和諧(詩)..... 饒孟侃
- 初夏(詩)..... 何其芳
- 我回來了(詩)..... 孫毓棠
- 憶(詩)..... 徽音
- 往日(詩)..... 陳夢家
- 橋(小說)..... 廢名
- 哨子河的夜(小說)..... 白蕪
- 斷思(小品)..... 蓮生
- 李莉莉(獨幕劇)..... 徐芳
- 魏普風流與私家園林(論文)..... 吳世昌
- 莎士比亞論金錢(翻譯)..... 梁實秋
- 從印像到評價(論文)..... 葉公超
- Su Tung pos Literary Background And His prose-poetry (論文)..... 錢中書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預定：全年三元，半年一元六角，零售每册大洋三角，

角，

發行部：北平地安門內嵩祝寺後

身一號。

大學出版社印 北平景山大石作 電話東二五四五

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

胡適

單靠政府去建設便成了嗎？

區少幹

吾人對於外人設立的學校應負的責任

詹詹

故鄉（如此山西）

小文

山西省的統治經濟

宋士英

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

丁文江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〇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八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四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樂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長光書社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 平西 | 清華消費社成府發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天津書局 文元書局
大生書局 博古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 真茹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南京 | 花牌樓書店(代定)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鎮江 |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 徐州 |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 南通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常熱 | 漢口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 | | | | | | | | | |
| 武昌 | 真美善書店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 |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廣州 | 現代書局(代定)圖書消費社
汕頭 | 大東書局 新民書店
興寧書局 黃勝和堂派報社
梅縣 |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報社
瓊州 | 海南書局
桂林 | 永昌公司
濟南 | 東方書社(代定)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威海 | 吉昇昌書局
荷澤 | 荷澤書報代辦部
臨清 | 文衛書局
安慶 | 世界書局
蕪湖 | 匯海書局 中華書局
宣化 | 甘一學社
太原 | 小書報社
開封 | 華新報社(代定)
西安 | 甘肅文報社
蘭州 | 甘肅文報社
成縣 | 文寶書局
萬縣 | 新川書局
重慶 | 朋友書店
雲南 | 朋友書店
貴陽 | 現代書局
杭州 | 萬有圖書公司
福州 | 開明書店
廈門 | 衡州派報社 |

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

胡適

詹詹女士在「吾人對於外人設立的學校應負的責任」一文中，指出近年國內的教會學校因受美國經濟恐慌影響，經費上很困難，因為這些學校若因經費不足而衰歇，受其影響的還是我們本國的青年，所以中國政府與社會應該盡力援助。她特別提起燕京大學百萬基金的募集，希望社會人士熱心贊助這百萬基金的成功。我很贊成詹詹女士的意思，所以也想補充幾句話。

最近教育部有一個補助私立大學的計畫，每年準備提出國幣七十萬元，補助有成績的私立大學。這是最值得贊頌的一件事，我們切盼他的早日實現。凡是好的學校，都是國家的公益事業，都應該得國家社會的熱心贊助。學校只應該分好壞，不應該分公私。在英美兩國，私立學校最發達，社會所最信任的大學往往是私立的。這些私立大學往往能得着政府絕大的援助，社會上人士也最熱心捐助。最有趣味的一個例子就是我的母校康南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原來是一個私人康南爾捐錢創立的，但創辦之初就請得聯邦政府的一大批興學公地作為基金的一部

分。後來紐約省政府要提倡農業教育，就把「省立農科學院」附設在康南爾大學；後來又把「省立獸醫學院」也附設在那邊。一個私立大學裏有兩個省立的學院，這是最可效法的事。最近我國教育部有在南京設立一個女子大學的提議，大可效法康南爾大學之辦法，把這國立女子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合在一處，增加其經費，擴大其名額，就叫作「金陵大學內的國立女子大學」，豈不是更經濟的辦法？又如河北省立各學院，除工學院外，成績都不算好。其中一部分也許可以歸併到私立有成績的南開大學，也就可以叫作「南開大學內的河北省立某學院」，豈不也是更經濟的辦法嗎？

至於我國私人捐款興學，從前往往愛單獨行動，自立門戶，另掛招牌。在從前只須有房子（或租房子），有教員，有學生，就可以叫做大學了，所以這些春筍般的私立大學居然可以存在。現在大家漸漸明白大學不是這樣容易辦的了，政府的法令也不許私人隨便掛大學招牌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了。以後私人若有財力與辦教育事業，都應該

捐助已有成績的學校，不問是國立公立成私立。錢多的可以改造一個大學，如煤油大王羅克斐洛的改造芝加哥大學；次多的可以改造某大學的某一學系，如賽箕(Sage)的担負康南爾大學的整個哲學系的講座與助學金（至今此系的講座名爲賽箕講座，助學金皆名爲賽箕助學金額）；錢少的也可以專補助某一校的某一個部分，如吳鼎昌先生的捐贈南開大學經濟學系助學金額。這樣方才可以積少成多，使已有成績的學校變爲更有成績。已故江蘇督軍李純自殺時，遺囑將遺產的一部分捐贈南開大學，此君雖是武人，其聰明遠過於後來許多自辦大學的政客了。近聞宋子文先生捐贈鉅款爲紐約大學造圖書館，這也是值得提倡的一個好榜樣。總之，以後私人興學已很難獨立創辦一個好大學了，都應該用他們的餘力扶助已有成績的好學校。

私立學校之中，有教會與非教會的兩大類。在十年前，這個區別是很明顯的，因爲教會學校有他的特別性質：一是因財源出於外國教會的捐助，所以管理權全屬於外國人，二是抱有傳教的目標，三是本國文字往往太不注意。但在最近幾年中，這些特別色彩漸漸變淡了。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私立學校都受限制，一切教會學校，除約翰大學抗不受命外，都換了中國校長，董事會也都有了多數的中

國人，雖然因爲財政來源未改，中國校長與董事都還往往無多大的實權，但這幾年的改革已有很明顯的進步。傳教的目標，也因受法令的干涉而減輕了；在一些開明的教會大學裏，這個目標已漸漸不存在了。（上星期輔仁大學畢業生七十六人中，只有十六人是天主教徒，這在天主教的大學裏是很可注意的事。在新教教會的大學裏，教徒的比例遠在這個比例之下。）至於本國文字的被忽略，在十年前還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這十餘年來，燕京大學首先提倡，南北各教會大學都受國立大學的影響，所以嶺南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輔仁大學，福州協和大學，都漸漸注重中國文史的教學。所以今日我們已不能概括的譏笑教會大學不注重中國文字了。所以在今日教會大學已漸漸失去了他們的特殊色彩（中等以下的教會學校，因爲原設立的教會往往是頑固孤陋的小教會，所以除大都市外，還有許多是沒有受近十餘年的新潮流的洗刷的），今日的教會大學和其他的私立學校已沒有多大的分別，只是在財政上比較安定，在校址校舍上比較弘麗整潔，在管理上比較嚴格，在體育上比較發達而已。他們的長處我們應該充分認識，他們的困難我們也應該充分救濟。往日的教會大學所以能得社會信用，其最大原因還在財源之比較寬裕

而安定，不須全靠學宿費作開銷。近年世界經濟蕭條，傳教的熱誠與服務的公心都抵不住金錢的貧乏，何況我們的法令又不許他們用學校作傳教的工具，所以教會的捐款更減縮了。財源動搖的結果，我們政府與社會若不加救濟，難道要逼他們學野雞大學的倚靠學生繳費來作開銷嗎？所以我以爲今日政府應該認清這些比較有成績的教會大學值得補助救濟的。社會的經濟狀況還不會到慷慨捐助私立大學的程度，燕京大學百萬基金募集的困難，可以爲證。即使捐得百萬基金，每年平均收入也不過七萬元，在燕大每年九十萬元的預算中只佔得一個很小的部分。政府今日真能每年提出七十萬元作補助金，其功用等於私立大學籌得一千萬元的基金。在政府所費甚少，在各私立大學所受恩賜已很多了。

最後，我要借此替燕京大學說幾句話。燕京大學成立雖然很晚，但他的地位無疑的是教會學校的新領袖的地位。約翰東吳領袖的時期已過去了。燕京大學成立於民國七年，正當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所以燕大受北大的震盪最厲害。當時一班頑固的基督教傳教士都認北大所提倡的思想解放運動爲於宗教大不利的。有幾個教士竟在英文報紙上發表文字，攻擊北大的新領袖；有一篇文章題爲『三

無主義』(A-Three-ism)，說北大提倡的是『無政府，無家庭，無上帝』，其危險等于洪水猛獸。但是一班比較開明的基督教徒，如燕京大學之司徒雷登先生與博晨光先生，如協和醫學校的一班教員，都承認北大提倡的運動是不能輕易抹煞的；他們願意了解我們，並且願意同我們合作。幾個公共朋友奔走的結果，就在民國八年的春天，約了一日在西山臥佛寺開一個整天的談話會。北大方面到的有蔡元培先生，李大釗先生，陶孟和先生，顧孟餘先生和我；基督教徒到了二三十人。上午的會上，雙方各說明他們在思想上和宗教信仰上的立場；下午的會上討論的是『立場雖然不同，我們還能合作嗎？』結論是我們還可以在許多社會事業上充分合作。十五年來，基督教的一班領袖，在司徒雷登先生的領導之下，都極力求了解中國新興的思想潮流與社會運動，他們辦的學校也極力求適合於中國的新社會。有時候，他的解放往往引起他們國內教會中保守派的嚴厲責備和批評。近年中國的教會學校中漸漸造成了一種開明的，自由的學風，我們當然要歸功於燕大的領袖之功。

上文會說到教會大學近年注重中國文藝的教學，在這一方面，燕京大學也是最有功的領袖。我記得十多年前，

司徒雷登先生有一天來看我，談起燕大要改革中國文學系，想請周作人先生去做國文教授，要我給他介紹。我當然很高興的介紹他和周先生相見，後來周先生就做了燕大國文系的第一個新教授。後來燕大得着美國鋁大王霍爾(H. H. H.)的遺產第一部分，與哈佛大學合作，提倡中國文史的研究，吸引的中國學者更多，漸漸成爲中國文史研究的一個中心。其影響所及，金陵，嶺南，齊魯，都成立了比較

新式的中國文史教學機關。今日在輔仁大學領導中國學的陳垣先生，當年也是燕大的一個國學領袖。如果這些教會大學不會受美國經濟恐慌的惡影響，也許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成就還更大哩。

我覺得燕京大學在這十幾年中的努力，是最值得國家與社會的援助的，所以我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實寫出來，作爲詹詹女士的文字的一點點補充。

單靠政府去建設便成了嗎？

區少幹

我是一個逐末的商人，在昔看起來，是不配插嘴談什麼國家大計的。只因爲平素愛看獨立評論（愛她獨立的精神），並曾在四十九號發現一篇更可愛的文章：胡適之先生的「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爲的政治（她的可愛之處，是從我們的實際生活與環境當中體認出來的）」，隨後讀到了弘伯先生一篇駁議「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爲主義的政治哲學嗎」？（六十八九號），讀完之後有一點不吐不快的意見，橫梗胸中，曾寫了一篇「無爲與有爲」（七六號），也可算是和適之先生共鳴了。從此以後，接二連三地有許多人參加這個討論，於是越發覺得這問題的重要了。至於弘伯先生指

導我的那篇「答擁護無爲政治主張者」一文（九三號），本想再來答辯一下，但細讀弘伯先生的文章之後，重新審查我自己的意見，覺得可以回答的也不過是把說過的話重新念一遍，況且常燕生先生的「建國問題的平議」裏（八八號）也替我們解答了不少，所以我沒有寫甚麼。現在因爲拜讀了許多位關於建國問題的偉論之後；還有一點淺見，很慚愧的寫出來，並附帶奉答弘伯先生。

綜合各家的論點，我們知道，建設是一個共同的大前提。所不同的，就是用怎樣的方法和步驟來建設。「無爲」就是我們的方法和步驟，也只是一個名詞。如果我們引

用許多陳死人的話來爭持這幾個字古代各家的見解，那我們只能看見兩個名詞的搬來搬去，得不到事實的結論的。

弘伯先生譏笑我「把替被裁的兵想出路，如興辦實業屯墾殖邊之類，也一概歸於無為政治範圍之內」為很妙。

但我們讀到了九十四期孟森先生的「求有為無為的界說」：「孔孟皆言無為，而孔子之所謂無為，乃野死勤事之舜。孟子之所謂無事，乃過門不入之禹」。如此說來，豈不更妙。所以現在我們引用這兩個字，不能不重新估定牠的價值，我承認『先做到警察權的境界』，就是我們重新估定過的無為主義的定義。（弘伯先生說不妥，那麼你可以有你的定義。如果你說這兩個字的引用不妥，那麼還得請教弘伯先生另給一個）。

我們只聽見弘伯先生大聲疾呼：建設！建設！認真建設！但沒有看見他對於那無其時勢，無才又無錢的盲目而害民的建設，怎樣補救？是否這就是他心目中的所謂建設？及怎樣方才可以不經過一段撫乳培養與民休息的歷程而馬上就大有為起來？這的確是我們讀了弘伯先生的文章之後再讀一遍仍然免不了的大缺憾。弘伯先生說適之先生和我都是只看了自家的環境，看不見世界的形勢。有沒有看見世界的形勢我們姑置不辯。但我們要問弘伯先生一句：

在世界史裏，有那一個民族，那一個國家，連警察權的境界還沒有做到而可以募地間大建設起來的？

其實這還只是對弘伯先生的一點點答辯，如果講到建設本身，我以為單靠政府是不夠的（現在的國情和現在的政府）。政府可做的建設，實在有限（限於人才與物力）；而人民能做的却是無窮。只要政府能做到警察權，有治安！有公道！人民就可以自由發展。南洋羣島的墾植和西美的開發，最足以做我們的借鏡。

我的四叔父是南洋的一個開錫鑛種樹榕的工人，他曾親身經歷過這一段開發史。他本是一個發奮苦讀的書生，因為考過了兩次北闈不中，於是投筆棄書，漂洋渡海去幹中國讀書人不屑幹的生活。他考試雖然不成功，但他的漂洋事業居然成功了，並且拿了數十萬洋錢回來。他常對我們說：「那邊政府的業務很簡單，只努力維持着大治安，有有效的法律保護人民。要是你肯工作，你便可以成功。」他回國後本來可以坐享富貴（他曾做過三年兩廣鹽運使）。但他到底是個書呆子，他不服氣為什麼中國不可以照樣種樹榕不可以照樣開錫鑛，于是他本着他的資本和經驗，環遊全國，終於在海南島尋着他的目的地。他奏辦瓊崖的本子居然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取得了專利三十年（不上兩

年轉了民國，他的專利也就取消了）。但他到底失敗了，完全失敗了！多半的原因是沒有治安和出品的課稅太重。但他那開中國實業界先河的犧牲與勇氣，至少做成功了他們一個失敗的英雄。

這雖是一段私人的成敗史，但我很希望現時開發西北的大官人予以相當的注意。有人說這是自由主義私人生產的老話，非所以語于現在的統制政策了。老實說罷，自由主義之在中國，也只夢見過而已，何嘗成功過？我們未蒙其利，那裏談得到他的害處。我們儘先取得他的利處，然後慢慢地本人家的經驗來除去他的害處，也未爲遲。你看單輪的小貨車不是和那載重四頓摩托車一同跑路嗎？君主專制共產主義兩種國家不是同時存在嗎？我們落伍了整個世紀的國家（如果照蔣廷黻先生說我們現在正像英國未經屯頭朝代一樣的話，我們至少落伍了四個多世紀），也不能妄想過份超越歷史而進發，而不肯低首下心做一點落伍民族趕路的事業。

我們現時最要緊的是大治安！在物質條件未備之先，政府的大有爲是害多而利少的。蔣廷黻先生說得好：「現在我們如能有個担任現代化事業的政府固好，沒有，只要政府維持大治安，民間的事業有民間的領袖會去推行」。

鐵路我們也造得出來，廣東有條甯陽鐵路便是人民自己建築的。人民建設的力量豈容忽視？蔣先生雖會聲明他不是個無爲論者，其實他正是我們的同志，他曾替我們說出一段我們從未曾說出過這樣精警透闢的話。他說：「現在外人除加上我們身上極大的壓力以外，又供給了我們科學與器械。這兩個東西不是任何專制政府所願拒絕的，所能拒絕的。就是政府全然無爲，只要她能維持治安，這兩個東西就要改造中國，給她一個新生命」。只要她能維持治安，她就會有新生命。新生命來了，人民的意態就會轉變了；統一的大業，便可以一兵，不折一矢而成功了。這豈不勝於大屠殺一籌？頭等軍閥取消二等軍閥，就要大屠殺。也就是蔣先生最痛恨的「內亂」。何況頭等軍閥，也未必能操必勝之券。在頭等軍閥取消二等軍閥的戰爭中，不知要占了多少時間；更不知這個風燭殘年的老大國家，再經得起這一番大屠殺而不至於立刻滅亡否？其實民國至今，那裏有一日不是這樣過的呢？蔣廷黻先生說：「如果我們中央的權力能如北美合衆國中央政府的權力，那我心滿意足了」。他又說：「幾年前，適之先生還提議過割據的妥協。他的意思，就是割據讓他割據，但大家成一妥協，一方面不彼此打仗，一方面共擁一個權力較小的中央

政府。如能作得到，這個提議我倒贊成，因為這種妥協能行而值得大家努力的一個建國方向。

給各種現代化的事業一個機會去長進。」現在我們平心靜氣看國內的情勢，實覺得這種說法 and 事實最接近。中央直轄各省努力維持大治安，邊遠的省份努力維持大治安，更彼此努力造成一種妥協，承認一個中央政府，做成一個統一國家的形態。這便是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最平易可

二三，六，二二。

吾人對於外人設立的學校應負的責任

詹 詹

六月十九日北平晨報載美國因為經濟凋敝，對華傳教費減少，以此影響於與教會有關的種種事業，如學校同救濟機關等等。報上又列舉北平方面受嚴重打擊的大中小學校，如燕京，輔仁，匯文，慕貞，若瑟，貝滿等，這些學校多有相當的歷史同成績，所以引起了我平日對於外人在我國辦學的想法。

自外人在我國設立學校，至今幾及百年。現在大中小學校在教會管轄以下的，到處都有，卒業同修業的男女學生，數累千萬。就是教會大學所造就的人才，在政府或社會上佔重要的位置，也不在少數。所以這些學校的成績如何，可以不必多贅，因為事實都在那裏了。

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關於外人所設立的學校，不但對於傳教加以限制，就是辦學校的手續同標準，也要遵照政府所規定，才能在政府立案；畢業生的資格，才能為社會所承認。照這樣看起來，已經立案的教會學校，在今日的中國，地位已經確定，而且牠存在的價值，已為政府所承認了。現在無論何種私人的事業，都要在政府相當監督之下，不但學校而已。政府方面，既有消極的取締，就不可無積極的獎勵同改進。學校辦得如何，對於青年同兒童、影響甚大。所以在質上的注意，比其他任何種事業，都為重要。一般外人所設立的大中小學校，現在因為經費缺乏，如果無法補救，物質方面的設施，教學方面的效率，不

免因之降到水平線以下。直接受其影響的是誰呢？豈不是我們至可寶貴的兒童同青年嗎？所以爲利害關係，教會學校不景氣的現象，我國政府同社會，不可不設法補救的。

我常常覺得培育本國的青年同兒童，是本國人自己的責任。但是外人設立的學校，在世界各國中，當以中國爲最多。這種現象，當然是不健全的。但在此中央與地方財力竭蹶的時代，無力普遍的辦教育，外人所設立的學校，如果質上達到某高度的標準，很可以補救我們量上的不足。各地的教會學校，常有人滿之患，是其明證。我們政府所以與以承認，當然也是由于這個原因。從前外人所設立的學校，以傳教爲主要的目標，而教育不過其附帶條件而已。但是到了今日，多半的學校已消失其傳教的色彩，而教育成爲主要的目標了。在現今狀況之下，我國人既然要充分利用外人所設立的學校，以教育我國的青年同兒童，則我們對於這一類的學校，應當竭力扶助，使成爲比較合於理想的學校。所以補助外人設立已經立案的學校，是我國政府同社會不可推諉的責任。

同日晨報又有下面一段的記載：

燕京大學創辦以來，素賴美國在傳教項下接濟。但美國於本年度已將該項接濟停止撥發。燕大校務長

司徒雷登，曾以私人資格，歸國募捐，卒以美國經濟凋敝，達於極點，故無結果。不得已乃有募集百萬基金運動之舉，現正竭力進行。

我對於燕京大學的情形比較熟悉一點，所以下面僅就燕大一校而言。

關於燕京大學經費的情形，報上所載與實際的事實，略有出入。美國方面的款項，本年度減少則有之。至於「停止撥發」，是不確的。

據教育部十八年度的統計，在全國公私立各大學中，行政費最低的是燕大。這還是以前經費比較充裕時代的事實。至於最近三四年中，學生的數目雖然日轉加增，但爲經濟的影響，每年的行政費反而日漸減少，而且現時各種費用，正在竭力更緊縮之中。在此極端節省的狀況之下，每年的經費，有八十萬元即可勉強對付。所短的數在十萬上下。百萬基金運動，就是爲彌補這個十萬元的數目。遍觀國內各大學，每年經費多在百萬以上，而且有多至幾及二百萬者。在一般人的眼光裏，似乎一個大學，僅僅缺乏區區十萬，并不成什麼嚴重的問題。但是募捐運動雖在進行之中，究竟能達到所定的目標與否，還在不可知之列。

燕京大學的成立，雖在民國七年，但牠創辦的歷史比

較悠久得多。牠爲幾個學校組合而成。最早的學校爲潞河書院，創於前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距今已經六十餘年了。從最初創辦到現在，牠的經費來源，全係美國教會所供給。現時大部份的院系，都有固定的收入。在此美國經濟恐慌狀況之下，就是略受影響，也不至十分嚴重。但是大學本部的行政費，校舍校園的維持費，文學院的經費等等，要靠在美投資的利息，及臨時捐款去維持。現在所感到的困難，就是這裏所說的經費中的一部份。這一二年以來，不但因爲美國商業不振，基金利息減少，而且臨時募捐成爲不可能的事。但所短少的常年經費，仍不過十萬元而已。若是百萬基金募成，燕大就可以一勞永逸。在物質及教學方面，至少可以維持現時的標準。

捐資興學，設立醫院，或辦慈善事業機關，在歐美各國是狠平常的事。私人罄其所有，充學校基金，或建築費，或設立醫院，孤兒院等等，比比皆是。歐美各國，學校同機關，常有以人名稱各種建築物，多是以紀念資助的人。美國的大富豪洛氏，卡氏等，不但以其資財，在本國創辦各種公益事業，而且用到世界各國去，就是次一等的富人中也有狠慷慨的人。至於一般民衆，對於公益的事，多力量力的大小，去踴躍帮忙的。假若他們有一種有價值的

事業，因缺乏經費，不能繼續下去，當然就要舉行募捐。往往數十萬或數百萬之鉅數，可以咄嗟立辦。燕大每年所短的區區十萬元，比起來真算不得一回事！西人這種對於公益事業的熱誠，是我們國人所應當效法，而自愧不如的。像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可謂我國破紀錄的壯舉。我們都應當致十二分的敬意。但是現在厦大經費的困難，已達到極度，既沒有繼他捐資的人，政府也沒有充分補助，這是狠可惜的事！國內一切事業不發展，一般人經濟狀況不富裕，固然是養成人們自私自利，不肯犧牲的一個原因。但是就是富有的人，這一類慷慨輸將的習慣也還沒有養成。近幾年來偶然也聽見過國內有捐資興學的事。這種事雖然不多見，而且數量也極有限，但也可以見得已在開這種風氣的時候了。尤其難能可貴的，捐資的人，反而多不是出於十分富有之家。我們現在所急急需要的，是求此種犧牲精神的普遍化。這一次燕大在國內募捐運動，我以為是極好的機會，去引起國人對於公益事業的意識，並促進贊助公益事業的精神。以前且不必說。即自燕大正式成立以來，十七年之中，所有校舍建築費，及每年的經常費，所耗不下千餘萬。此鉅資的來源，除極微的一部份爲在國內所募集外，其餘的都是友邦人士所捐輸。我國人徒取而

不與，坐享成功，豈能無媿於心？這種不勞而獲的習慣，日久之後，養成吾人根深蒂固的倚賴性，不可謂非精神上莫大的損失！到了現在國外無法可想，正是我們大家站起來去挑這個負擔的時候！在表面上是讓友邦人士對於我們有較好的印象，使他們知道我們並不是祇曉得佔便宜，享權利，而不肯盡義務。在實際上，是合力去維持一個比較優良的大學，以培植我們社會上的中堅份子同領袖人才。這是一舉兩得的事。希望我國人努力爲之。

我國教育當局近年來對於高等教育的興革，不遺餘力。現時的趨向，是注重在質上的改進，而不在量上的加增。年來的停辦大學，合併科系，及停招新生，最近的派專員視察各地專門以上學校，都是其明證。在此學術打飢荒的中國，寥寥幾個高等教育機關，是何等可寶，而值得維護的！在此國家無力多設大學的時代，凡是私立大學，無論其爲國人自辦或外人所設，都應積極的促其改進，並與以獎勵。已經有了多年的歷史，及相當成績的大學，爲僅

僅短少區區十萬元的常年經費，竟使其難於維持，這是誰之咎呢？可喜最近教育部已定下補助私立大學的辦法。大概不久即可實現。照這種辦法，在政府所費無多，而多數有志青年可以得到升學的機會，這是事半功倍之舉。一方面優良的大學，得到相當的獎勵，必定更加努力而有更好的成績。這豈不是狠合政府改進高等教育的初衷嗎？不過需要補助的學校，必定很多；分配補助費必感到困難。所以補助時應當根據狠嚴格狠客觀的標準，才不至於分配不當。這一點我們賢明的教育當局，當然能注意得到，用不着我的絮絮了。

總之，外人在我國辦學，既爲我國所許可，就不應聽其自生自滅。因缺乏經費而受其影響的，仍是我們的兒童同青年。所以政府同社會人士對之，如不負經濟上相當的責任，則所謂監督同改進，都成了虛文了。

二三，六，廿九。

故鄉（如此山西）

小文

近日從故鄉來人，告訴我故鄉的一切。七年闊別的故

鄉，想不到更形凋敝了！

記得七年前我在家的時候，我們剛從高小畢業出來的夥小孩子，都因沒出路，成天愁眉苦臉的奔走着。能幹什麼呢？升學沒錢，種地已經灣不下腰去了，學商又找不到商號。本來是嗎，一個剛從高小畢業的頑皮孩子，能幹什麼？要想立足社會，那不是比登天還難！這沒有第二個辦法，祇好住閒。

成年的閑着，畢竟不能解決生活，日子久了，有的出去當兵。有的托許多人情面子，找到商店當學徒。能够幹一個年薪三十元起碼的鄉村教員，那算是頂幸運的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經過長時期住閒的困難生活，好容易謀到了這個小教員，並且是等級稍好一點的——年薪四十元——我當時對這個位置，該是如何的愜意呢？老母知道以後，喜歡的竟流出兩眼淚來！

在一個山村裏做了兩個月小學教員。祇有這麼短短的時期，偏遇着國民軍和山西開仗，老西退守平型關，故鄉做了戰場，我當教員的那個村裏正是前線，經過幾個月的大戰，把地方糟塌的不成樣子，我的教員位置，當然是在這時候犧牲的！

戰事結束後幾個月，因為我的肚子不客氣，沒有坐着

挨餓的本領，才決定去當兵。臨走的時候，對老母說了許多謊話，說是——去軍隊當書記，不和當兵一樣，不用扛槍，不用上前線，祇給人家寫字，想請假也很容易——其實，還不是等於牛馬一樣的給人家當砲眼嗎？

在當時故鄉青年的出路，就是當兵！——出賣肉體——當我用謊話跟老母說好要走的時候，一家人都被沉悶的空氣窒壓着，沒一個人說話。我出了大門，忍住兩隻眼淚，筆直的前走着，竟沒有回頭看看老母和家裏衆人的勇氣！

七年來各地奔波，故鄉的情況，雖然家信常來，也祇是那末寥寥幾句。直到今年春天故鄉來人，才詳細的告訴我一切。

故鄉本來是山西省裏最偏僻最貧窮的一個小縣。山多地少。佔全縣人口十分之八的農人，除了在本縣開山地種，就是到東口外做活。常年充飢的食品，是穀子麵打糊糊！再有的人，要算當兵的最多了。有些買賣人，都出本縣。至於洋學生以及做官的，全縣祇有十幾個，差不多人都能數上來的。

在往年糧價還好。莊稼人除了自己吃的，把剩餘的糧食賣過，一家人總能够過光景。近幾年越發不行了，糧食

像泥一樣賤！稅捐一天比一天加多！農人胼手胝足一年辛苦到頭的收穫，還不够抵償稅捐！甚麼十年計劃呀！統制經濟呀！造產救國呀！以及管理食鹽！公賣鴉片！……花樣成天在變化！無一不是向人民剝削錢的目的！鬧的人人精疲力竭，家家喘不出氣來！

自鴉片公賣後，的確收効不少，軍閥們大宗的收入，民間黑化的加深，這都是幾年來派委推銷的成績！

在昔跟我一塊同學的孩子們，現在很有幾個抽上大煙了！有的家裏光景較好一點，沒事混着玩，玩着玩着就上了癮！有的窮日子沒法過，挨了一天算一天，本來就不打算好了，率性抽口大烟。在對燈玩槍的時候，心裏也有一種不可名狀的興奮。等着抽上了癮，想離也離不開。

公賣鴉片，美其名曰戒烟藥餅，本來矛盾已極。一面還要查禁吸煙，拿住的就科罰判罪！縣裏看守所時常羈押的一百幾十個人犯中，犯鴉片罪的，要佔十之七八！這種賣煙禁煙的辦法，真是掘阱陷民，驅人就死！還叫作甚麼政治！

現在人民最感病痛的，要算食鹽官賣了！在公家沒有成立官鹽店以前，故鄉的鹽價是一塊現洋買十四五斤，現在祇買六七斤了！並且在全縣祇是縣城有兩家出賣官鹽的

商店。鄉下居住的人，非到縣城買不到官鹽。如果買了私鹽的話，就是干犯刑律的，要受坐看守所的處分！

故鄉從來就民風樸實，人人都是安分的良民，所以很少盜匪爲患。現在成立了甚麼保團，巡緝隊，政治當道儘可打着官面堂皇的金字招牌，組織其剝削人民的爪牙！可是，鉅量的攤款出在窮老百姓身上，真有點受不住！

七年前的故鄉政治當局，正鬧着整理村範。甚麼推行村政呀？興辦學校呀？以及禁烟，禁賭，剪髮，放足，造林，種樹，都有委員常川住縣辦理。雖然是擾民有餘，得不償失，究竟還裝裝門面，一切都像煞有介事似的樣子，所以驅得了模範省的尊稱！現在假面具率性不帶了，所有的委員，都在督銷鴉片，管理食鹽，稽查營業稅，還有很多的委員征收叫不起名目的稅捐！七年前的政治當局，好比一隻善狗，善眉善眼的吮吸着人們的血液。現在簡直成了惡狼，面目猙獰的要把所有的人們都吃盡！回首當年，真不勝今昔之感！

近年來故鄉素性良善的農人，已經沒飯吃了！影響到全縣二百多家商號接連着倒閉，今年開張的祇剩三家了！七年前青年的出路是當兵現在還是只有這麼一條路！七年前造成的林木，現在已經砍伐的差不多快完了。當時設立

的六七個學校，現在有四個停辦了。賭風較前甚熾，婦女的小脚，已經不爲官廳注意了。民間有了病人，請醫生治療的少，請神婆唱禱的多。唉！想不到七年以後的故鄉社會，一切都日趨下流呢！

劣紳土棍們，明目張膽的欺壓良民。本來在故鄉人們眼中，看見一個官，就像進東嶽廟看見五殿閻君一樣的可怕！在外面作事的人，祇要當個區長，科長，或連長，排長之流的小官，滿可以在故鄉喧赫一時，榮宗耀祖了！不用說，他們家裏的人，也就狐假虎威的，藉勢欺壓良民！這種現象，除了故鄉以外，在別處實不多見。

有一個在山西做過廳長的某先生，雖然他的廳長現已去職，可是，他在故鄉的勢力，仍然是一手遮天的未嘗少煞！他的家族人很多，所以他們欺壓的良民，實在不祇少數！猶其是他的一位賢昆仲叫二先生的，仗着他長兄的勢力，任意胡爲。歷任縣長，差不多都是廳長的門生，對這

位廳長兄弟，祇有諂媚求容，誰還敢拂其意旨？所以把這位二先生養成了「奴隸官府，荼毒人民」的超等地位！直到現在，仍然是武斷鄉曲，爲所欲爲！全縣的煤礦，都被他一手壟斷了，幾萬人家的燒煤，要比較公平價值多受一

倍的剝削！官鹽店也是他經理着！跟他毗連的房屋土地，都只取一半公道價，送給他了！和他住處隔河的一個村莊，經他歷年築壩激水，已經把四五十家人的房屋給沖走了！並且沖去房屋也不敢告狀，還不能在河裏做防水的隄壩。其勢之惡，害人之深，以及人民含冤的痛切，真是難以形容了！

啊！黑暗的故鄉呀！四圍的烟霧，還在加厚的籠罩着！長夜漫漫，等到甚麼時候才會露一絲光明？我想到故鄉人民的愚昧，青年的頹唐，一切一切的日趨下流！不禁的渾身戰慄涕泗滂沱了！

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於臨河

山西省的統治經濟

宋士英

中國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個國家，牠有官辦航空獎券，時輸金鋼法會，牠有蔓延數省的虎列拉，銅頭鐵臂的劉

桂堂，還有什麼大刀隊，紅槍會，這許多形形色色的怪現象，無一不是富有無限浪漫神秘的風趣。談到山西，那更

是神中之神，秘中之秘者了。他有什麼「統治經濟」，「鴉片公賣」，「十年計劃」，「惟中史觀」，還有層出不窮的舞弊案，製毒案，這許多離奇怪誕的消息，使我們局外人，總也不能理解這山西的悶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

中國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是列強的殖民地，就是思想上，學術上，也同樣的是人家的殖民地，因此不論什麼事，總要竊取外人的名詞理論，來作例證，來作號招。如果我們不明瞭這一點，不管實質內容，只看名目招牌，把山西的「統治經濟」，和列強的「統治經濟」等量齊觀，相提並論，那就會大上其當，而陷於極端的錯誤。今試從歷史，政治，經濟，各方面，把他們作個極輪廓的比較研究。

山西的「統治經濟」，不論在意義上，實質上，都根本不能與外國的統治經濟同日而語。就歷史的意義而論，列強的統治經濟，是根據資本主義的沒落而產生的。蓋自一八七〇以後，歐洲漸為資本主義的文化所支配，其特質表徵於經濟者，為契約自由，企業自由，財產自由；表現於政治者，為法律平等，及不干涉主義的警權國家觀，總之不外使國家之權力減縮至最小可能限度，使個人自由盡量擴充。結果因自由競爭，無計劃的生產，做成生產過剩

，經濟恐慌，剝削勞工，階級敵視。於是不能不藉政府之力量，行帝國主義，向海外發展，一方面謀原料的供給，一方面謀市場的傾銷，結果利害矛盾，競爭衝突，而做成十九紀末，二十紀初，許多殖民地戰爭。世界大戰是總賬的結算，結算既清，資本主義也由極盛爛熟，一變而為凋零末落，所以戰後俄土革命不循英美舊轍，採行代議政制，經濟自由，而行專政獨裁，統治經濟。繼其後者，有匈，奧，西，葡，立，波，意，德，即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也不免在其固有政制下，謀相當同樣趨勢的努力。列國統治之目的，基礎，雖各不同，而其歷史背景，社會背景，則盡為資本主義的沒落。

至若山西的「統治經濟」，只不過封建殘餘勢力之最後掙扎而已。蓋我國自前清同治以後，各省總督的權限就日形擴大，中央的權限日益縮小，形成一種外重內輕，尾大不掉的局面。辛亥革命的時候，各省的獨立已很顯著，滿清既倒，各省於是以民治之名，行割據之實。及袁世凱蔑視約法，解散國會，有些人以為中央集權，危險可慮，竟主張聯邦制，各省軍閥的割據，於是更名正言順，得以自飾。逮至北伐，急功妥協，致統一偉業未能澈底，中樞徒具政府之名，實際上仍是號令不出都門。九一八後，國

人鑒於國勢危急，一誤不容再誤，欲謀抵抗強隣的侵略凌辱，必先造成統一有力之政府，於是全國輿論視線，由大言壯語的抗日宣戰，漸漸轉移集中到量力圖強的建設統一

看最近山西將領，紛赴南昌聽訓，暑期各大學實行軍訓，這都是二年前絕對行不通的命令也是今日中央威信確立的表現。

。社會上對政府，不再一味只作風涼旁觀的責難，而肯爲合作的負責任的指導提醒。蔣廷黻先生講得最透澈，他說我們要擁護中央政府，因爲他是中央政府；一般人以爲沒有統一的國家，不會有有力的政府，我獨以爲要有統一的國家，必先有一個有力的政府，橫豎我們要一個政府，而除了現在的南京政府，我們不會產生更好的政府。他並且主張集權獨裁，以打破封建型態的割據現狀，剷除半獨立政權的二三流軍閥，以促成統一的近代國家，這樣光明磊落，大膽負責的講話，很引起青年們及社會上的同情同感，所以馮玉祥以抗日救國的旗幟，號召圖逞，寇冕儘管寇冕，堂皇儘管堂皇，而終不免於失敗；陳銘樞足智多謀，李濟深老練持重，閩變發生，曾拾出「聯省自治」這個富有誘惑性的招牌，向各個實力派暗送秋波，但是時代，環境，民意，輿論各方面的壓迫，卒使野心軍閥們，未敢輕易動心，而落得陳李諸人，不數月土崩瓦解。再看胡漢民黨國元勳，功高望重，而閩變以後，無聲無臭，偶爾發表些談話，也只令人感到小氣無聊，不識風頭，不知趣。再

中央地位的穩固，社會輿論的一致，使殘餘軍閥，深慮到自身權位的危機，但是另一方面，東北事變以來，社會上造成一種極有力的國是主張。那就是反對內戰，不論你是地方，或是中央，不論你是抗日救國也好，爭地盤也好，只要你先動手，作內戰，全國將羣起而共棄之。所以常燕生先生建議中央，虛心承認各個實力派的權力，自己以齊桓晉文盟主的地位自居，在言種妥協合作的局面下，使各派感不到消滅的危險，而得埋頭建設，徐圖統一。軍閥們眼明手快，認清了這「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宜靜不宜動的局面，於是都不再對中央作積極的反抗，而只消極的不合作，不再在政治上互起衝突，只在經濟上自求充實。這種「霸而不王」的政策表現，就是不即不離，不從不抗。這是年來西南的態度策略，也就是晉閩實行統治經濟的動機。

從政治方面來看，別國的統治經濟，都是以國爲單位，以中央政府爲最高統治機關，使國家更高度的組織化。是一種「合力」「集權」的運動。山西的統治經濟，是以

省爲單位，以閻錫山爲唯一的統治者，名目上在使山西在經濟上自封自足，實際上仍欲保持山西在政治上之割據獨立，使我們永陷於中世紀的封建型態。

在二十世紀的今日，經濟是政治的實質，政治是經濟之軀殼，二者是絕對分不開來的。譬如鐵路，郵電，工業，銀行，都是經濟組織，然而除了這些，還有多少獨立政治。掀開交通制度的統一，銀行制度的統一，所謂「統一」，還有什麼意義？然則山西的統治經濟，十年計畫，是
否有妨統一運動？

中央決修太蒲路，山西却要修平行的輕便線，且其軌距，較別路爲狹，意在避免聯運，使國家火車不能開入閻家山西，而得保持其一向的閉關獨立地位。一國的鐵路，如人身的血管，幹線如何分配布置，支線如何循環聯絡，必須有一個主管機關負責，全個策劃，通盤設計，然後才能充分發揮其效用。我國鐵政，過去因了國外列強的投資，國內軍閥的割據，從無統一計劃的建築，今後正宜掃除障礙，急起直追，而山西則以十年計畫之交通建設相阻撓。再如飛機製造廠，王甲製造廠（舊兵工廠），鴉片公賣，食鹽督銷，無一不表現着省府之最高主權，而破壞中央之行政統一。

再從經濟之觀點來看，別國的統治，是以國家資本（如蘇俄）或以私人資本，藉政府之力量，作有計畫的生產，在國際間得集中力量，作集團的商戰。山西的統治經濟，是以官僚資本爲基，藉省府的力量，有計畫的剝削民衆而已。

在封建勢力尙未消滅殆盡的中國，官財是不可兩分的。於是官僚與資本家形成兩位一體，一切事業，如沒政治的背景目的，也必有官僚的後台與保護。官僚們除了政治上要統治人民，經濟上還要剝削人民。張作霖的東三省官銀號，馮玉祥的西北銀行，閻錫山的山西省銀行，都是好例。前二者是刮錢買藥製彈，內拼殺人，閻先生是坑人自肥。這是西北同胞所共知的。今日山西十年計劃中創辦的許多工廠，銀行，與從前的山西省銀行，都是同胞兄弟，所以閻公微病，綏晉兩省，金融立起恐慌。其實閻公遲早不免一死，坑人銀行（懇業銀行之通稱）遲早免不了坑人；十年饑荒，（十年計畫之通稱）也遲早免不了令人饑荒。

從法律上講，各國的統治經濟，是合法的，山西的統治經濟，是違法的。在獨裁專政的德俄，無所謂三權分立或五權分立，立法者可以行政，行政者也可以立法。欲行什麼政，可立什麼法，固不會違法。即在美國羅斯福總統

所享之一切統治特權，都有國會立法授權，是有法律根據的。山西之「計劃」「統治」，其範圍有許多地方越權違法，不過中央正值多事，不遑過問，任他胡來。老百姓則更是有理不敢說，無處說。

山西統治經濟的前途成敗，不待智者而後明，閻公榮任山西的墨索里尼（只就權位論，不以功績比）已廿有餘年了。以借長執政時間，以山西二十年來比較安定的政治

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

丁文江

現在最流行的口號要算是「統制經濟了」！左傾的也好，右傾的也好，大家都承認放任經濟的末日到了；統制經濟是人類走向極樂世界的大路。

統制經濟制度在中國今日情形之下可以實行嗎？這二十三年來我們親眼看見許多從國外輸入的主義和制度，到了中國不久就改頭換面，完全失却原來的意義。沒有別的，這是因為一種主義或是制度的發生，需要一定的條件；在這種條件沒有實現以前，隨着條件而發生的主義制度自然是不能存在的。例如在全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不識字的情形之下而要實行普遍選舉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們

環境，以他的地位，權力，聲望，經驗，以山西好百姓的畏官如虎唯命是從的好德行，以……以……而今日的政績如何。百業凋敝，農村破產，固為全國一般現象，而貪污在位，強刮勒索，白黑充斥，民智愚昧，又將誰咎？今日也效顰飾羞，照樣貼上兩張「霸王別姬」，「天女散花」，的聲色戲報，就想混充梅蘭芳高價叫座，天下寧有此事？天下寧有此事？

今日要在中國實行統制經濟究竟需要些甚麼條件？

沒有問題第一個條件是要有真正統一的政府。在放任經濟制度之下政治不統一，對於經濟的影響比較的還小。沒有真正統一的政府而要厲行統制經濟，結果各個政權各行其是；本來統一的經濟乃因為政治不統一而破壞——或者竟產生一種經濟的結果足以為政制統一的障礙。這本來是極容易了解的事實，似乎沒有申論的必要。無奈許多提倡統制經濟的人，往往根本不知道由經濟上講起來，中國全國是一個整個的，不可分裂的團體。最近我遇見一位負一省建設責任的人，他就主張本省自給，要用公款開某處

的煤來抵制鄰省的某礦，要用公款救濟本省的工廠來抵制鄰省的棉紗——他竟不知道他所管的是中國最不能自給的一省！這種趨向在政治比較清明的省分尤其表現得清楚；大如山西的修狹軌鐵道，小如湖南的抵制外省棉紗，都是很可注意，很可怕的现象。

他們未嘗不知道政治統一建設的前提，但是以為在中國今日狀況之下真正的統一是遙遙無期的。不如以一省來做單位，先求閉關自給。殊不知中國沒有那一省是可以自給的，例如山西是中國煤量豐富的省分，但是田地面積比較的小，土壤比較的瘠，人口比較的少。要想改良山西人的生活，一定要把儲藏的煤挖了出來，運銷到華北平原去。同時山西所需要的資本，機器，人材以及喝的茶，吃的糖，穿的絲等等都是要從外省輸進去的。在這種狀況之下而要用統制經濟來實行閉關自給的政策沒有不失敗的。山西如此，北方各省都是如此。揚子江流域所燒的煤，所用的棉花，都不能不仰給於北方。假如中國的糖業毛織皮革都是要自己生產的，則西北和東南各省都不能不與揚子江流域發生密切的關係。粵漢鐵路一通，湖南的米可以到廣東，外國米進口立時可以減少。南北如此，東西亦復如此。就以食鹽一項而論，除去晉陝甘三省有鹽池，川滇

兩省有鹽井之外，沒有海岸的省分那一省不要仰給於海鹽？不懂得地理的人常常要把中國的省來比歐洲的國；以為歐洲那們多小國却能各自成一個經濟單位，中國各省未始不可仿效，而不知歐洲的海岸線與面積的比例較任何其他的大陸要長，所以國數雖多，沒有海岸的國家屈指可數。中國則沿海只有七省，此外都沒有海口的出路。何況歐洲的大患正在國數太多，關稅壁壘太高，所以經濟衰落不容易恢復。目前有識的人正要提倡歐洲聯邦，經濟同盟來補救歷史上的錯誤，我們當內政落後，外患增高的時代，反要化整為零，豈不是自殺麼？

所以政權一天不統一，統制經濟是一天不可實行的。中國是一個整個的經濟單位；要使得富源利用合理化，生活程度現代化，一定要有最高的機關來通盤籌算，以有餘補不足，既救貧且免不均。不然則各地方各行各的統制經濟。大則把中國變為許多矛盾的經濟團體，政治上永遠不能統一；小亦使得受統制者飽嘗無益的痛苦，延長經濟衰落的時期。

第二個必需的條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要得統制經濟成功，統制一定要普遍，一有了例外，統制的效能就失掉了大半，何況例外是外國人呢！統制棉業而外

資的紗廠不能過問，統制航業而外資的船隻不就範圍，統制煤業而外資的煤礦不受支配，統制的目的如何可以達到？統制經濟之下最重要的項目當然是交通與金融，現在我們的銀行大部分在租界裏面。可以利用的現金大部分在外國銀行裏面。從內地到租界，從中國銀行到外國銀行，沒有關卡，沒有稽查。一旦有統制的消息，資本在幾分鐘之內可以逃避的乾乾淨淨！從上海到重慶一千二百海里，航行的船大部分是掛的外國旗幟。要統制起來，只好把招商三北幾家的船隻拿來變把戲而已。於經濟有何好處？

第三個必需的條件是行政制度先要澈底的現代化。我所謂現代化，是廣義的。現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潔的官吏。在任何時代人人都希望官吏廉潔的，但是官吏的廉潔變為普遍的却是近代的事。要官吏廉潔有兩個條件：一是用人一定要由考試；二是官吏要有相當的俸給和保障。這兩層同時做到是近代的事。第二行政組織要健全。目前我們的地方行政制度不用說是極單簡的了。就是中央的各部也是沿襲以前的司科制度，是一個對付例行事務的機關，不是可以直接執行複雜政策的。第三握政權的人要能够

信任科學技術，識別專門人材。第一與第二大部分是制度問題，第三是這種制度的運用。無論制度如何完善，運用不得人，一切都是死的；假如令相信「國醫」的人辦衛生，相信「國術」的人治軍械，無論衛生署兵工署之組織如何完善都是沒有結果的。在放任經濟制度之下，行政組織不健全，其害還小，因為經濟的影響是間接的，是區域的。若要實行統制經濟而官吏不能廉潔稱職，機關不能靈活運用，則供給與需要不符，生產與消耗停剩，金錢變為廢紙，糧食爛做泥沙；所謂「洪水猛獸」有過之無不及也！

以上所講的三項原本是建設新中國的途徑，不僅是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我們所以要特別提出討論者是因為許多人眼看著國家危亡，急不暇擇，以為用統制經濟的政策，可以促進政治的統一，縮小外國的勢力，改良行政的系統。我們認為這不但是捨本求末，反因為果，而且是病急亂投醫，譬如把一個心臟很弱的人交給一個毫無經驗的醫生，用重量的麻醉劑麻醉過去，再用沒有消過毒的刀子把肚子破開看看。這種病人沒有不死在解剖台上的！（轉載七月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編輯後記

適之

▲區少幹先生自己介紹自己是『一個逐末的商人』，他在獨立第七十六號有過一篇『無為與有為』。

▲「小文」先生的文字是從綏遠寄來的，宋士英先生的文字是從清華大學寄來的，他們都是山西人，說山西的事。「小文」先生說的尤其沉痛動人。

▲「詹詹」女士是在燕京大學做過兩年教授的，她今年因為家庭的關係，辭職南去。她來信說，『我現在在去職教員的資格，為燕大說幾句話，想也是讀者所許可的罷！』

▲因為宋士英先生談起「統制經濟」的問題，所以我把丁文江先生為大公報做的星期論文轉載在此，供讀者的參證。

獨立評論社啓事

本報第一號至一百號的目錄與索引。現已印好，凡定閱本刊者，隨本期附贈。零售每冊五分。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關「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每月一元二角
 (租地)每月二元三角
 (香港)每月二元三角
 (澳門)每月二元三角
 (新加坡)每月二元三角
 (倫敦)每月二元三角
 (巴黎)每月二元三角
 (上海)每月二元三角
 (天津)每月二元三角
 (漢口)每月二元三角
 (廣州)每月二元三角
 (北京)每月二元三角
 (南京)每月二元三角
 (長沙)每月二元三角
 (重慶)每月二元三角
 (成都)每月二元三角
 (西安)每月二元三角
 (蘭州)每月二元三角
 (西寧)每月二元三角
 (昆明)每月二元三角
 (貴陽)每月二元三角
 (海口)每月二元三角
 (香港)每月二元三角
 (澳門)每月二元三角
 (新加坡)每月二元三角
 (倫敦)每月二元三角
 (巴黎)每月二元三角
 (上海)每月二元三角
 (天津)每月二元三角
 (漢口)每月二元三角
 (廣州)每月二元三角
 (北京)每月二元三角
 (南京)每月二元三角
 (長沙)每月二元三角
 (重慶)每月二元三角
 (成都)每月二元三角
 (西安)每月二元三角
 (蘭州)每月二元三角
 (西寧)每月二元三角
 (昆明)每月二元三角
 (貴陽)每月二元三角
 (海口)每月二元三角

學風月刊

第四卷

第六期

要目

- 安徽革命紀略.....孫傳瑗
- 青年軍講義.....韓衍遺著
- 六二運動始末.....吳景賢
- 中國金幣考.....李國瓌
- 明賢徐文定公年譜初編(下).....徐景賢
- 二晏及其詞(續完).....宛敏瀛
-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十六).....金濤
- 安徽文化消息(九)

發行處：安慶安徽省立圖書館
定價：每期一角全年十期一元

外評

第三卷

第六期

要目

- 通郵問題的檢討.....吳頌泉
- 如何打破中日外交之局勢.....袁道豐
- 異哉薩爾瓦多之承認偽國.....徐公肅
- 美國遠東政策之轉變與我國今後對美外交之商榷.....斗牛
- 日本聲明書與遠東問題.....張鳳岐
- 美國白銀政策及對於我國之影響.....顧寶衡
- 亞爾培一世之光榮的一生.....凌其翰
- 由緊張到友好的德波關係(德國通訊).....黃翼雲
- 往事重提之美國白銀論戰(美國通訊).....潘楚基
- 和諧(詩).....饒孟侃
- 初夏(詩).....何其芳
- 我回來了(詩).....係毓棠
- 憶(詩).....徽夢音
- 往日(詩).....陳夢家
- 橋(小說).....白蘋
- 哨子河之夜(小說).....蓮生
- 斷思(小品).....徐芳
- 李莉莉(獨幕劇).....吳世昌
- 魏晉風流與私家園林(論文).....梁實秋
- 莎士比亞論金錢(翻譯).....葉公超
- 從印像到評價(論文)

美國遠東外交政策之原則.....伊凡
芳澤論明年海軍軍縮會議與日本態度.....沈鐘靈
薩爾問題之觀察.....楊宗益
書報介紹與批評.....梁鑒立

社價目：每册零售四角
社址：南京土街口壽康里

學文

第一卷

第二期

要目

- 由歐洲政局說到中日問題.....劉芙蓉
- 論中日親善之失策與外交政策之自主.....馬公
- 為藏本英明案忠告外交當局.....田炳錦
- 渥大瓦會議與英帝國之前途.....馬博庵
- 如何解決中日問題.....劉宇光
- 意奧匈三國協定與中歐政局.....非夫
- 班洪事件與緬甸界務問題.....陶然
- 蘇俄計畫經濟發展的概況(續).....陶然
- 美國銀權擁護運動與銀問題的趨勢(續)

Su Tung pos Literary Background
And His prose-poetry (論文) 錢中書

預定：全年三元，半年一元六角，零售每册大洋三角，發行部：北平地安門內嵩祝寺後身一號。

國民

第四卷

第三期

要目

- 朝鮮亡國慘史.....明終寄譯
- 立法院總理紀念週講演錄.....馬鶴天
- 豫鄂皖三省邊區剿匪記實(續).....朱和中
- 記日人藏本失蹤事.....記者
- 旅京華北人民組織團體之一瞥.....記者
- 社價目：每册價洋一角五分
社址：南京會公祠十號

社價目：每册價洋一角五分
社址：南京會公祠十號

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

爲全國小學生請命

省本位的經濟建設之危機

蘇俄旅行記(五)

哀悼居里夫人

論軍費

讀『三論信心與反省』(通信)

編輯後記

胡適

叔永

田生

丁文江

衡哲

何會源

吳其玉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四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平四	清華消費社成府鏡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天津書局 博文書局 大生書局 博古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南京	真茹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	鎮江書局 徐州廣告社	南通	三友書店(代定)	常熟	振華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武昌	真美善書店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	南昌	南昌書局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費社	廣州	大東書局 興寧書局 新民書店 梅縣	汕頭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報社	瓊州	海南書局 永昌公司 東方書社(代定)	桂林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青島	濟南	吉昇昌書局 荷澤書報代辦部	威海	文衡書局 世界書局 安慶	臨清	文衡書局 世界書局 泗水	蘇州	匯海書局 甘一學社 中華書局 小書報社 豐民書報社(代定)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西安	開封	甘肅書報社 西派報社 蘭州	成州	現代文化社 文寶書局 新川書局 重慶	雲南	朋友書社 東方書社 貴陽	杭州	新友書店 現代書局 福州	廈門	萬有圖書公司 開明書店 衡州	衡州	衡州派報社

獨立評論

第一〇九號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

胡適

本年五月初，汪懋祖先生在「時代公論」第一一〇號

上發表了一篇「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引起了吳研因先生在各報上發表反駁的文字。汪先生第一次答辯（時代公論第一一四號）才用了「中小學文言運動」的題目。這箇月中，各地頗有討論這個問題的文字，漸漸的離原來的論點更遠了。我本來不願意加入這個問題的討論。今天任叔永先生送來了一篇「爲全國小學生請命」，這是獨立評論上第一次牽涉到這個問題，叔永在他的文章裏把這個「論戰」做了一段簡單的提要，我讀了覺得他的提要不很正確，所以我要補充幾句，並且借這個機會說說我的一點意見。

汪懋祖的第一篇文字，條理很不清楚，因爲是用很不清楚的文言寫的。我細細分析，可把他的主張總括成這幾點：

①「初級小學自以全用白話教材爲宜」。

②「而五六年級應參教文言。不特爲升學及社會應

用所需，即對於不升學者，亦不當絕其研習文言之機會也。」

③關於中學國文科文言教材應該佔多大的成分，汪先生沒有明說，但他曾說：「吾只望初中能讀畢孟子，高中能讀論語學庸以及左傳，史記，詩經，國策，莊子，荀子，韓非子，等選本，作爲正課，而輔以各家文選，及現代文藝，作爲課外讀物。」

他的主張不過如此。這樣的主張，不過是一個教育家的個人見解，本來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他的文字所以引起讀者的反感，全因爲他在每一段裏總有幾句痛罵白話擁護文言的感情話，使人不能不感覺這幾條簡單的主張背後是充滿着一股熱烈的迷戀古文的感情。感情在那兒說話，所以理智往往失掉了作用。例如他說：

學習文言與學語體，孰難孰易，必經心理學專家之長於文字者，作長期的測驗研究，殊未可一語武斷。

這好像是個學者的態度。但他下文說：

二者（文言與白話）各有其用，欲卓然成一作家，

則所資於天才與功力，正復相同。

這就是「武斷」二者難易「正復相同」了。下文他又說：

草寫「如之何」三字，時間一秒半；草寫「怎麼樣」三字需七秒半，時間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嘵嘵。乃必舍輕便之利器，用粗笨之工具，吾不知其何說也。

這又更進一步「武斷」白話爲「粗笨之工具」，文言爲「輕便之利器」了！然而汪先生接着又忽然下一轉語：

或謂學習文言當較白話費力。曰，然。

這又不待「心理學專家長期的測驗研究，而「武斷」學習文言「較白話費力」了！

究竟學習白話與學習文言「孰難孰易」呢？還是「學習文言較白話費力」呢？還是「文言之省便毋待嘵嘵」呢？還是「二者正復相同」呢？還是我們應該靜待「心理學專家作長期的測驗研究」呢？汪先生越說，我們越糊塗了。

這是那個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的發難文字的內容。以後的討論；更使我們看出當日發難的人和後來附和的人的心事。在「中小學文言運動」一篇裏，汪先生很明白的說：

讀經決非惡事，似毋庸諱言。時至今日，使各省當局

如何鍵陳濟棠輩之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

在這裏，我的老朋友汪懋祖先生真是「圖窮而匕首見」了。至於附和的人，大都是何鍵陳濟棠兩位「豪傑之士」的同志。在時代公論第一一七號裏，有位許夢因先生投了一篇「告白話派青年」，說：

白話必不可爲治學工具。今用學術救國，急應恢復文言。

他痛哭流涕的控訴「白話派」

其所奉行惟謹之白話，實質全係外國的而非中國的。

（胡適謹按：這句話大有白話的嫌疑。許夢因先生何不把這句白話改作古文試試看？）其體勢構造每非一般識字讀書之中國人所能領會。可領會者，大都外國假面具社會主義之宣傳，無一事一理及於實用科學，或爲本國所有者。

發這樣議論的人，當然够得上擁護今日一班「豪傑之士」的主張了。

這個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的主張和動機，不過如此。我們綜合我們看見的一些討論（慚愧的很，上海各刊物上的討論，我們收集到的很少。），覺得時代公論第一

一三號上龔啓昌先生的一篇「讀了「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以後」，立論很公平，其中有許多細密的議論。龔先生認清了今日白話文言之爭「是社會對於文言語體的態度的問題」。他說：

我們試看社會上對於文言語體的態度如何？報紙影響於社會心理者最大，應能提倡語體才好。其他如官場的文告，來往的公事，雖是加上了新式標點，內容依舊是文言。……就在教育界本身也還有種種矛盾的現象。日前看見報上載江蘇省會考試題議決一律用文言。現在國內各大學的考試，及攻試院舉辦的考試，更非用文言不可。……無怪乎現在的中學生（胡適按：此處及下文，原文有脫誤）甚而小學生，你不教他文言，他還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學大學入學試驗的影響于學生心理與態度，比了行政機關的一紙號令，或文人的兩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

這都是一針見血的診斷。汪懋祖先生們說的「社會應用所需」，其實正是這一類的「矛盾的現象」在那兒作怪。教育部屢次下令禁止小學講習文言，並且明令初中各科教科書，除國文一小部分之外，不得用文言編撰。但教育部如

何敵得過許多「豪傑之士」主持的政府機關，教育機關，考試機關，輿論機關的用全力維持古文的殘喘？七八年的革命政府在這一方面只做到了去年的公文一律用新式標點的通令而已。我很佩服龔先生的說法：

語體文在小學裏的地位，當然毫無異議。不過應當使社會尊重語體文，廣為推行，一切報章公文一律改過，尤其是中學大學入學試驗也要能提倡。否則一部分人提倡語體，又有一部分人在那裏提倡文言，以致青年無所適從了。

我們既是認定了語體為提高國民文化的輕便工具，我們應當再請政府來澈底的革一下命。否則雖是十年百年也還沒有結果。

可惜今日的「豪傑之士」還不肯承認龔先生的前提呵！

龔先生說的「社會的態度」的問題，我們在十七八年前早已認清楚了。滿清的末年，民國的初年，也有提倡白話報的，也有提倡白話書的，也有提倡官話字母的，也有提倡簡字字母的。他們的失敗在於他們自己就根本瞧不起他們提倡的白話。他們自己做八股策論，却想提倡一種簡易文字給老百姓和小孩子用。殊不知他們自己不屑用的文字，老百姓和小孩子如何肯學呢？所以我們在十七八年

前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時，決心先把白話認作我們自己愛敬的工具；決心先認定白話不光是「開通民智」的利器，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我曾說：

白話不是只配拋給狗吃的一塊骨頭，乃是我們全國人都該賞識的一件好寶貝。（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二，頁一九三）

這就是說：若要使白話運動成功，我們必須根本改變社會上輕視白話的態度。怎樣下手呢？我們主張從試作白話文學下手。單靠幾部水滸西遊紅樓夢是不够的。所以民國七年我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很明白的說：

若要造國語，必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了國語。……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劇本。

……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國語，就是將來的標準國語。

這就是說：我們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話創造文學。白話文學的真美被社會公認之時，標準化的國語自然成立了。

我當時的主張，一班朋友都還不能完全了解。時勢的逼迫也就不容許我的緩進的辦法的實行。白話文學運動開

始後的第三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就下令改用白話作小學

第一二年級的教科書了！民國十一年新的新學制不但完全採用國語作小學教科書，中學也局部的用國語了！這是白話文學運動開始後第五年的事！這樣急驟的改革，固然證明我的主張的一部分：就是白話「文學」的運動果然抬高了社會對白話的態度，因而促進了白話教科書的實現。但在那個時代，白話的教材實在是不够用了，實在是貧乏的可憐！中小學的教科書是兩家大書店編的，裏面的材料都是匆匆忙忙的搜集來的；白話作家太少了，選擇的來源當然是缺乏；編撰教科書的人又大都是不大能做好白話文的，往往是南方作者勉強作白話；白話文學還沒有標準，所以往往有不很妥貼的句子。但平心而論，民國十一年「新學制」之下的國語教科書還經過了比較細心的編纂，謹慎的審查。民國十五六年的政治大革命以後，各家書店爭著編纂時髦的教科書，競爭太激烈了，各家書店都沒有細心考究的時間，所以編纂審查都更潦草了；甚至於把日報上的黨國要人的演說筆記都用作教科書的材料！所以這幾年出的國語教科書，在文字上，在內容上，恐怕還不如民國十一二年的教科書了。

所以我們回頭看這十幾年出的教科書，實在不能否認

這些教科書應該大大的改良。但這十幾年的中小學教科書，固，我們應該責備我們自己提倡有心而創作不修，所以不滿人意，却也證明了我十七年前的憂慮。我當時希望有第一流的白話詩，文，戲本，傳記，等等出來做「真正有功效有力量的國語教科書」。但十七年來，白話文學的作品雖然在質上和量上都有了進步，究竟十七年的光陰是很短的，第一流的作家在一個短時期裏是不會多的。何況牟利的教科書商人又不肯虛心的，細心的做披沙揀金的編纂工作呢？今日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對於白話文存着輕藐的態度，我們提倡白話文學的人不應該完全怪他們的頑

能服反對者之心。

老實說，我並不妄想「再請政府來澈底的革一下命」。我深信白話文學是必然能繼長增高的發展的，我也深信白話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天會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話文學完全奠定標準國語之前，頑固的反對總是時時會有的。對付這種頑固的反對，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雖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進步，——必須還靠第一流白話文學的增多。

爲全國小學生請命

叔 永

最近兩個月中，南京的教育界忽然發生了一個小學教科書文言白話的論戰。這個論戰的起源，似乎是由討論湖南廣東命令小學讀經發生的。我對於兩方面的文字，雖然不會通通拜讀過，但就所看見的大概說來，似乎包括下列的幾個問題。

四、小學的讀經問題。

一、小學教科的用文言或白話問題。

二、小學教科的選材問題（即內容問題）。

三、小學教科的編製問題（即文字問題）。

我以為這四個問題之中，只有第二第三是我們討論的中心。第一文言白話的問題，我們可以認爲早已解決了，此時即對於小學教科不滿意，不能再引起文言白話之爭。不但如此，我們若以爲小學改授文言，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仍是陷於偏重文字，忽略內容的弊病。所以我們不承認小學教科有文言白話之爭，決不是僅以教育部的法令爲根據，而是從實用，教育價值上着想。至於小學的讀經問

題，仍是陷於偏重文字，忽略內容的弊病。所以我們不承認小學教科有文言白話之爭，決不是僅以教育部的法令爲根據，而是從實用，教育價值上着想。至於小學的讀經問

題，我們不必討論，理由也合第一個問題一樣。即使允許讀經，也不能代替其他的問題。

明白了這一點界限，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小學教科書的問題。根據汪懋祖柳詒徵兩位先生在時代公論所發表的意見，小學教科書內容的不令人滿意，有下列幾點：

一、態度的欠莊重。如鳥言，獸語，『花猫先生』，『妖怪吃人』等等故事，『使兒童思想爲滑稽性所蒙蔽，不暇推索其真趣』。

二、設境的不自然。如『三隻小松鼠』的着衣裳，換顏色，其目的不過是要說明配色合色之理，但何必造出紅尾巴綠眼睛的怪物，使兒童發生極不自然的感想。

三、選材的惡濫。如罵人的詞句，欺騙的故事，以及崇拜與恐懼外國的心理，如柳先生所指出的幾課。

四、用字的不適宜。如汪先生所指出的囑囑囑，噉噉噉。

關於這些例子我們認是真正的教育問題，不能說是吹毛求疵。而且像這樣的例子，恐怕還多得狠，只是無人詳細的統計調查一下罷了。我個人對於以上四種缺點之外，還想添上一項，就是這些教科書白話文章的惡劣。我們自

已有小孩子的人們，三不兩時，總不免與這些小學教科書發生一點關係。但我很難記得有一次，看了這些教科書的課文不覺得牠的文字有修改的必要的。現在隨手把小孩們用的教科書拿來做一個例子。如世界書局出版的小學初級學生用新主義國語讀本第五冊第十課，開頭有這樣的一段：

『司馬光拿了一個胡桃，叫姐姐替他剝去皮。姐姐剝了好久，也剝不掉，他就走開去』。

我要請問看了這一段文字的人，司馬光拿的胡桃是一個整胡桃？還是胡桃仁？他就走開去的『他』，是司馬光？還是司馬光的姐姐？照本文看來，似乎『胡桃』是整個的胡桃，『他』是司馬光。可是就下文看來，『胡桃』正是胡桃仁，『他』正是司馬光的姐姐。這樣胡塗的文字，可以拿給小學生當作金科玉律的唸嗎？至於『叫姐姐替他剝去皮』，應該說『請姐姐替他剝去皮』，方合於普通的語法，是稍稍會說話的人所知道的。拿這樣的文字來教小學生，恐怕教成之後，小學生連話也不會說了。

再舉一個例。商務印書館的復興國語教科書初小第四冊有以下的一段會話：

國強：怎麼好！敵人常用飛機來破壞我們的土地，怎

麼好！

民強：那不用怕！我們難道不能用飛機抵抗嗎？

國強：正因為我們沒有飛機啊！

民強：只要有錢，那怕買不到飛機。

國強：錢從那裏來呢？

民強：全國的人，個個都捐一塊錢，已經很多了。

……

民強：我們還去勸別人也照這樣做，才能成就，我想

：一個人出一塊錢就得救國，大家總歡喜答應的

罷！

這一課的意思，自然是要宣傳飛機救國和小孩子們也

可以捐錢買飛機。我們姑不論「敵人常用飛機來破壞我們

的土地，怎麼好」一類的怯懦心理，和「只要有錢，那怕

買不到飛機」，「一個人出一塊錢就得救國」一類的淺薄心

理，是不是應該輸入小學生的心中。我們單就文字來說，

也是糊塗不清之極，若是高小畢業的學生，做出這樣的文

字，我們還得大大的加以指責。我們不嫌煩瑣，略略指出

一二點以說明我們的意思。如說「敵人常用飛機來破壞我

們的土地」，這句話就有不少的毛病；飛機並不能「破壞

土地；飛機所能殘害的也不止「土地」一項。如說，「

全國的人，個個都捐一塊錢，已經很多了」，似乎是已經

成功事實的說法。應改爲「假如全國的人，個個都能捐一

塊錢，那就有不少的錢了」，方合文理，至最後一段中的

「才能成就」，「就得救國」，等句，都要改易一二字，才

像一句話。我真想不到這樣的教科書。怎麼能够編出，怎

麼能够發行，又怎麼能够經過教育部的審定的！

現在要說明我們所要爲全國小學生請命的地方。

我們以爲小學教科書的好壞，關係整個的教育，既不

僅是所謂文言與白話之爭，我們的教育當局，便不當僅以

能維持法令所規定的小學不得教授文言文爲已足，而必須

進一步考查所謂白話文的教授是不是能够達到小學教育的

目的。因爲這個原故，我以爲教育部應組織一個特別委員

會，延聘國內有經驗的教育家，著名的文學家（古文學及

白話文學兩樣都要）各二三人做委員，把國內現行各種小

學教科書搜集起來做一個總審查。審查的結果，若認爲太

不可的，固不妨禁止發行，其大體尙可，而材料與文字有

不甚妥當的，即可由委員會爲之修正改定，然後發行。原

來民國十六七年國民政府成功的時候，一般書局人人都想

利用時勢的變遷與事實的需要來作營業競爭的投機事業。

於是粗製濫造的小學教科書，也同投機的小報小說一樣，

充滿了各處的市場。只要混得過教部的審查，賣得到學生的金錢，那管他教育不教育。在幾年以前，國民政府百事草創，日不暇給，自然不能希望牠處處都照顧周到。但在現在政局比較的安定，各事都漸有條理的時候，對於這些粗製濫造的小學教科書，還是一味放任，不講求一點改良的方法，恐怕有些說不過去罷！

其次我希望的，便是我們以提倡白話為責任的一般朋

省本位的經濟建設之危機

田 生

友們可以自動的集合幾個人，來把現行的各種小學教科書審查改正一番。書店老板們所注意的，雖然只是錢不是教育，但我相信他們對於這種自動的服務，必定以十二分的好意來接受。這樣。豈不是不費多大的力量，而可以替全國的小學生造下無量的幸福嗎？

廿三，七，九。

汪精衛先生主張以建設求統一，他的理論大概國人都知道了。各省的當局果能拿買子彈飛機的錢來開工廠築鐵路，自然是時局轉好的先聲。可是他們的眼光，要從全國國民經濟的需要來打算才好；不要祇從一省的立場來打算。

蘇俄的農業計劃積極推進地域分工：指定某地帶為小麥區，某地帶為棉花區。不但照經濟原則應該如此。他還有一種政治目的：要把各地方經濟的自足性極端取消，各地方經濟的相需相賴性極端發展，使政治的鞏固統一有經濟的基礎。在另一方面看，美國開國時各州之標榜邦權和

十九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皆因各地經濟不同而發生這種地方本位的運動。幸而這地方本位的運動終於失敗，故有今日偉大的美國。

軍閥割據祇是諸山草寇互爭雄長，沒有地方的經濟利益為其後盾，不足為統一的根本障礙。但如地方當局着手經濟建設若祇知地方的局部發展，不問全國各地的相互關係，而他們的建設又能順利成功的時候，那就不免把若干的離心力量建樹起來了。局部的經濟利益，性質不一，有和全體利益一致的，有和全體利益衝突的。現在各地方當局着手經濟建設的，我相信他們絕對沒有故意防害全體和

益的惡意。不過就他們權力辦得到的範圍去做，以爲建設總是好的，至於全體的事情與及別人家的事情要管也管不到，所以連想也不去想他罷了。自命爲實行家的人或者更鄙視全國利益論爲書獃子的空話。不錯，在積極方面若果真是暫談不到的，我們固然不必苛求。但我們希望地方當局注意的是——你們所做的種種建設，還請從全國利益的立場想想，假如和全國利益有衝突的，至少請在消極方面，不要去辦，免得下些將來成爲离心力的種子，或者成爲經濟上的浪費。

山西廣東兩省近來有一種經濟建設的努力。山西有他們的統制經濟；廣東有他們的三年計劃。向經濟建設之途徑做去，是值得贊成的。可是他們所興辦的事業，和培植該事業的方法，便不免有些錯誤。廣東要興辦許多工業，重工業如鋼鐵酸鹼，輕工業如紡紗製糖，或已舉辦或在設計中。彷彿如歐戰後的新興小國波蘭等等，要關起門來，造成一個工業自足的國家。至其所採用的方法，亦復相同。歐洲各新興小國動輒以關稅壁壘保護新工業，而廣東每辦一個工廠便想把「省關稅」來保護他。例如廣東辦一水

泥廠，對於外來的水泥不論洋貨國貨都要抽稅，因此香港的青州水泥和唐山的啓新洋灰都不能到廣東了。山西的晉綏兩省經濟統制，完全是閉關主義，以禁止省外貨物流入，自設工廠爲恢復現金流入之手段。至其在趕造中的同蒲路是窄軌鐵路，而且軌重甚輕運輸能力極少；山西仇視標準軌距，要他採用標準軌距，便以爲要「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一樣。循廣東山西建設之道而求統一，是很不對的。德國之建國基礎定於各邦之 Zollverein。假如中國各省都採用「省單位」經濟，以「省關稅」的手段來培植所辦的工業，其浪費和不經濟姑且不論，而這些溫室內的植物長成之後，恐怕將來各各拒絕拆去溫室，便成了一種重要的离心力量了。

或者有人反詰我：把實業辦成功不是容易的事。要有人才，要有組織，還要有能繼續其健全進行的條件。政府所辦的事值不得當作「虎生三日氣可吞牛」大驚小怪起來。我說：今年中央頒布米入口關稅，不是因廣東先自抽米入口的省稅，把他除外麼？反詰者又說：米關稅不久也要全國一致的。我說：你談到我的題外了，不敢答復。

蘇俄旅行記(五)

丁文江

楔子 (完)

入蘇俄國境的手續

普通經過蘇俄的旅客在蘇俄境內僅能停留兩星期。這種過境的護照是不成問題的。若是旅客要停留在兩星期以上，則事前須有相當的接洽。我出國前四個月就由翁詠霓先生寫信給蘇俄地質研究所所長莫虛克讀夫問他能否給我以地質旅行的方便。莫氏是蘇俄中年學者裏國際最知名的人，因為向開國際來學會都是他代表的，信去了幾個月沒有回音。我出席國際地質學會是政府派的所以得有官吏的護照。我請南京的朋友代向各領館簽字的時候，曾經把我的路程詳細說明，要求由波蘭入境在蘇俄住兩個月。歇不了幾天護照寄到北平來，有關係的各國都由領館簽字了。蘇俄領館簽字完全用的俄文。我有點不放心，拿給我的一個懂俄文的朋友看看，方纔發見簽的是普通過境的辦法，說明只准停留兩星期，而且限期在七月內由海參衛上岸！我的朋友當然是把我的路程日期送到蘇俄領館的，領館並沒有拒絕他就自動改簽為過境護照而且改為從海參衛上岸

，是他意想所料不到的——他以為既然沒有拒絕，當然是照准了的。假如我也如此假定，帶着這種護照由波蘭到蘇俄去，當然不能入境，或者要被扣留，可見得凡事是大意不得的。

那時距我去美國的船期只有一星期了。我立刻向北平蘇俄大使館交涉，巴郝夫參贊說須向莫斯科請示，時間來不及了，勸我到了柏林的時候再向駐德蘇俄使館交涉，並且寫信介紹我，說明我旅行的目的。到了上海，原來代我領護照的朋友又向上海蘇俄領館接洽，也得到同樣的答覆。我想萬一到了柏林以後，護照簽不了字，豈不是冤枉？于是決心化了八十多元錢請上海蘇俄領事館打電報到莫斯科請示。給我的朋友約好把回電轉到華盛頓去。如果在蘇俄停留一個月以上，我就從華盛頓到歐洲去，否則實際地質學會事畢就可以直接回來，免得白走一趟歐洲。當時我的朋友頗覺得我過于小心。以後我到了柏林知道有人要簽同樣的護照，往往要等一個月方有回信，而且回信有時是不准簽字的，纔覺得過于小心是值得的。

上船的那一天莫虛克讀夫的回電由北平轉到了。他很歡迎我到蘇俄作地質旅行，並且約我在華盛頓見面，因為他要代表蘇俄赴國際地質學會去的。所以我一到華盛頓首先打聽莫氏何時到會。那知道從我在上海上船與到華盛頓這時期之間——一共纔二十三天——已經發生了變化。莫氏不但沒有赴會，而且已經不當地質研究所所長了！代表蘇俄的是蘇俄地質鑛產調查局局長古布金和幾位青年的地質學者。古布金先生是蘇俄科學院的研究員，見了我以後表示歡迎我到蘇俄去。同時我又接到了電報，知道上海蘇俄領事館已經得到莫斯科的覆電，允許我在蘇俄停留兩個月，護照在柏林簽字。入境的事似乎不成問題的了。

在國際地質學會最後一次的評議會裏曾發生一個與蘇俄有關的問題。向例下次開會的地點都是由本屆決定。在經濟繁榮的時候往往有兩個以上的國家爭做下屆的主人，但是事實上也大抵在會外先接洽妥當，然後開會通過的。這一次也有兩個國爭做一九三六年的主人：一個是英國，一個是蘇俄。英美的重要會員多贊成到英國，然而一直到最後的那一天，美國代表還沒有得到政府的同意，所以不能向評議會提出。同時蘇俄的代表却正式寫信給評議會聲明蘇俄政府邀請下次國際地質學會到莫斯科開會。於是贊

成到英國開會的人運動評議會不付表決，庶幾兩年之內還有機會可以請求英國政府出頭來做主人。這是很不公道的主張，是向例所沒有的。蘇俄的代表都不甚會說外國話。臨時請了一個美國籍的人加入代表團，可是他對於國際地質學會的內容又不甚了了。討論的時候美比的代表明白主張到英國。瑞士和法國的代表則主張到蘇俄。最後主席主張將本案保留。當時蘇俄的代表似乎不甚明白保留的用意，抗議不得要領。于是我立起來請求主席付表決。我的理由是在經濟恐慌時期之內很難得有政府肯做主人。現在把現成的主人拋開不接收，是很可惜的，是向例所沒有的。付表決的結果，果然贊成到蘇俄開會的是多數。經過這一次討論的後，古布金先生對於我個人愈加表示好意。第二天就派他的一位團員來討論旅行的路線時期。給我一封信介紹代理地質鑛產調查局局長那瓦可夫，說我是他講到蘇俄去參觀的；應該派一個會說英國，法國或是德國話的人給我當翻譯，並且招待我，不要使我自己花錢。

我到巴黎的時候特地去訪羅克斐洛基金會科學部駐歐代表藍波特先生，請教他在蘇俄旅行的辦法，因為他新從蘇俄參觀科學機關回來的。他說，「除非你會說俄國話，能過俄國普通人的生活而且不計較時間，你還是在柏林或

是倫敦先向蘇俄旅行社 (Intourist) 接洽。這是政府專爲招待外國旅客而設的。對於買車票，定房間，雇汽車，牠都有特權。其他的科學機關儘管十分盡力招待，因爲組織設備的關係，斷不能如旅行社的周到。不過旅行社招待旅客有一定的路程和次序，于我們參觀科學機關的人不甚方便。最好和旅行社商量，未入境以前先訂一種契約，僅僅規定每天應付款若干，路程等等言明到莫斯科與地質鑛產調查局商量以後再行決定。在旅行社有機關的地方食宿運輸完全由旅行社負責，此外則不妨接受地質鑛產調查局的招待。假如你預備在蘇俄旅行兩個月，不必把兩個月的錢完全付清：只須先付一半或是三分之一，保留可以照原定價目按日期延長。蘇俄旅行社招待外國旅客分頭二三三等。三等太苦了，我不勸你屈就。二等每日美金八元，頭等每日美金十二元。其實二等與頭等沒有多大的分別，而且一出了大都市頭等待遇根本是沒有的。」以後我在蘇俄旅行了一個多月，方才知藍波特先生之話句句是金玉良言。至少要參觀蘇俄科學機關的人都可以採用他所說的辦法。

八月二十五日我到了柏林，第一件事當然是到蘇俄使館去辦護照。除去了北平大使館的介紹信之外又有蘇俄駐

瑞典公使柯蘭戴夫人的公函——柯蘭戴夫人是一位女著作家，在瑞京的時候諸昌年公使夫人給我介紹的。所以辦護照的人異常的客氣，可是時間依舊費去四小時之多，護照費如數照收，而且在蘇俄停留的期限只有三十日！我再三的抗議說莫斯科有回電允許可以兩個月的，不應該再有變卦，辦護照的人領我去見總領事。他說莫斯科的訓令沒有說明日期。照例只可以一個月。但是他知道了莫斯科以後，要求延長一個月是絕對不成問題的。我沒有法子，只好聽他的。

第二件事就是到蘇俄旅行社去接洽。我把古布金的介紹信給他們看，完全照藍波特先生的辦法，要求單訂一個籠統的契約，只規定每日應付的款項，路程等等到莫斯科再定。旅行社的人說這種辦法與定章不符，很有難色。正說話間忽然有一個中年的人從旁邊一個小棹子上走了過來，向我問道：「你是中國人學地質的。你知道有個丁文江嗎？」「我就是丁文江！」「甚麼！丁文江！你不認識我哪，我是尼采！」我仔細一看，可不是二十四年前在蘇格蘭給我同學的尼采！他是一個極苦的學生，一面讀書，一面教俄文爲活。一九一〇年他去巴黎學法文，川資用完了，困在那裏。我寄了他幾磅錢方始渡過難關。不料在此間

無意中遇着。于是他從新給我介紹：「這是我的老朋友，是幫助我學費的朋友！請你們大家照料。」於是大家都說是「奇遇！真事比小說還奇怪！」而所有的一切困難都隨着「奇遇」迎刃而解了。第二天他請我到他家裏吃晚飯，介紹他的續絃的夫人和兒子——他第一次結婚的夫人和兒子都在大革命期間活活的餓死了。

到蘇俄（或是東歐）去旅行凡事不可不小心，我可以再舉兩個例。我在美國就看見蘇俄旅行社的廣告說，有一個環遊旅行；九月初從莫斯科出發到中央亞細亞的大虛坑特（Tashkent）。然後經過裏海到巴庫。旅行費為二百四十鎊。我到倫敦打聽出發的確期，不得要領。到了柏林，旅行社的人說是九月一日出發，要求我立刻把旅費付足。幸虧尼采照料先打電話到莫斯科去問，方知這一次環游旅行因

哀悼居里夫人

衡哲

今年七月四日，世界的學術界喪失了一位領袖，我們的女界也喪失了一個偉大的人格模型，因為居里夫人死了。

人人知道居里夫人是鑄質的發明者，而很少人知道這

爲人數太少已經取消了。若是立刻付了款，到了蘇俄只能改游他處，現款是不能退還的了。第二是入蘇俄境的時候外國旅客所帶的現款必須在稅關登記，取得收條，然後離開蘇俄的時候方始可以把用不完的現金帶了出去。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當日我不知道這種制度已經爲希特拉所採用。從瑞典到德國夜裏入境，查車票，驗護照，都是車上的侍者包辦。他並沒有告訴我現金有登記的必要，等到我在柏林護照簽字到手，應付給旅行社的款項付出去，尼采問起來，我方才知道入境的時候遺漏了這一道手續，到邊境的時候免不了麻煩。於是只好在柏林多留一日，向德國外交部商量特別發給我證書，允許我攜帶我原帶來的現金出境。足見得現在在東歐旅行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

並不是她的最偉大處。鑄質的發明不過表現了她在智識上的天才，牠不能表現比這天才更爲偉大的人格。夫人人格的光輝處，第一是她對於科學的忠心與專一。她的戀愛與結婚，也是建築在這個科學的聖壇之上的，旁的更不用說

了。第二是她的完滿的人生。她不但是一位第一流的科學家，並且還是她兒女的賢母良師。她的兩個女兒是她自己撫育教授的，後來都成爲她的助手，和她在學業上的繼承人。第三是她的恬淡謙樸的生活。她躲避着名譽，拒絕了財富，終身度着一個類乎隱士的生活。她使我們更加相信，第一等的天才，第一流的學者，也是第一謙和，第一忘己，第一率真與簡樸的人物。

從上面的第一點上，我們見到了一位完美的科學家。從第二點上，我們見到了一個完美的女性。從第三點上，

論軍費

何會源

一直到現在，全國上下對於政治上經濟上最重大的一個問題，還沒有着手解決，這就是龐大的軍費問題。大概說來，全中國內，至少有二百萬的壯丁既不種田又不作工；只拿槍桿。這在經濟上已是極大的損失了。而且爲維持這些壯丁的生活與活動起見，國家每年要拿出至少四萬萬元的巨款；這數目占國家總收入的一半，占人民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依照中國平均稅率占人民純收入什一計算）在這龐大的軍費壓迫之下，我國各級政府不惜徵收變相

我們又見到了一個完美的生命的整個。夫人雖然死了，而她的這個完美人格的光輝是永遠不會消滅的。現在我謹以一個女子的資格，向這位女界的偉大光明的星座，敬致一點哀悼與欽慕之忱。我願她的光輝永遠的照臨着我們，使我們能得到向上向前的勇氣。我們雖不能，也不必，個個去學她成爲一個大科學家，但她的偉大的人格，却是我們人人可以奉爲模型的。這個完美高尚的人生模型，正是居里夫人對於人類，尤其是女界，的一個大貢獻，猶之她所發明的鐳質是她對於科學界的一個大貢獻一樣。

的釐金，榨取巨額的農稅，甚至徵收特稅！在這龐大的軍費壓迫之下，行政費用一再減縮，各種機關只能生存不能活動。現在從事大規模建設的首推全國經濟委員會，但該會的事業費不過二千萬元，這還是從外國借來的。總而言之，軍費龐大，所以農村破產，工商衰頹，政治的經濟的種種建設都不能開展。

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用不着我來指明。我覺得奇怪的，全國上下都在尋找問題，都在解決問題，何以獨對這

最大的軍費問題沒有着手。

我說這話，並沒有忘記因土匪活動所引起的秩序問題。維持秩序就是增加生產；所以在一個紛亂的社會內，軍費應作生產費的一部分。但這種解釋只能適用在剿匪區域；並且這解釋尚有修正的餘地：目前軍費龐大，並不是秩序紛亂的結果，而是秩序紛亂的原因，如果這批軍費都用來救濟農村發展工商，中國內部的秩序還不恢復常態麼？如果大家的顧慮只在恢復秩序的話，中國寧可不要軍隊！現在剿匪問題快要結束了，變態的中國應當設法走上常態的道路上去。我們對於這關係國家存亡的大問題，再不能不想辦法。

多數人民似乎希望裁兵。天津大公報的社論已屢次提出裁兵的要求。我在論田賦附加文內也把「裁撤冗兵」列做辦法的第一項。中央政府自民國十七年來也屢次想法裁兵。這本是最痛快最簡單的辦法，同快刀斬亂麻一樣。此次剿匪完畢後，中國真的走上裁兵的路，也未可知。但是嚴格說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我反對裁兵。因為這般兵士沒有謀生的技術與習慣，被裁之後很有變為匪盜的可能。過去山西省曾有這樣一種經驗：每裁兵一師，非同時增加二師兵來防患不可。試想

中國那一處不是匪盜遍地，那裏有一片乾淨土，萬一再裁兵益匪，這個社會還不總崩潰麼？我也承認這只是裁兵辦法好壞的問題，但在這行政無效率，警察不完備，社會無組織，交通不便，財政不裕的中國內，恐怕想不出好的辦法來。以上就國內秩序而論裁兵是很危險的，至於就國際形勢論裁兵這辦法也未必聰明。現在誰也不能斷定國際的狂飆不忽然而生，中國的領土不再遭東北那樣的蹂躪。目前的軍隊誠然沒有很大的威力，但有總勝於無，多總勝於少。在目前國際形勢下面，中國應否不繼續維持龐大的軍額，這還有考慮的餘地。

我以為與其裁兵為民，不如以兵為工。

應當聲明的，中國軍隊問題在政治上經濟上財政上各有不同的意義，我們現在最好撇開政治經濟不談，專談軍費，即軍隊在財政上的意義，這樣才可以使問題簡單化。單解決軍費問題，我們目前可能的辦法不在軍費數量的減少，而在軍費性質的變更。在兵工的辦法下，軍隊變為有組織的勞動力量——工程隊，數百萬的兵士一變而為數百萬的生產工人，龐大的軍費一變而為龐大的建設費。這真是國家興衰的一大關鍵！

在這篇幅有限的小文裏我且談兵工如何的必要，兵

工如何是惟一可走的道路。這在前文已討論過。也不談如何根據歷代屯田制度證明兵工是我國傳統的政策，如何根據中山先生的著作證明兵工是國民黨的主張，如何根據江西陝西及其他地域內軍隊築路築壩的偉大成績證明兵工的可能，證明兵工已成一種趨勢，今後應因勢而利導之。這些都不談，現在所要討論的只是進行的問題。

我以為：第一點，兵工建設應當立即進行。原來「以兵爲工」與「裁兵爲民」不同，後者要等剿匪工作告成，在剿匪告成之後也許還要等各實力派「政治」的談判終結。但「以兵爲工」就不同了，不管前線剿匪戰爭如何緊張，後方的軍隊不妨先行工作；而且前線戰爭愈緊張，後方工作也愈要努力。也不管各實力派已否妥協，各派的軍隊都可在某種條件之下從事兵工，因爲兵工只可以改變軍費的性質，而不減損軍隊的戰鬥力，也不改變軍力分配的現狀。（這樣看來，兵工實是將就目前環境的一法。）因此，我以為兵工是可以立即進行的。這四萬萬元的軍費中，也許在今年只有一萬萬元可以用兵工的方式改爲建設費，兵工建設提早一年，等於全國經濟委員會以現時的速率建設五年。

第二點，今後兵工建設應有這二方面的改進；其一由

部分的變爲普及的，讓全中國各省各縣的軍隊都參加兵工建設；其二由無計劃的變爲有計劃的，換句話說，這每省每縣的兵工，都可算作新中國建設的一部分——不相重複的或有必要的那一部分。要辦到這二點，中國內部要有一主持兵工建設的總機關，這機關要得各實力派的信任，要除建設外沒有半點其他的目的。目前有這資格的要推全國經濟委員會。我自己將就事實放低標準，試擬了這樣幾條試行的原則。

一，執行機關——全國經濟委員會爲主持兵工建設之總機關；該會應即公布各省內或各軍事區域內宜於兵工之各種工程，包括築路濬河開墾在內。

一，地方軍隊——各地方軍隊願從事兵工者，應向經濟委員會聲請之。該會根據聲請書所提出之件擬訂工程計劃並籌集工程費用。

一，中央軍隊——中央軍隊之從事兵工者，應由中央軍事長官指定之。中央軍隊負責修築通新疆與通西藏之兩大公路，及濬黃導淮之兩大工程，每路每河兵工數目應在四師以上。

一，經濟——經濟委員會發給工程費用。該會不負軍餉責任。惟對於地方軍隊之毫無餉源者，得給以火食用

費。

這四條原則是否合用，我不敢武斷。這原則的精神只是在「維持現狀」的條件下促成普遍的有計劃的兵工建設。

第三點，兵工建設（包括屯田）應當繼續下去，至少二十年。我的理由很簡單，我國邊疆太廣了，勢不能無百萬的雄兵，我國經濟太窘了，又不能養百萬不生產的雄兵，所以在這情形下面，兵工不只是暫時的政策，應當是確定的制度。自然，在這二十年內，兵工的方式應當隨時改進。

我所說的「以兵爲工」的辦法，大致如此。

其實，兵工的主張很早就有人提倡過，這在中國也成了「老生常談」。民國十年蔣方震先生發表「裁兵計劃書」，說明兵士絕對不配作工，裁兵的困難只在軍官方面，所以也無需乎兵工。以他的聲望來發表這主張，中國的兵工運動自然當不住。幸而這十餘年的歷史證明他的預言完全錯誤，此時全國上下，剛經過一番大的風浪，已表現振作氣象，所以又到了最適宜於兵工運動的時機。兵工這主張的提出雖然很久，但其實行的機會只在目前這一剎那，我這

樣想。

關於人的問題，用不着十分顧慮。中國的軍人已掃蕩叛變，促進統一，已完成建國工作的第一階段，今後一定更願盡瘁國事，起而分担第二階段的建國工作。他們可以證明是最努力的；他們今後的口號是

「以工績代戰績！」

現在的全國經濟委員會是國內有出息的機關，但僅僅二千萬元的事業費勢難展其長才，該會的前途勿甯說在主持兵工。現在的政府又是主張「生產建設」的，他一定願意利用這數百萬有組織的勞動力量，這數萬萬的生產費用。

我在這篇小文內，已指出軍費問題的嚴重性，已建議解決這問題的原則即改變軍費的性質而不必減少軍費的數量，並提出解決的辦法即以兵爲工。最後，我還應當聲明一句：如果我們這個窮國對於龐大的軍費問題沒有辦法，中國的農人工人商人，換言之全國民衆，永遠得不到解放！這是我敢斷言的。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讀『三論信心與反省』

(通信)

吳其玉

適之先生賜鑒：今日讀到你的『三論信心與反省』很高興。看你的意思大概這問題暫時要談了。我最近也須聚精會神的做一件事，所以也沒有工夫再來發揮這題目。不過有現成的意見幾點，現在把他寫下來，或者可以備先生的參攷。

(一)關於創造模倣一層，我現在不談，以後再講。
(二)我對固有文化的態度，祇是優劣並提，不是不愿意揭穿短處。這是諱疾忌醫的辦法，我絕不能同意的。因為當初談的是日本與中國文化的比較，所以我提出人家的短。我以為這在比較上是必須的。也就是求真理的精神，並不是拿人家的短來遮醜。

(三)我很高興先生把中國文化的長處說出三點來。這是我十分同意的。我的年紀還比較輕，所以對於中國文化還不能够有二十年的思想時期。我到現在對於本國文化的『認識』大抵至多不過十年——或者只有五六年——但是眼前我以為我最少有一點可以補充先生已有的意見。我是學政治學的，三句話不離本行。我們現在都知道西洋文

化的一種特色，就是民主政治。這民主政治是比我們有的政治好的，我們若試把這種政治加以分析，內容大抵不外就是：(一)多數的統治(rule of majority)與(二)代議制度。前者是西洋希臘，羅馬時代老早就有的了。後者却是英人的貢獻。這兩者合起來就是近代的民主政治。但是後來西洋人又加了一件把戲，就是文官考試制度。這制度在英國會補救過流弊極多的『私人』制度(Patronage)，在美國則補救過分職制度，都是補救過西洋政治的缺點的。他對政治的清明，政府的效率，和社會事業是有過莫大的貢獻的。可是我們若研究其來源，他可是由中國搬去的東西。先由英人搬到東印度公司，再由那裏搬到英國去的。這在英國的藍皮書，和議院辯論紀錄中，是可以找出證據的。這就是當時我們所有，而他們所無的。是我們所單獨發明的，而不是由人家抄來的東西，是我們在政治學上的貢獻，並且是很大的貢獻，是可以與其他的二種政治原則鼎足而三的。並且已經造福了不少的歐美人。這樣一說，我們的政治學雖不太豐富，也不太貧乏的，這是一點。

——注意，或且有人要把這一點包在社會組織平民化裏頭，但我以為不然，因為社會組織云云，我以為是專指階級與財產的分配的——還有我在外國的時候，有一回到一個外國朋友家裏去，他的園裏有許多花木，我問他這花木的種是那裏來的。他告訴我當初這各種的花木都由中國來的，當時我覺得很慚愧，竟自己不知道這件事。後來又到了一個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裏去。他家裏的花木也

很多，他也說都是中國來的，並且拿一本園藝的書來證明。我對於農業是門外漢，但是因上述兩回的經驗，我相信我們在農業方面的貢獻也是不少的。所以我以為我們文化的是否如先生所說的那麼不堪，實大有疑問。這是一個很實在的問題。很值得注意的。天黑了不多寫了，希望本月內可以到尊處請教。敬祝
著安
吳其玉啓 七月二日

編輯後記

適之

△讀了叔永先生「為全國小學生請命」，我們當然對他
很表同情。但平心而論，今日的白話文固然有許多毛病可
以指摘，今日報紙公文的文言文不通的纔多哩！我們盼望
將來有人研究今日文言作品，寫一篇「為全國人請命」。
△「田生」是我們替一位朋友取的筆名，他的原稿用
一個「C」字署名，我們嫌牠太普通了，大胆替他改了這

個名字。他的文章可以和上期（一〇八）裏的丁文江先生的
「統制經濟的條件」參看。
△七月四日，法國的大科學家居里夫人（Madame
Marie Sklodowska—Curie）死了。我們感謝衡哲女士為我
們寫篇哀悼她的短文。衡哲女士在獨立第四十四號曾發表
一篇「居里夫人」，敘述很詳細，讀者可以參看。

第一卷

民間

目錄

農村運動與大學教育
農民遊行公演話劇
大學生下鄉
盛澤的蠶絲業
定縣農村織布業
九如（漫畫兩幅）
簡評（七則）

湯茂如
陳治策
喻任聲
姚志英
張世文
王建鐸

定價：零售：每期四分。

預定：半年連郵五角，全年八角

國外：半年加五角，全年加八角。

本年七月內定閱一律半價（國外郵費照舊，不折不扣）。

社址：北平西城石駱馬大街二十號